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十五輯
沈雲龍主編

清議報全編

新民社輯

第四卷至第六卷

第一集：本館通論（下）
第二集：名家著述（仁學、儒學真論、飲冰室自由書）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清議報全編卷四

第一集下之下

本館論說四

專論下

論中國民氣之可用

麥孟華

天下無無氣之人也。無氣之人罔不死。天下亦無無民氣之國也。無民氣之國罔不亡。印度之見墟於英人。土耳其之受制於列強。其地非不廣也。其民非不衆也。其文化武備亦非盡腐窳也。然而民氣靡蕙。柔懦無骨。見國之衰弱而不以爲憤。受人之凌虐而不以爲辱。任政治之蕪敗而不以爲已責。覩然苟生。馴焉偷息。故聽他人之分裂。輒轄而莫敢誰何。若夫美之自立。其力必不足以抗英也。然而民氣既奮。堅忍不屈。八年血戰。卒拒英而成獨立之邦。日之傾慕。其力必不足以抗慕也。而民氣既奮。堅忍不屈。浪士奮湧。卒傾慕而成立憲之治。邇者非律賓。杜蘭士。哇兒。則尤彈丸之國耳。然有勁悍不撓之民氣。雖英英雄邦。率全國之兵力。費數年之時。日卒未有以屈其力而抑其心。彼印土之與日非。其勢力之相去。豈不懸殊哉。然而興者如此。敗者如彼。是以文明之國。知民氣之有益於國也。順而導之。扶而植之。引而伸之。務使奮起發舒。踔厲無前。故民氣既昌。而國勢亦盛。野蠻之國。妄意民氣之有損。

於已也。則摧之鋤之。芟之僇之。籠之如鳥。檻之如獸。務使屈伏如牛馬。馴謹如奴隸。及其究。竟則小者身受戮辱。大之國主滅亡。上之三古。外之萬國。國之興亡。不絕於目。而其興亡之根原。則固未有與此理或爽者也。

曰。野蠻之國。務鋤民氣。然則民氣果可鋤乎。曰。是適足以自取覆亡。而民氣固無可壓抑之理者也。且夫民氣之興也。固非血氣用事。樂爲一閔。蓋必其深知人心頹萎。則國勢必不可振。國勢不振。則吾民必無一日之安也。又深知國家興衰。固皆國民之責任也。既積政治之思想。復苦壓抑之困難。辭之已久。發奮求伸。於是突然興起。不可遏抑。譬之水。然奔濤激湍。順流直下。壅以隄防。則潰決必將愈橫。譬之火。然火種遍布。藥線已燃。閉以屋瓦。則轟爆必將愈烈。天下雖有莫大之力。固未見能障東去之水。使西流。抑上炎之火。使下走者也。是故秦始皇民賊之雄也。焚書坑儒。務愚黔首。誹謗者族。偶語棄市。而民氣既奮。秦族遂以覆亡。路易十四專制之傑也。權力莫大。百端壓抑。而民氣既奮。法國卒以革命。美之隸於英也。重稅苛斂。困難不堪。而民氣既奮。卒脫其軛而自主。意之制於奧也。失其自主。困以教皇。而民氣既奮。卒除其縛而建國。日本大將軍之專政也。擅累世之威福。殺千百之浪士。而民氣既奮。卒倒幕府而維新。彼數人者。寧非挾雷霆萬鈞之力。操專制鈐抑之權者哉。然一與民角。其術遂窮。蓋鋤國民之氣。即爲國民之敵。以一人而爲國民之公敵。烏在其不敗且斃也。故

夫國無民氣斯已耳。若有之也。則固無物得而阻之。無人得而壓之。無力得而禦之。

我中國之無民氣也久矣。馴伏於二千餘年專制之下。名雖爲人。實未嘗有一分之人。權名雖國民。實未嘗任一分之國事。有奴隸之性質。無國家之思想。是以視朝廷如秦越。視國事如陌路。皆以爲分不當爲我。本無此責任。雖外敵之逼。迫賊臣之亂。歧顛覆危亡。在於旦夕。亦皆視爲他人之事。漠然無所動於中。故用兵敗劫。漠然不動如故也。宮園被燬。漠然不動如故也。土地屢割。漠然不動如故也。利權見奪。漠然不動如故也。外人遂皆唾我人爲無氣。詆我人爲無愛國心。皇上變政。首興庶民言事之權。始憬然於國家之事。我國民皆當與聞也。於是人知有國。而民氣始張。洎乎戊戌政變。天地反覆。六君子慷慨蹈義。糜身殉之。人心一激。民氣漸厲。且外患日逼。國政日敝。日覩困難。固皆一己切身之事也。憂國之士接踵並起。至於義和肇釁。北方糜爛。而坐擁兼圻。雅負時望之大吏。甘食安眠。熟眠無覩。雖京都城破陷。乘輿播遷。而尙苟保祿位。偷安旦夕。曾不聞挺一身以濟時艱。謀一事以紓國難。諸烈士乃痛心疾首。泣血呼號。奔走經營。謀救國之良圖。籌勤王之義舉。夫彼諸烈士者。寧不知各國之變政立國。無不得之流血哉。又寧不知中國官吏之野蠻頑暴。必至危身而買禍哉。特以爲中國之亡。亡在朝夕。不爲波蘭之分裂。即爲埃及之失權。國者民之所附。國之亡矣。民將何依。是將驅我四萬萬人爲奴隸也。與爲奴隸而生。無寧爲豪傑而死。況皇上捨

位忘身。復我民權。今在多難。竟無一人急其事。是狗彘之不若也。與爲狗彘而生。無寧爲丈夫而死。且國家之事。固國民之公事也。以我四萬萬人之公事。而盡奉之於必不能辦之二三人。不自盡其責任。而徒以責任望之他人。是中國止有此二三人。而我四萬萬人皆虛生也。與其虛生。無寧義死。於是奮不顧身。計不旋踵。出萬死不顧一生。以殉國家之急。遂皆蹈此湯火。羅此毒害。嗚呼。雖其志業未遂。其激昂忠義之壯氣。固足以雪我國民之恥。而增我國民之重者也。然後知我中國之人種。其熱心血烈。固足以救亡保國。必不在日本維新志士之後者也。又孰得謂爲無氣耶。又孰得謂爲無愛國心耶。

或曰。諸烈士氣誠壯矣。義誠烈矣。然中國民氣未厚。前者既仆。恐後者或因是而沮餒也。曰。人權之發達。既進步則不能退化者也。人心之奮厲。既發揚則不可遏抑者也。日本維新之初。志士之流血者。肩背相望。然而先者授命。後者繼起。激而彌厲。卒底於成。彼固黃種。我亦黃種也。豈彼能之。而我獨無其人哉。且戊戌政變。六君子之流血。彼賊臣之心。固謂可以奪我國民之氣矣。然而鐵血未乾。諸烈士已接踵奮起。我中國人心未死。豈遂無愛國忘身。忠憤奮發。如諸烈士者耶。且我國民曩者之苟安隱忍。特以未知國家之責任。未知國民之責任。故忠義之氣。鬱而不發耳。今而知國家之危亡。固我國民之責也。又知國家之興敗。固我國民生死存亡之所係也。譬猶火發於室。延及棟宇。雖前者已焦頭爛額。後者亦必不拱手

以待焚。今日中國如火始熾。萬衆齊手。猶可撲滅。中人忠義。豈後日本。知必有豪傑奮起。不自諉其責任。以竟諸烈士之志業者。雖有秦始皇路易十四。亦未易壓其義憤。況此區區之阻力哉。嗚呼。彼忘君誤國。苟且偷息之人。其欲與民權爲仇讎。甘爲國民之公敵。亦何足責。然挾一人專制之私。抑萬衆救國之志。欲以是而阻人權之進化。遏民氣之奮發。其謀可謂至愚。其自計無亦太左矣。

或又曰。義和團之起事也。其氣亦不可謂不盛。然橫挑外釁。適足以速召瓜分。蓋民氣固未必有益於人國也。曰。無文明之思想者。則舉動皆若野蠻。勇悍適以敗國。而爲天下之亂民。有文明之思想者。則舉動皆循公法。堅勁足以立國。而爲天下之義民。義和團之召亂。其害在於不審外情。謬倡排外。而非在其氣之盛也。南方志士。皆深知今日之勢。必不可閉關獨立。洞見中外之事勢。詳審各國之情形。知邦交之必當先固也。則求力聯外交。知拒外之悖於公法也。則務力保外人。其議論播傳。皆與義和團相反。對故東西之報章。海外之人。士莫不交口稱道。譽其文明。及其事變。東西之報章。亦莫不交口悼惜。痛其冤酷。此其堅勁之氣之所以有裨於國者也。日本維新之始。即先倡言攘夷。鷲悍英銳。舉國若狂。然其所以攘夷者。徒以幕府聯外。故反對以排之。故其攘夷。究非攘夷。實所以尊王也。亦實所以傾慕也。迨錦旗東指。幕臣歸政。而通商開港。出洋遣使。仍遠過於幕府之時。今日中國之時勢。其交涉

之繁多。更非日本之比。烏有倡言革新而行守舊之謬說。徒恃匹夫之勇氣。而恃文明之公理者哉。又安能以義和團之召亂。而謬謂民氣之不可用也。嗚呼。中國之命懸於呼吸。爲土印之衰亡乎。爲意日之中興乎。我國民忠義既奮。士氣方昌。英雄去人。正自不遠。知必有尼瑪留三條岩倉其人者。春雷已震。萬蟄齊蘇。嗚呼。其勿謂秦無人也。

論議和

麥孟華

天下之大恥奇辱。其有過於城下之盟者乎。天下之巨創深痛。其有過於劫脅之約者乎。我中國以天下莫強之國。數半地球之衆。乃至歛手屈膝。委命於他人。而聽其死生。雖視頽澳。忍以求此大恥奇辱。巨創深痛之事。而且不可必得。而彼外人者。屏我於公法而踐踏之。夷我爲野蠻而蹂躪之。刀俎魚肉。而我無復分毫自主之權。以此言和。不成則爲波蘭之分裂。成亦止爲埃及之虛存。嗚呼。秦東病夫。命將垂盡。其爲氣厥而暴斃。與爲枯槁而瘦死。死必不免。要不過有早暮之異。而我國人士。猶惴惴然懼和議之不就。于于然冀和議之幸成。是猶魚遊沸鼎。祈命旦夕。寧有冀耶。寧有幸耶。雖然。吾聞一旅之中興。不聞千里之畏人。命猶未盡。事尙可爲。我邦人其勿聽他人之死生。我而速自謀其死生而已。吾且揣中外之大勢。以決和議之成否。蓋和議有必不易成之理。而有不能不成之勢。何謂必不易成也。一日我國主權之莫屬。中國民素無權。不能預議國家之事也。則其權在

於皇上。然皇上幽囚拘禁。久不與聞國政矣。則其權在於西后。然西后惑溺權奸。漸成尾大。且今播遷奔走。恐不免脅制於權奸也。則其權仍在端榮剛趙諸賊臣。諸賊臣者。爭權競勢。權力未必出一也。分黨營私。意見不能同致也。既恐一黨之專權。復不肯一人而任過。不利則互相推諉。有利則互相鑠軋。分以謀一己之私。必不能合以赴國家之急。慶王李鴻章既受媾和大臣之命。然許景澄袁利以討幽和。外一言而遽被夷僇矣。李鴻章鑒於覆轍。豈能無戒懼於中。况自甲午以來。權已他奪。名雖重臣。幾同疏逖。豈能不待中制。毅然而操賠款割地之權。而彼慶王者。則又於端榮剛趙之外。別立而自爲一黨者也。黨既不同。勢必不能偏重。則在內者必有以掣其肘。而不使在外者得以伸其權。至於加命劉張。更屬無足輕重。多門之政。無所適從。端榮剛趙營擾於中。慶李劉張旁皇於外。烏有不一之主權。足以決國家之大議者哉。不甯惟是。端榮諸人懼外國之必懲首惡也。乃挾皇上以西遷。踞陝西以負隅。藉董軍爲羽翼。進可爲團匪。圖死灰復然之謀。退可使外人有鞭長莫及之勢。彼方跳梁負固。豈肯遽就範圍。今雖加以貶責矣。然空言罪譴。其權力依然如故也。有所憑藉以藏身。有所挾持以觀變。今日之勢。已成騎虎。寧肯自就黜僇。以謝外人而利國家哉。此和議之必不易成者一。

一日外人意見之不同。俄人提議撤兵。列國反抗之矣。德人提議究懲首罪。美人辭謝之矣。

談判未開。齟齬已見。夫以六七強國。各自謀其利益。而力有多寡。費有輕重。勢有強弱。地有遠近。其情勢既不能豎一。則賠償之利益。自不能無輕重於其間。而耿耿相視。又不肯取其輕。而讓人以重。且機牙相錯。日言平權。一有偏畸。優絀立見。故此索一利。則懼其權之不均也。彼割一地。則慮其勢之不敵也。得甲失乙。顧此遺彼。築室道旁。卒無成議。乃者至倡意既不同。各開談判之議。蓋投一骨於衆虎。勢不能讓而不爭。神聖同盟之軍。維納會議之約。是其已然之往事矣。且列強外言公義。內實各競私謀。俄人方議撤兵。而奉天已報攻陷矣。況山海關之申報。保定府之羽書。旁午紛紜。交馳於道。蓋俄人窺伺北方。已有年歲。事會方來。可償夙願。於是運外交之狡術。逞略地之陰謀。斷不徒索一欸。徒割一地。遂自抑其囊括亞東之志。以失此千載一遇之機。德人亞洲。勢尤鷙悍。經營山東。不遺餘力。務求北方之利。足以頡頏於俄人。以此之故。羣致牽動。是以槃敦登壇。干戈壓境。爲利爲戰。宗旨不明。嗚呼。豈有未宜休戰之書。可遽締通和之約者哉。此和議之必不易成者一。

何謂和議之不能不成也。一曰我無反抗抵拒之力。與敵相持。惟戰與守。今言戰乎。則團匪敗而無可恃之黨矣。武衛潰而無可用之兵矣。今言守乎。則津沽失而藩籬盡撤矣。京師陷而心腹受害矣。將言理乎。則釁自我開。固我曲而彼直。將言勢乎。則精銳略盡。又我竭而彼盈。彼賊臣者。雖積怨發憤。痛心切齒於外人。而勢窮力絀。終不能不忍辱含垢。下心低首以

行。成。且。議。和。之。所。謂。損。害。者。償。款。割。地。而。已。欸。固。取。之。於。民。地。亦。取。之。於。國。國。民。誠。受。其。災。而。賊。臣。固。無。分。毫。之。損。失。且。敵。兵。既。撤。外。人。既。退。仍。可。永。保。其。富。貴。大。張。其。威。權。况。相。持。不。下。一。日。今。尙。非。實。行。分。割。之。期。瓜。分。之。圖。騰。布。海。內。者。垂。十。年。矣。今。乃。聚。歐。洲。有。名。之。邦。入。其。國。破。其。都。握。其。國。權。制。其。死。命。嚮。之。空。言。勢。力。範。圍。者。今。宜。可。取。之。掌。握。矣。然。竊。揣。列。強。之。計。以。爲。中。國。者。天。下。之。腴。壤。萬。國。心。目。之。所。集。注。者。也。我。所。欲。得。之。地。他。人。亦。竊。睨。其。旁。宰。肉。不。均。不。能。不。出。於。衝。突。而。用。兵。者。天。下。最。危。險。之。事。謀。國。者。所。大。忌。也。如。此。則。莫。若。取。其。實。而。捨。其。名。各。握。其。土。地。之。主。權。而。使。之。爲。我。守。其。土。且。中。國。之。民。性。慧。氣。強。不。肯。同。化。於。外。人。而。其。數。又。至。衆。非。威。力。所。能。盡。夷。抑。者。也。今。若。突。倡。分。割。則。義。和。之。事。可。爲。前。車。積。忿。所。激。紛。然。并。起。而。我。老。師。已。久。糜。餉。尤。多。如。此。則。莫。若。求。其。利。而。避。其。害。利。用。其。人。民。之。所。主。而。使。之。爲。我。監。其。民。而。所。謂。關。疆。拓。地。之。謀。則。少。遼。緩。之。以。徐。俟。之。他。日。若。出。於。急。激。行。以。強。硬。摘。果。未。熟。非。但。不。適。於。口。而。已。也。商。務。之。損。耗。不。貲。羣。雄。之。爭。軋。尤。烈。蓋。列。強。之。涎。中。國。也。至。急。而。慮。之。熟。則。反。不。能。不。出。於。緩。者。也。此。不。能。不。和。者。一。由。是。觀。之。和。議。殆。不。患。其。不。成。而。中。國。尙。可。冀。保。全。乎。曰。是。不。然。瓜。分。者。強。硬。之。瓜。分。而。保。全。者。和。平。之。瓜。分。也。和。議。成。矣。而。彼。廣。索。利。源。遍。踞。要。口。其。害。無。以。異。於。瓜。分。且。彼。握。我。政。

權。吸我精液。使我屈伏而不能奮。枯瘠而不自覺。則其害尤甚於瓜分。自茲以往。我中國無復完全自立之權矣。然則中國遂不國乎。曰。是又不然。越之敗於吳也。棲於會稽。楚之夷於吳也。亡其鄢郢。然而越卒沼吳。楚亦興國。都城雖破。未足爲我病也。法之敗於德也。償其億萬之贖。割其兩省之地。然而法卒崛起。不失爲歐洲之雄邦。欸地雖割。未足爲我病也。普之敗於法也。限其兵額。美之轄於英也。困以重賦。然而普卒蹶法。而中興。美終脫英。而自立。雖干我內權。定議軛制。猶未足爲我之大病也。夫我中國之大病。不在外患。而在內憂。不在手足而在心腹。所謂心腹內憂者。豈非亡我都城。棄我欸地。失我內權。召亂致亡之賊臣哉。乃者外人議加懲治矣。然賊臣植根深固。非空言所能懲。非降譴所能治也。況其羽翼布結。盤踞內外。利議一就。彼必將復握國政。復秉大權。且彼見外人之易與。一款一地。即足以了之。而瓜分之非必實有其事也。則更大肆其淫威。橫施其暴行。昏謬凶悍。必無以異於戊戌以後之所爲。加以湖山已毀。將重復之以歌舞太平。家室已傾。得封殖之以胞育孫子。而其排外之思想。所鬱積而未能得志於外人者。亦將舉而一洩之國中。舉凡學堂武備。船政鐵路。工廠藝學。政治之稍涉外國者。將芟薙而使之盡。邦人士庶。稍能通達外情者。將夷僂而使無遺。新政必無一日之可行。國勢必無一日之可振。則雖外人不遣一兵。不加之鏃。而國內魚爛人心瓦解。固自腐敗潰決而底於亡矣。我國民其勿幸此和議之成。而先慮此心腹之

病矣。曰。和議既成。外人必爲我謀復新政也。曰。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國人當自謀之。我自
有國。我自有人。而必待他人之革新。而必待他人之行政。中國尙忍言乎哉。埃及土耳其其
明效大驗。亦既可觀。此同志士之痛心疾首而不忍言者也。

曰。然則今日之遷都。爲是乎。爲非乎。曰。以中國之往事推之。平王東遷。周室凌夷。元帝東渡。
晉室偏安。高宗南遷。宋業中墜。則遷都未有能中興者也。以外國之往事推之。彼得遷都於
聖彼得堡。而創定霸基。日本遷都於東京。而稱雄東亞。則遷都未有不奮起者也。蓋閣弱之
主。避地以圖存。英武之君。擇地以創業。宗旨不同。事功之所以大異矣。是以野蠻之世。當建
都於險阻四塞之地。以有險可守。而山川足資屏衛也。文明之世。當建都於水陸交通之地。
以舟車便利。而號令足便控制也。今誠宅中圖治。發憤維新。固宜擇文物最盛之區。建中央
集權之所。則文明易於輸入。政治便於指揮。烏有崎嶇山谷之中。偏隅僻遠之地。足以控中
原而通萬國者哉。若夫阻險以避敵。僻處以偷安。則固賊臣迫挾之奸謀。頑固偷息之下策。
而又烏足論耶。而又烏足論耶。

論列強對中國之政策及中國之前途

麥孟華

日本某政客之言曰。從茲以往。披東亞之地圖。不復見有支那矣。余痛其言。而深信其言之
不謬也。夫列強之亡我中國也久矣。索鐵路。取礦產。據要口。干內政。橫行中國。夷若無人。今

更挾七八國之勢力。張十餘萬之兵威。入其國。盪其兵。躪其民。覆其都。而中國者力絀而不足與爭。理屈而不能與辨。吞聲低首。舉四百餘州之地。而任其取捨。合四萬萬餘之人。而聽其死生。縱橫肆恣。惟其所欲。俄取東三省。蒙古直隸。英取川藏沿江諸省。法取雲貴兩廣。德取山東。日取福建。其餘甌脫之地。待之意與諸邦。二千萬方里之幅員。旬日之間。可以立盡。而列強乃躊躇觀望。反求我主權之人。商我和平之事。若有所徘徊而顧慮者。彼甯有所愛於中國哉。亦豈有所憚而不敢發難哉。譬之食也。其物已在齒舌之間。勢必不能他遁。若不多其嚼齧之功。求其消化之易。驟然吞之。不鯁於喉。必病於胃。今我中國固在彼齒舌而不能他遁之物也。東西諸國。議論沸騰。却顧審慎。千論萬策。則無非謀其嚼齧之功。求其消化之方者也。

今地球諸國。無不反覆論議於中國之問題矣。要其論議。約有數端。甲之言曰。中國宜分割者也。中國習慣。每以首都爲國土。以政府爲國家。故首都一破。政府一倒。則其人即自認爲國亡。且其南北二部。人種本殊。言語不通。風俗各異。觀其二千年之歷史。多至有四分五裂之時。若南北朝之時代。若季唐之時代。若宋金之時代。皆分裂割據。各君其土。各治其民。今首都破而政府倒。固至割裂之時代矣。則其時可分。中國者地球之天府。地球當公享其利益。非愚劣之人。種所得專而據之。况彼逞野蠻之舉動。無端啓釁。自取滅亡哉。則其理宜分

支那人種。不知愛國。而又特有服從性質者也。故苟有臨乎其上。彼即奉以爲君。今滿洲政。府非其所喜。官吏貪酷。尤所積恨。誠能代滿洲而去貪吏。中人必樂爲壺漿箠食之迎。則其。機易分。且中國者必不能免於分割者也。若不區劃疆域。分定擔任。探因循苟且之下策。用。扶植頑固之愚謀。則膨脹之八種。必終爲歐洲之妨害。則其勢不得不分。甲之言也。一唱百。和。歐洲大陸。舉國若狂者也。嗚呼。此固持黃人禍害 *Peril to the Yellow* 之主義。而使我中國無苟。延之殘喘。中人無立錐之餘地者也。

乙之言曰。中國宜放任者也。天下抵抗之力。每與壓力爲反比例。列強之壓抑中國也至矣。肆其凌侮。極其要求。五十年來。開二十五之港口。以非埋之挾制。行治外之法。權條約則利。益均沾矣。土地則約勿讓與矣。得寸則寸。得尺則尺。五年而來。日割臺灣。德割膠州灣。俄割。旅大。英割威海衛。法割廣州灣。英割九龍。意割沙門灣。租借之條約。日出而不窮。勢力之範圍。任意以推擴。且津鎮蘆漢滇粵山東山西東三省之鐵道。稅關釐金銀行礦產內河輪船。之利權。無不奪之歸於掌握。於是中人不平憤激之氣。與列強利益膨脹之力。同達於最高。之度。今日排外之擾亂。非出於中人之本心。實列強台而賈之也。夫以四萬萬之人衆。習二。千年之同化。種本秀慧。性耐勤苦。浴世界最古之文化。抱強壯不撓之志氣。其人寧可輕侮。者哉。特以久伏於專制政禮之下。不能自振其精神。今愛國之心浸生。獨立之氣浸盛。若誤。

視以非洲之黑種。而猶重加以壓制。則嚮所目爲和平服從之人。必至生爆烈奮激之變。三十年前之日。本一壓而突起雄立。是黃人之前車矣。乙之說也。歐人所不樂道。而布洛孤大倡之於巴黎者。此固持亞細亞之事。亞細亞人自處。L'Asie aux asiatiques 之主義。而世界至正之公言。足保東亞太平之局者也。

丙之言曰。中國者宜聯合監督其財政。今日之兵費。必有億萬之賠償。中國羅掘已窮。其費必驟無所出。則莫若列強協議。而握其財權。舉凡諸省關釐租稅鹽課一切財務之政事。及中央政府之財政。以至細微纖悉之事。無不立官吏而監督之。俾以極大之權。且中國之官吏。以貪黷爲通義。以中飽爲宗旨。若使徵收必加倍課。民不堪命。將積怨蓄忿。起而洩恨於官吏。且并致毒於外人。是排外之波未熄。而革命之旗又張也。則宜并官吏之制度而監督之。如是則中國不能有奮動之餘地。而可保外國之文化與外人之安全。丙之說也。雖不明言其用心。而握其財源。制其死命。是英人用之以制埃及者也。

丁之言曰。監督之議誠善矣。然列強之意見錯異。則區域之界劃難。中國之民數繁衆。則權力之轄治難。以中國之人。分隸歐洲之四國。則一國當有一萬萬人。歐洲列國之中。誰能負此重大之責任哉。既不能負此重任。則莫如以此重任而仍歸之主人。扶其皇帝而復辟。組其政府而建治。使親王輔佐之。使大臣左右之。令老朽巨體之帝國。復其強壯之精神。寧

非策之上哉。雖然鷲鳥戢翼。不能不防其搏擊。死灰暫息。不可不慮其復燃。根株未絕。來日大難。中國既復其責任。即不可不任其保證。保證之道。厥有數端。一則分屯重兵於要隘。以防前孽之滋生。而發兵之實。中國任其供億。一則毀要隘之守備。使之失所憑依。一則禁軍器之輸入。使之無所藉手。如是則既復中國之故步。且可永列國之和平。此數者。法人既有提議。各國未聞異辭。而德人提議之三事。固亦隱有此意者也。丁之說也。最爲中人所樂聞。而其言至順。其術至巧。其名至美。其心至險。而法人用之以縛安南者也。

東西八之干論自譏。安不出此四端。而甲之說則列強未能見之實行。乙之說列強未必有此公義。惟丙丁之說。則固所謂嚼齧之功。消化之易。列強所躊躇審擇而尙未決定者也是。故今日之事。非與我中國議和也。實爲列國之自議。其和議亦非在於分割不分割也。而在於中國政府之去留。

列強之衝突猜忌。而復憚於用兵也。故無事不出於和平。即無事不出於協商。三國不協商。則不能墟埃及之宗。六國不協商。則不能執土耳其之政。五國不協商。則不能分波蘭之土。昔英某大臣之宣言議院曰。亞洲之事。歐人互相猜忌。螭蚌相持。故曠日久而獲利寡。今歐人當合同運動。同謀其利。然後亞洲可入吾掌握。歐人近用此術。故英德已出於協商。此議一出。意人贊同之矣。奧人復贊同之矣。其餘法美諸邦。亦將必歸於聯合。中國雖無埃波之

滅裂。始無以免土耳其覆轍矣。然列國之離合。必視其利害之異同。俄人利害之關係。劃然殊別於諸國也。故對此定議。其報章即譁然詆諷之。而開放白河以北諸港口之議。且宣言而反抗之。豈英德果愛惜中國。而俄人獨有所矜哉。諸國之利害在商務。故假和平而謀奪利權。俄國之利害在土地。故肆侵略以期達目的。兩者齟齬。故百端皆異其舉動。政界遂生其曲折。外交亦陷於困難。此所以遷延而不能遽合也。不然。土地利權皆彼囊中之物。予取予携。而寧必仰此無主權者之鼻息。待此擁虛位者之豎諾哉。故曰非與中國議和也。實爲列國之自議。

無形瓜分之實行於中國也久矣。自立不許讓與之約。而土地皆爲彼代守也。自定勢力範圍之界。而政令皆爲彼代治也。極耕穫之勞。悉供他人之食。而我實一無所與。彼爲主而我反爲客。彼爲主而我實爲傭。四百餘州之地。豈徒非愛親覺羅氏之生業。抑豈復我二千年來黃帝子孫之舊物哉。乃者地主畢集。彼客與傭者宜可謝事而去矣。然列強以爲不習其俗。不同其化。中國人未易治也。彼既習於故主。馴於專制。則莫若因用其舊。使客與傭者仍爲我奴。代治代守之勞。且亡人國者。天下最慘之事。至足怵人之目。痛人之心。夫使四萬萬人而皆怵目痛心於國之亡。且發憤拼命而謀報復於亡吾之國者。則必非外人之所甚利也。莫若亡其實而存其名。使彼中人者。夷然相安。濡煦偷息。仍爲太平之歌。舞而令腐朽之

政府。君其上而掣其羈。無事則政府督之。可代我監其民而守其土。有事則政府平之。可代我任其怨而受其兵。而我但握其財權政權。遙爲控制。則彼雖有豪傑之士。亦無從脫兩重之羈。奮起而發難於其間。此以間接之妙術。行亡國之新法。屢用之而屢效者也。故曰其和議不在分割不分割也。而在政府之去留。

嗚呼。吾中國寧有政府。傀儡而已矣。奴隸而已矣。吾中國寧有國民。重囚而已矣。輿僮而已矣。夫至爲傀儡爲奴隸爲重囚爲輿僮。而猶囂然自慶。曰。吾國不亡。吾國不亡。吾不知所謂國者何物。而國之者何人也。夫彼政府者。寧不知外人之傀儡而奴隸之哉。然以爲雖爲傀儡。仍有可動之手足。雖爲奴隸。仍有可壓之重僮。屈於外者。仍可凶於內。但使權位一日未去於手。富貴苟可能終其身。則且極其頑暴。縱其驕樂。而他日之神州陸沈。黃種息滅。皆爲他人之事。嗚呼。彼偷息苟活。朝不謀夕之無恥凶人。亦何足責。獨我國民。股膏絞血。致死效命。而乃購此重囚輿僮之美職。延頸待命。來日方長。正不知其何以待之也。

然吾聞印度之入於英也。印人皆頌英政。樂其德而不念印度。有責以亡國者。則自謂爲世界人而非印度人。嗚呼。此印之所以終古爲奴也。美之轄於英也。人本與英同種。然希望自由。力求自立。務求脫母國而成獨立之邦。嗚呼。此美之所以稱雄地球也。我今日縛束雖甚於印度。而優種不下於美人。况分制者上地。而人種則必不能分割。壓抑者舉動。而心力則

必無從壓。抑爲榮爲辱。爲存爲亡。爲死爲生。爲印爲美。非外人與政府所能主張。而悉聽國民之自擇。嗚呼。重囚輿僮。必非人心之所欲。我四萬萬聰秀有爲之同胞。豈遂無力以漁此辱而脫此軛也。抑暝暝以及此淪胥。甘心爲埃及安南之續也。嗚呼。此則我國民有自主之權者矣。

論保證和平必當 皇上親政

麥孟華

北京既破。媾和斯始。中外人士。罔不翹首企足。以冀和平之回復矣。然列國卻顧躊躇。深慮和平之不能永續也。乃皇皇謀保證之策。曰屯重兵於京師。曰設官吏之顧問。曰毀險要之守備。曰禁兵器之輸入。若是數者。列強固未嘗無他意於其間。而其人士所昌言。議論所騰布。則固曰止欲防變亂之復發。期和平之永續也。夫列強之他意。固非吾所忍言矣。若謂防變亂之復發。期和平之永續。則吾竊嘆其防之於末而不正其本。持之於流而不清其源也。夫欲保和平之源。本固莫若扶四萬萬人愛戴之人。謀四萬萬人公同之事。以平四萬萬人憤激之心。列強之於此事。固亦提議及之矣。然持之不堅。斷之不速。故事尙未見於實行。揣其用心。似有所疑惑而不決。然此固地球至義之舉。天下至公之言。即言利益。亦所以保東亞之太平。而列強有無窮之利者也。

兵興以來。將半載矣。士卒苦於兵役。小民艱於謀生。影響所及。地球之商務。亦將受其虧損。

故中外民庶無不望和議之速成。然命行成之使已踰兩月之久。而李鴻章雖曰全權。實無寸柄。提一議。商一約。無不遙遙萬里之外。西向而請命於西后。西后又不能獨斷。更就議於榮董端莊。築室道旁。阻撓牽制。且慶王爲舊黨之魁。足以監其權而掣其肘。其勢力遠在李鴻章之上。李鴻章必仰其意而待其謀。一國三公。徒增擾攘。此所以議和二月而尙未得其端緒也。惟請皇上速回蹕於京師。使主權有所專屬。皇上奮其乾斷。便於指揮。內不慮權臣之挾制。外自可實行其全權。如是則談判一開。條約必能速就。否則宕延歲月。權奸各顧其私。竊望負隅之虎。獵人未去。而又肆搏噬。殆亦非列強之利也。故皇上親政。則主權一而和議可以速成。

賊臣團首之歛兵遠逝也。固非知公法之不可犯。閉關之不可行。邦交之不可絕。翻然有悔禍之心也。徒勢絀力竭。不能不抑心俯首。戢陰謀以暫避其鋒。今日雖加懲罰矣。然賞罰本在其手。則責譴亦徒有其名。况其黨羽至多。援引至易。西后倘一復政。柄權奸必漸握重權。積恨既深。方如夫差之報越。安望其悉泯猜嫌。易讎爲好哉。惟皇上素重隣交。深明大勢。慕西國之政治。樂輸入其文明。一旦復握國權。固必重敦睦誼。此非獨中人所深信。抑亦外國所共知者也。且天下莫強外交最狡之國。與滿洲爲隣境。爲西后所素親。倘頑固之政府復立。則扇惑之狡計將生。韞上飢鷹脫絛。旋而突出。此寧獨亞東一國之禍害哉。故皇上

親政。則外交固而狡鄰無所生心。

中國今日之大問題二。一曰北方之議和。一曰南方之變動。二者事雖不同。而固有密接之關係者也。戊戌政變。人心皇皇。含識之倫。咸懷義憤。是以歸政之電。縱橫於海外。勤王之檄。交錯於道路。乃者天下洶洶。其機將不可復遏矣。夫猶是中國之民。寧必有私愛於皇上。而有私怨於西后哉。皇上謀吾民之事。而與之以生。西后窮吾民之途。而與之以死。喜生而惡死者人情也。亦安能強天下之人樂死而忘生。夫奪慈母之哺乳。雖申商不能禁嬰兒之啼號。禁賢師之教育。雖周來不能止弟子之叫囂。皇上者四萬萬人之慈母賢師也。慈母賢師之見奪。雖羸政路。易豈能制四萬萬人不平之心。故今日而惡啼號叫囂也。誠莫如復其哺乳教育矣。然豈無倡言革命者乎。曰民之所求者人權也。故西諺有之曰。與我自由。否則與我以死乎。謂民之可以以死易自由也。我皇上變法之始。即許庶民之上書。除報館之忌諱。不俟民之要索。即與以千餘年欲而未得之人權。皇上一旦復辟。必將更張民氣。所欲求者既得之矣。則彼之捨身冒死。夫固又將何求。觀日本維新之初。浪士騰湧。而六事誓衆之後。則皆致命效力以佐中興。固期效之可觀也矣。列強誠能秉公仗義。復我皇權。則和議既成。變動亦息。此固非獨中人蒙其利益。即外國亦享其和平之福者也。若謂人心已動。不可復靜。則烏見日本之人。背其天皇。英倫之士。棄其君后哉。故皇上親政。則

內變息而人心可以復靜。

義和團之事變。其蹂躪可謂慘矣。而原其禍始。其原因厥有數端。一曰山朝廷之授意。一賞團匪而公使見殺矣。一詔募團而數省開教矣。上一萌排外之私意。下即肆焚戮之實行。一曰山見聞之蔽。塞戊戌之秋。禁絕新法。西法之政盡反。西學之校悉裁。耳目既所不經。猜忌即因而紛起。一曰山官吏之不肯抑揚於民教之間。蓄釀其不平之氣。故一朝暴裂如水潰。隄譬之殺人。義和團者殺人之刃也。西后賊臣者殺人之人也。若皇上復握大權。重行新政。睦鄰修好之誼。既昭煥於人心。且採西學以擴其智。識仿西政以聳其見。聞而大小官吏。慄慄奉法。民教交涉。理勢皆平。如是則小民皆濡浴於文化之中。潛消其猜憤之氣。咸知閉關鎖港之非。許則齟齬必無自而生。夫三十年前之日。本其仇教排外。豈與我有異哉。然政治之化。既興攘夷之論。自息。況列強既復我聖君。吾民咸感其見義。方圖報之不暇。寧至反目相仇哉。故皇上親政。則新政行而民庶必不排外。民教可以相安。

誠如是也。列強雖不戍一兵。不禁一械。而亞東之大局。必無決裂之虞。夫上可期和平之永續。下可振義聲於地球。宜列強之決議而無異詞者也。雖然。復辟者徒有親政之名。必復權乃有親政之實。

復權奈何。首宜使西后撤簾移宮。皇上大婚以來。天下咸云歸政矣。然皇上僅擁守府

之虛位。西后乃有行政之實權。惟變法三月。皇上乃得自行其意耳。然大柄方握於手。幽禁即及其身。西后訓政而後。知其事不慊於人心也。故無事不專於西后。即無事不託之皇上。是以訓政則假之上諭矣。徵醫則假之上諭矣。立嗣則假之上諭矣。乃至募團獎匪。亦無不假之上諭。而皇上則固瀛臺幽閉。未嘗一聞其事也。若使空言復辟。則皇上仍爲所挾制。而不克獨奮其威權。今西后遠在陝西。必不肯遽作回京之舉。列強誠堅請。皇上之回蹕。專認爲議和之主權。凡百庶政。西后皆不得干涉其間。則皇上獨斷獨裁。絕無掣肘。必外可敦鄰邦之親。好內可安搖動之人心。而西后者。既在耄年。當安願養。則爲之築長安之離宮。避西鄰之責言。豐其歲用之費。盛其園林之樂。湖山之歌舞。無異於願。利終老之菟裘。別營於南內。則西后可保宴遊之樂。皇上亦無制挾之憂。士民既遂謳歌之歸。東亞亦保太平之局。一舉而四善備。列強之義舉。誠未有過於此者也。否則國事再誤。捲土重來。二十世紀之東洋。豈不慮其演彈雨硝煙之慘劇哉。

次則令賊臣按罪定罰。賊臣之橫悍無忌也。外則慘暴而橫戮外人。內則悖逆而劫竊大柄。窮凶極惡。天下痛心。今剛毅李秉衡諸人雖去。而榮慶端莊董趙諸凶。豈猶復柄政於中。慶父不去。魯難未已。三思猶在。唐患方長。賊臣盤結於中。中國固未能高枕而臥也。夫西后以二十餘年臨朝之母后。擁四百餘州錦繡之河山。無端破家毀室。萬里蒙塵。盪瓊林大庫之。

儲。陷。棧。道。淋。鈴。之。苦。寧。不。恨。奸。臣。誤。國。幡。然。而。自。悔。首。禍。哉。然。授。柄。權。奸。積。漸。成。勢。諸。奸。緣。傳。於。肘。腋。幾。如。附。骨。之。疽。若。今。日。不。悉。數。溢。除。他。日。仍。將。刳。制。皇。上。是。故。戊。戌。反。新。政。廢。皇。上。之。人。即。今。日。倡。團。匪。仇。外。人。之。人。也。今。日。倡。團。匪。仇。外。人。之。人。即。他。日。必。不。可。立。朝。廷。預。政。事。之。人。也。持。此。以。釐。汰。賊。黨。賊。黨。必。無。所。藏。身。皇。上。乃。得。握。用。人。行。政。之。權。外。人。乃。得。保。永。久。和。平。之。利。否。則。外。拒。媾。和。而。內。實。主。議。名。雖。加。證。而。實。且。當。國。皇。上。雖。能。復。辟。其。何。以。異。於。戊。戌。之。皇。上。哉。

曰。此。我。內。政。寧。外。人。所。宜。干。預。耶。曰。切。齒。賊。臣。繫。心。皇。上。中。人。之。同。心。也。救。難。恤。鄰。外。人。之。義。舉。也。因。人。心。之。大。順。行。恤。鄰。之。義。舉。我。四。萬。萬。之。所。欣。喜。而。無。異。詞。也。外。人。之。干。我。內。政。也。亦。多。矣。他。之。奪。我。權。者。泮。然。安。之。此。之。復。我。權。者。獨。郵。然。疑。之。是。猶。我。室。被。焚。忍。於。隣。人。之。乘。機。刳。掠。而。不。忍。於。隣。人。赴。急。救。火。也。豈。不。惑。哉。豈。不。惑。哉。

論中國國民創生於今日

麥孟華

天下人數之多。則未有如我中國者也。天下國民之少。則又未有如我中國者也。中國以人衆聞於天下。其一國之數。可敵歐洲之全土。他國之人。莫不驚其人種膨脹之力。而吾邦人士。且總總焉日憂其人滿。稽其三十年前之數。則已號稱四萬萬人。夫挾此四萬萬人之力。宜可以馳騁歐美。橫絕地球。而乃瞑目束手。任他人之牛馬而鞭笞之。如羣羊之見驅於牧。

豎。戡耳聽命。惟所生死。雖地球民數至少之國。皆得握其權而制其命。橫行其境。夷若無人。若是乎國人之衆寡。無關於國勢之盛衰也。麥孟華曰。國者民之所積。有民即可以立國。故英之民數。不及我十分之一也。而區區三島。控制五洲。美之民數。不及我百分之一也。而脫英立國。首稱富強。日本民數。僅及我十分之一也。而稱雄東亞。頡頏列強。菲律賓。杜蘭斯哇兒。則民數尤少。殆不過我千分之二三耳。而抵抗英美。數年不屈。誠有民也。國罔不强。烏有以四萬萬之族民。而族見奴。有四萬萬之國民。而國見墟者哉。然則中國之號稱四萬萬人。者。要不過衣中國之衣。食中國之食。家中國之家。籍中國之籍。偶寄生此四百餘州之地。而備此四萬萬中一人之數已耳。其思想有中國之關係。其行事負中國之責任。翹然而可謂國民者。蓋千萬人而恐無一二也。

然而歐美國民之名。震動而聳其耳目。東西國民之事。浸淫而入其腦筋。乃憬然於爲其國土之人。即有其國民之事。徒衣中國之衣。食中國之食。家中國之家。籍中國之籍。于然不足名爲中國之國民也。於是歐美國民之風潮。簸盪而及我中土。中土國民之出現。今日爲其時期矣。則且爲正國民之名。爲釋國民之義。

搏搏大地之中。界其國土。釐其風俗。異其語言。萃民人共同之團體。劃然而自建爲國。其國體雖有共和立君之異。其等族雖有貴族平民之殊。其執業雖有士農工商之別。其族民聚。

合。雖有人種宗教之不同。而凡衣食生殖於其國土之中者。即無不有國民之公。權。即無不有國家之義。務總而名之曰國民。故羅馬人之言國家也。以全國人民合一之義。而名之曰列波埔律。(Republic)蓋國家者成於國民之公同心。而國家者即爲國民之公同體也。是以歐美政治家之公言。無政權之人民。不能與以國民之稱。而謂之曰無國家者無國家。(No nation no state)而國民之情感與國家無關係者。亦不能與以國民之稱。而謂之曰無國家者無國民。(No state no nation)國民者與國家本爲一物。異名同實。要不能離而爲二者也。

由是言之。國家者域民之界。而國民者對外之名也。故歐美諸國之法。國民之公。權。惟內國臣民所享。有。而外國之臣民。必不能與享其權利。雖本爲其國之民。而移居於他國。數年不返。不任國家之責者。則亦除其國民之名。籍。斷其國家之關係。奪其公民之利。權。而國民者。亦知我與國家有密切之關係。而責任者權利所從出也。則莫不奮公同之思想。謀公同之利益。協力分勞。不肯放棄其責任。乃至忘家赴國。以一身爲國家之犧牲。蓋國民之權利如是其公且廣。而國民之責任如是其重且大。豈有衣其衣。食其食。家其家。籍其籍。而即可自附於國民之數者哉。

孰是義以繩之。中國不幾無國民矣乎。曰。中國之無國民。二千年於茲矣。中國開國至早。文

化最先。三代以前。以民爲國。詢謀及於庶人。芻蕘縱其論議。國民旣盛。國家亦昌。秦嬴暴興。以愚民之政。爲民賊之祖。焚詩書以錮其智慧。禁誹謗以褫其自由。盡取國民之事權。奪而歸之掌握。專制之橫。國民奪氣。繼起者惟思爭其君權。而亦不利國民之有權力也。則竊其國家爲私有。而不許國民之預其事。而睨其旁心法相傳。變本加厲。若宋若元若明。其所謂英主令辟。莫不以竊國之巧。愚民之術。爲其英武閹弱之殿。最當時之國民。始未嘗不起而爭之也。爭之小。得不能不受其壓制。壓制旣久。才智且不足以自治矣。則更偷安苟息。樂舉其責任事業。委之一人之代。謀馴伏不已。且倚賴之。遂以國家爲一家之產業。國事爲一人之私事。吾儕小人。與國無關。惟當供其使役。而不必措意於其間。即有一二魁秀起而謀復責任。亦且羣起而詆其僭越。罪以悖逆。如是則不復知其國爲何物。不自知其身爲何人。嗚呼。國民者。國家之主也。一變而爲客。再變而爲傭。三變而爲奴隸。旣奴隸矣。而國民遂絕跡於大壤之間。此西人所以謂專制政體之下。止有服從君主之人民。而必無服從國家之國民也。夫旣已無民。安能立國。然一統之世。閉關獨立。其爭亂攘奪者。要不出此國土之中。故雖有移祚易姓之事。而其國終不至移於他國之手。今乃海禁大啓。忽出而遇他國之國民。一人必非國民之敵。則一敗再敗。勢驟衰而國頓危。蓋今日者。君權之程度。旣達於極高之點。而物極必反。不能不假國民以濟其窮者也。我皇上大公遠見。因時制宜。許庶民之議。

政。縱言論之自由。我國民內獲二千年失奪之人權。外觀數十國之平民政。治窮則必變。辭而必發國民之種。播於戊戌。而今日不得不萌芽者也。

盛矣。歐美之國民也。而溯其發生之時代。遠者大都不過百年。而近者乃不及二紀。而其發生之遲速。每視其播種之力以爲差。徵之各國之例。英人之播種也。至早。故浸淫漸漬。其發生爲最先。美人之播種也。至烈。故勃然興起。其發生也爲最驟。日人之播種也。爲至順。故因勢利導。其發生也爲最易。我中國民之起點。其情勢頗與日同。而人種之繁滋。民性之聰慧。自治之才質。無僧侶武門之壓抑。無貴族平民之等級。而全體之國民。復皆出於同一之種族。其共同之精神性質。言語習慣。皆非諸國之所及。故團結之勢力。膨脹之速率。發達之驟。必有突比於英美者。且國家者有機組織之體。其生活與個人同。幼壯衰老之既殊。則體力長成亦各異。大抵幼穉長成之力。每倍速於少壯之時。歐美國民之發生。雖早而漸近。少壯長成之力。亦將定矣。中民方丁幼穉之年。如花初胎。如人方孩。體力鬱勃。日新月異。旭日東出。異光熊。熊春草勾。萌怒芽。茁茁雖復未成形。體而氣象之盛固可一躍而突進文明也。彼白種之國民。又烏能以開化傲我。誣黃種爲惡劣。詆支那爲老大。而猶例我以二千年馴伏專制之人民哉。

曰。中國國民。經二千年之壓抑。力已弱矣。骨已脆矣。今發生方始。而阻力叢集。一受戊戌之

鋤夷。再受漢口之摧擄。三受外人之逼制。恐生力之不任。而生機之將絕也。曰。內力之發生。恆與外力之阻抗爲反比例。故天下進化之理。皆紆迴曲折以達其冀望。而必無直線徑達之事。法人不經數次之革命。則不能行庶民之政體。美人不經八年之血戰。則不能建自由之新邦。英人不經十數年之爭鬪。則不能獲議政之權。競爭之劇愈烈。文明之程度愈高。國民之權力愈厚。此西士之恆言。所以謂權力爲不斷之競爭也。細民謀衣食。逐什一。尙冒險以賭其性命。角鬥以競其腕力。況由千餘年之奴隸。脫羈軛而驟列於國民。爲生人莫大之幸福。而可安坐得之哉。按以各國之成例。則如此。驗之天下之公理。又如彼。霜雪彌厚。則松柏之滋長更茂。熱度愈高。則海機之漲力更大。今日之鋤夷摧擄逼制。寧非國民之霜雪熱度哉。傳曰。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而又安足懼耶。

要而言之。今日之中國。非老大之時代。而幼稚之時代也。今日之國民。非垂死之國民。而方生之國民也。老大垂死。則亦曰無藥可治。無術可救耳。若夫幼稚之赤子。方生之嬰兒。而曰不可救治。何其言之悖且謬也。然而國民之生也。成於人而不誕於天。故養育長成之責任。不在天而在人。我亦爲國民之一也。則養育長成之責任。不在人而在己。斯賓塞不云乎。我自保護其利益。較他人之代我保護。情倍切而事倍善。況我中國國勢將傾。聖主見廢。上無可託庇之人。下無可推諉之責。我不自保。更孰從而代保之。長成國民之生體也。惟我。戕

絕國民之生機也。惟我自非至愚極忍。寧肯袖手旁視。狀絕四萬萬之生命。并以自絕其生命哉。若猶憚責任之重大。而誣之以老大絕嬰兒之哺乳。而視之爲垂死。則是自屏於中國之外。與國家斷絕其關係。而非復我國之國民也。人既非我國民。則固甘爲外國人矣。於外國人又何責焉。於外國人又何責焉。

論議和後之中國

麥孟華

痛夫龔子定菴之言也。曰未雨之烏。賊於飄搖。將萎之花。慘於槁木。痿瘵之疾。痛於癰疽。我中國毛羽摧毀。根株憔悴。數十年於茲矣。至今日而瘵疾已成。勢將不起。讀議和十二款之條約。不能不爲之輟食推枕。痛哭憂憤。而不自勝也。夫十二款之條約。未嘗索我一二之要港。未嘗割我尺寸之土地。凡所要素。非爲正當之賠償。即防將來之禍患。且自我致戎。曲不在彼。我則自侮。於人何尤。是以我國人士。莫不幸和議之速成。冀和平可以回復。謂中國無大損失。喁喁翹首。如慶更生。嗚呼。以十國之協商。半歲之詳議。審慎周詳。算無遺策。豈忽有愛於我。頓抑其狡焉思啓之雄心。以存我二千餘年之古國哉。昔俄皇尼哥拉士之謀併土耳其。以出地中海也。日與英國協商。嘗語英使奢摩路曰。今吾等捧持病夫於掌上。若不善爲協議。一旦病夫突起而脫吾掌握。則後悔必將無及。今泰西病夫。既受彼六國之軛縛。固無能脫彼掌握矣。移其術以處我泰東病夫。亦將用其故技。今日議和之條款。固不必駭中

人之耳目。而即足制其國之死命。玩之於股掌之間者也。

三十

中國自通商以來。外人之與我交涉者。凡三易其政策矣。甲午以前。皆用和緩主義。天咸同而降。吾國力日弱。國威亦已日替。然外人叩關之始。怵於龐然大國之外勢。憚於政事腐敗之內情。惟垂涎其商務。更恐失其歡心。故英將撲鼎查之肆擊。閩廣江蘇。連兵二載。許五口通商。而即可了結矣。索還伊犁之案。俄人橫悍。一使臣理論。而即可轉圜矣。甲申之役。英法合縱以破京師。然和議即成。償款亦寡。且假洋兵以代平內亂。遣將官以代練水師。雖訂利益均沾之約。攫治外法權之利。類皆乘我不知。善言欺給。其或虛言啗喝。一對以強硬之手。段亦旋即降心相從。甲午而後。吾國竊敗之情狀。纖悉盡見。於是和柔之政策。一變而爲強硬。柔緩之手段。一變而爲急激。朝鮮失矣。臺灣割矣。然可曰割地乃成也。無端而俄奪旅順。大連灣矣。無端而德奪膠州矣。無端而法奪廣州矣。然猶曰酬勞報德也。無端而英索威海衛矣。無端而英索九龍矣。無端而意索三門灣矣。然猶曰抵制列強也。無端而英訂揚子江一帶勿讓他人矣。無端而法訂兩廣雲貴勿讓他人矣。無端而日本訂福建勿讓他人矣。其餘鐵路礦產內河小輪釐金收稅一切權利。無不豪奪強取。不必問地主之甘心與否。不必問物主之允許與否。予取予携。干手突集。爭先恐後。日不暇給。蓋深知中國之無復拒力土地。雖大急取強奪。則可以立盡也。北方事起。東西列強。兵力畢集。宜可以遂其突飛進取之

主義而實行瓜分之事矣。然愚昧排外之強悍。僅欲速之不達。以爲殺人以及將有格鬪。不若飲以醜而自斃也。生摘之果。不適於口。不若待其熟而自落也。於是外交之術。又一變。去年以來。沸騰於歐人之報。叫囂於歐人之口者。不曰黃人禍。害。即曰支那侵略。病。夫曰黃人禍。害。則固謂其種英秀。非若印度之甘爲奴隸。今日不制其死命。則他日必貽後患也。夫曰支那侵略。病。則固謂其人強智。非若非洲之使我宰割。割其嚙肉。而使彼驚悟。不若鑿其手足。而使就羈輓也。二說相因。遂生妙策。故辯利之始。歐人首畫三策。一曰分割土地。二曰更易皇統。三曰扶植清廷。日夜講求。既知前二策之難行。遂決計而出此後策。至是而急烈之政。策。又將易以利。緩。蓋經十餘國外交家之熟思沉慮。而昔日英相巴麻斯頓之所謂左手撲之。右手撫之。亡人國而人不自知之妙術也。

故夫今日之相議。雖不割髮。港。不失土地。而其所以限制我主權者。固其侵略之潛勢力者也。夫國家之立。在於土。權。用人行政。一切皆可以自由。外人不得而干預。即外人不得而阻撓。此自主之國之所以異於藩屬也。外人之干我內政也亦多矣。然威劫勢脅。猶得據理以拒謝之也。今官吏之陟黜。術。署之創廢。科舉之停舉。覲見之禮節。無不待他人之命令。受他人之指揮。載之盟章。立爲成約。名雖帝國。實則藩邦。若是則失自主權。若夫設險以守國。修武以置防。此天下有國之所同。而當兵事社會之世。則尤恃以自立而競爭者也。今兵器則

禁輸入矣。砲臺則令毀拆矣。首都則置守兵矣。萬國角立。寧能永保無事。一旦有警。其將何
 以自存。譬之人也。手足以捍其心。腹譬之家也。門藩以蔽其堂。與今截其手足。而復據其心。
 腹。撤其門。藩。而復盤其堂。與如此。而尙得曰完人。尙得稱全家哉。若是則失自衛權。二權者
 固自主國最尊最重之權。雖在彈丸。無不具備。二權失矣。俯仰異勢。操縱由人。雖有土地。雖
 有人。民。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寧必待社之屋。姓之易。土地之分裂。然後命之爲亡國哉。
 然曰保證和平。懲罰兇罪。固事勢所必至。且猶得求促其期限。以紓其禍。求定他約。以濟其
 窮。如禁軍器輸入。則已無防禦之具。可求外然制一國之命。而生死之者。即曰財權。夫今補十國之
 窮。人與定於此期限內。而向中國開戰等約也。兵費出八億萬之償金。中國所入。歲不敷出。無事之時。司農亦且仰屋。羅掘俱盡。可謂窮矣。
 今欲知其財政之難。且先核其國債之數。

借債之年

借債之數

借債之息

償債之期

光緒十三年

一二五〇、〇〇〇磅

五釐半

西歷一千九百零二年

光緒二十年

一、六三〇、〇〇〇磅

七釐

西歷一千九百十四年

光緒廿一年

三、〇〇〇、〇〇〇磅

六釐

西歷一千九百十四年

光緒廿一年

一、〇〇〇、〇〇〇磅

六釐

西歷一千九百十五年

光緒廿一年

一六、〇〇〇、〇〇〇磅

四釐

西歷一千九百三十二年

光緒廿二年	一六、〇〇〇、〇〇〇磅	五釐	西歷一千九百三十三年
光緒廿四年	一六、〇〇〇、〇〇〇磅	四釐半	西歷一千九百四十二年
光緒廿五年	二、六〇〇、〇〇〇磅	五釐	西歷一千九百二十三年
光緒廿五年	二、三〇〇、〇〇〇磅	五釐	西歷一千九百四十五年
借債總數		利息總數	

五千八百七十八萬磅(即五億八千七百八十萬圓) 三千二百萬圓

以中國四百餘州之大。地借五億餘萬之公債。其數非必至。鉅然爲內債則雖數倍而不爲多。爲外債則止此數而已可慮。況中國財政困窮。倉皇支絀。昔之公債。以海關抵借而得之者。二十二年而後。海關已略盡矣。二十四年之債。抵以鹽稅釐金。二十五年之債。抵以蘆漢遼瀋鐵路。今方困絀束手。告貸無人。乃忽增八億萬之償。欸將借之民間乎。而中國國民不信上矣。將借求加洋稅乎。則外人早已拒絕矣。將自加內稅乎。則恐激民亂。外人將出而干阻矣。將借之外人。則無物抵質。而他人且不信用矣。列強知其必無以應也。則進以保證公債之策。而改革財政。不得外人之指畫。外人不負此責任也。則又進以監督財政之策。嗚呼。財政者一國之血脉。財權者一國之主腦。而政治威力之所根荦者也。昔償日本兵費之時。藉俄人之保證。借一千六百萬於巴黎。而俄人北方之勢力。遂驟增其數倍。此固列強日夜垂

涎而熱望。今得乘時機而藉償希望者也。夫埃及借國債於歐洲。財政愈增混紊。英法遂派員監督。始則監其歲入。者繼乃監其歲出。終且踞其大藏工部二省。而埃及國政遂盡入英法之手。埃及人遂無復主權。至十五年前之公債。更由六大國爲之保證。而埃及更以不國。今列強直以埃及之道處。我公論昌言而不少諱者也。我國民徒驚於巨款難籌。蹙額相告。而不知他人之用心。固非徒絞我膏血。且得以此伏我而監其腦。制我命之生死。不數年間。將與埃及土耳其。其同遊亡國之軌。五十年之償期。雖緩固已索我於枯魚之肆矣。而尙何國之可云哉。嗚呼。和局將成。金甌無缺。可以得過且過矣。然痼疾日深。僅存軀殼。殘喘奄奄。生亦何樂。大夫君子。邦人諸友。倘一熟思深念。不知何以待之也。

財權握於異人。政權移於他族。雖有土地。國非吾國矣。然爲一國之主人而存亡之者曰國。民爲國民之精神而生死之者曰民氣。故夫昔之亡人國者。亡以兵力。今之亡人國者。亡以政策。昔之亡人國者。亡其土地。今之亡人國者。亡其主權。以兵力亡人之土地者。強凌弱。衆暴寡。行以無道。暴戾恣睢。凡有強力。宜若無求不得。然其民不屈。則其國仍不可亡。越棲會稽而沼吳。楚雖三戶而亡秦。此其明效大驗也。若夫以政策亡人之主權者。則尤非可豪奪強割而遽得之也。必待其民之心死氣靡。不復自有其權。然後抵瑕伺隙。掇而取之。故必兢兢然嘗其民氣之剛柔堅脆。以定其吐茹進退之方針。歐西諸國所以夷埃及墟。印度扼土

耳。其。屢。用。屢。效。之。政。策。嘗。之。日。本。而。摧。沮。嘗。之。南。非。非。律。賓。而。亦。至。困。難。矣。中。國。今。雖。危。弊。然。二。千。萬。里。之。地。不。能。移。之。他。洲。四。萬。萬。餘。之。民。不。能。盡。加。難。刈。氣。苟。不。餒。則。中。國。者。仍。中。國。人。之。中。國。雖。有。大。力。寧。遽。能。負。之。而。趨。哉。英。人。之。昌。殖。民。主。義。也。曰。其。地。有。一。英。人。即。爲。英。國。之。所。在。其。心。至。銳。其。氣。至。盛。故。五。洲。之。內。英。人。之。播。種。遍。焉。夫。彼。以。素。不。相。習。之。人。略。本。非。素。有。之。地。而。膨。脹。之。力。尙。能。盪。及。全。球。况。我。以。四。萬。萬。餘。土。著。之。國。民。保。二。千。餘。年。世。守。之。故。土。顧。謂。彼。能。進。取。以。獲。所。本。無。我。竟。不。能。保。守。以。全。其。固。有。縱。曰。黃。白。種。本。不。相。及。何。遂。懸。絕。若。是。之。甚。也。然。而。國。日。以。削。權。日。以。奪。者。何。也。曰。中。國。民。氣。之。衰。也。久。矣。二十。餘。朝。之。暴。君。酷。吏。日。以。至。嚴。極。峻。之。法。鈐。轄。其。舉。動。二。千。餘。年。之。腐。儒。謬。種。日。以。束。身。安。靜。之。論。囚。梏。其。思。想。積。威。所。劫。受。毒。日。深。遂。使。四。萬。萬。人。如。轅。駒。如。牢。豕。如。閨。女。如。病。夫。低。首。瞑。目。聽。人。左。右。外。人。見。其。有。瑕。可。抵。乃。萃。力。以。蹂。躪。之。我。中。人。氣。馴。而。不。敢。復。抗。心。死。而。不。知。當。爭。也。則。亦。以。順。爲。正。移。頃。之。所。事。者。以。事。他。人。誰。國。有。我。之。地。則。吾。奉。誰。國。以。爲。之。主。誰。國。爲。吾。之。主。則。吾。爲。誰。國。之。民。今。受。此。大。創。其。氣。愈。下。故。國。都。見。陷。乃。有。具。德。政。牌。萬。民。傘。以。頌。敵。人。者。矣。國。家。尙。在。且。有。以。六。萬。人。而。電。求。改。籍。請。他。人。之。保。護。者。矣。但。了。一。身。之。事。但。求。一。息。之。安。遂。盡。棄。其。人。權。國。體。幸。福。名。譽。凡。國。民。最。所。貴。重。之。物。而。不。復。顧。惜。誰。無。血。性。誰。無。羞。惡。獨。奈。何。賤。辱。無。恥。之。至。於。斯。極。也。日。本。某。人。著。一。論。於。朝。日。報。題。其。著。者。之。名。

曰。羈。韃。生。述。吾。國。之。內。情。如。禹。鼎。之。象。物。欲。使。其。政。府。知。此。以。定。對。我。之。政。策。因。擇。錄。一。二。以。供。我。同。胞。之。鑒。戒。而。猛。省。焉。

支。那。人。者。以。服。從。強。者。爲。主。義。深。知。服。從。之。術。而。復。善。用。服。從。之。手。段。者。也。聯。合。軍。之。入。北。京。居。民。無。所。逃。避。乃。相。率。而。出。西。華。門。外。列。坐。叩。首。備。冷。水。果。餌。以。迎。日。軍。自。稱。附。順。求。與。保。護。日。之。兵。官。以。布。書。日。本。順。民。與。之。爲。據。逾。日。而。居。民。之。戶。遍。懸。日。本。順。民。之。旗。吾。於。此。嘆。支。那。人。最。巧。於。降。伏。誠。如。孟。子。之。所。謂。箠。食。壺。漿。以。迎。王。師。也。然。今。日。迎。王。師。之。人。即。曩。者。迎。義。和。團。之。人。亦。即。他。日。迎。他。軍。隊。之。人。彼。之。去。從。向。肯。惟。視。勢。力。之。大。小。利。害。之。多。寡。寧。復。有。善。惡。義。不。義。之。差。別。哉。夫。支。那。人。日。言。忠。義。廉。恥。彼。亦。猶。盜。賊。之。言。廉。介。娼。妓。之。言。貞。節。耳。彼。日。對。人。言。貞。烈。然。未。常。効。君。辱。臣。死。之。節。也。彼。對。人。言。忠。愛。然。未。嘗。蹈。爲。國。犧。牲。之。義。也。甚。者。乃。營。私。利。而。爲。外。人。間。諜。矣。甚。者。乃。棄。母。國。而。爲。敵。人。順。民。矣。黠。者。乃。至。邀。外。人。之。顧。盼。暴。國。惡。以。獻。媚。服。外。兵。之。賤。役。假。餘。燄。以。凌。人。外。人。鄙。賤。不。齒。乃。反。詡。詡。自。鳴。得。意。此。寡。廉。鮮。恥。無。行。誼。之。尤。者。也。彼。支。那。人。之。畏。怖。強。者。以。爲。不。盡。服。從。之。義。務。則。不。能。保。身。家。之。康。樂。不。藉。強。者。之。威。力。則。不。能。滿。自。利。之。私。心。此。所。以。背。國。事。仇。行。若。狗。彘。而。不。辭。也。然。國。家。之。破。滅。皇。室。之。存。亡。猶。曰。非。彼。切。身。不。復。介。意。矣。若。其。室。家。之。財。產。妻。女。之。貞。節。則。固。所。愛。惜。而。寶。貴。者。也。然。外。人。掠。其。財。產。污。其。婦。女。彼。

猶不敢對暴虐無道之外兵爲抗敵。且歛抑怨恨。卑屈恭順。搖尾而乞憐外人。蓋彼固能忍他人不能忍之慘痛。必不肯爲無用之抵抗。以更重其禍。無論何人。其奉爲主義者。皆一身一家之康平安樂。所謂忠孝節義者。皆康平安樂內之忠孝節義。苟有害其安樂之時。則以服從爲當然之事。其社會無公德。其國家無元氣。雖驟加激刺。烏能望其奮起哉。由此言之。支那人者。缺於愛國性。而富於自利心。無忠義強烈之性情。而多身家康樂之思想。故京都破陷。國家危急。雖戰勝之敵人。猶爲悲憤痛心。而支那人乃怡然安之。熟視無覩。蓋彼等依二千年之歷史。守一不可移動之古訓。以達其身家康樂之思想而已。遑暇關心於國家之盛衰。同胞之榮辱哉。其所謂古訓何也。曰強者可服從。不可抵抗。故義和團之起。四方響應。以爲天下之至強也。則服從之。北京旣破。外兵深入。則又以聯合軍爲天下之至強。則服從之。故用兵以來。絕無抗戰之勇。降伏以外。無復他事。嚮方賤爲夷狄。憤爲仇敵者。轉瞬即甘爲其奴隸。是以北京雖大。一擊即破。蓋與支那人戰。未有不始困難而後便易者也。非猶戰時而已。他時亦莫不然。故今日入北京之地。見有嬉愉於敵人之保護。以相慰樂之市民。見有幸乘敵兵之肆掠。以獲餘利之商民。見有於西太后皇上安危未測之時。求敵人之保護。以免奪掠之公卿。見有於國家危亡旦夕殆迫之時。求外人之挽留推薦。以保高位之疆臣。而所謂係心君國。慷慨奮起者。無一人焉。故對之之

策。保其身家之安。全。則其人民必謳歌來歸。與以自身之利益。則其政府必肯爲我利用。仍其習慣之舊俗。則政事惟我左右。而其上下必無一人之關心。因其屈服而與以縛制。是猶投餌於方飢之魚。加輓於就檻之獸也。

要其大旨。其視我中人也。非曰個人主義。則曰奴隸性質。其詆我也。雖可謂至酷。而內觀自省。固無一言不洞中病源也。故某西人之言曰。對支那人之政策。必先以凶橫之兵力。盡力摧夷。使其人無不懼伏。然後施以小惠。假以私恩。則彼必畏威懷德。帖耳搖尾。而就我之羈勒。蓋有兵力則懼。有損於箇人。有小惠則樂。得爲其奴隸。外人視我如見肺肝。今兵力之摧夷。亦不爲不力矣。我國民力既不支。固已從風而靡。他日回復和平。握我政柄。爲我略除數弊。略興數利。則今日之畏爲強敵者。他日即戴爲賢主。今日之憤爲仇讐者。他日即戀爲父母。觀於北人之依日。兵則我四萬萬人。固已在外人股掌之間矣。且不觀威海衛之事乎。招吾土人。練以爲兵。夫各國之募兵也。必不使外人隸其兵籍。蓋以他國之人。各愛其國。匪特不能爲我盡力。且將爲我之害。惟英人之在印度。法人之在越南。則訓土兵以禦土人。蓋深信印越之人。不復自知其國。必不足爲我之害也。今他人以待印越者待我。固視我四萬萬人。直無一人。必無一有氣者之足以抵角矣。而我人果利其金錢。乃至賣緣以求入其兵籍。充個人奴隸之義。乃至不惜自翦其種。自戕其國以自利。嗚呼。國所與立者民也。民既盡力。

於他國矣。和議雖成。土地雖在。吾不知爲之主者何種。有其地者何人也。且夫我民之忍恥忘痛而出此。寧必有仇已國。而樂助外人哉。固謂得此安樂。苟以自保。故西人之議我也。謂支那人爲最愛和平之人民。嗚呼。和平者人孰不愛。然政治家之言曰。國家以保其人民之和平爲目的。然有時事不得已。則雖冒犯危險。不能不破壞其和平。以保國體而爭主權。雖因此而其人盡死。其國遂失。不能不謂爲能盡國家之義務。若徒保和平。而他人之顧。則其國必至爲藩屬。其民必至爲奴隸。今日之和平。非復甲申乙未之時矣。昔日之和平。雖曰忍隱苟活。然粉飾敷衍。尙可少蘇殘喘。少息驚魂。今則行成之終。實爲憂患之始。敦槃未撤。羈軛已加。噫。闇漫漫之長夜。今日方將就。異日賤辱困縛之苦。必有倍於今日之硝烟彈雨。血肉狼藉之時者。我國民不計和平。果爲誰人之和平。而但曰和平。和平。則將其心愈安。其氣愈下。不計釜之將沸。而姑喁喁以爲安。不計牢之將迫。而姑戢戢以爲便。嗚呼。醫者雖不鳩我。然安見無氣之人之能復甦而奮起也。

然歐人之議論也。則又曰。中國方昏昏酣睡。外人忽驟加猛擊。適與以驚醒之資。中人非印度土耳其之比。他日必將爲白人之禍害。夫詆我者其言如彼。畏我者其言又如此。蓋今日之中國。病方昏瞶。而忽投以猛劇烈藥。其爲奄然而殫厥。其爲霍然而蘇甦。雖有盧扁。固未易決定其問題者也。嗚呼。以埃及土耳其爲比例。則病之不起者十之八九。以美與日本爲

比。例。則。病。之。必。愈。者。亦。十。之。八。九。生。死。之。間。懸。於。呼。吸。雖。有。至。愛。莫。從。援。手。惟。病。者。之。奮。發。精。神。蓄。養。元。氣。不。暝。暝。以。自。就。淪。胥。耳。然。而。樂。生。而。惡。死。者。人。情。乎。我。國。民。其。一。泮。此。奴。隸。之。重。病。藉。此。暝。眩。之。藥。而。厥。疾。以。瘳。乎。

論中國今日當以競爭求和平

麥孟華

支那人者天下最愛和平之人民。斯言也。東西人士議我之恒言而我國民亦以其言爲不謬者也。麥孟華曰。和平者脆人之骨。柔人之氣。沮抑人民之思想。阻礙世界之進步。亡人家國。弱人種。族。爲天下最不祥之物。我國民惟此是愛。宜我國今日之義且危也。外人之詆我也。曰。無愛國心。曰。奴隸性質。曰。服從強者。曰。止自私自利。一若號爲中國人。即不能發憤而任事者。一若四萬萬人。必無一人足以奮起而與之競爭者。夫我國民人種之秀。開化之早。豈不知奴隸牛馬之慘。豈不識民權自由之樂。亦豈無振奮自立之力。而必下心低首。甘受人之軛縛凌辱。以爲快哉。然以二千餘年之貴種華胄。乃卒至下心低首。若甘受人之束縛凌辱者。推其病源之所在。則千弊百害。無不植根於愛和平之一心。夫中國開國以來。家族之制。最爲完備。故室家之安。甲於地球諸國。而愛戀之情。亦甲於地球諸國。愛戀既重。則必不肯輕舉妄動。以害其家室之和平。且習於閉關之世。濡沫於一統之下。無他物之激動。足以摩擦其熱力。無他人之比較。足以激其好勝之心。智識既不擴張。思想自無發達。衣食男女

而外。無他希望。守老死不相往來之宗旨。無尙武任俠之習慣。惴惴焉惟以失其衣食爲懼。以不見兵革爲幸。習之既久。其筋已弛。其氣已柔矣。豎儒謬種。恐其柔弛之未甚也。本其自了之秘傳。倡其妾婦之私論。導人退讓。則曰犯而不校。教人隱忍。則曰唾面自乾。務率天下而盡爲妾婦。務率天下而盡至無恥。其有氣稍盛志稍壯。寧爲玉碎而不肯瓦全者。則羣起而唾之。不詆爲喪心病狂。即噴爲少年好事。天下之人。習聞其說而不察也。則遂奉以爲寶訓。明見其事之憤激不平。而恐抗拒之有損和平也。則曰勿與人事。明見其事之有傷國體。而懼爭抵之有損和平也。則曰得過且過。日言安靜。日戒激烈。但使身家能保一日之安。雖盡棄其權利名譽而所不計。心性留遺。其種遠傳於孫子。則其毒愈深。其習愈固。其心愈懦。其氣愈偷。由和平而安靜。由安靜而馴伏。馴伏矣。則奴隸牛馬之任。不招其自。至人爭我讓。人進我退。人出令而我受命。人刀俎而我魚肉。乃化其人而成爲不痛不癢之世。乃胥其國而盡爲偷息苟活之人。至是而和平必不可保。而大愚不悟。猶不息其希望之癡心。故夫英法之役。國都見陷。禍已酷矣。而和議既就。則謂和平可保也。日本之役。土地被割。禍尤慘矣。而和議既成。則又曰和平可保也。今則國權盡失。利源盡奪。命在朝夕。無復和平之可言矣。而聞外人之日言回復和平也。則亦從而冀幸之曰。和平。嗚呼。振旅凱旋。罷兵不用。列強則誠保和平。若我則防守被撤。要隘見握。外兵留戍。禍患方始。自茲以往。無復寧歲。烏在

其爲和平也。四百餘州之地。盡爲他人之勢力範圍。四萬萬餘之人。胥爲異族之輿僮。卑隸。永在羈輓縛困之中。寧有安枕高臥之日。況乎彼割一地。此援成例。朝下一令。夕可瓜分。又烏在其爲和平也。傳曰。晏安酖毒。以和平爲和平。且是亡人國家。弱人種族。况以非和平爲和平。其酖毒安有不立斃者哉。

然而舉國鼎沸。萬衆譁湧。儼然不可終日。必非人情所甚欲也。人情莫不貪生畏死。患危而樂安。歐洲之人。朝娛夕嬉。濡浴太平。其樂和平之心。固無異於我而殆有甚焉。然歐美愛和平而國強種昌。中國愛和平而國危種弱。若是者何也。曰。以和平求和平者。其和平爲殺人。之具。以不和平致和平者。其和平爲進化之期。故箇人對於社會之義務。必當捨箇人之幸福。以保社會之安全。國家當必不得已之時。亦必捨一時之安全。以保永久之幸福。故伊威陵之言。競爭權利也。曰。世人莫不曰。權利權利。然權利之起原。在於抗爭。實猶財富之起原。在於勤勞。權利者。必當奮腕力以防守。而斷不能默容他人之侵奪。一人然。一國亦固不然。故夫兩國並立。一里不毛之地。突爲他國所踞奪。被害者。其隱忍而默許乎。抑將決裂而搏戰乎。夫搏戰者。破壞和平之局。枯萬人之骨。糜億兆之財。甚者。乃致其國之危殆。較之一里礮礮之地。其輕重誠不可同日語矣。然遭無理之屈辱。猶默然而容忍。則今日可奪我一里之地者。浸可奪我百里之地。浸可奪我千里之地。其侵害無已時。其和平亦終不可保。馴而

全土可入於他人之手。而國隨以亡。故決裂而搏戰。非爲一里而戰也。爲國民自體而戰。爲爭其榮譽而戰。爲保其獨立而戰。實則謀其和平而戰。是以權利之目的在和平。而所以達其目的之方法。則反在戰鬪。蓋和平之誕生。必不能免分娩之痛苦。彼歐美人之朝娛夕嬉。濡浴太平者。固無不自破壞和平。冒死喋血而爭獲之者也。而獨不見十九世紀之歐洲乎。十九世紀之初。拿破崙之霸業。旣熾。維也納之會議。旣成。神聖同盟之國。無不壹志協力。擁護君主正統之權力。保持獨裁專制之政體。歐洲風靡萬衆。屏息其外觀。似安保和平。而內治已日見沉滯。法國者革命產出之地。以輕躁剽悍聞於天下。而所謂最不爱和平之國民者也。一千八百三十年之間。猝然突起。倒查路十世之政府。而開議院政體之先端。風聲所簸。歐洲大擾。比利時則憤起獨立。脫荷蘭之羈絆。而創立議院政體之王國矣。瑞士則變亂大起。覆保守黨之政權。而開民主政體之基矣。意大利則紛爭不絕。人民日與政府激爭。以亢張其人權矣。歐西諸國。政治日進。然十年之間。政界旋即於沈靜。一千八百四十八年。法人復奮起改革。風潮震湧。歐洲之中東諸部。亦遂變亂迭興。荷蘭則自立憲政體。而成議院政體矣。丹麥則由專制政體。而進立憲政體矣。英國則由貴族議院政體。漸移而爲民主議院政體矣。普魯士則制定憲法。張國民選舉之權矣。巴爾幹半島諸國。亦皆脫土耳其之羈。輒獨立而大行改革矣。他洲之國。若美若日。或以八年血戰而倡獨立。或以攘夷覆幕而興。

維新。當諸國之變亂驟生。干戈擾攘。內抗強暴之擊。壓外敵強鄰之侵害。野無寧室。民無安居。彼其時之國民。寧無愛戀和平。痛擾亂之損我身家者哉。又寧不知和平之可愛。而必紛擾以破壞之哉。然猶必出生入死。去甘就苦者。固深信戀愛和平之足以亡人國家。弱人種。故不辭分娩之痛苦。以求和平之誕生也。我國民引領西望。日嘆羨歐人之權利。日想慕西國之和平。烏知今日之歐洲。固自最不愛和平之國民之競爭而創造之者也。然則中國人而果愛和平。則亦競爭而已矣。競爭有二。一曰對內之競爭。戊戌維新。皇上復我國民之人權矣。賊臣不道。悍然奪之於吾民之掌中。夫人權者。寧可奪取之物。然吾民顧惜目前之安樂。苟保一日之無事。乃遂任他人之取携。乃遂至今日之困辱。過此以往。其禍患未知所終。嗚呼。競爭者。國民生存之至要。既無競爭之力。即絕生存之機。生機絕矣。而猶颯颯顧慮曰。和平。是猶人被震擊。脉斷氣絕。但皮髮無傷。面貌未腐。而遂持以自慰曰。其人未死。天下自欺之事。未有若是之愚者也。一曰對外競爭。印度之爲英所滅。其生聚教育。未必不愈於印度之昔日也。其民之安居樂業。亦未必不過於印度之曩時也。而天下之人。必從而鄙之曰。藩屬之地。必從而賤之曰。奴隸之民者。豈不以其國不能獨立。其不能自主。必不足齒於天下之公國公民哉。今列強之待我。久已等之印度矣。然以印度待我者。其權在彼。甘爲印度。與不甘爲印度者。其權在我。夫印度人寧獨樂爲藩屬奴隸。但以愛

惜和平之故。遂爲天下不齒之人。故我國民而但愛和平也。則不患無爲印度人之一。日若恥印度人而不肯爲也。則今日之和平。乃砒鴆。乃鞭勒。乃大火盜賊。乃殺人白刃。火燃眉而不撲。又加頸而不格。乃曰恐敗和平。其人尙能得一日之生存乎哉。昔希臘有正義之神。一手持衡。一手持劍。衡者示權。權利之輕重。劍者示實行其權利。二者相待。不能偏廢。中國之利害。不待權衡而已決矣。今日之用。惟劍是賴。若置劍不用。而惟俟和平之至。吾恐他人與我之和平。未必我國民所願望之和平也。

曰。籠中之鳥。檻內之獸。寧必以此爲樂。勢之所逼。姑視爲安。中國之勢。何以異此。今日雖有競爭之心。恐未易敵其堅逼之力也。曰。維也納會議而後。歐人皆屏息於壓力之下者也。外則神聖同盟之君主。戮力以保其專制。內則貴族僧侶之舊人。聯合以據其政權。內外同盟。其勢力可謂莫大矣。然草澤崛起。奮臂而抗其內外同盟。莫大勢力者。則惟都會之商人。新聞之記者。城邑之學生。與夫務脫外國之絆勒。以求獨立之國民黨。其人至寡。其數至微。且人皆微賤。絕無政治。張空拳而奮呼。以觚角雷霆萬鈞之力。彼寧能自必其成功哉。然知苟安之必難自立。乃冒險突進。不惜擲和平以爲權利之犧牲。屈而求伸。仆而屢起。卒能使歐洲全土。靡然革專制之政。藩屬小國。奮然除強敵之羈。夫競爭之力。猶機輪也。置而不動。則百年如故。久且銹蝕。將盡失其轉動之力。若捩其機軸。則旋轉震動。雖烏獲不能掣其行。四

萬萬人之機輪亦大矣。苟不以和平鏽蝕之。其奮動豈外物之能阻。法人之改革也。奮起數四。二十年間。曾無寧歲。然而政體卒改。國勢卒興。我中人之安靜。其和平豈不過法人哉。然而苟活偷安。止延殘喘。嗚呼。法人者國民之有永動力者也。中人者國民之有永靜力者也。動則熱。熱則發達。靜則冷。冷則腐敗。熱而發達。生道也。冷而腐敗。死道也。求和平而乃得死。道。我國民其亦悚然自警。師法人之生氣。以振其動機乎。若夫明知和平之有害。而姑安是以求息。則是張目以飲。酖聯袂以赴。阱厝火積薪而臥以爲安也。嗚呼。是則非所敢知矣。

對俄策

馮邦幹

今回滿洲問題。實全國生死問題也。滿洲問題之決定。即全國之運命之結果。其事之利害。直逼吾人之膚骨。其責任於吾人之上。不能有一毫之旁貸。且此事之成否。即判於旦夕。其迫切豈啻於燃眉哉。今吾國之人。無知者則視此事於膜外。如秦越之不相聞。此醉生夢死之徒。吾不具論。而所稱爲愛國之士。識時之彥。唯知徬徨奔走。相對慷慨。會長息痛哭之外。無所謂救國之策。此孱弱書生之見也。以淚止火。於事何補。更有所謂疆吏重臣。坐擁乘圻。力足以抵一大強國。何爲而不可。而猶相坐觀望。怖縮一隅。斂手以爲無策。嗚呼。孺子悞國。可不痛歎。

又有所謂超於前論之一等者。其志士之救時之策。以聚衆演說爲下手。以打電於西安政。

府或打電於外國。求反對俄國條約爲目的。其聚衆演說。使衆咸知利害。並講求救國之法。以此爲下手。本至美也。但其所謂救國者無他。祇以電爭一事而已。其目的如此。其開會演說之故。亦不過因捐集電費。如是則以爲目的已達。至政府之聽不聽。事之成否。皆任之於天。自以爲國民之責任已盡矣。又試叩之彊臣。亦以舍打電無上策。以冀於萬一。遂爲盡職。此即彼輩所謂對俄之一定方針也。天下之事。以電即可以求太平。則世界列國不必多講求別事。祇專力於建設電報局足矣。天下事有若是之易耶。可乎。不可。故吾人不可不亟求着實之手段。

一宜破除一切倚望之心

彼輩打電之策。全由其倚望之心所生。其意在望外國之助及西安政府之聽。夫外國豈可恃耶。外國何親於我。何怨於俄。因我之故而與俄爲仇。因得一頹弱不振之老朽國之歡心。而增強大國之怨念。世界必無此外交。其謂列國肯爲耶。列強今日之稍有反對俄國之條約者。非欲以死力抵俄。使不敢侵滿洲半步。如英德之舉。動顯然可見矣。余更有論列國對滿洲之態度容後刊出故茲不詳。然其所以略爲反對之意。查以其條約之有不利於己。苟俄人不盡絕列國之利。則滿洲無論歸何人之手。列國必不問也。是故今回列國之抗議者。非爲我國。實自爲己國之利益。非爲滿洲爭主人。實爲己國衡權利之多寡。若俄人於滿洲不大傷列國之權利。列國即默

聽俄人取滿洲。而各自割據神州一隅。以均權勢。是列國對俄之終始一貫之政策也。此列國之不可專倚者也。

西安政府全然腐敗無力。祇知仰望外國之鼻息。甚於婢妾。爲畏俄而不敢拒絕條約。爲畏列國而敢居然調印。無一毫之自主力。列國與俄議定利益之後。即政府與從之日也。故政府又更不可恃者也。

二 人民與疆臣之地位

外國既利害異而不能專倚。政府則惟任數愚弱老耄之大臣。而不能濟事。故今日全國存亡之機。一髮之生命。繫盡於人民與疆臣之手。其處理之得宜也。則禹域猶可以不致分裂。四萬萬生民不致塗炭。其處理之不得宜也。東亞之風雲從此釀起。全國之生命從此終絕。此重大責任。舍人民與疆臣其誰與歸。吾更與言人民與疆臣之責任。

人民爲國家之主人。有關於國家之事。自當以人民之輿論爲定。歸。若夫所謂普天之下莫非土。土此乃古代之齷言。斷不能容之。十九世紀以後。今日列國之相爭。競實全國民與全國民之競爭。非數人與數人競爭也。衆勝寡。敗。世界上之常例也。以數人與全國民相爭。而望其勝。是猶以一當萬而幸其克也。能乎不能。故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政策。可行之於古代閉關之時。斷不能行之於今日列國對峙之世界。吾國之所以致於衰弱頹敗者。職

是故也。今日國家之危殆。正迫。興衰存亡。立分在。即。其甘苦利害。皆吾人民所身受。必不能倚望諸外人。亦斷不能委諸二三老耄之手。故今日救亡之策。唯有合全國之主人。排理國家之紛亂。若有頑固之奴。力欺主人。不使主持其事。則衆主人當合力以斥逐之。今痛已切。膚。吾輩人民之責任。當實行之在。即。其勿逡巡姑待。以貽日後噬臍之悔。吾國民乎。吾國民乎。盍興乎來。

今日吾國人民之智慧尙稚。其力尙弱。故一旦有急變。必賴疆臣之助力。疆臣坐擁兼圻。持大國之資。獨以其力。亦足以與強國並爭。若各疆臣一心一德。和衷以將事。其勢足抵同盟各國。今諸疆臣擁厚勢有爲之資。不起而實行匡國。而猶相坐觀望。其將誰俟耶。如劉坤一、張之洞、陶模等。彼非不知滿洲之失。即全國分裂隨之。彼亦非不知抗議相爭。但首尾患失之心。勝身家之利害。過明以有可爲之實。而効小人哀懇之爲。祇知電致外國以乞憐助。與求西安政府暫延晷。苟且因循觀望。効婢妾倚望他人之志。豈不羞哉。故爲今日之疆臣者。祇宜協力一致。見有侵損於國者。共起而爭之。以理爭之。不得則出死力與相抵抗。此非疆臣應有之分歟。

(甲) 人民與疆吏聯合

人民與疆吏之責。既如是之重。則不可不聯合一致。以互相提攜。成爲同仇敵愾。蓋人民得

也。疆臣之助。其勢益張。疆臣得人民之與。其力益厚。進則可相左右。退則可爲後盾。策之美者。

(乙) 人民單獨運動

甲策本最美者也。然而或有不能行者。何則。蓋現時之疆臣。盡是暮氣既深。所行不過苟且之政策。且懼外之病太深。自主之力絕少。如義和團之一亂。諸疆臣已現出其無能爲之真相。今回密約之事。雖聞劉、張、陶諸督以電請抗。然試問其電之不濟於事。其將奈何。想諸督必無以答。夫諸督之電。不過因有列國之反對。故藉勢以稍緩俄約。而幸外援。與楚子之請侯熊蹯同出一策耳。苟列國肯默許俄人之所爲。而諸督反對之聲。未必不同日而絕。夫如是。若人民與之互爲聲勢。則反爲所累。或卒使人民之氣。從此銷沉。從來人民與官合事。常爲所累。幾成慣例也。故人民尙具有獨立之性。與堅忍之力。見有不可相聯之勢。寧自單獨運動。以得保其始終。而事尙不致全歸敗失也。

三宜全拒絕俄約

聞政府今尙拒畫押。蓋以有列國反對而不敢即畫押者。然列國之所以反對者。以條約上所言之利益盡歸於俄。而列國絕不得染指。故所以抗之者。欲其條約上之利益使列國均沾也。顧列國反對俄國條約之宗旨。不必在全拒絕其約。不過使其略爲改換。俾與己國稍

有利者。則其目的已達。而反對之聲遂止。夫列國非不欲盡拒絕其約。但勢有不能者。何則。兩國之私約。本非異國可能干涉。然其中稍可以藉口干涉者。謂其條件中有傷於己國利益。若彼稍爲刪改。則列國之藉口遂失。若過求則必反受俄國之直斥。且於己國可過而不過。好生事而故挑釁於大國。自招傷民勞財之慘禍。天下必無是蠢國。況列國專注意於持盈保泰。休養生息。以與世界爭於平和之中。非有不得已必不肯以干戈相見。而謂彼肯妄出此耶。此列國之可以令俄稍改其條件。而必不能盡拒其約者也。然則我國之稍改其約。於吾國有利乎無利乎。欲推定之。試即今回已修改之條件研究之。便明矣。

第四條 若中國鐵道未開通之間。即指滿洲鐵道不能駐兵于滿洲。他日若駐兵時。其兵數多寡。須與俄國協定。且禁止輸入兵器于滿洲。

其此條改爲中國雖得置兵于滿洲。兵數之多寡。須與俄國協議。若俄國協定多寡之數。中國必不得反對。至輸入兵器于滿洲之事。仍舊不許。

其未修改條件之意。謂俄國未於滿洲開通鐵道時。中國不得駐兵於其地。至他日俄國已開通此鐵道之後。然後中國得在此駐兵。其得駐兵多少。須聽俄國指揮。而兵器則不准輸入滿洲。其已改之條約之意云。俄國雖未于滿洲開通鐵道之時。亦准中國駐兵于此地。但

其兵數之多寡。則聽俄國之命令。若俄國命定多寡。中國不得不遵。中國得許於滿洲所駐之兵有名無實可知而

兵器輸入于滿洲。仍然不許。此二條之意。以淺近之事譬之。上條則如二人相約。我於某地未置鐵閘。不准汝使人至其地。俟既置之後。方許。但汝之人數之多寡。須聽吾之命。後改之曰。雖未置鐵閘。亦准汝使人至其地。但人數則聽吾許。准其名雖改。其實未異也。是即莊子所謂狙公賦狙之策也。昔狙公賦狙。謂其狙曰。吾朝賦汝三。而暮賦汝四。若何。狙怒。改語曰。吾朝賦汝四。而暮賦汝三。若何。狙於是大悅。今此約正似于是。

第八條 滿洲蒙古新疆伊犁等處之鐵道鑛山及其他各種利益。未經俄國之許可。不能讓與外人。並清國亦不得自為之。牛莊以外之地。無論何處。皆不許租借與外國人。此條改為欲在滿洲地方開鑛山或修鐵道及經營其他各種利益。中國非與俄國協商議准。則不許將此等利益擅許他國人為之。

此條原約之意。謂滿洲蒙古新疆伊犁等處即全中國北境之鑛山鐵道及其他所有各種利益。不得俄國之允許。不能讓與他國或他國人。俄國及俄人在於論外又非得俄國之允許。中國不得自修鐵道。又中國之北境。除牛莊以外。其土地不得租與他國人。俄人不在此例其改修之日。祇滿洲一地之鐵道鑛山及各利益。准中國與俄國商議。得俄國之准可。然後可以許他國人為之。至若

中國全北境之地。除滿洲之外。中國絕不能與俄人商議。並求乞俄人之准許。一切行爲舉動。皆聽俄人之意。其地永與中國無涉。此其改修條約所含之意也。

此經改修與未經改修之二條。質而言之。皆是以中國全北境盡歸俄國權下。蒐入俄國版圖之內。絕與中國無涉也。至若其改修之條云。滿洲地內之鐵道鑛山及各利益等。許中國得與俄人商議。使許別國人經營之。不知者猶以爲中國於滿洲尙少有主權。實不然也。蓋俄國之修改條約者。以列國抗抵之故。列國之所以抗抵者。爲己國爭滿洲之利益也。俄國欲緩列國之抗抵。故美其名曰。於滿洲之利益。許中國有代外人乞情於俄之權。此俄人紹列國以不絕其利益之策。於中國又奚補焉。此外數條。或有刪者。然其刪之無關輕重。或有加減者。其加減毫不失原意。如下所列者是也。

第六條 滿洲蒙古之陸海軍。不可聘外國人爲之訓練。此言外國人者指除俄國以外之他國人也。

第七條 中國宜將在旅順口之北金州之自主權。可拋棄之。換言則中國宜將旅順口之北金州之自主權讓與俄國。

此二條皆刪去。

第六條之刪去。孰不知於中國之利害無關。至第七條之刪去。吾人驟閱之。未免不稍有喜色。然細思之。方知此條之有。與無實相等矣。何則。按西曆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五月九日。追

加租借旅順大連之條約。其第四款有云。「俄國政府將金州城之行政及警察。仍令中國爲之。至若屯駐其地之兵隊。則宜將中國之兵撤退。以俄國之兵代之。」彼時金州名雖屬中國。而實則俄也。此第七條之意。令往日城內行政及警察之事。概改歸俄人之手。則名實俱無。令即刪去之。使仍舊亦實之不存。名將何益。且依今回之條約。則全滿洲及蒙古新疆伊犁一帶。盡爲俄有。況金州爲滿洲內之一小部乎。故曰雖刪去此條。於中國無裨補也。

第十條 若滿洲鐵道公司有何損害。則中國政府須與該公司議定。指議定賠款多少

此條追加此乃駐紮北京各國公使之協議。而爲各國所採用之方法云云等字。加入此條中。

此條加入之意。與原文相同。

第十二條 中國許俄國由滿洲設一支線。延長至北京。

此條改爲中國許俄國由滿洲鐵道之支路。修一鐵道。達至滿洲與直隸疆界之長城。而止亦可。

按西曆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八月廿七日。中國與華俄銀行。結有東三省鐵道條約。即世上所稱爲喀希呢密約者是也。查喀希呢條約之第一條曰。「俄國西伯利亞鐵道將落成。中國許俄國之鐵道。由海參威至瑯春。由瑯春至吉林省之首府。又由西伯利亞之某都府至

黑龍江省愛琿、齊齊哈爾、伯都訥、吉林府。得延長其線路。又該條約第一條「吉林省並黑龍江省所建造之俄國鐵道。總由俄國擔負。其建造方法及規則等。宜準據俄國法式。與中國政府毫無關涉云云。」彼時全滿洲之鐵道權。已盡委於俄人之手。今回此約。欲由彼在滿洲敷設之鐵道。達一線路於北京。以爲南下之基礎。設使改爲達至長城。與北京相距亦不過數十華里。即所謂百步與五十步之差耳。

由是觀之。俄之修改條約。純是用朝三暮四與朝四暮三之法。名雖改而實不易。吾人之喜怒。遂爲之所使。不亦愚乎。右所改諸約。雖未協定。將來或再有多少修改。然而欲知遠者。取譬於近。欲知來者。考之既往。如將來更修之條約。不可以今回之既修改者推而知耶。且吾人觀於一事。更足以確知將來改修條約之不足望。

俄國自十七世紀末年。彼得大帝即位以後。於是遂將淹沒於世界之俄羅斯。一躍而爲地球上之雄國。瑞典王查理斯第十二時。在波羅的海一大省之地。被其所奪。其後屢戰皆獲成功。其土地達至波羅的海。於是遂生其席捲天下之野心。其後更西南滅波蘭。國界直令與普奧毗連。南至黑海。又南蠶食土耳其。以拓其版圖。至于高加索。彼時雖常東進掠西伯利亞。然數千里皆是沙漠。大陸。天氣苦寒。艱於開闢。故其初圖西之心甚熱。而圖東之心尙淡。蓋彼已得歐洲之半。北有芬蘭灣底之古浪士達及彼得堡二港。南有黑海岸之柯地沙。

沙巴斯拖頗路巴士巖三軍港。以爲足以握海上之權。而縱橫於波羅的海及地中海。面雄鞭歐洲列國。在於指顧之間矣。不料北出波羅的海。則有德國強大軍艦。連於威林運河之南。又入北海。則有堅牢無雙之英國海峽艦隊。至若南出地中海。則有打打尼路海峽。握其咽喉。俄遂不能得西進一步。於是窺覷伺隙。見土耳其之內政不修。有機可乘。當俄皇尼加拉第一世時。於西曆千八百五十三年。藉口保護希臘教徒。橫挑土耳其。欲奪其首都君士坦丁。爲出地中海西侵之根据地。英法等國合縱拒之。遂釀成古里美亞之戰。是役也。若英法敗。則地中海及大西洋沿岸各國。莫不被俄人之蹂躪。幸而俄鋒大挫。將其數世經營之功。盡墜於地。使其永不敢干涉土廷。並睥睨歐洲諸國。俄人西進之途。遂從此裹足矣。於是俄人遂改弦易轍。整戈以圖中亞東亞。中亞則由巴密爾亞富汗之北境。席卷英領印度而出。大洋然印度爲英國性命之要地。故防之嚴而拒之峻。此非容易之企圖也。而東方則更有難者。威海之軍港儼然。西伯利亞之鐵路蜿蜒數千里。直貫歐亞二洲。其東端縱有駐車之地。而每年有五箇月爲厚冰所閉。一天然之鎖港也。浸假用碎冰船以奏其功。雖周年鐵道連貫。船舶可自由出入。而有事之日。日本堅守對馬津輕二海峽。而俄人終不能揚首一日。至若北方。則是長年冰結之北洋海。與列國角逐競爭之場。天涯遼濶。風馬牛絕不相及。故俄實四面壅塞之國也。若俄苟欲免日本之拊背扼吭於二十世紀世界大舞臺之上。雄

飛東亞則不可不求一根根据地於對馬之南。故俄人之經營遼東半島者。實有年也。藉甲午之次年。俄人以不傷一兵。不折一矢得之。其數十年之功。已可半副。於是遂謀吞朝鮮及滿洲。苟得之則可長馳席捲而下。天下莫能禦之矣。然朝鮮雖弱。日本已盡占其勢力。俄人未易逞其志。惟支那老大帝國。其積弱甚於五十年前之土耳其。義和團之肇亂。大於土耳其之教禍。俄之蓄意數十年者。不過欲有今日之機也。彼豈容易放過耶。且俄人之謀滿洲也。舍經營西伯利亞鐵道及掠奪遼東半島而外。更有重要之數事。吾人所得知者。如俄人乘洪秀全之亂。直侵略黑龍江。在東部西伯利亞置沿海州。黑龍江下流之地歸入其版圖。西曆一千八百五十八年。咸豐八年遂爲愛琿之約。以黑龍江爲兩國之疆界。由烏蘇里江至海之地。亦爲兩國共有。此年俄人遂置黑龍江省。又越二年。英法同盟軍破北京。俄人遂乘機周旋其間。以爲索償之地步。於是更爲北京條約。是約也。以烏蘇里江、興海湖、白稜河、瑚布圖河、琿春河、圖們江以東之地悉爲俄有。又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光緒二十二年有希加尼之密約。是約也。乃俄國駐北京公使喀希尼伯以賄賂而得者也。並以重利賄李鴻章。遂於賀俄皇加冕時。締結於聖彼得堡。其約將愛琿至吉林及吉林至浦鹽斯德之鐵道敷設權。悉與俄國。至此滿洲已落俄人之手。今日者。俄人實視爲結果之日。而謂彼肯將數十年之慘淡經營。外交家之絞盡腦髓。政府之糜盡財帛。於數語反對之間。即將條約盡改。棄滿洲而不取。能

乎不能。且滿洲全境與君士坦丁相比。其利孰大。其得之孰易。豈於彼則以生死爭之而不捨。於此則以言談之間而棄之如遺。有是理哉。況俄國捨圖滿洲以席捲南下之策。則別無良謀。假失今日之機而不取。使中國一旦自強。堅拒俄人於北。以賓客之形勝。俄雖強衆亦無所用之。十餘年糜盡人工資本之西伯利亞鐵道。成爲廢物。屢代之雄圖從此中止。彼俄人爲乎不爲。故曰。改約之不足望。可決知也。

夫改約之不足望。既如此。然則吾人之對俄。唯有斬釘截鐵。一刀兩斷。將締結之事盡排斥之。使不畏強禦之外交家。當其衝。而四億萬人之決心。繼其後。公布謝絕之意。並電絕俄政府。磊磊落落。不爲鬼蜮魑魅之態。以斷絕其覬覦之心。恫喝之手段。此今日唯一之外交方針也。若不出此。寧慷慨畫押。不必左瞻右顧。爾後某求鐵道。鑛山。某索港埠土地。甲乙丙丁相繼而來。亦使之得分潤而去。此亦足爲世界上一大豪俠之外交家。歷史上未曾有之慷慨國。又何必逡巡趨。起搖尾乞憐。以求餘生於虎口。有如今日進退不決之外交者。或曰。子之言美則美矣。雖爲行也。子知外交乎。外交之術。雖時柔時剛。然非有萬難不得已。則仍以和爲貴。蓋觀之近世世界上之外交。互皆以保持平和爲主。雖強大之國。畏爲戎首。况中國積弱不振之甚。尙加以大亂未定。方藉崩敗之後。自保尙艱。而以強硬對俄。是自挑釁於大國也。且子不知之乎。俄今回之約。雖則強脅吾國。畫押。然非無辭以藉口也。義和團

之亂。列國合致力於南。俄獨致力於北。彼時南方之責。唯列國是任。而滿洲一帶之安全。唯俄一國是肩。彼爲是約。可以直假維持永久平和之名。而爲強要之地步。故列國不容易干涉。而吾國未可輕拒之也。猶豫之外交。固不可。而雍容弭禍。未嘗不美。而子專持急激之手段。特採決裂之態度。如其不善也。不唯不足以濟事。反足以肇亂。無乃不可乎。夫改約之不足望。雖既得聞命。然而以時勢而論。則事或有轉移。今六國同聲抗拒。縱令雖如子所云。彼等不肯因我之故而與俄爲仇。唯是彼等於滿洲。豈無直接與間接之關係。關係重則其附與自厚。彼等雖於我無親於俄無怨。然各爲己國利害所迫。則勢不能不助我拒俄。徵之五十年前土耳其之已事。可知矣。今我處此艱難之地位。不取自避。直接衝突之策。而好自冒難爲戎首。不亦愚乎。若子所言。乃少年書生之語耳。余應之曰。子之慮極周矣。而子之見尙未也。外交之術。雖貴和而婉。然不可不寬猛相濟。試觀吾國近世之所謂外交家。全是老弱衰頹。猶豫畏縮。苟且搪塞目前。其胡混可招外人之怒。其畏怯可招外人之恫喝。外交之事。一纏其身。如老牛弱馬之受羈絆。祇知唯鞭策虛喝是恐。外人深知之。遂慣以此例待我國之外交家。若是者。固不能謂其有猛之手段。而寬之一字。亦斷不能以許之也。且今回之事。豈輕易之事乎。吾國全國之命脈。實全關係於此。苟事果可雍容弭禍。固吾人之所幸望。而今日之事。轉移非易。既如上所言。安可再取支離之手段。以惹恫喝耶。且因循之與雍容。本

大異。雍容則尙冀事之有成。因循則必致憤事。雍容者特有一確見之主義。如肥牛之步行。之。不。迫。而。其。終。無。不。至。因。循。者。臨。事。無。定。見。自。持。無。主。力。遂。循。歧。路。進。退。不。決。徒。以。推。搯。徼。幸。萬。一。今。日。之。事。不。敢。直。拒。絕。之。而。又。不。甘。心。畫。押。唯。宛。轉。於。列。國。與。俄。之。脅。下。以。冀。幸。萬。一。之。改。良。此。非。因。循。之。害。乎。然。此。吾。猶。不。怪。謂。猶。有。可。幸。望。也。今。以。余。前。所。言。則。並。無。幸。望。矣。而。猶。取。此。態。度。非。盲。眼。外。交。而。何。若。謂。俄。國。今。回。之。約。有。所。藉。口。於。保。持。滿。洲。永。久。平。和。此。事。實。不。難。拒。之。也。何。則。彼。若。以。此。言。來。吾。得。應。之。曰。俄。前。日。雖。獨。在。滿。洲。行。動。然。與。列。國。亦。有。互。相。聯。絡。之。關。係。今。此。約。豈。獨。俄。可。自。專。耶。且。與。一。國。爲。特。許。讓。權。利。之。約。則。勢。力。偏。重。不。特。不。能。保。持。永。久。平。和。且。旦。夕。之。間。即。攪。亂。世。界。之。平。和。耳。若。夫。謂。酬。償。俄。國。今。回。變。亂。之。損。害。則。列。國。公。衆。之。間。自。有。平。和。條。約。吾。國。敢。與。俄。爲。例。外。之。私。約。以。生。枝。節。外。之。事。耶。俄。其。又。將。何。辭。以。對。子。又。舉。土。耳。其。之。故。事。而。謂。利。害。有。相。關。係。之。國。必。與。俄。爭。子。此。言。則。誠。有。見。矣。然。子。知。之。乎。人。代。己。爭。者。則。權。利。自。然。歸。人。蓋。己。反。居。客。位。而。讓。他。人。爲。主。也。國。而。倚。他。國。之。保。護。是。爲。他。國。之。藩。屬。人。而。倚。他。人。之。保。護。是。爲。他。人。之。奴。隸。此。近。世。之。通。語。也。子。知。列。國。之。助。土。耳。其。拒。俄。而。不。知。苦。里。美。亞。之。戰。於。土。耳。其。無。補。子。知。日。本。之。助。朝。鮮。與。吾。國。啓。釁。而。不。知。牙。山。山。海。關。苦。戰。與。朝。鮮。無。益。子。又。不。觀。之。中。國。昔。日。之。歷。史。乎。晉。楚。之。爭。鄭。依。然。是。奴。隸。之。國。楚。漢。之。戰。秦。國。之。鹿。仍。不。免。於。亡。吾。人。立。國。於。世。界。之。中。不。能。

自建獨立之旗。而唯依違於倚齊倚楚。豈不悲乎。牛馬之於羈絆。奴隸之於主人。何之得免。吾人若不能自立拒俄。而仰望於他人。則他人亦俄也。俄之與他人。又奚擇焉。故曰。唯今之策。祇有自起拒俄。未有假手於別人者。亦祇有自己首當其衝。未有幸望他人代之以先者。蓋我當已國之事。則利害皆歸於己。人代已國之事。則害歸己而利歸人。與其不爭固害他人代爭之亦害。寧自主其事。而利害猶兩屬。此其一也。且已先自謝絕俄約。猶得獲列國相助之利。何則。若已不先自謝絕俄約。外人雖欲干涉。而藉口甚難。苟於彼國無大害。則不能過求矣。今我先絕之。則彼等助我有辭。此其二也。今子知戎首之禍。而不知不爲戎首之禍更烈。無乃不量乎。

四俄國撤回條約之不足恃

當前月滿洲問題最迫之際。忽聞威迫楊儒。忽聞恫喝李鴻章。強要愈殷。壓逼日甚。列國之抗議無靈。政府之委拒亦將不效。吾人日看時事之迫。覺東亞之風雲將即攪起。世界之平和從此打破。不料數日之間。外交之局頓然改觀。俄國之政畧翻然施其活變之靈腕。有以使世界之外交家凝神注目。停足靜察。未易窺其底蘊也。今畧錄其事以備吾人之考察焉。政府受迫壓最甚之際。日本及英政府忠告於俄國政府曰。

俄國政府。其宣言以保全清國爲原則者也。今乃對清國之重要部分。而以收得領土之

利益爲約束。是即分割領土之漸也。其名義雖有一時與永久之差。而其實則無別。若清國先以許俄。列國從而効之。清國之土地遂成四分五裂。此其不可者一也。以俄國皇帝之宣言。則獨立行動。全非俄國政府之所企幸。自後之行動。全與列國相聯合云。然滿洲問題。結單獨之盟約。破列國之調協。顯然是獨立行動明矣。此其不可者二也。俄國以其單獨行動。排斥他國。樹權勢於清國領土。其結果將至殺盡列國之利益。有不待論而知矣。今清國正與列國交涉善後之處置。而俄清先結特約。其結果於直接間不免與列國之進路有礙。此其不可者三也。云云。

然亦不見有效。至畫押之期日（西曆三月廿六日）日本告於彼得堡政府曰。即假令列國不同伴。而日本亦決將獨自向俄抗議。先正其辭。將俄清密約提出列國會議。俄國遂返答之曰。一俄清兩國間協議之事。不好與第三國彼此有議論。俄清特約。實爲協定滿洲撤兵之事。不過暫時者也。其不傷于清國主權固無論。而於列國之利益亦無害。此條約若成。定通知列國政府。其條項必使列國政府無憾。若日本政府以爲不足滿意。更以友誼妥協。由是俄國更改限我國畫押之期。延至西曆四月一日爲限。自後數日。外交上日就困難。英自避直接抗議之衝。轉促日本用強硬手段。於是至西曆四月一日。而吾國尙未許諾畫押之事。俄國政府遂於西曆四月三日發告於列國曰。

特定滿洲之約。本俄國維持支那之好意。今不惟無以自明其意於天下。而反被疑陷隣國支那於難局。誠如是。俄國今後再不爲如右之協定。並關於滿洲之事亦不交涉矣。惟徐待事態之開展。與固執爾來屢次公言之政策而已。

西曆四月八日。衣斯哇兒士其公使傳告於日本外務大臣。其辭亦相同。大畧之意如左。俄清兩國間所爲之協商者。實本於俄國曩日聲明之意。以滿洲付還清國。欲速達此目的故也。故當與清國合議。以豫決定其條件焉。不料俄國近來徵諸各報。皆以爲此協商於清國大不利。不但無以彰俄國之好意。反以爲陷清國於困難。因此俄國自後不主持此協商。並關於滿洲之事亦不干涉。俄國政府唯欲確守其經數次聲明前日之方針。以靜待時機之進行而已。

又俄國五日之官報。載有政府通報。叙述俄國之措置。其結文如左。

對清國之列國共同關係之問題。將近解決。帝國政府講求維持鄰土清國諸省之方法。自認今其維時。因本於此目的。遂以關於地方行政復舊之暫定協商。先由俄國軍務官憲與統轄滿洲三省清國將軍之間。締結此約。而後帝國政府商酌平定滿洲擾亂之事。情。並戡定之法。且爲豫防於一時之措置。於是遂與清國結特別之協約焉。不幸世界之新聞紙公刊爲俄清協商之曖昧條文。懷挾惡意。唯虛謠傳不實之報告於天下。良可惜。

也。夫此滿洲協商者。俄國欲實行返還滿洲於清國之意。於下手之第一着手段也。今該協商之締結。被加重大之阻礙。因此撤退滿洲之手段。亦至今不能速於實行。滿洲地方之復舊者。使清國之物情全然復其常態。及有獨立且威力足以防豫擾亂再發之政府。使此政府復建以清國之首都。此其目的也。今帝國政府爲保護已國沿境之秩序。於滿繼續現行之制度。且確守俄國政府當初之政綱。以靜待今後時局之變遷。此所願也。

商會議

梁啓超

商會者何。欲採泰西地方自治之政體。以行於海外各埠也。西人論國之政體有二端。一曰中央集權。二曰地方自治。中央集權者。一國之有政府。綜攬國之大事。整齊而畫一之是也。地方自治者。每府每州每縣每鄉每埠。各合其力以辦其本府本州本縣本鄉本埠所應辦之事。是也。西人亦目之爲國內小國。集權與自治二者。相依相輔。相維相繫。然後一國之體乃完。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缺一不可。就天下萬國比較之。大抵其地方自治之力愈厚者。則其國基愈鞏固。而國民愈文明。何以故。蓋國也者。積民而成者也。積府州縣鄉埠而成者也。如人身合五官百骸而成。官骸各盡其職效其力。則膚革充盈。人道乃備。有一痺廢若失職者。則體必不立。惟國亦然。欲國之強。必自全國之民各合其力以辦其所當辦之事始。

地方自治者。民生自然之理也。不獨西國有之。即中國亦固有之。今日勿論他省。即以廣東言之。每一鄉必有鄉社。有事集紳耆而議之。一地方之議會也。議定則交里長而行之。一地方自置之行政官也。鄉間有訟獄。非大事則不入公堂。惟控訴於紳耆而決之。一地方之裁判也。鄉中應辦之事。需財力者。則集鄉人而共科課之。一地方之租稅也。有警則各鄉自辦團練。一地方之兵制也。其市集之地。每一街有一街之坊約焉。即一街之自治也。每一行有一行之會館焉。即一行之自治也。然則吾中國於地方自治之制。實已與西國暗合。具體而微。行之不知。習矣不察。故吾所謂設商會以行自治者。非創舉也。不過因所固有而更圖擴充云爾。雖然。所以不可不擴充者。其原因有三端焉。

一曰。世界之文明日進。則民生所應辦之事日增。不可不擴充其條理也。

二曰。各地雖能自治。而散處遼遠。不相聞問。不相友助。不可不擴充其聯絡之法也。

三曰。中國之積弱日益甚。而外國之逼迫日益急。非合羣力。不能自保。不可不擴充其力量也。

此三者無論內地與海外之民。皆不可不致意焉。今日先就海外之事一一論之。所謂擴充其力量者何也。今中國之弱。外患之亟。夫人而知之矣。苟及今不能自強。則瓜分之事。無可倖免。夫吾民之所以能立於海外各埠者。何以其爲有國之民也。國家之職務。在

保護國民權利。往者我國政府。於保民之事。既失其職。故我國民在海外者。其所得權利。已遠遜於他國之人矣。然尙賴有國之虛名以維持之也。一旦瓜分。則進之既無所立。退之復無所歸。斥之逐之。圍之僕之。刀之刃之。魚之肉之。將一任人之所爲。冤慘誰訴。呼號誰問。切身之禍已來。噬臍之悔何及。不見猶太之人乎。其富商之多。甲於諸國。然無國可歸。其人在歐洲中原者。中原諸國逐之。在俄維斯者。俄人逐之。流蕩奔波。幾不能自存於天。壞我海外之民。一念及此。當如何痛心疾首。日夜奮發。以求一自保之策乎。夫所謂自保之策者。何曰。合羣而已。牛馬駝象。雖龐大。人能役之。以其不能羣也。蜂蟻雖眇小。人有時畏之。以其能羣也。一絲易斷也。合千萬縷。以成巨綆。無有能斷之者。一矢易折。束百十矢。千將之鋒。爲頓焉。今我海外之民。以數百萬計。苟能聯爲一氣。合力以辦其所應辦之事。雖一小國。不是過也。西人以通商爲主義。其事之有藉於我中國人者。亦不一而足。彼見我可侮。則侮之耳。若見其不可侮。甯不稍降心以相從哉。至於可侮不可侮之分。則全視乎能羣與不能羣。苟能聯爲商會。有應爭之權利。則合全會之力以爭之。有受侮之事。則合全會之力以禦之。未有不爭不能禦者也。誠能如是。則他朝廷苟能日強。進之可以助國家之外政。不幸而竟被分割。退之亦可保身家之安全。此擴充力量之說也。

所謂擴充聯絡之法者何也。地方自治之制。吾中國本所固有。前既言之矣。然其所異於西

國者。西人各鄉各埠之自治。其規制皆畫一有定。常能與他鄉他埠聯爲一氣。脈絡貫注。散之則爲百體。合之則爲全身。中國則不然。規制各不相謀。利害各不相共。故其勢分。其情渙。其力薄。以此而謀自保。則其費力甚多。而其收效甚少。譬之尋常人家。欲警衛已宅。不得不備一擊柝者。其所備之費。每月最少亦需六七金以上。有百家於此。使其不相聯絡。而每家各備一人。則一月之總費。共需六七百金。而每家僅有擊柝者一人耳。使其聯絡。則提其總費十分之一。足以備十人。每家各有擊柝者十人矣。而更可移其所餘十分之九。以辦他事。此雖最淺之理。而政體之所以成立者。不外是矣。夫擊柝者之警衛一宅。與軍隊兵船之警衛一國。大小雖懸殊。而其爲自保則一耳。無擊柝者。一旦宅被盜。將失其財產。生命。無軍隊兵船。一旦國被滅。亦將失其財產。生命。其利害之切近於吾身等也。以此言之。則每一人當各自置軍隊若干兵船若干。然後僅僅足以自保。試問一人之力。能辦此乎。既萬不能辦。則自保之法。豈不萬無完足之時乎。而民之受治于國政下者。每歲不過納租稅數銖。而即有若干之軍隊兵船。以爲保我生命財產之用。知聯絡之爲力大也。以海外商務論之。假如有。一商店於香港。見侮于港之官吏。使據商律以訴之於英廷。必可得直。於是此商主者。航倫。敦。聘律師。必往返數月。費金數千矣。若有商會。則吾店所納於會者。不過區區數金。而遇此等事。會中必爲吾經理之。其所享之利益。不啻以數銖之租稅而獲若干之軍隊兵艦也。夫

所以自保之法。千端萬緒。其事既繁。則其費亦鉅。而所需任事之人亦多。以一人一店之力。固不足以舉之。即以一埠數埠之力。仍不足以舉之。其勢固非盡聯各埠之人。不能盡辦。應辦之事。所聯之人愈多。則其所辦之事愈多。而所以自保者愈完備。此擴充聯絡之說也。所謂擴充其條理者何也。凡人之生於世間也。所需之事不一而足。貧也而富之。愚也而教之。散也而聚之。塞也而通之。利益也而保之。患難也而救之。皆盡人所當有事焉。雖然。此等諸事。非合衆人之力不足以見大效。古者專制之世。惟獨夫民賊有合衆之權力。故此等之事。必待命於國家。今歐洲諸國。民權大伸。故此等之事。民間自合衆而自舉之。西國治化之進。蓋以此也。今我政府於民政失職既久矣。內地且然。况海外各埠。鞭長莫及。爲朝廷教養之所不逮。不及今自合衆而自舉之。將待之何時。待之何人。哉。故苟能聯合商會。則其條理之可以擴充者。蓋有數端焉。

一曰廣興教學。中國大患在於乏才。夫人而知之矣。去年皇上變法之際。曾詔海外普興學校。顧政變以來。內地學堂悉就廢棄。奚論海外。故今日我國不欲自立則已。苟欲自立。其勢非令國民增長智慧不可。內地教學之事既廢。則此事殆爲海外之專任。而責無旁貸矣。且教學者。又非但爲救天下扶大局計所必需而已。即以商務論之。我華人經商於外者。勤儉明察。爲萬國所推。然商務不能與人爭勝者。學不足也。西人之教商也。先

授之以普通諸學。而後進之以商業之專門。故有商業理學。商業史學。商業地學。商業法學。其大者網羅貫通。盈虛消息。以察商界之轉變。其小者纖悉周密。委曲詳盡。以求商情之入。微。故西人以商務控制五洲。誠有由也。今且勿論大局。即爲一身一家之計。亦當以教育子弟爲最急之務。以我華民之聰明才力。而加之學。則海外之商權。未必讓白種之獨步也。或曰海外各埠。多有外國人所設之學校。苟子弟之有志者。皆可就近從學。何必汲汲於自立。是不然。凡教育之事。必以本國人教本國子弟。然後能發其愛國之心。而生其聯合之力。專指倡立學校之宗旨非指教師也彼西人之設學以教我者。其宗旨不過欲便己之用耳。故其所教之功課。僅求足供彼用而止。不能成特達之才也。故爲今日計。宜海外各埠。各因人之多少。設普通學校若干所。而總會別設高等學校。擇東西適中文明之都會而建之。子弟之秀者。以次而升。期于大成。更廣譯諸書。廣興諸報。諸埠一氣。脉絡貫注。非商會其孰能與於斯。

二曰革除惡俗。我華民所至各國。動見驅逐。不以平等之人類相待。雖各國私意苛政。深可憤恨。然亦我民有以自取焉。彼其言曰。支那人貪鄙齷齪。風俗敗壞。倘來者日多。則其惡俗將如傳染之病。徧於國中。悉成穢土。彼之厄我。蓋有詞矣。故我民欲自立於各國。必革除陋習。人人自愛。使彼無所藉口。而後可。故戒鴉片之會。不可不設。賭博之業。不可不

禁械鬥之風。不可不息。娼妓出洋之路。不可不杜絕。然欲行此等之事。必須每埠有中央集權之所。有任事提倡之人。有檢查杜絕之法。有安插游民之方。然後可以有有效。非商會其孰能與於斯。

三曰恤救患難。冒危險。凌苦辛。別鄉井。適異域。其志固可敬。其情時亦可憐。或疾病死喪。或失業窮餓。天涯慘戚。有甚於尋常數倍者。然此猶屬少數之患難。非多數之患難也。若夫鬻身炎域。傭奴荒陬。入豚笠以長辭。哀鳥鳴其誰訴。山芋幾片。苦荬一盞。恒飢之色。淒涼戴星刈草。帶月墾萊。血肉之軀。能幾猶復輾籬交加。販賣展轉。寄身世於地獄。永無出期。等生命于草菅。未知死所。嗚呼。人生慘酷之境。豈有過此者乎。其經商之家。難免此慘。然以愛力不。堅國力不及。往往受他人凌侮。而致歇閉虧累。牽動多人之事。又如各國或有兵事。而我之公使領事。不能自護其民。有若前年去年古巴檀香山之役。則吾人受累。不知凡幾。故爲今之計。當有檢查豬仔之局。設法杜絕新販。收贖舊傭。又當互相聯絡。互相扶掖。以防倒閉。又當自養國兵。遇他國有戰事。則前往彼埠保護吾民。凡此諸端。皆爲恤救患難之要著。雖然。非商會其孰能與於斯。

四曰利便交通。吾民族海外者。以數百萬計。每年舟車往返。貨物運載。銀兩匯兌。所費無慮萬萬。若能自通之而自運之。則皆我之利權也。然此之爲利。人人能知之。而莫或行之。

者何也。蓋此等之事。與西人爭利。西人挾其大力以壓我。我非有相等之大力。則不能以抵拒之。誠能聯各埠爲一氣。合萬衆爲一心。則可以自興輪船公司。自立銀行。我海外數百萬。人人皆股東。人人皆貨客。交易既增。便易。利益復不外流。則不待數年。而西人所得之利權。奪回八九矣。夫彼之得以制我者。以我之散而無力耳。潮州稱者。商人之最能團結者也。西人畏之特甚。故潮州之商務亦最大。一潮州猶且畏之。况吾聯合各埠。悉如潮稱。而更加團結乎。以此相競。而不能自存。未之聞也。非商會其孰能與於斯。

要而論之。一埠有一埠之會館。商會者。即合各埠之大會館也。一行有一行之行規。商會者。即合各行之大行規也。一稱有一稱之公所。商會者。即合各稱之大公所也。苟能行之。則其利益之可見者。蓋有三大端焉。一曰每埠人人自得之利益也。二曰各埠共同均霑之利益也。三曰協助內地保全宗國之利益也。我數百萬同胞之國民。不可不深察也。

或者曰。商會之舉。善則善矣。然得無侵國家之權。非我輩分內事乎。答之曰。是不然。凡人生於天壤。皆各有所應得之權利。與所應盡之職分。權利者何。人人自保其安全是也。職分者何。人人自謀其安全是也。夫推原國家之所以立。亦不外爲人民保安全謀安全耳。其意蓋謂一人之力不能自保者。則國家爲保之。一人之智不能自謀者。則國家爲謀之。此國家之義務也。國家不爲民保。不爲民謀。是之謂失國家之義務。國民不自保不自謀。而必待命於

國家是之謂失國民之義務。譬諸人。然當其孩提也。起居飲食衣服。皆仰賴於父母及其長也。則當自立。若一切惟父母是仰以終其身。非惟不孝。抑亦不人矣。且使一旦遠離父母。將若之何。更使一旦父母大故。又將若之何。今我海外之民。離宗國數千萬里。朝廷雖或愛之。而政令有所不能及。此所謂遠離膝下之時也。而外患之迫。不可終日。然眉之禍。有目共見。父母之邦。殆如風燭。一旦大故。甯可爲諱。及今猶瞻徇顧忌。以不侵國權爲辭。此何異天涯游子。待顧復而始行。強仕壯年。仰乳哺而後食哉。且慈親之愛子也。未有不望其自成自立者。子能自成自立。則父母賴以養。民能自謀自保。則國家賴以強。反是。則家必落。國必亡矣。爲人子爲國民者。當何擇焉。

昔英人之得志于印度也。以七萬鎊金之商會。十數年間。規撫全印。指揮若定。籌餉練兵。設官開港。皆商會任之。國家一切不過問。凡數十年。治定功成。乃舉而還諸其國。至今英王帝五印焉。廣州之役。一切兵事。皆十三行商會主持之。卒乃割香港。開五口。使英人之權擴張于東方。香港所鑄銅像。日眈眈視廣州者。即商會首領義律其人也。今英旗所翻。徧大地之海岸。威權炎炎。炙手可熱。游於海外者。莫不艷之。豈知其所以致今日者。商會之功。十居八九。哉。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人子之職也。盡瘁於海外。以張國權。此國民之職也。我數百萬之同胞。何多讓焉。何多讓焉。

論學日本文之益

梁啓超

予既旅日本數月。肄日本之文。讀日本之書。疇昔所未經見之籍。紛觸於目。疇昔所未嘗窮之理。騰躍於腦。如幽室見日。枯腹得酒。沾沾自喜。而不敢自私。乃大聲疾呼。以告同志曰。我國人之有志新學者。蓋亦學日本文哉。日本自維新三十年來。廣求智識於寰宇。其所譯所著有用之書。不下數千種。而尤詳於政治學、資生學、即理財學日本智學、日本謂之羣學、日本謂之社會學等。皆開民智強國基之急務也。吾中國之治西學者固微矣。其譯出各書。偏重於兵學、藝學。而政治資生等本原之學。幾無一書焉。夫兵學、藝學等專門之學。非舍棄百學而習之。不能名家。即學成矣。而於國民之全部。無甚大益。故習之者希。而風氣難開焉。使多有政治學等類之書。盡人而能讀之。以中國人之聰明才力。其所成就。豈可量哉。今者余日汲汲將譯之以餉我同人。然待譯而讀之。緩而少。不若學文而讀之。速而多也。此余所以普勸我國人之學日本文也。或問曰。日本之學從歐洲來耳。而歐學之最近而最精者。多未能流入日本。且既經重譯。失真亦多。與其學日本文。孰若學英文矣。答之曰。子之言固我所知也。雖然。學英文者。經五六年而始成。其初學成也。尙多窒礙。猶未必能讀其政治學、資生學、智學、羣學等之書也。而學日本文者。數日而小成。數月而大成。日本之學。已盡爲我有矣。天下之事。孰有快於此者。夫日本於最新最精之學。雖不無欠缺。然其大端固已粗具矣。中國人而得此。則

其智慧固可以驟增。而人才固可以驟出。如久饜糟糠之人。享以雞豚。亦已足果腹矣。豈必太牢然後爲禮哉。且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先通日本。以讀日本所有之書。而更肄英文。以讀歐洲之書。不亦可乎。吾之爲此言。非勸人以不必學英文也。特於學英文之前。不可不先通日本文云爾。或又問曰。子言學日本文如此其易也。然吾見有學之數年。而未能成者。甚矣。吾子之好誑也。答之曰。有學日本語之法。有作日本文之法。有學日本文之法。三者當分別言之。學日本語者。一年可成。作日本文者。半年可成。學日本文者。數日小成。數月大成。余之所言者。學日本文以讀日本書也。日本文漢學。居十之七八。其專用假名。不用漢字者。惟脈絡詞及語助詞等耳。其文法。常以實字在句首。虛字在句末。通其例。而顛倒讀之。將其脈絡詞語助詞之通行者。標而出之。習視之。而熟記之。則已可讀書。而無窒闕矣。余輯有利文漢讀法一書。學者讀之。直不費俄頃之腦力。而所得已無量矣。此非欺人之言。吾同人多有經驗之者。然此爲已通漢文之人言之耳。若未通漢文而學和文。其勢必至顛倒錯雜。音亂而兩無所成。今吾子所言學數年而不通者。殆山洋學生之未通漢文者也。問曰。然則日本語可不學歟。曰。是何言歟。日本與我唇齒兄弟之國。必互泯畛域。協同提携。然後可以保黃種之獨立。杜歐勢之東漸。他日支那日本兩國。殆將成合邦之局。而言語之互通。實爲聯合第一義焉。故日本之志士。當以學漢文漢語爲第一義。支那之志士。亦當以學和文和語爲第

哀時客隱几而臥。隣室有甲乙丙丁四人者。咄咄爲動物談。客傾耳而聽之。甲曰。吾昔游日本之北海道。與捕鯨者爲伍。鯨之體不知其若干里也。其背之凸者。暴露於海面。面積且方三里。捕鯨者刳其背以爲居。食於斯。寢於斯。日割其肉以爲膳。夜然其油以爲燭。如是者殆五六家焉。此外魚蝦鼈蠓貝蛤。緣之喂之者。又不下千計。而彼鯨者冥然不自知。以游以泳。偃然自以爲海王也。余語漁者。是惟大故。故且且伐之。而曾無所於損。是將與北海比壽哉。漁者語。余是惟無腦氣筋。故且且伐之。而曾無所於覺。是不及五日。將陳於吾肆矣。乙曰。吾昔游意大利。意大利之歷啤多山。有巨壑。厥名曰兀子壑。壑黑暗。不通天日。有積水方十數里。其中有盲魚。孳乳充斥。生物學大儒達爾文氏解之曰。此魚之種。非生而盲者。蓋其壑之地。本與外湖相連。後因火山迸裂。坼而爲壑。溝絕而不通。其湖魚之生于壑中者。因黑暗之故。目力無所用。其性質傳於子孫。日積日遠。其目遂廢。自十數年前。以開礦故。湖壑之界忽通。盲魚與不盲者復相雜處。生存競爭之力。不足以相敵。盲種殆將絕矣。丙曰。吾昔游於巴黎之市。有屠羊爲業者。其屠羊也。不以刀俎。不以笠縛。置電機。以電氣吸羣羊。羊一一自入於機之此端。少頃自彼端出。則已伐毛洗髓。批欸析理。頭胃皮肉骨角。分類而列於機矣。旁

觀者無不爲羣羊。憐而彼羊者。前追後逐。雍容雅步。以入於機。意甚自得。不知其死期之已至也。丁曰。吾昔游倫敦博物院。有人製之怪物焉。狀若獅子。然偃臥無生動氣。或語余曰。子無輕視此物。其內有機焉。一撥振之。則張牙舞爪。以搏以噬。千人之力。未之敵也。余詢其名。其人曰。英語謂之佛蘭金仙。昔支那公使曾侯紀。譯其名謂之睡獅。又謂之先睡後醒之巨物。余試撥其機。則動力未發。而機忽坼。螫吾手焉。蓋其機廢置已久。既就銹蝕。而又有他物梗之者。非更易新機。則此佛蘭金仙者。將長睡不醒矣。惜哉。哀時客。歷歷備聞其言。默然以思。愀然以悲。瞿然以興。曰。嗚呼。是可以爲我四萬萬人告矣。

紀年公理上

梁啓超

紀年者何義也。時也者。過而不留者也。立乎今日以指往日。謂之去年。謂之前年。亦謂之前三年前十年。再推而上之。則詞窮矣。言者既凌亂而難爲之名。聽者亦瞶惑而莫知所指矣。然人生在世。則已閱數十寒暑。其此年與彼年交涉比較之事。不一而足。而人之愈文明者。其腦筋所容之事物愈多。恆喜取數百年數千年以前之事。而記誦之。討論之。然而年也者。過而不留者也。至無定而無可指者也。無定而無可指。則其所願記之事。皆無所附麗。故不得不爲之立一代數之記號。化無定爲有定。然後得以從而指名之。凡天地間事物之名號。其根源莫不由此。而紀年其一端也。春秋曰。諸侯不得改元。惟王者然後改元。此其義何。

凡設記號者。皆將使人腦筋省力也。故記號恆欲其簡。不欲其繁。當各國之未相通也。各自紀年。蓋記號必不能暗同。無可如何也。及諸國既已相通。交涉之事日多。而所指之年。其代數記號。各參差不相符。則于人之腦筋甚勞。而于事甚不便。故孔子作春秋。首立此義。所以齊萬而爲一。去繁而就簡。蓋有精義存焉。問者曰。孔子以前。紀年不一乎。曰。以左氏春秋國語戰國策史記各世家各年表推之。知當時諸國。各自紀年也。西漢諸侯王。亦各自改元。觀泮池刻石云。五鳳二年。魯三十四年。知其仍沿舊制也。東漢以後。孔制漸昌矣。歐洲希臘諸國。各自改元。千餘年前。猶沿此制。後乃定于一。以耶穌降生爲紀。與孔子精意暗合。蓋由繁而簡。乃自然之理。人心所必至者也。

紀年公理下

梁啓超

一地之中。而並時有數種紀年。固爲不便。百年之內。而紀年之號屢易。則其不便亦相等。一者橫繁。一者豎繁也。是以去繁就簡者。必務合橫豎而一之。故最初爲無立號紀元之世。漢以前是也。次爲紀元極繁之世。如西漢一帝改元動以十數。如此則幾與無紀元等矣。又次爲紀元稍簡之世。如明至本朝。皆一帝一改元是也。更進則爲一紀元之世矣。紀元不一。則于論古者仍大不便。如中國人欲治史學。必耗其腦氣筋無量之力。以記歷朝之年號。否則不能讀史。如啓超者。于年號不熟。則望礙極多矣。是其證也。□□□曰。王莽以始建國爲紀

年。與秦之始皇二世同一氣象。○能持論爲王莽伸冤其證據極多。是亦不可以人廢者也。問者曰。然則今日

欲取中國數千年之紀元而一之。以求爲衆人之腦筋省力。其道何由。曰。太史公於老子列傳。大書孔子卒後二百七十五年。爲萬世之紀元之定法矣。南海先生倡強學會。即用史公之例。大書孔子卒後二千四百七十三年。會中一二俗士聞之。則舌撻汗下。色變。懼禍將及已。汲汲請除名。曰。是不奉今王之正朔也。是學耶蘇也。嗚呼。吾之所謂公理。所謂記號繁簡之例。苟持以語此輩。猶隔數十重雲霧。其曷從語之。要之中國之種。使從此滅絕。爲奴不自立。則已耳。苟猶自立。則紀元必歸于一。一者何必一於教主也。彼俗士聞孔子紀年而駭怒者。然則其將一于耶蘇乎。非蛙夏虫。亦無足責焉耳。□□□曰。法其生不法其死。以孔子卒紀。不如以孔子生紀也。□□□曰。孔子治天下之道。具于春秋。莫如以春秋紀便。斯二義也。皆無大同異者也。然孔子卒後。則太史公用之。吾信而有徵也。□□□曰。尙書獨載堯以來。以堯舜紀年可也。此說也。吾甚取之。孔子託古。以堯舜爲極。則紀堯舜無異紀孔子。一善也。堯舜爲公天下之祖。紀以爲法。二善也。孔子以前之事尙多。如西國例。稱耶穌前幾年。則不大順。不如自堯舜以來紀之。三善也。有此三善。然則以堯舜紀年亦可也。後有作者。必于數者焉。擇而用之矣。抑地球之中。萬國旣已交通矣。而五大洲猶各自爲紀年。以孔子之例治之。此亦宜歸于一者也。各尊其國。各尊其教。然則當一于誰氏乎。則非吾所能言也。吾度他

日必有地球萬國立一大會會議紀年之事。其會議也。苟相持而不能下。則莫如以會議之年定爲元年。

□□□曰。以甲子乙丑紀年。每六十年乃一周。而不稱爲第幾甲子。僅足供百年內之人之用。而不足爲千年數千年後之人之用。以堯舜紀年。可直算爲四千餘年。而堯起甲辰。亦有千支可据。亦可不廢舊日之干支紀年亦一便也。

論商業會議所之益

闕名

商業會議所之設。起於英國。自西歷一千七百七十三年。在俄拉士俄埠始行設立。未及三十年。遂徧全國。其後歐洲諸國繼之。不及百年。徧於全洲。日本自維新以來。倣效西法。擴充商務。首採此制。著爲律令。創自東京。而大坂橫濱等相繼應之。至今全國共有五十餘所。於明治三十二年九月。以勅書頒行商業會議所章程二十三則。勸導國民。使興斯舉。然則會議所一事。東西各國皆重視之如此。此其故何歟。凡人生欲自保其權利。自增其幸福。天性然也。然權利與幸福。非可僥倖而得也。彼夫三家之村。十室之市。資本有限。交通甚微。則雖孤立獨行。未嘗不可以自守。若夫大埠巨鎮。商業稍廣。則必有同行之會館。有街坊之公所。相爲約束。共圖公利。蓋將有所爭競於外。必先有所聯結於內。此亦事理之自然。而不可易也。其爭競之界愈廣。則其團結之力必當愈大。後然可以應之。結力既大。而商之學識增焉。

商之方法熟焉。商之交通廣焉。商之成立固焉。百餘年來。歐洲諸邦。競其工商業以壟斷全地球之權利。首賴此也。我中國工商業之位置。冠絕全球。我商民之善於經營。亦爲西人所推服。雖然。閱歷有餘。學識不足。計畫甚巧。而團結稍輸。因此之故。遂不能與歐洲各國相競於世界之大市場。而日腴月削。他日之變遷。恐更有不可問者矣。語曰。人苦不自知。既知己之所長。又知己之所短。用其長而補其短。天下之道術。盡於是矣。今擬採東西各國之法。開設商業會議所。先從日本橫濱神戶辦起。以爲各埠之先聲。今先將會議所必當設立之理由。撮其大端。以告我同胞焉。

一曰。日本商學商法之書。不可不研究也。日本商法。採自泰西。集諸邦之長。定一成之律。誠保商之中。冑抑亦經商之圭臬也。自今年西八月新條約實施以後。一切外國人。皆受治於日本法律之下。人國間禁理所當然。苟不諳其法。制連商法民法皆在內動多觸犯。以小故而生虧。累殊屬不值。故歐洲人居此地者。當數年以前。即各設研究會。預備雜居以後各事。將日本商法民法譯成西文。加以解說。合衆人以講求之。我商民既居是邦。而於此等事。未嘗留意。他日遇事動生窒礙。既已自失權利。亦復爲人所輕。豈可不慮耶。抑又有進於此者。日本商法。爲保護獎勵本國之商民而設也。其利益於商民之處。滋多。條約實施以後。外國與本國人一律看待。則其商法中之利益。日本人所能享者。外國人亦多能享之。我若不知

之。則坐失應享之利益者多多矣。然則商法之必當研究如此其急也。若夫商學商術等書。日本所著譯者。不下數百種。學理方法。粲然具備。其所論述。多有我中國人所未曾問津者。若從而討論之。研究之。增廣見聞。教誨子弟。以爲擴充商務。與歐人競爭自立之地。皆今日之急務也。非商業會議所。孰能與於斯。

二曰。居留商民。不可不自相約束也。我中國人所至各地。如美洲、澳洲。動見驅逐。固由國勢之不振。與彼族之驕橫。雖然。我民亦不能辭其咎也。彼之驅逐我也。每曰支那人風氣最壞。或賭博吸鴉片械鬪。乃至拐帶偷竊。時有所聞。非驅逐之。其惡風將連累我國云云。此雖彼族強飾之詞。然使我民果人人自愛。不授彼以口實。則據理以爭。猶復易易。而無如我民不能人人如是也。今者內地雜居一事。亦据此以爲詞。致生阻力。然則我同胞欲自立於海外。不可不掃除積弊。而使人有隙可乘。故相爲約束。設法勸懲。大之顧一國之聲名。小之保一埠之權利。非商業會議所。孰能與於斯。

三曰。和衷共濟。擴充商業。謀公共之利益也。合羣之爲要務。與商業之當擴充。人人能言之矣。夫商業之大勢。不進則退。萬無中立之理。今者日本內地雜居以後。情形與前大殊。西人捷足先登。爭踞要路。日人亦冒險勇進。欲向我華商收回利權。我輩若稍不自持。被他人蹴踏過來。真有一落千丈之懼。他人以一國之力。以與我爭。我輩非合衆力。固不足以敵之。內

之則各泯意見。勿爭小利。外之則考查全國商務大勢。因此察彼。推往知來。必合衆人之才力聰明。定議事之章程。定辦事之權限。則意見自消。成事自易。乃可以有裨全局。全局進則人人受其益。全局壞則人人受其害。故和衷共商。勿授人以罅漏之可乘。合力前進。使各事借衆擎而易舉。非商業會議所孰能與於斯。

四曰。與日本通人志士聯絡。以保東方大局也。日本人知東方之危。故與中國提攜之心甚盛。朝野上下。多持此論。而於商務尤拳拳留意焉。我輩若與彼等開心見誠。來往浹洽。一則可以訪問事情。增廣識見。二則可以益相親密。悉泯猜嫌。三則可以有事交涉。互相應援。四則可以水乳交融。共興實業。其爲利益種種難盡。然昔者苦無會集之地。故欲交通而不能。若設會議所。既聘日本通人爲顧問員。以資商榷。復可與京外鉅公名士豪商時時合集。情意日親。於東亞大局所補不少。非商業會議所孰能與於斯。

西方天演家之言曰。世界以競爭而進化。競爭之極。優者必勝。劣者必敗。久而久之。其所謂優者。遂盡占世界之利權。其所謂劣者。遂不能自存於天壤。此天下之公例也。雖然。優之與劣。果何自分乎。智而強者。常趨而進於優。愚而弱者。常退而即於劣。故自存者。必以求智求強爲第一義。等是人也。何以此智而彼愚。此強而彼弱。合衆人之識見。以爲識見。則必智。反是則愚。合衆人之力量。以爲力量。則必強。反是則弱。故合羣者。戰勝之左券也。兵戰有之。商

戰亦然。在昔交通未廣。競爭之區域尙狹。其不能合羣者。與能合小羣者爭。則小羣必勝矣。厥後交通愈繁。其僅合小羣者。與能合大羣者爭。則小羣恒敗矣。譬之一族於此。甲房與乙房相爭。甲房之人心一。乙房之人心不一。則甲勝而乙敗。有固然矣。苟一旦而移與他族相爭。而兩房之人。猶復互相嫉妒。各顧私利。其勢必至爲他族所剪滅。而甲乙同歸於盡。故當是時也。必和其小羣。乃能成大羣。必棄其小爭。乃能敵大爭。惟商亦然。昔之商務。其交通僅在一國之內。故各郡各埠各行。自謀其利害。而恒可以自立。而今也不然。東西各國。皆合其一國之力。以與我相競。我亦必合一國之力。然後足以抵制之。大局昌。則人人受其利。大局損。則人人受其害。苟不察時變。猶守其前此小羣小爭之故。技務各營其私利。卒之其所謂利者。不過同國之人。自相戕賊。此伐彼之毛。彼啖此之血。所得者至微。至細。而一髮牽則全身動。一葉落則天下秋。乘隙而摧陷之。大局旣壞。無一能自立者。於是向者所得至微至細之私利。亦消歸於無何有矣。嗚呼。前車覆。後車戒。履薄霜。知堅冰。吾每取中國十年以來之商務。比較前後而觀之。未嘗不驚心動魄。而不知後此之伊於胡底也。考東西各國。其每埠必有一商業會議所。合同人之聰明才力。以講求抵制外人保護公益之法。本國有可爭之利。則合同人之力以擴充之。外人有相侵之事。則合同人之力以抗拒之。雖一家蒙其小害。不顧也。雖一家可營私利。不爲也。一經衆議。萬戶一心。不與同胞兄弟競錙銖。而於地球市

場決勝負。惟有高掌遠蹠之氣。識故有席捲囊括之效能。此其商之所以強。而其國之所以興也。今我商民處於羣雄之間。勢無中立之理。不進則退。不立則仆。于此而不亟思自聯。亟思自保。他日曠臍。其能及乎。是用會集同人。效彼良法。創設商業會議所。以聯聲氣。以一衆心。以保利權。以抵外力。一埠雖小。實力行之。各埠應之。他日全國總會。議所之設立。必當不遠。以中國之聰明才力。加以團結。合爲大羣。又豈惟商務而已。二萬萬里之地。四萬萬之民。皆將賴之。

論菲律賓羣島自立

歐榘甲

南洋諸島處大海中。位屬熱帶。悉巫來由人種。中國自古勤遠畧者。悉以化外目之。故兵力之施。僅及西北。而南荒則罕聞焉。蓋西北邊土地與中國毗連。雖沙漠數千里。時有遊牧部落。鏡覲塞下。異族相遇。膺懲斯起。雖以漢武成古。思汗之經營荒遠。開拓萬里。雄風震于西歐。而南方則至交趾瓊崖而止。海外諸島。無有問津者。蓋我中國四千年歷史。祇有陸上爭權之事。而無海上爭權之事。兵威未有能出亞洲者也。自輪舶起而天下之大勢移于海。謀設險保國之術。亦在于海。海島所在。遂爲其國之鎖鑰焉。明世吾國粵人飄流南洋者。開墾無人之島。招聚流寓之民。共立條教。部勒以相約束。幾有據佗南面之略。而國家毫無遠志。不加保護。外患侵入。遂爲所敗。于是南洋全土。或歸荷蘭。或歸葡萄牙。或歸西班牙。而英吉

利後起。尤握海上商權之要。然其蠶食之初。非國家有殖民之政策也。濱海之國多海盜。海盜出沒海上。不能聚棲居之所。而新地之發見。即賴其冒險之功。發獎勵之金。大航海之業。因海盜而練海軍。因海軍而成殖民。各島既闢。而國家乃收之以爲己用。此歐人占領屬地之大略也。南洋當中西之孔道。爲歐亞之通衢。列國尤汲汲焉。注目熱心。并而取之。以爲進圖亞洲大陸之根據。如美之奪菲律賓。德之購西班牙各島。爲近世第一大風潮也。亞洲之門戶。外人既徧駐足焉。則入此室處者。不崇朝而至矣。嗚呼。中國之危局。尙堪設想歟。尙堪設想歟。

今之爲中國危者。曰波蘭也。印度也。地大無人。見滅異族。中國將爲之續矣。吾謂以此警中國人。適使之意冷心灰而已。何也。彼頑然無知之質。若痴童然。嬉戲于壞屋崩墻之下。狎嬉于驚濤駭浪之中。而不自覺也。及其畏憚之情。一生。則又若駭夫然。溺至而不知遷居。火至而不知設救。惟仰首呼天。遂以爲畢乃事也。中國甲午以前。不通外事。以爲西人夷狄耳。不足爲憂。稍有言時事者。則痛斥之以爲媚夷。甚至謂所記西國政治風俗。皆屬捏造。不足爲據。至于君臣男女。平等平權。人人有自主之權。人人有當盡之責。尤西人立國之本。則更斥之以爲野蠻之遺風。非中國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所垂訓也。及夫中日戰爭以後。全軍盡沒。所如輒敗。自大之氣。愕然盡喪。上自縉紳。下至士庶。與之言國之安危。輒曰必亡必亡。問其

如何救也。則曰西國之運強。中國之運衰。無可奈何。聽天而已矣。夫以如此畏。甚如此惴。恐猶與之言。波蘭印度衰亡之故事。彼將委之曰。波蘭印度。尙不能與歐人敵。則吾中國豈復有可望哉。益足寒其膽而死其心矣。蓋彼止知強足以欺弱。大足以欺小。衆足以虐寡。而不知強弱無定形。大小無定勢。衆寡無定理。自立則弱。可轉強。自強則小。可抗大。合羣則寡。可敵衆。如菲律賓土人以小島卒抗天下莫強之美國是也。夫以小島而抗大國。輾轉周歲而大國卒無如何。而終聽其自主。况我中國土地之大人數之衆。萬萬於菲律賓者乎。菲律賓尙可自立。安有中國不可自立之理哉。請與之論菲律賓。

菲律賓者。西班牙屬地也。西人治其地。凡三百年。政治社會宗教。多爲密網以壓制之。并無善政。非島之民。欲脫羈輓也久矣。西廷知之。愈加防抑。而有志之士。潛思俟其時而發矣。先是時。西班牙遣使各洲。檢探新地。領土所及。徧于美洲南洋。然而所治諸州。橫加暴政。民不聊生。加之美人抗英立國。而後自由之光。照耀于大地。獨立之氣。蒸涌于五洲。自非冥頑不靈之族。大惑不解之俗。莫不被其流風。鼓其熱望。以自由爲天賦之權。獨立爲生人之本。人人皆當保護安全之。不可受人壓抑。非如草木禽獸。橫生倒生。寄生不能自由。獨立受命于人。此理印于人人腦中。故于在上。有損其自由。制其獨立者。必起而抗之。于是列國革命之事起。此非民之敢於抗上也。爲其扼人自由。制人獨立。害天理。損人爲不得。

不深惡耳。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西人之言曰：地球上最大罪者，莫如抑人自由。若抑人自由，雖有豐功碩德，不足以贖其罪。大哉言乎！夫自由類于仁，自由而不侵他人之自由，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斯謂忠恕。獨立而不抑他人之自由，匹夫不可奪志，勇士不忘喪元。斯謂節義。斯二者，國家之所以成，政治之所以起，社會之所以興，人民德行之所以重。若其否也，則國家息散，政治腐敗，社會懦弱，德行廢壞，國危于上，民蠶于下。非有革故鼎新之事，以震醒國民之耳目，他人將視我爲野蠻無自立之氣，急而圖我。人種不可得而保，此大易所爲有取于革而志士所以起也。古巴已起而脫西班牙虐政，西人征之，三年不克。美人嘉吉民能知自由獨立，百折不撓，而西之無道也，勸之聽其自主，西廷不聽。美西兩國遂起戰端，適非律賓土人亦憤西政無狀，急圖自主，建立共和政府，引美人爲外援，以逐西吏。美人許之，非美聯攻西地盡沒，島人方以爲美人已脫英人之羈絆者，其必許我以脫西人之羈絆也。而孰知大功旣成，而美人即背前語也。島人乃大憤而自立曰：美國欲以我群島爲殖民地，島民若甘之，豈有今日哉！早安于西班牙政府矣。率衆與之爭。當是時，論者莫不爲島民危也。然而島民志氣不衰，慷慨激勵，誓死與美人決戰，必得自主而後已。美人藉收布哇古巴之故智，思取非律賓群島以覬遠東之門戶。方謂此區區者曾何足道，然而動衆經年，興師萬里，以地球至強之國而不能使叢爾之地滅此朝夕，且

立媾和條約者。其故何哉。嗚呼。可以知歐人之技矣。

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今固無道之世哉。然昔之小役于大者。今則大役于小矣。此亦古今中外所未聞也。統地球人數計之。如英俄德法無論已。即如比利時。人口不過五百萬。葡萄牙人口不過四百五十萬。瑞典和蘭。皆不過四百餘萬。瑞士人口僅二百八十萬。屹然獨立于列強之間。以數國者論之。不過吾中國之一二縣耳。以中國全部計之。其數實多百倍。然則諸國之來侵也。以我之千敵彼之一。豈有不能勝彼者。且主客之形。勞逸不同。風土之宜。順逆有異。西人恆言曰。調兵十萬以攻遠東之國。雖歐洲強國不能。吾謂即能調兵十萬。而十萬之兵。果能保其所向無前乎。即或所向無前。而遂能持久不敗乎。苟或兩軍鏖戰。殫其數千。則後繼即屬甚難。蓋西國愛惜人命。在其國者。人人均得享安全之樂。今以國家貪人土地之故。無端而擲數百無辜之命以餌之。苟一致思。實爲悖理。彼議院鑒于戰禍無已。必將持議罷戰矣。夫以意大利之強。而敗于阿皮西亞。以和蘭之富。而三十年不能服亞齊。以英之無敵。而不敢與南非自由國爲難。以美之大國。而致爲菲律賓小島所困。讀近世歐人侵略之史。而往往不能達其意者。我中國其亦何必自餒也乎。原歐人所以得施蠶食之技者。一則因吾民之懦弱。二則因吾民之闇昧。民氣懦弱。則專用威迫政略。稍有抗拒。即炮轟肉飛。爆裂血薄。以震恐之。使彼不敢再動。民智闇昧。則拘文牽義。不能倡自由之權。奮

獨立之氣。與彼決命爭首。而彼反得藉政府之命。轉而鋤我。斯二術者。其嘗試于我中國。已匪伊朝夕矣。列國效尤。速成瓜分之勢。然而猶不遽以兵力行之者。恐民不服而戰爭烈。則民氣男民智開也。此無形之瓜分。更甚于有形之瓜分也。日人之言曰。中國苟能自強。可以獨力抵抗歐洲。中國地人人衆。又負大陸。國民若有團結之力。政治國家之思想。則震耀地球。上非難也。嗚呼。我國外交。以米木。有能與外人決一大戰者。纔開戰釁。即已媾和。雖曰武備不修。則項不足。未可言戰。而國令不長。上下畏。蕙養成一畏外人如虎之習。遂至比彼嬰索。土地安索鐵路。安索鑛產。橫斃人民。淫掠婦女。而莫敢倡議拒之者。噫嘻。其視菲律賓之士。人甯不愧死耶。甯不奮起耶。

嗚呼。觀于菲律賓。中國人可以自處矣。昔請設爲鑑觀之法。一曰菲律賓賓彈丸之島。能倡獨立。即可拒美中國。且入倡獨立之說。使人人有獨立不羈之氣。不怕死。生不畏強禦。平日無懼外之心。臨時自無怯敵之志。一曰菲律賓。小之衆。能倡自由。即可敵美。中國宜大倡自由之說。使人人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刺激其建國之心。扶植國家改革政治。人人有國家以治之思想。則亡可以圖存。技可以奮興。三曰菲律賓。統領阿圭拿度。少軍事法。抱負遠大。剛勇不屈。故能振勵衆志。率孤軍當百戰之餘。中國民氣巽懦。宜多習武勇。養成俠烈之性質。變去柔弱之姿格。使夫人人有爲國流血之壯志。平定大亂之武略。則外可以敵愾。內仇。

可以除殘去虐。四曰統領宣言曰。昔美國總統。謂亞美利加者。亞美利加人之亞美利加也。今我亦云非律賓者。非律賓人之非律賓也。我中國四萬萬人。亦宜曰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也。人人視中國如其私家私產。不令他人入此室處。奪其所有。念念在茲。不少挫折。若有侮吾國。欺吾國。侵吾國。削吾國者。必同心協力。切齒扼腕。思所以報此大辱。與侮吾家。欺吾家。侵吾家。毀吾家者。必思所以報此家仇。一例。中國既爲四萬萬人之國。有利四萬萬人公享之。有害四萬萬人公去之。夫然後國家之義成。而不致一國之大。各視爲身外不切之物。無可統屬。他人得以遺金棄菓取之。若夫中國以大畏小。非律賓以小禦大。國民精神志氣。有大壤之別。則我中國士民。又宜夙夜疚心。而奮袂以從乎。管子曰。國之亾也。鄰國有焉。國之興也。鄰國有焉。善治國者。其在觀隣乎。中國有志君子。其樂聞斯言也乎。

西人口。自蘇彝士河開後。而歐洲通安之路。不啻咫尺。地球大勢一變。中國以尙未知。吾謂豈特此哉。今日列強紛紛經營各島。其爲對中國問題。先置足于此。而後闖入無疑也。而吾中國知此者。猶寂寂焉。以爲此列強之鯨吞小島。特偶然耳。而不知美之奪非律賓。屯煤于。是。駐兵于是。他日中國有事。盈盈一水。葦航可至。將一舉而蹴踏大陸。與法之由安南廣州。英之由香港威海。德之由膠州南洋島。俄之由旅大西伯利亞。駢騎並進。中國其無幸焉。可預決也。然則將如之何。曰。亞洲未有能倡自主者。有之。始于非律賓。非律賓之海。與吾相。

接。非律賓羣島。吾中國人之寓其地者。不下數十萬焉。其聞自由獨立之義。被自由獨立之風。念其故國。而怦怦然不平以起者多矣。尙懷愛國之心。而大非律賓之氣。以共體此危局。以爭海權哉。

論美菲英杜之戰事關係於中國

梁啓超

百年以前。法國之革命。美國之獨立。爲全球千古未有之大事。而我中國人茫乎杳焉。無一人知其影響者。三十年以前。普法之戰。俄土之戰。亦爲歐洲非常之舉。而我中國人號稱先覺者。僅聞其名。若有若無。此無怪其然也。其關係實淺鮮也。三家村田舍翁。戶以內則其小天下。雖中原逐鹿。劉興項仆。蝸蟻羹沸。而彼一無所聞焉。無關係也。病麻木者。熱其手。螫其足。恬然無所痛苦焉。無關係也。夫人苟能與他人水無關係。則一身以外之事。不聞可也。國苟能與他國永無關係。則一國以外之事。不聞可也。

人類肇生之始。人之與人。國之與國。皆無關係者也。然爲生存競爭之力所驅迫。有使之不得不關係者。我不關係。人人將關係。我絕之無可絕。壅之無可壅。而關係起焉。競爭之力愈盛。則關係之界愈廣。此理與勢之無可逃者也。嗚呼。自輪船鐵路電綫既通。而地球之面積日縮。日小。而人類關係之綫。亦日織日密。以今日美國與非立賓之戰。英國與杜蘭斯哇兒之戰。以與前者法國革命之役。美國獨立之役。普法之役。俄土之役。相比較。其事之孰大孰

小。不待智者而辨矣。雖然。前事之關係於我中國者。若毫釐之微。今事之關係於我中國者。若邱山之重。試一言之。

美非之關係中國。以其勝敗為關係。美之播難於非立賓也。實美人經略亞洲之第一著也。美國自開國以來。守閉關獨立主義。不與聞他洲之事。近歲以來。為生存競爭之力所迫。不能不伸其遠蹠於西半球之外。於是一舉而干預古巴。再舉而合併檀島。三舉而經營非立賓。比者瓜分中國與歐人均需利益之議。且明見諸公文矣。今茲之役。使美而勝。則太平洋東西岸。西岸本國東岸非立賓與中央山。檀香之海權皆歸於美國之手。美人用非立賓以經略中國東南海岸諸省。其力不讓於歐洲列。雄而我臥榻之側。又增一虎矣。故美國而勝。可以速中國瓜分之局。此其關係者一。

非立賓之逐西而抗美也。實我亞洲倡獨立之先鋒。我黃種興民權之初祖也。非立賓而勝。可以為黃種人吐氣。而使白種人落膽。且非之統領與中國有關係。阿圭拿度之外祖母中國人也其將帥

日多支那產焉。非而獨立。使中國人有所觀感。其影響自及於大陸。當有不期然而然者。非而獨立。則太平洋東岸有新興之國。其一日本其二非立賓與我中國相提攜而為之屏蔽。中國有豪傑起。整頓國勢。此二國者皆我援矣。合力以抵禦歐勢之東。漸歐人雖強。其能無畏。故非立

賓而勝。可以助中國獨立之勢。此其關係者又一。

英杜之關係中。國不以其勝敗爲關係。俄人之經畧中國也。以西伯利亞鐵路爲最大關鍵。然其工程浩大。俄人之財力不能成之。故假之於法。法人之力猶不足以給之。故近者與英協商。又欲假之於英。英之力固足以應俄人之求者也。夫一旦有戰事。今豫算戰費已三千六百萬磅。有奇。其結局或尙不止此。英之國力既困於此。則二三年內未必能有其餘以假諸俄人。如此則西伯利亞之鐵路不能成就。此點觀之。則是役也。可以緩中國瓜分之局。此其關係者一。

雖然。俄德法之眈眈逐逐。垂涎於中國也久矣。所以不敢先發者。恐英國之議其後耳。今英有戰事。而俄法遂得乘間而猝發。俄人之於高麗之馬山浦也。於阿富汗之鐵道也。皆乘英杜之戰之影響而起者也。而法國遂亦猝然有廣州灣之事。此事之結局。雖未知如何。然揆我追員。奪我兵船。勒令黜革兩廣總督。此皆據十月十五十六日時事新報所載北京特電之言。未知確否。其雲頭之擗惡。似比於

德人膠州之役。猶過之。頃法國爲此事特開臨時議會。或者因英人有事於非洲。不暇東顧。而乘機以圖捷算。亦未可料也。如法人有其謀。俄恐必緣之而起。英人救護不及。從而保有其勢力範圍。而已如此。則中國之危險。有不可思議者。就此點觀之。則是役也。可以速中國瓜分之局。此其關係者又一。

此兩事者。地球現時之最大問題也。各國報紙。無日不記載之。討論之。然我中國人關心之。

者蓋少矣。其不關心也。謂其與我無關係也。而不知其關係如此其重大也。嗟乎。群雄紛紛。全局浪浪。牽者一髮。動者一身。猛虎在門。仇敵比隣。我其昏昏。人其欣欣。夫菲立賓與杜蘭斯。哇兒猶其小焉者也。憂國之君子。或將有感于斯文。

論剛毅籌款事

梁啓超

逆賊剛毅南下。從事搜括。既閱數月。直道在人。公論難掩。滬港各報。或聲罪致討。或冷嘲熱諷。既已不一而足。而清議報猶闕然。閱報諸君子。以大我相責者。蓋紛紛焉。曰此而不論。清議之謂何矣。是以一論之論曰。

剛毅者何如人也。囚我聖土。彼實爲獄卒。戮我六賢。彼實爲劊手。新政行而復廢。彼實爲炸彈之藥。中國存而遂亡。彼實爲催命之符。若而八者。不知其與我四萬萬同胞有何仇敵。而芟之刈之。鬻之割之。橫殺之。活埋之。其忍心害理。至於如此其極也。舉國懷忠抱義之士。皆思得其肉以爲食。曾不自戕。猶復悍然狼顧而虎眈。以朕我脂。削我膏。剝我膚。吸我血。以供滿洲逆黨之驕侈淫泆。用我民力以制我民之死命。此而可忍。孰不可忍。

剛毅之籌款何爲乎。曰今年戶部開銷。出入相抵。尙不足二千二百萬有奇。故以西后之命。搜取之於民間也。此二千二百萬之缺乏。何自生乎。曰國債與兵餉二者爲其大宗也。是以不語及此。則已。苟語及此。而猶不怒目切齒者。必非人類者也。夫中國何以有國債。以敗

於日本之役也。以中國之大而何以敗于日本。豈非西后與滿洲逆黨實執其咎哉。糜海軍巨萬之款以築頤和園。一旦軍興。有國不顧。有民不謀。擅以我同胞公共產業之土地。割與他人。擅取我同胞辛勤血汗之資財。獻與他國。不惜擲四萬萬人之生命財產。以易其頤和咫尺之地。其剝民財之法也。於第一次云。息借商款。非惟無息。而本錢亦皆爲黃鶴。乃給一臭腐不值一文之虛銜封典以了事。於其第二次也。使各省攤派借款。大省數百萬。小省亦數十萬。曾不一語言謝於其第三次也。設昭信股票。婪索橫掠。詢其所用。則以千萬修天津行宮。號爲闔兵。以謀廢立。今者逆賊剛毅之舉。乃其第四次矣。而今次之最大目的。尤在兵餉一事。夫兵者國之大政也。有國不可無兵。有兵不可無餉。夫孰得而非之。雖然。亦視其所以練兵之意何在耳。凡國之有兵也。所以禦敵也。非所以制民也。故泰西言政治學者。謂凡屬國民。人人皆有當兵之義務。人人皆有出資財爲國養兵之義務。凡以兵也者。所以保國民之生命財產者也。人人出其力。出其財。以保一國之生命財產。實不啻自出其力。自出其財。以自保生命財產也。若今日滿洲逆黨之意。則何如其練兵也。非以敵外寇也。乃以壓內亂也。故彼等常言曰。防家賊。又曰。吾之兵力。拒外國不足。勦土匪有餘矣。嗚呼。此何等心。此何等言也。侵括吾民之生命財產。以爲己有。懼民不服。又使民出其力。出其財。以助凶餓。而自束縛。自壓制。其用心亦云險。而用術亦云巧矣。而况榮祿之練兵。數萬。又實爲操莽逆謀。

之地步也。嗚呼。國家歲入所以不足二百萬者。以此之故。逆賊剛毅所以南下者。以此之故。我同胞之國民。其知之否耶。其知之否耶。逆賊之在江南也。法僑待二白餘萬。其在廣東也。初云二百餘萬。今聞又將倍之。且歲供焉。若此。自昔綏我同胞之膏血而得之者。也。雖然。其文飾之則有詞矣。曰我朝深仁厚澤。自康熙以來。守水不加賦之諭。至今不渝。今所取者。官吏之官囊也。商賈之贏利也。非取之於民也。梁啓超曰。此地耳盜鈴之口也。而我民信之。抑何我民易欺之甚也。夫官吏之視差缺也。以爲中耳。八卜豈有日備其斧而來做官之人哉。竹府取諸官吏。官吏不取諸民。將何取之。此猶使爲盜。益自分其贓。而曰我非盜也。狙公飼狙。朝三暮四。其伎倆何以異是。若夫取諸商者。九直接而剝小民之血汗者也。泰西資生學家言。於入口稅。猶不當重抽之。謂其所抽之重視。仍出我民之買物者。日出之也。如彼逆賊之在廣東也。合七十二行會商使之報效。不知者謂其所取僅在各行之富商也。曾不思我全省小民。日用飲食起居百物。豈有一件不仰賴於七十二行者。設七十二行每年報效此巨款。不取償于買物之人。於何取之。是不啻回找全省數千萬。八一一一。一紵其背而奪其食也。不見乎數年以來。百物騰踊而謀生度日之難。過於前此數倍乎。是百出彼滿洲逆黨第一第二第三次之搜括使然也。而我民猶夢夢然不知其來由。是可歎也。今者洋銀一圓。糶米不滿三斗矣。白斤之柴。值銀四錢矣。自

今。以。往。我。省。每。年。更。出。四。五。百。萬。金。以。供。逆。黨。之。浪。費。吁。嗟。乎。傷。哉。其。何。以。聊。生。而。况。彼。谿。壑。之。慾。永。無。滿。期。後。此。之。加。索。正。未。有。艾。也。我。同。胞。之。國。民。其。知。之。否。耶。其。知。之。否。耶。吁。嗟。乎。傷。哉。彼。逆。黨。者。豺。狼。之。性。狐。狸。之。行。以。食。肉。吸。血。爲。本。業。吾。無。責。焉。獨。怪。我。同。胞。國。民。何。故。甘。心。以。其。自。竭。才。力。自。揮。血。汗。千。辛。萬。苦。所。得。之。資。財。必。盡。獻。之。於。豺。狼。狐。狸。之。手。然。後。爲。快。也。鄉。間。土。財。主。數。十。年。爲。守。財。虜。視。一。文。如。命。一。旦。涉。訟。不。惜。傾。家。以。奉。有。司。焉。代。其。子。弟。買。案。首。買。十。名。內。買。關。節。買。薦。卷。一。擲。數。千。不。惜。焉。捐。官。捐。銜。捐。翎。捐。頂。捐。封。典。一。擲。數。萬。不。惜。焉。其。高。者。認。地。方。州。縣。候。補。官。爲。恩。師。其。下。者。與。門。士。跟。班。三。小。子。拜。爺。兄。弟。罄。已。所。蓄。任。其。取。携。不。惜。焉。即。遊。商。於。海。外。者。其。通。達。時。務。發。憤。國。事。之。人。雖。所。在。多。有。然。亦。有。所。謂。頑。固。者。流。視。公。使。如。天。視。領。事。如。神。視。翰。林。進。士。秋。風。客。如。菩。薩。平。日。一。毛。不。拔。惟。此。天。也。神。也。菩。薩。也。勒。指。之。誑。騙。之。則。摩。頂。放。踵。以。事。天。神。菩。薩。不。惜。焉。嗟。乎。入。一。名。學。中。一。名。舉。領。一。箇。虛。銜。受。一。軸。誥。封。得。地。方。官。吏。之。一。盼。受。秋。風。客。之。一。聯。一。硃。卷。見。所。謂。中。堂。大。人。者。一。面。請。一。安。唱。一。喏。究。竟。於。自。己。有。何。益。處。乃。不。惜。割。棄。其。生。平。所。最。疼。最。愛。之。心。肝。兒。肉。兒。以。易。之。欲。不。謂。其。無。自。立。性。焉。不。可。得。也。試。觀。外。國。之。民。何。如。我。國。之。民。何。如。外。國。之。商。何。如。我。國。之。商。何。如。然。則。逆。賊。剛。毅。之。流。不。過。因。我。民。之。有。此。奴。隸。性。而。善。用。之。耳。於。彼。乎。何。尤。

使以彼輩巴結官場巴結奴才孝敬外江佬滿洲逆黨之資財。而以之譯報。則民智之開。指日而待也。以之開學堂。則人才之多。不可勝用也。以之興工藝機器。則商務之盛。甲於地球也。以之設警察。則路不拾遺也。以之辦民兵。則國勢之強。雖合歐洲諸國之力。莫敢予侮也。移而用之他事。亦莫不皆然矣。夫所謂政治者。不外以地方人民之財。辦地方人民之事而已。是即人民以已之財。辦已之事也。以已之財。辦已之事。雖傾家破產而不爲過。若以已之財。而獻諸行路之人。仇敵之人。雖一毫一釐。而亦有所不可。夫彼外江佬之倨然稱爲官者。皆以行路人視我民者也。彼滿洲逆黨之費盡心力以防家賊者。皆以仇敵視我民者也。我竭吾財。以供奉之。而彼豺狼狐狸。豈嘗有一言之感謝。反以我爲亞更。以我爲羊。殺謂此。蚩蚩者照例應替人作馬牛。出其滿身臭汗。獻此臭銅錢。以供吾輩大人們老爺們之揮霍。乃其天職也云爾。而我民之蚩蚩者。亦果自認此爲己之天職。樂獻其財于豺狼狐狸。以爲榮。以爲快。是實可謂亞更之魁。而羊殺之傑也。人苟甘心爲亞更之魁。羊殺之傑。夫復何言。獨惜我東南錦繡一輿區。人民土地財產。皆可以敵歐洲之一國。而我民涉重洋。冒萬險。一縷一血一粒一汗所得之區區。曾不足以填賊黨之豁壑於萬一也。我國民而猶不悟也。則吾於豺狼狐狸之逆殺。又何責焉。又何責焉。

公非處士。問於公。是先生曰。兩湖總督張之洞者。豈非中國大名者哉。豈非最言忠節者哉。受 皇上厚恩。由編修一年。超拔巡撫。位極封疆。豈非二十年窮富極貴者哉。學問深博。能知西事。豈非一國之通才。而爲新黨之領袖者哉。戊戌八月。皇上被廢。榮剛用事。那拉后深畏疆臣之擁兵有望者。電問張之洞。上宜廢否。又使鹿傳霖奎俊過長江。而問張之洞。以 上可廢弒否。劉坤一欲抗逆議。乃問張之洞。以聯名。張之洞不允聯名。而敬奉逆命。於是 上竟廢矣。僞嗣立矣。當戊戌廢 上時。張之洞自以已爲新黨魁也。恐懼震懾。懼及黨禍。乃電請殺六烈士。以自免。於是六烈士殺矣。六烈士皆與張之洞有交。御史楊深秀者。學行素高。張之洞撫山西。開令德堂以教士。特請爲山長者也。譚嗣同者。其同僚。湖北巡撫譚繼洵之子。張之洞世姪。而頗見者也。林旭者。沈文肅公之孫婿。向在江南。張之洞所激賞之士也。若楊銳者。則其第一親信入室弟子。歲以千金養之。託以京師事者也。劉光第者。亦其深知。與楊銳二人。託於陳寶箴奏薦者也。惟康廣仁。乃其未識。亦其親敬之。康有爲之弟也。乃榮剛未殺。而張之洞猶忍心請殺之。天下以爲何如哉。及僞嗣之立。巡撫于蔭霖怫然不悅。布政使岑春萱欲以官力爭。屬官五十餘人。部民千數。詣轅泣請力爭。張皆阻之。天下以爲何如哉。意者 皇上之有仇於張之洞耶。則授爲二十年督撫矣。意者榮祿剛毅與張之洞親交耶。則善惡之薰蕕不同。新舊之意見迥異。向來不睦。天下固知之。然而張之洞手握重

身負碩望。何以低首歛心。親事榮剛。負心絕義。顯仇。皇上乃至仇及。皇上所用彼親愛之人。相反若此。是真不可解者也。鄙人常服膺張之洞學問之博。議論之正。氣節之高。仰之如山斗焉。乃今者其舉若此。蒙竊惑焉。公是先生憮然曰。張之洞者鄙夫也。是佞人也是巧宦也。是逆黨也。是賊臣也。何難知哉。其事迹君既詳知矣。夫從古詔佞之臣。鄉愿之士。大儒負盛名。若張禹之經義。胡廣之中庸。王祥之孝子。馮道之聖人。豈非一代偉人哉。當承平無事。雍容揄揚。高議雲臺。著書幽室。或治民循理。或操守清節。豈非清望絕倫者哉。而一臨大節。蒙大難。當君臣之際。攫權奸之。燄則屈節俯首。釀成逆燄。至於君國俱亡。天下塗炭。此其初豈不談忠義。講氣節者乎。而誅伏於清議。唾罵於千秋。迄今論之。乃不能比於人數何哉。不過爲保身家。戀富貴之一念耳。此念既起。則是非極明而不敢言。是逆順極辨而甘於從逆。譬如三角法之點線。稍差其端。失於毫厘。其末相反。已不可思議算數。孔子所謂苟患失無所不至。則以華歆之盛名者。儒身縛伏。后王經之爲儒林丈人。躬背帝髻。若張之洞之文學氣節。儒望豈能過於數子哉。其縛伏后而背帝髻。亦其固也。且張之洞惟其素領袖新。黨素惡榮剛。其爲善類也彰彰。故其得大名也鼎鼎。然後其懼禍也惴惴。故其奉僞命也唯唯。其今日背逆忍心之由。乃其昔日高節重望之所至也。子何惑焉。嗟夫。張之洞者。其始不過鄙夫耳。其後曲媚榮剛爲逆黨。顯仇。皇上爲賊臣。眞所謂苟患失之無不至者矣。君其

未信孔子之言乎。公非處士曰。先生之論。可謂扶經心執聖權矣。頃京邑蹂躪。廟社震驚。那拉出奔。榮祿無蹤。載漪出亡。賊黨流離。萬國公議。皆言救上。不認那拉。張之洞於此何去。何從。公是先生曰。張之洞之心。巧宦也。無所不可去。無所不可從。但欲安其身。保其富貴而已。至於今者。張之洞之心。必悔悟從賊黨矣。必欲附從帝黨矣。然張之洞自政變以來。其所。以輕背皇上者。已著矣。其所以攻禁擒拿帝黨者。無不至矣。已處背水之陣。欲歸未敢。跋前疐後。狼狽無依。欲仍附賊黨。而大勢已敗。欲復歸帝黨。而仇怨已深。欲起兵自立。而魄力不敢。徘徊躊躇。震動恐懼。進退維谷。去從無所。此張之洞今日之心事也。嗟乎。丈夫立世。大臣處國。安有中立取巧而能保者乎。終亦必敗而已。張之洞非不見及此。而起點既差。末路自難。此亦張之洞之所無可如何者也。公非處士曰。然則張之洞今日何爲乎。曰。吾既言之。彼與帝黨仇怨既深。歸恐難保。倒行逆施。其將忠於逆黨。永爲賊臣乎。然普天之怨恨逆黨。莫不入骨懷思。聖主同於望歲。成敗之效。既覩。則歸附之心。全翻。恐張之洞雖欲附逆黨。而其屬未必從之也。其屬官幕府。多通才志士。能審時勢。通外事。本已有合同新黨之心。與新黨沆瀣既同。歸親尤甚。若張之洞欲攻新黨。不獨大失天下之心。而令屬官攻新黨。亦不啻以新黨攻新黨也。必有前途倒戈之禍。或有變生肘腋之憂。呂布起於蕭牆。思明生于左右。張之洞一身不能自保。寢食不能自安。而况欲攻人乎。徒見其愚惑而已。公非處士曰。然

則張之洞者宜如何。公是先生曰。張之洞本新黨之親交。徒以附於逆黨而即決裂耳。今那拉得罪於宗廟社稷。得罪於兆民。得罪於萬國。其必不能存。愚者皆知之矣。晉夷吾之返國。已辱先君。唐明皇之幸蜀。推立靈武。舉國之擁戴者既在。皇上萬國之議救者亦在。皇上矣。以爲義則如此。以爲勢則如彼。張之洞即不論義理。若識時審勢。亦當扶救。聖主然後引合新黨。改易新政。則唐之五王。周之晉鄭。功德巍巍。豈有過之。張之洞既悔禍立功。皇上必加非常之待。新黨志在救。上無他意見。亦忘嫌復舊。相與同心。而張之洞身家既保。功蓋天下矣。且張之洞即欲保西后。亦非保。皇上不可親有保。皇上之功。然後可爲調停兩宮之計。此乃深爲西后者也。若循承平之空文。仍行巧媚之曲。說徒曰兩宮慈愛。天下其誰信之。皇上豈能聽之。張之洞既不能自保。亦不能保西后也。終於兩盡矣。試問民心如何。國事如何。而尙可以空言舊勢。敷衍塞責乎。天下非癡非聾。民心已動。難離區區挾鄂督之力。遂欲逆天理。絕人心而行。亦見其不知量也。然而張之洞身經喪亂。神魂交喪。舉動乖謬。幾與端榮等矣。瓦注者巧。金注者昏。夫兩湖總督其爲金注也重矣。能勿昏乎。昏者豈可與料事。患得患失。難進難退。疑死疑生。徘徊不決。搖惑倉皇。若此者尙可與論大事哉。其究也身名俱喪而已。張之洞其不免此乎。

頃京師傾覆。史民塗炭。乘輿播遷。岌岌乎中國垂亡矣。誰生厲階。滔天起禍。豈非那拉后通
拳匪戕外人之所致耶。所以致然。豈非前歲囚戮新黨。廢君篡位之所致耶。天下怨怒。喑
喑側目。夫以那拉之淫虐。賊臣之蠢橫。其釀亂傾邦如彼。當戊戌之變。法百日新政。天下想
望萬國拭目于中國之強。待華人歛手而加敬也。夫以皇上之聖武。新黨之明達。捨身救
國如此。此天下之公論也。假使皇上復位。新黨輔政。中國可必保全。人民可必樂利。此可
以戊戌百日之效而推之也。假令那拉再行訓政。諸賊再復弄權。萬里之中國必亡。四萬萬
之人民必絕。此可以訓政兩年之效推之也。以萬國公法論。則結拳匪戮外人。戕德使。必不
爲外國所容。以春秋經義論。則母淫當絕。書文姜是也。廢君當絕。書哀姜是也。失信當絕。書
晉夷吾是也。魚爛其民當絕。書樂亡是也。以一淫婦弄權。至于君廢國亡。九廟不食。列祖列
宗之靈其容之乎。皇天后土其享之乎。如萬里之中國淪亡。四萬萬之種族同絕。三帝三王
之神明。歷代賢豪之精爽。其許之乎。吾四萬萬同胞爲其所賣。其甘之乎。故赫赫宗周。褒姒
滅之。詩人所爲痛傷。大爲詈罵。乃所以爲溫柔敦厚之至也。夫柔於民。厚于國。乃義之至也。
若厚於暴于民。豈以爲義也。昔者晉夷吾之復反。已辱先君。唐明皇之出奔。則推靈武。周
勃以安劉爲忠。東之以復唐爲正。此乃古今經義之正。士論之公也。武后有篡廢之罪。而未
嘗亡國毒民。褒姒能亡其國。而未嘗廢君篡位。若那拉后者。兼武墨褒姒而一之。真古今

所未有。不特列祖列宗之罪人。實中國四萬萬人之罪人也。試問吾四萬萬之同胞。復願戴那拉乎。抑願戴皇上乎。不待京師之亡。觀去歲廢立之事。薄海電爭者百數。今十二國公議咸欲救。上人心之戴可知也。人心之所戴。天命之所存可知也。人心如此。天命如此。經義如此。公法如此。皆以救皇上存中國之故。新黨之所爲無他。不過戮力以救皇上。以存中國而已。兩湖總督張之洞者。學問深博。非不知經義史事者也。豈以爲皇上可廢。弒那拉宜淫篡哉。豈不知京師傾覆。祖宗不食。由于那拉哉。豈不知那拉臨朝。羣小弄權。中國不保哉。豈不知新黨之爲忠於皇上。而別無他心哉。豈不知人心咸怨那拉而戴皇上哉。張之洞清夜捫心。豈不知之。乃其粉飾之言。告各國領事。則曰。兩宮慈愛。苟如是。則戊戌廢君。已亥立嗣。郊壇不祀。皆皇上自爲之耶。苟如是。則通參匪戕外人。戮德使。亡京師。毒生民。絕宗社。皆皇上爲之耶。若如張之洞言。則皇上其可廢矣。萬國豈復肯擁立之。天下豈復同戴之哉。雖然。皇上之聖明。那拉之罪惡。張之洞豈能以隻手遮之哉。豈能以一人賣天下萬國哉。乃者聞其在漢口戮新黨三十人。又派員于上海捕新黨。是黨禍之興。那拉不舉。而張之洞必欲行之也。那拉未爲武后。張之洞先迎合而爲周興來俊臣。那拉未爲靈帝熹宗。張之洞先爲曹節仇覽魏忠賢。異哉。張之洞之暴新黨也。何其媚那拉而仇皇上之甚哉。昔歲榮祿統重兵。張之洞畏不敢動。其以爲保身家之計可也。今則那拉走矣。

武衛散矣。張之洞負重望。擁重兵。欲救。上則一呼可成矣。尙冀其一綫之良。敢于爲調停。兩宮之計。又冀其一隙之明。思爲保存中國之謀。此或亦張之洞讀書有年。良心所不盡喪者乎。若欲存中國。不爲周勃安。劉東之復。唐元禮擁。中敬業興兵。豈復有他策耶。許袁一言。而以離間腰斬。此豈狹仁傑之所能濟乎。張之洞昔既畏勢而徇賊。今尙從賊而按兵。已苟保富貴而不爲。尙惡天下有救。皇上之人。旣誅旣鋤。乃捕乃羅。惟恐忠臣義士有一人之不盡。而慮。皇上有生機一線之復存也。患中國之不速亡。而四萬萬之人種不絕也。嗚呼。張之洞倒行逆施如此。于是天良俱絕矣。不徒忍於弑。皇上實忍于絕中國矣。何以言之。試問議和之後。那拉再立幼主。重行臨朝。能捨棄榮祿剛毅諸人。而舉國以聽張之洞乎。果其能舉國以聽張之洞。自負明達新學。自負經營八表。自謂能救中國。尙未可知。然識者觀之。張之。尙未信各國民兵之制。銀行之事。此西政之最淺末者。張之洞尙未知之。而況泰西立國政治之體也。張之洞之學之才。以之爲政。不能救中國。勿論。就論如所自負。然觀從古變法之舉。皆出于大有爲之君。有湯武而後有伊周。有桓公而後有管仲。有勾踐而後有范蠡。有孝公而後有商鞅。有先主而後有諸葛。有符堅而後有王猛。有宇文周而後有蘇綽。有神宗而後有王安石。未見無英武神聖之君。而能成變法立治之規模者也。今自那拉訓政兩年。所行爲何政。則皆守舊弊法。摧翻新政也。所用爲何人。則李連英載漪奕劻榮祿剛。

殺。下及趙舒翹啓秀立山懷塔布之流。非貪冒驕暴之人。則冥頑蠢悞之士。舉朝無一正人。執政無一通才。兩年無一讜言。言路結舌。羣僚低首。天下怨嗟。若其宿昔所爲。日爲荒戲之事。窮極土木之功。乃至提鐵艦之三千萬。鐵路之三千萬。以築頤和園。提萬萬以祝壽日。以至失琉球。亡緬甸。失安南。割臺灣。膠旅廣州灣之地。除其淫僞。閹弑顯后。殺毅后。尙出傳聞外。但自光緒八年顯后升遐之後。其行政之效。又可觀矣。年垂七十矣。腦筋生定矣。耳本不知古今。目更不知中外。身寄衆閹寺之中。面蔽於衆邪諸愚佞之人。告之以西學。則驚河漢而掩耳。改圖於新政。則皆害已而不便。以此而欲輔佐變法。以救中國。是猶欲雄鷄生卵。緣木求魚也。無胎生子。必不可得。凝冰作柱。必不能成。無其實矣。將安所施。此雖堯舜在前。周公在後。卑士麥克千百。亦無能爲矣。英日各國向不知其詳。故不知救。皇上而認那拉。今至大戮其民。而後大悔之。若張之洞而不忍中國之亡。豈不念此乎。必捨聖明變法之。皇上而扶一淫昏亡國之女后。以立童昏之幼主。中國必亡。而張之。亦何利乎。若謂中國必不全亡。猶冀爲小朝廷大臣。則方今萬國之怒如彼。中國民心之變如此。張之。能保必爲小朝乎。且立于亂人之朝。豈復可言。昔之崔浩。張華。蒙被慘戮。且不遠引。即近者許景澄。袁昶。以一言而被戮。其他立山。徐用儀。雖小人之尤。亦復死于無辜。如聶士成。李秉衡。張春發。陳澤霖。以戰死。則幾于死事矣。然不爲。皇上盡節而爲助拳匪。以拒友邦。天下尙惜其死。

非其所也。即令和議幸結。那拉無恙。而宵小可以搆毀。民怒可以生患。衆怒難犯。違天不祥。長之滿。既悖天怒。民廢君從。賊獨不慮肘腋之生變乎。若以怙權恃勢。可以無道橫行。則那拉榮祿之勢。昔者滔天。可肆殺戮。今已流離奔走矣。尙無莽卓之才。而敢行逆天之事。曾幾何時。千刀剝而三家分矣。凶人作逆。千古何能有成。况當萬國環伺之時。人心憤怒之際乎。區區鄂督。權力幾何。比于榮祿。蓋已遠矣。而敢於倚勢作威。肆行黨禍。以絕皇上之生機。以犯天下之大怒。是未鑒榮祿覆亡之轍。而急于步其後塵也。張之洞。本知變法。親于新黨。徒以戊戌之秋。曲媚那拉。思免黨禍。故敢背皇上。敢殺六士。一綫之差。方針遂反。至於今也。騎於虎背。敢爲逆賊。而不顧自與黨禍。而不辭名臣。其始賊臣。其終以一念保身。家富貴之漸。遂以日造弑君上亡中國之藥。嗚呼。他人不足責矣。張之洞之志。學周而榮祿。燕薈相反者。其明發指心。仰天自問。對之天下。垂之後世。不審以爲如何也。雖然。以華歆之名。儒大臣。而忍于手縛。伏后。彼利令智昏。天良絕滅久矣。鐘鳴漏盡。游魂搖搖。倒行逆施。挺而走險。豈復有月計算。顧忘哉。吾讀史而駭華歆。今知之矣。雖然。時勢如此。人心若彼。而舊黨大臣。尙不知悔禍。甘心從逆。滔滔皆是。豈以爲是可恃哉。豈真忠於那拉哉。善亂運所鍾。死期將至。治病者不盡去其惡毒。則新肌難生。爲國者不盡勦其舊積。則新政難成。書曰。無俾易種。于茲新邑。天將欲新中國也。故俾諸舊者咸與掃除。不有廢也。其何以興。若今諸老舊大官。

橫于上。中國豈能救乎。故張之。之甘于從逆。是天之大汎掃諸舊而大新中國也。天之愛中國甚矣。哉。諸新黨其益可奮乎。

論死生

闕名

嗚呼。人之所以陷於不義者。吾知之矣。人之所以勇於義者。吾亦知之矣。陷於何。在。陷於畏。死。勇於何。在。勇於不畏死。夫以藐然七尺之躬。終有渺然歸虛之日。則亦何必畏哉。其畏也。則以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也。雖然死而可惡。天下豈有長生不死之道乎。以必不能免之事。而常存倖免之心。夫是以由惡而畏。由畏而愚。而弱而忍。而悖而適得死。不然天下畏死者衆矣。其能免者誰哉。豈獨不能免。速死之人。大抵畏死之情中之也。其能幸免者。則所謂罔之生也而已矣。然使其罔然長生。則罔亦何害。而無如其終有一死也。豈獨有一死。且恐後之爲禍更烈也。雖然。吾今執不知死生之理之人。而告以不畏死之說。是何異執弊者而語宮徵。執瞽者而語黑白乎。請論死以明之。

萬物莫不生。而不知其由死而生也。萬物莫不死。而不知其死而復生也。天地之氣。有出必有入。有聚必有散。有分必有合。有來必有往。十圍之木。鬱鬱葱葱。人謂其生氣勃然也。而不知其將受斧斤也。五母雞。二母。無失其時。人謂其生息不已也。而不知其將被烹剝也。物之由生而少。由少而壯。由壯而老。由老而死。乃物之常。何足異哉。所異者其死而即死。與死

而不死耳。薪焚於火。其已死者也。然而烟塵灰燼。未即死也。冰釋於水。其已死者也。然而水即爲冰。猶不死也。彼至粗至淺有形象者且然。而謂人之精靈杳然無形。寂然無聲。乃由生而定。由死而罄者乎。季路問事鬼神。而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問死。又曰未知生。焉知死。此豈夫子拒季路之問哉。無亦以人鬼一源。生死無二。因以直告之耳。孝經緯曰。陰陽終而復始。萬物死而復蘇。繫辭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游魂爲變者。死而復生。變化也。世人不知死生之故。猥以爲生也。自無而之。有而不勝欣幸。死也。自有而之。無而不勝恐怖。故見義不爲。知死不救。卒養成一麻木不仁之世界。惡知夫死而不亡者哉。

然而死而不亡。理雖如是。而不畏死者。猶不暇論也。縱使死而卽亡。彼仁義之士。豈遂畏之哉。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孟子曰。生亦我所欲。義亦我所欲。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若彼人者。豈真惡生樂死。與世人異其性質乎。又豈預計夫死而不亡。乃始不惜身命乎。仁義所在。死生以之。蹈道自然。順受其正。固無所貪圖。無所計較者也。子路侍側。而子以爲不得其死。孔悝之難。又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此豈夫子之能逆料哉。亦以子路之精神意氣。死生不渝。故知其必死節耳。子畏於匡。顏淵後。而子疑其死。亦豈夫子之故爲測度哉。觀顏淵之對。以爲子在。回何敢死。則子若被害。顏淵死之必矣。仁義

之士視死如歸。其審計及於死而不亡乎。故死而不亡者。理之常也。而雖亡猶死者。烈士之心也。彼畏死之人。明知夫義所當死。又知夫死而不亡。而猶以畏死情勝。卒至進退失據。終歸於死。且而不合於義者。其亦可以興矣。

雖然。吾論是非。遇論利害者則沮矣。吾談義理。遇談禍福者則迂矣。吾請不論理而論事。不言古而言今。今夫康梁天下之至不畏死者也。無地不可以死。無時不可以死。無人不可以死。而乃搜捕不死。追殺不死。協拿不死。行刺不者。放火不死。今夫逆黨天下之至畏死者也。畏死而不敢違后旨。畏死而不敢救皇上。且畏死而不敢言維新。而乃於拳匪死於西。兵死於矯詔。死於自殺。是何禍福利害之相反也哉。子夏曰。死生有命。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雖其如予何。又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蓋天命所在。我雖畏死。死不因畏而止。我雖不畏死。死不因不畏而至。張蔭桓之不死於戊戌政變之際。而死於新疆。張蔭桓之不幸也。向使偕六君子而死。則且並六而爲七矣。何至虛延兩載。死於無名耶。許景澄袁昶之不死於諫廢立。而死於諫開戰。許袁之不幸也。向使繼楊漪川而請撤簾。則漪川何以上之。而乃久立牝朝。稍露直言。遽遭慘戮。是可哀矣。聶士成之列。不可謂不忠也。然而死非其所。君子不貴也。使士成手提勁旅。翼戴王室。則無論事之成敗。卽兵敗身死。妻子被擄。士成爲不朽矣。何至爲權奸掣肘。兵匪通謀。身死家破。而猶受斥責哉。使張許袁聶。早知有此一

死則雖至愚蠢亦必能力救。聖主雖死而不顧也。即其今日之死亦必自恨其往者之不死也。乃不死於前而死於後。不死於彼而死於此。名義不立。防檢空裂。不亦悔之已晚哉。此尙就其不盡從逆者言之。若如立山徐川儀之流。則明明后嗣矣。出入宮禁。恩眷優渥。又非如李秉衡等之親自督戰。宜其可以無恙也。何忽然亦被慘死耶。其餘京津之間。浮沈宦宦。袖手旁觀者。不知其幾矣。而今安在哉。是知死生有命。且又有義。不畏死者未必死。而雖死猶生。畏死者未必生。而生不如死。彼畏死者又何益焉。

嗚呼。譚瀏陽其知之矣。當政變之初起也。有某國人勸以出走者。而瀏陽曰。各國變法。未有不流血者。中國未有流血。請自譚嗣同始。迄今誦其遺言。仰其高節。猶令人有怦怦欲死之心。故吾嘗謂六君子之中。譚復生可稱爲待死。楊漪川可稱爲尋死。漪川豈必不免於死者哉。使不上疏。則亦一宋伯魯耳。乃奏請撤籬。自尋死節。可不謂之人傑矣乎。唐拔貢之被逮也。曰事既漏洩。有死而已。無庸縋縛。同爾前往。三十餘人。羣呼速殺。延頸就戮。無一懼者。嗚呼。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如彼人者。得不謂之從容就義哉。無論其毅魄英靈。長此終古。即使死而即死。滅盡無餘。其所成者固已大矣。尙何敗事之可言耶。中國自戊戌以前。無所謂流血變法者也。六君子之後。而流血之宗旨定矣。及唐繼起。三十志士同日死。義流風所被。遍於國中。人人有捨身救國之心。獨立不懼之概。事之成就。雖有遲速。而其所以激厲民心。

提振士氣者。固足以易天下矣。康梁之屢瀕於死而不死也。同黨者慮其危。反對者利其死。吾則謂其不必慮。亦無可利。無論康梁之死與不死。固有天在。即死矣。而康梁之事亦成矣。耶蘇被殺。其弟子又十九傳。皆被禍。宜其教之絕滅矣。何若是之盛大耶。墨子曰。臣雖死。而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皆猶夫臣者也。故康梁不死。其事固成。康梁即死。其事亦成。事之成敗。固無與於人之生死也久矣。張睢陽雖被難。李郭賴以中興。彼畏死者。又何怖焉。甚哉。世人之大惑不解也。彼冥然以生。而不知其所以生。茫然而死。而不知其所以死。徒營營役役於目前之禍福利害。以爲貪生長死計。故數十年中。惴惴然自憂其死之不暇。何暇以普渡衆生。更何敢以輕入地獄。是故委瑣齷齪。拘文牽俗。不敢發一言。不敢行一事。見親友之患難。則下石而不動心。見君國之阽危。不援救而反從逆。以至種亡國破。禍敗立見。而猶復粉飾諛頌。聊以自娛。是其爲人。豈特必不得其死。即使幸保首領。而其心死之禍。已大可哀矣。又安知夫生亦我死亦我。我生我死。而我無所損益於其間哉。嗚呼。死而即盡。夷齊何苦以窮餓爭名。死如可逃。政徹何事。以帝皇不免。畏死者尙念之哉。

新黨黨派述略

趙振

朱紫雜。陳雅鄭。迭奏萬。蜩鼎沸。百喙岳。鳴師曠。淆其聰。離朱失其鑒。不有靈犀。疇分涇渭。非懸神鏡。曷別妍媸。任公先生有維新圖說。演其意而申論之。作新黨黨派述略。

新黨之名。昉於丁戊之間。中國屢敗之餘。其虛憍自大。自視如帝如天。而日外人以爲夷狄禽獸之習。漸悟其非。震於泰西之文明。其腦筋爲之一變。恍然其政治學術技藝無一不勝於我。於是遠識之士。洞幽燭微。冥心孤往。以窮其所以然。復出其所得而大號於衆。聞其風者。羣起而和之。應之。苟非鐵牛土狗石象木鳶無血氣沒腦筋昏愚澀謬冥頑陋固一事不知一理不聞之陳死人。莫不哆哆然喋喋然爭譚時務。自命爲識時之俊傑。而驕於庠塾里黨之間。並其服飾飲食玩好之微。亦無一不爲泰西是倣。嗚呼。中國之新黨。何其盛也。洎夫今上皇帝收攬大權。有特科歲舉之舉。利祿所在。科舉所重。颯颯電擊。波譎雲詭。則不獨吾向者之所謂新黨爲新黨。即吾向者之所謂鐵牛土狗石象木鳶無血氣沒腦筋昏愚澀謬冥頑陋固一事不知一理不聞之陳死人。亦爲風潮所激蕩。亦莫不剽竊報章之剩語。勦襲坊間時務策論之陳言。取其壓力漲力激力動力阻力吸力愛力起點進步團體氣質改良自由組織種子野蠻文明平權平等以及華盛頓拿破侖亞力山大成吉思林肯明治維廉維多利亞達爾文斯賓塞赫胥黎加利生得資錫盧騷孟的斯鳩卑思麥沙士勃雷伊藤大隈之名號。歐羅巴阿非利加阿美利加澳大利亞亞細亞英俄德法日美等之字樣。西學大成格致課藝之所錄。瀛環誌略萬國史記之所載。塗抹於文字。叫號於肆應酬酢之間。一人十人百人千人萬人億兆人。耳爲之聒。目爲之眩。地球文明之各國。其所謂新黨者。有如是

之盛乎。地球文明之各國。其所謂新黨者。其果若是乎。吾爲之惛惛然。悲悄悄然。憂慄慄然。懼地球文明之各國。其所謂新黨者。斷不若此也。

不觀夫戊戌八月之後乎。天傾地覆。鬼怒神恫。日月無光。風雲失色。河東獅子。伏地一吼。而狐嗥狼哮。猩啞猿咽。爲之寂然。萬籟無聲。億喙戢響。而向之自以新黨之黨魁。自命而四萬萬人。亦以新黨黨魁。矚之者。且電催殺六士。以自保其祿位矣。未幾且躬爲捕黨之魁。屠戮志士矣。又有朝聞政變。痛哭流涕。慷慨而論列是非。一聞不株連之僞詔。則反戈相向。著論而媚其所譽者。若夫進勸善之歌。獻符命之頌。著翼教之編。而帶銅具。顏甲士。重斯人也。其長樂老之遺派歟。其楊三變之嫡嗣歟。是非戊戌八月以前之所謂新黨者歟。新黨乎。新黨乎。我中國之新黨。其若是乎。

庚子之季。國匪肇禍。京師破。宗社毀。宮闈焚。乘輿出。國之危亡。如累卵。如浮漚。如朽索之馭六馬。岌岌乎殆哉。西后榮祿。鑑端剛之覆轍。懼瀕網之餘生。繼以外人逼迫。內論囂然。自慄慄然。日懼其位祿之不保。於是取戊戌之新政。略試其數端。以爲解釋罪戾。要結人心之秘策。而可以告謝於列強。而舉國望治之殷。如饑如渴。莫不額手相慶。而曰維新維新。而風氣又爲之一轉。未幾而部例焚矣。胥吏裁矣。捐納停矣。冗官廢矣。八股去矣。武試止矣。而舉特科。而保人才。而開學堂。而設警察。而復洋操。戊戌新政之形式。幾幾具體而微矣。其精神何

如。則。吾。不。得。而。知。然。而。上。行。下。效。足。徵。風。行。草。偃。之。休。八。股。家。聲。調。鏗。鏘。之。絕。妙。文。章。實。我。支。那。四。千。年。奴。隸。性。質。服。從。主。義。之。絕。妙。寫。真。影。相。悲。夫。悲。夫。試。觀。辛。丑。以。來。吾。支。那。之。含。齒。戴。髮。四。顧。方。足。者。之。變。相。何。妨。戲。取。留。聲。之。器。攝。影。之。鏡。而。寫。之。照。之。其。口。噤。噤。其。音。囁。囁。其。氣。陶。陶。或。百。或。千。或。萬。或。億。蜂。屯。蟻。聚。而。切。切。嘈。嘈。聆。其。言。語。新。政。新。學。也。讀。其。議。論。新。政。新。學。也。問。其。運。動。新。政。新。學。也。樞。機。之。條。議。封。疆。之。奏。牘。士。夫。之。論。述。無。一。不。新。政。新。學。也。非。但。政。學。已。也。尋。常。日。用。之。事。有。中。西。合。璧。之。新。法。方。言。焉。有。中。西。合。璧。之。新。法。服。飾。焉。譽。以。維。新。志。士。則。喜。譽。以。老。成。典。型。則。怒。新。黨。乎。新。黨。乎。視。戊。戌。猶。有。進。焉。者。乎。非。但。吾。向。之。所。謂。鐵。牛。土。狗。石。象。木。鷲。無。血。氣。沒。腦。筋。昏。愚。澀。謬。冥。頑。陋。固。一。事。不。知。一。理。不。聞。之。陳。死。人。詡。詡。然。起。死。回。生。化。朽。腐。而。爲。神。奇。以。新。黨。自。鳴。於。世。而。祖。匪。之。魁。漏。網。之。餘。孽。亦。墮。廉。喪。耻。覲。顏。澀。面。低。首。下。心。日。日。以。媚。外。爲。主。義。汲。汲。焉。講。求。泰。西。之。武。備。泰。西。之。警。察。以。求。壓。制。防。範。我。漢。人。悲。夫。悲。夫。若。是。之。新。黨。何。其。多。也。然。而。吾。懼。其。多。也。新。黨。盛。矣。黨。派。繁。矣。黃。茅。白。華。彌。望。皆。是。咕。嗶。之。士。數。誦。之。儒。纓。衿。之。士。夫。持。籌。握。算。不。能。紀。其。數。斗。量。車。載。不。能。盡。其。名。二。十。二。行。省。之。大。幅。員。之。廣。自。其。表。面。而。觀。之。亦。若。萬。象。維。新。之。氣。象。儼。濯。濯。然。一。新。國。矣。然。而。詔。下。期。年。矣。疆。臣。之。覆。奏。亦。幾。半。年。矣。咋。於。國。闕。於。塾。囂。於。里。巷。而。其。實。效。所。在。者。何。如。而。其。實。力。舉。行。者。何。如。而。其。著。實。有。益。於。國。者。何。如。視。戊。

戊。百。日。之。新。政。平。心。而。論。之。又。何。如。拾。戊。戌。之。條。奏。棄。其。精。取。其。麤。避。其。名。襲。其。迹。撫。拾。其。皮。屑。而。張。皇。之。剝。取。其。輪。廓。而。矜。持。之。棄。金。而。取。餅。買。櫝。而。還。珠。誅。鄧。析。而。用。竹。刑。鬱。烏。號。而。射。后。羿。而。營。其。私。而。圖。其。利。而。覩。然。號。于。人。曰。新。黨。也。新。黨。也。吾。為。之。舉。其。大。畧。白。其。心。迹。約。分。數。派。而。表。之。

民賊派 取泰西之新法可以壓制防範吾民者。

利祿派 借新政新學以博取功名富貴者。

名譽派 但博維新之美名不必求實際者。

製造派 專言製造者中國言算學者尤衆可以製造括之。

科舉派 科舉既變不得不轉移者。

風氣派 隨風氣轉移者。

無恥派 專以媚外爲主義者。

所列數端條其大畧風雲萬變波瀾千折禹鼎不能鑄秦鏡不能照吳道子地獄之變相不能圖。噫於都都若是也。噫於省省若是也。噫於郡郡若是也。噫於邑邑若是也。噫於里里若是也。舉國之人無一非新黨。舉國之人無一非以上所列之新黨。有是新黨而國何與焉。無是。新。黨。而。國。何。與。焉。以。此。言。新。新。何。足。貴。以。此。言。黨。黨。何。足。尊。

悲夫悲夫。以吾中國四千年神明之。胃神聖之教。冠帶之倫。濫帶靈秀之所。鍾其所謂新黨。竟若此而盡乎。毋亦妄自菲薄也。山濤善罵。灌夫使酒。仰視天。俯盡地。抹殺一切之惡習。毋乃不可。橫覽神州。苦思冥索。椎心泣血。呼籲于皇天后土。以求其人。露白葭蒼。山高水長。渺渺予懷。引領相望。悲夫悲夫。黯黯支那。沈沈震且。詎無萬死萬生。歷劫不改。誅戮禁錮。所不能抑其熱志者。或蜷伏于內地。或蓬飄于海島。豈絕其人。縱或宗旨各殊。門戶互異。而掬心可示。肝膽照人。天荆地棘。行如坦途。夫豈壓制防範。利祿名譽。製造科舉風氣。所能移易者。又豈屑效無恥之輩。借新政新學。而以媚外爲事者。昧昧我思之。略舉其派。條列於左。

甲 審時度勢。尋等按級。深知民智猶稚。不足以自治。必先保王權。以通民隱。以勤王爲宗旨者。

乙 民權日盛。公理日昌。風潮所趨。勢不能遏。希望之心切。欲一蹴而躋其巔。以革命爲宗旨者。

丙 無黨派。無門戶。無論君主民主。勤王革命。但以愛國救民爲宗旨。必期達其目的。而後已者。

若是者。各樹一幟。各闢一門。吾亦不暇論列其是非。要而論之。與吾向之所論之所謂新黨者。則大迥異。而此之所謂新黨者。其數幾何。向之所謂新黨者。其數幾何。悲夫。試爲比例之。

吾所大懼。吾所大恐。而僅只此數之中。已有歧焉。而一派之中。又有歧焉。分之又分。其微已甚。吾願馨香禱祝此之所謂新黨者。同德同心。羣策羣力。以固結其團體。吾又馨香禱祝向之所謂新黨者。共矢血誠。捐其故技。善自擇術焉。

嗚呼。噫嘻。衆生之根器不齊。腦質之智識各異。孔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佛說或見國土爲虛空。或見海水爲地獄。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見如是見。聞如是聞。新黨乎。新黨乎。其譬於自擇乎。明角墮毋炫其光。線馬鑽骨毋淆其聲。浪慎之慎之。其始也殊途。其終也同歸。吾願舉我南瞻部洲之大衆。一入涅槃而度滅之。

中國各報存佚表

報章之利益。近世士夫類能言之。沈沈震且。報章闕如。攷古之士。潛思冥索。以免古者太史所陳。輜軒所探。百工朦瞶所箴誦。已爲報章之權輿。不過以其通上下之情。陳列國政治風俗之得失利病。與報館之職頗相類。爰比附之。自張其軍。然究不得謂之爲報也。耶抄既興。略爲相近。然所紀者。論旨奏牘之外。屏焉不錄。但爲椎輪。體未備也。近世以來。斯道漸盛。林文忠公命譯外國近事。名爲西國近事彙編。月出一冊。是吾國報章之最早者。是爲月報之始。五口通商。風潮漸播。上海一隅。尤爲中西人士會萃之所。申報繼出。是爲日報之始。丁戊之間。吾國迭受大創。乃講求中外之政學。是時魁人傑士。創時務報於上海。風靡一時。吾國

始有旬報。是歲也。廣仁報亦創於桂林。七日一冊。名雖不著。絕鮮知者。然溯星期報之始。首屈一指焉。報章體制。幾乎備矣。繼軌並興。斯道大暢。知新報屹立於澳門。湘學報屹立於湖湘。與時務報鼎足分峙。彪炳一時。他若國聞彙編以及各旬報中。頗多佳構。日報則以國聞報。湘報爲巨擘焉。月報寥寥。僅萬國公報孤鳴於世。星期報則尤闕如也。聖主幽囚。新政墜。內地報館。封禁無存。天津上海澳門。爲權奸勢力所不能及。歸然存者。僅二三焉。大南新報突起於星架坡。頗爲敢言。不溺其職。苟能始終如一。亦何嘗非報館之偉著也。漢報以日本人之力。大聲疾呼於漢口。新聞報於政變之始。亦屬敢言。惜乎不能強立而不返。論者恡焉。日報之卓卓者。盡於此矣。香港各報章。能不媚權貴者。亦不乏其人。他若亞東時報。五洲時事彙報。中外大事報。皆出於政變之後。卓然名論。砥柱狂瀾。吾國旬報之不易得者。然綿力微薄。不能久遠。悲夫。後之興者。蘇報中外日報。同文滬報。皆日報矯矯者。屹立於驚濤駭浪。狂飆毒霧之中。難矣。誠可貴矣。歲在辛丑。新政再振。俊傑之士。多所建立。後之來者。蒸蒸日上。進步未知其所底止。今不具論。祝之禱之。若夫國民報開智錄等。皆叢報之後來居上者也。申報開設最早。前之主持者。雖未能如近日各報之良。然頗能以開風氣爲宗旨。近則以無恥小人。妄主筆政。顛倒是非。媚奸嗜利。吾恐自世界有報以來。所未有者。異矣。本報主持清議。議論撰述。千秋萬世自有評定者。不敢自譽。今採吾國自有報以來。列爲一表。亦報

界之歷史所不可闕者。約分二類。一曰日報。星期報附之。二曰叢報。旬報月報附之。

日報

叢報

宮門鈔	北京	存	京報	北京	存
官書局報	同	佚	諭摺彙存	同	同
京話報	同	存	官書局彙報	同	佚
燕京時報	同	同			
新聞彙報	同	同			
津報	天津	未詳	國聞彙編	天津	佚
直報	同	存			
國聞報	同	佚			
天津時報	同	未詳			
天津日日新聞	同	存			
申報	上海	存	時務報	上海	佚

華洋報

上海

同

奇新報

同

存

世界繁華報

同

同

博聞報

同

佚

覺民報

同

存

匯報

同

同

廣報

廣東

佚

中西報

同

改為越嶠紀聞

越嶠紀聞

同

存

博聞報

同

改為安雅書局世說編

安雅書局世說編

同

存

嶺南報

同

佚

教育世界報

上海

存

畫報

同

同

益聞報

同

未詳

選報

同

存

外交報

同

同

中西教會報

同

同

格致彙編

同

佚

萬國公報

同

存

嶺海報	寰球報	商務報	紀南報	廣智報	湘報	電抄	京電錄	杭報	白話報	無錫白話報	漢報
同	同	同	同	同	湖南	同	同	浙江	同	江蘇	湖北
同	同	存	佚	同	佚	同	同	佚	同	存	存

湘學報	經濟報	譯林	經世報	羣學社編	醫學報	勵學譯編	商務報
湖南	同	浙江	同	同	同	江蘇	湖北
佚	同	存	佚	存	佚	存	存

博聞報 廣仁報 渝報 閩報 膠州報 華字日報 中國日報 中外新報 循環日報 維新日報 香港新報 通報 椰報 澳報

江西 廣西 四川 福州 山東 香港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澳門

未詳 未詳 佚 未詳 存 存 存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佚 同 同 同 佚 同 佚

中國旬報

香港

佚

知新報

澳門

佚

天南新報	星架坡	存
日新報	同	同
叻報	同	同
檳城新報	檳榔嶼	存
東華新報	雪梨	存
廣益華報	同	同
岷報	馬尼刺	存
文興日報	舊金山	存
華洋報	同	同
翰香報	同	同
寶文報	同	同
中西報	同	同
華美報	同	同
萬球報	同	同

新中國報

檀香山

存

隆記報

同

同

華夏報

同

同

麗記報

同

同

東亞報

神戶

佚

國民報

東京

佚

譯書彙編

東京

存

大同學錄

橫濱

佚

開智錄

同

同

清議報

同

存

右表所列。俱得八九。闕漏謬誤。自知不免。深自慙焉。自報章興。吾國之文體。為之一變。汪洋恣肆。暢所欲言。所謂宗派家法。無復問者。夫宗派家法。固不足言。然藩籬既決。而蕪雜鄙俗之弊。亦因之而起。覺世之文。與傳世之文。固異。不能執此以繩。然後生來學。亦不可不知也。又或嬉笑怒罵。不無已甚。君子病焉。至知法言莊論。指斥是非。而纖佻謔浪之語。雜乎其間。而不覺。浮薄之習。賢哲所呵。吾自犯之。且為尤甚。矢志滄海。來者可追。並願普告我同文者。

清議報全編卷四終

清議報全編卷四

第一集下之下本館論說四

第貳集名家著述

譚瀏陽仁學
儒術真論
飲冰室自由書

清議報全編

橫濱新民主社輯印

清議報全編第一集目錄

卷五 名家著述第一第二

仁學自一至十四、自四十四至四十六、一百

譚嗣同

儒術真論自二十三至三十四

章炳麟

卷六 名家著述第三

飲冰室自由書自二十五至三十九、自九十三至一百

梁啟超

成敗 俾士麥與格蘭斯頓 文明普及之法 最初之自由民 地球第一守舊黨 文野三界之別 英雄與時勢 近因遠因之說 草茅危言 養心語錄 理想與氣力 自助論 偉人訥耳遜軼事 放棄自由之罪 國權與民權 破壞主義 自信力 善變之豪傑 加布兒與諸葛孔明 論強權 豪傑之公腦 禁的斯鳩之學說 譚瀏陽遺墨 精神教育者自由教育也 祈戰死 中國魂安在乎 荅客難 愛國與愛國保全支那 惟心 慧觀 無名之英雄 志士箴言 天下無無價之物 舌下無英雄筆底無奇士 世界最小之民主國 維新圖說 俄人之自由思想 二十世紀之新鬼 難乎爲民上者 烟士披里純 無欲與多欲 說悔 機埃的格言 富國強兵 世界外之世界

卷七 名家著述第四至第九

中國近十年史論七十七至八十四

梁啓超

滅國新法論八十五至八十九

梁啓超

瓜分危言十五至二十三

梁啓超

亡羊錄

(一名丙申以來外交史)

二十四至二十七

梁啓超

國聞短評二十七、八十五

闕名

汗漫錄三十六至三十八

梁啓超

卷八 名家著述第十至第十四

學界雜纂六至十八

讀春秋界說

梁啓超

讀孟子界說

梁啓超

闕闕篇

康有爲

未濟篇

康有爲

理學篇

康有為

愛惡篇

康有為

性學篇

康有為

覺識篇

康有為

康南海傳一百

梁啓超

學校課卷二十七至三十二

瀛海縱談六十四至七十三

蔡奮

偉人佳話五十二、三

闕名



清議報全編卷五

第二集甲

名家著述第一第二

仁學 第一

校刻瀏陽譚氏仁學序

嗚呼此中國爲國流血第一烈士亡友瀏陽譚君之遺著也。烈士之烈。人人知之。烈士之學。則罕有知之者。亦有自謂知之。而其實未能知者。余之識烈士。雖僅三年。然此三年之中。學問言論行事。無所不與共。其於學也。無所不言。無所不契。每共居。則促膝對坐。一榻中。往復上下。窮天人之奧。或徹數日夜廢寢食。論不休。每十日不相見。則論事論學之書盈一篋。嗚呼。烈士之可以千古。尙有出乎烈之外者。余今不言。來者曷述焉。乃敘曰。仁學何爲而作也。將以會通世界聖哲之心法。以救全世界之衆生也。南海之教學者曰。以求仁爲宗旨。以大同爲條理。以救中國爲下手。以殺身破家爲究竟。仁學者即發揮此語之書也。而烈士者即實行此語之人也。今夫衆生之大蔽。莫甚乎有我之見存。有我之見存。則因私利而生計較。因計較而生罣礙。因罣礙而生恐怖。馴至一事不敢辦。一言不敢發。充其極也。乃至見孺子入井而不怵惕。聞鄰榻呻吟而不动心。視同胞國民之糜爛而不加憐。任同體衆生之痛癢。

而不知覺。於是乎大不仁之事起焉。故孔子絕四。終以無我。佛說曰。無我相。今夫世界乃至
恆河沙數之星界。如此其廣大。我之一身。如此其藐小。自地球初有人類。初有生物。乃至前
此無量劫。後此無量劫。如此其長。我之一身。數十寒暑。如此其短。世界物質如此其複雜。我
之一身。分合七十三原質中之各質組織而成。如此其虛幻。然則我之一身。何可私之有。何
可愛之有。既無可私。既無可愛。則毋甯舍其身以爲衆生之犧牲。以行吾心之所安。蓋大仁
之極。而大勇生焉。顧婆羅門及其他舊教。往往有以身飼蛇虎。或斷食。或臥車轍下求死。而
孔佛不爾者。則以吾固有不忍人之心。既曰不忍矣。而潔其身而不思救之。是亦忍也。故佛
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孔子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古之神聖哲人。無不現身於五濁
惡世。經歷千辛萬苦者。此又佛所謂乘本願而出世。孔子所謂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也。烈士
發爲衆生流血之大願也久矣。雖然。或爲救全世界之人而流血焉。或爲救一種之人而流
血焉。或爲救一國之人而流血焉。乃至或爲救一人而流血焉。其大小之界至不同也。然自
仁者視之。無不同也。何也。仁者平等也。無差別相也。無揀擇法也。故無大小之可言也。此烈
士所以先衆人而流血也。況有仁學一書。以公於天下。爲法之燈。爲衆生之眼。則烈士亦可
以無嫌於全世界也夫。亦可以無嫌於全世界也夫。烈士流血後九十日。同學梁啓超敘。

仁从二从人。相偶之義也。元从二从儿。儿古人字。是亦仁也。无。鮮說通元爲无。是无亦从二从人。亦仁也。故言仁者不可不知元。而其功用可極於元。能爲仁之元而神於无者有三。曰佛。曰孔。曰耶。而孔與耶仁同而所以仁不同。能調變聯融於孔與耶之間。則曰墨。周秦學者必曰孔墨。孔墨誠仁之一宗也。惟其尙儉非樂。似未足進於大同。然旣標兼愛之旨。則其病亦自足相消。蓋兼愛則人我如一。初非世之專以尙儉非樂苦人也。故墨之尙儉非樂。自足與其兼愛相消。猶天元代數之以正負相消。無所於愛焉。墨有兩派。一曰任俠。吾所謂仁也。在漢有黨錮。在宋有永嘉。略得其一體。一曰格致。吾所謂學也。在秦有呂覽。在漢有淮南。各識其偏端。仁而學。學而仁。今之士其勿爲高遠哉。蓋即墨之兩派以近合孔耶。遠探佛法。亦云汰矣。吾自少至壯。徧遭緇倫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任受。瀕死累矣。而卒不死。由是益輕其生命。以爲塊然軀殼。除利人之外。復何足惜。深念高望。私懷墨子摩頂放踵之志矣。二三豪俊。亦時切亡教之憂。吾則竊不謂然。何者。教無可亡也。教而亡。必其教之本不足存。亡亦何恨。教之至者。極其量。不過亡其名耳。其實固莫能亡矣。名非聖人之所爭。聖人亦名也。聖人之名。若性皆名也。即吾之言仁。言學。皆名也。名則無與於存亡。呼馬馬應之可也。呼牛牛應之可也。道在屎溺。佛法是乾屎橛。無不可也。何者。皆名也。其實固莫能亡矣。惟有其實而不克傳其實。使人反瞽於名實之爲苦。以吾之遭。置之婆娑世界中。猶海之一涓滴。

耳。其苦何可勝道。竊揣歷劫之下。度盡諸苦厄。或更語以今日此土之愚之弱之貧之一切苦。將笑爲誑語而不復信。則何可不于一述之。爲流涕哀號。強聒不舍。以速其衝決網羅。留作券劑耶。網羅重重。與虛空而無極。初當衝決利祿之網羅。次衝決俗學。若攷據若詞章之網羅。次衝決全球群學之網羅。決衝決君主之網羅。次衝決倫常之網羅。次衝決天之網羅。次衝決全球群教之網羅。終將衝決佛法之網羅。然其能衝決。亦自無網羅。真無網羅。乃可言衝決。故衝決網羅者。即是未嘗衝決網羅。循環無端。道通爲一。凡誦吾書。皆可於斯二語領之矣。所懼智慧未圓。語多有漏。每思一義。理奧例曠。岔涌奔騰。際筆來會。急不暇擇。修詞易刺。止期直達所見。文詞亦自不欲求工。况少有神悟。又決非此世間之語言文字所能曲肖。乃至非此世間之腦氣心思所能徑至。古之達人。悼夫詞害意。意害志。所以審終默爾也。莊不云乎。千世而一遇大聖人。知其解者。猶旦暮也。夫既已著爲篇章。即墮粗跡。而知解不易。猶至如此。何哉。良以一切格致新理。悉未萌芽。益復無由悟入。是以若彼其難焉。今則新學競興。民智漸闢。吾知地球之運。自苦向甘。吾慚吾書未燮。觀聽則有之。若夫知解爲誰某。爲幾何。非所敢患也矣。書凡五十篇。分爲二卷。首界說二十七條。華相衆生自叙於蟲蟲蟲天。之微大弘孤精舍。

仁學

瀏陽譚嗣同遺著

仁學界說二十七界

仁以通爲第一義。以太也。電也。心力也。皆指出所以通之具。一

以太也。電也。粗淺之具也。借其名以質心力。二

通之義。以道通爲一爲最渾括。三

通有四義。中外通。多取其義於春秋。以太平世遠近大小若一故也。上下通。男女內外通。多

取其義於易。以陽下陰吉陰下陽吝泰否之類故也。人我通。多取其義於佛經。以無人相無

我相故也。四

仁亦名也。然不可以名名也。惡名名者故惡名。知惡名幾無仁學。五

不識仁故爲名亂。亂於名故不通。六

通之象爲平等。七

通則必尊靈魂。平等則體魄可爲靈魂。八

靈魂智慧之屬也。體魄業識之屬也。九

智慧生於仁。十

仁爲天地萬物之源。故唯心。故唯識。十一

仁者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十二

不生不滅。仁之體。十三

不生與不滅平等。則生與滅平等。生滅與不生不滅亦平等。十四

生近於新。滅近於逝。新與逝平等。故過去與未來平等。十五

有過去。有未來。無現在。過去未來皆現在。十六

仁一而已。凡對待之詞皆當破之。十七

破對待當參伍錯綜其對待。十八

參伍錯綜其對待。故迷而不知平等。十九

參伍錯綜其對待。然後平等。二十

無對待。然後平等。二十一

無無。然後平等。二十二

平等生萬化。代數之方程式是也。其爲物不貳。故生物不測。不貳則無對待。不測則參伍錯綜其對待。代數如權衡然。參伍錯綜之不已。必平等。則無無。二十三

試依第十四條。不生與不滅平等。則生與滅平等。生滅與不生滅亦平等之理。用代數演之。命生爲甲。命滅爲乙。不字爲乘數。列式如左。

甲——乙

甲——生

不×甲|不×乙——不×乙|不×甲

乙——滅

不×甲——二不×乙|不×甲

乘——不

不×乙——二不×甲|不×乙

不×甲——不×乙

不×甲|甲——不×乙|乙

乙——不×乙
不

不×甲——不×乙|乙甲

甲|乙——不×乙|不×甲
不|不

甲——不×乙|乙不×甲 不×(甲|乙)——不×乙|不×甲

乙——不×甲|甲不×乙 不×(甲|乙)——不×(乙|甲)

甲|乙——不×甲|不×乙

甲|乙——乙|甲

甲——二乙|甲

乙——二甲|乙

平等者致一之謂也。一則通矣。通則仁矣。二十四

凡爲仁學者。於佛書當通華嚴及心宗相宗之書。於西書當通新約及算學格致社會學之書。於中國書當通易春秋公羊傳論語禮記孟子莊子墨子史記及陶淵明周茂叔張橫渠陸子靜王陽明王船山黃梨洲之書。二十五

算學即不深。而不可不習幾何學。蓋論事辦事之條段在是矣。二十六

格致即不精。而不可不知天文地理與全體心靈四學。蓋羣學羣教之門徑在是矣。二十七

仁學一

徧法界。虛空界。衆生界。有至大至精微。無所不膠粘。不貫洽。不筦絡。而充滿之一物焉。目不得而色。耳不得而聲。口鼻不得而臭味。無以名之。名之曰以太。其顯於用也。孔謂之仁。謂之元。謂之性。墨謂之兼愛。佛謂之性海。謂之慈悲。耶謂之靈魂。謂之愛人如己。視敵如友。格致家謂之愛力吸力。咸是物也。法界由是生。虛空由是立。衆生由是出。夫人之至切近者莫如身。身之骨二百有奇。其他筋肉血脉臟腑又若干有奇。所以成是而粘砌。是不使散去者。曰惟以太。由一身而有夫婦。有父子。有兄弟。有君臣朋友。由一身而有家有國有天下。而相維繫不散去者。曰惟以太。身之分爲眼耳鼻舌身。眼何以能視。耳何以能聞。鼻何以能嗅。舌何以能嘗。身何以能觸。曰惟以太。與身至相切近莫如地。地則衆質點粘砌而成。何以能粘砌。

日惟以太。任剖某質點一小分。以至於無。察其爲何物所凝結。日惟以太。至與地近。厥惟月。月與地互相吸引。不散去也。地統月與金水火木土天王海王爲八行星。又有無數小行星。無數彗星。互相吸引不散去也。金水諸行星。又各有所繞之月。互相吸引不散去也。合八行星與所繞之月。與小行星。與彗星。繞日而疾旋。互相吸引不散去。是爲一世界。此一世界之日。統行星與月。繞日而疾旋。凡得恆河沙數成天河之星團。互相吸引不散去。是爲一大千世界。此一大千世界之昂星。統日與行星與月。以至於天河之星團。又別有所繞而疾旋。凡得恆河沙數各星團。星林星雲星氣。互相吸引不散去。是爲一世界海。恆河沙數世界海。爲一世界性。恆河沙數世界性。爲一世界種。恆河沙數世界種。爲一華藏世界。華藏世界以上。始足爲一元。而元之數。則算所不能稽。而終無有已時。而皆互相吸引不散去。日惟以太。其間之聲光熱電風雨雲露霜雪之所以然。日惟以太。更小之於一葉。至于目所不能辨之一塵。其中莫不有山河動植。如吾所履之地。爲一小地球。至於一滴水。其中莫不有微生物。千萬而未已。更小之又小。至於無。其中莫不有微生物。浮寄於空氣之中。日惟以太。學者第一當認明以太之體與用。始可與言仁。

以太之用之至靈而可徵者。於人身爲腦。其別有六。曰大腦。曰小腦。曰腦蒂。曰腦橋。曰脊腦。其分布於四支及周身之皮膚。曰腦氣筋。於虛空則爲電。而電不止寄於虛空。蓋無物不彌。

綸貫徹。腦其一端。電之有形質者也。腦爲有形質之電。是電必爲無形質之腦。人知腦氣筋通
五官百骸爲一身。即當知電氣通天地萬物人我爲一身也。是故發一念。誠不誠。十手十目
嚴之。出一言。善不善。千里之外。應之。莫顯乎微。容色可徵。意旨莫見乎隱。幽獨即是大廷。我
之心力。能感人。使與我同念。故自觀念之所由始。即知所對者。品詣之高卑。彼已本來不隔。
肺肝所以如見。學者又當認明電氣即腦。無往非電。即無往非我。妄有彼我之辨。時乃不仁。
雖然。電與腦猶以太之表著於一端者也。至於以太。尤不容有差別。而電與腦之名亦不立。
若夫仁。試即以太中提出一身而驗之。有物驟而與吾身相切。吾知爲觸。重焉。吾知爲癢。爲
痛。孰知之。腦知之。所切固手足之末。非腦也。腦何由知之。夫固言腦即電矣。則腦氣筋之周
布。即電線之四達。大腦小腦之盤結。即電線之總匯。一有所切。電線即傳信於腦。而知爲觸
爲癢爲痛。其机極靈。其行極速。惟病麻木痿痺。則不知之。由電線已摧壞。不復能傳信至腦。
雖一身如異域。然故醫家謂麻木痿痺爲不仁。不仁則一身如異域。是仁必異域如一身。異
域如一身。猶不敢必。即盡仁之量。况本爲一身哉。一身如異域。此至奇不恒有。人莫不怪之。
獨至無形之腦氣筋。如以太者。通天地萬物人我爲一身。而妄分彼此。妄見畛域。但求利己。
不恤其他。疾痛生死。忽不加喜戚於心。反從而忌之。蝕之。齟齬之。屠殺之。而人不以爲怪。不
更怪乎。反而觀之。可識仁體。

是故仁不仁之辨。於其通與塞。通塞之木。惟其仁不仁。通者如電線四達。無遠弗屆。異域如一身也。故易首言元。即繼言亨。元仁也。亨通也。苟仁自無不通。亦惟通而仁之量乃可完。由是自利利他。而永以貞固。彼鄙夫駭豎。得一美衣食。則色然喜。喜其得於我也。其時乍見。有我之力量。遂止於此。而不能通之於人。爭奪之患起。雖父子兄弟。乾餼以愆矣。少賢於此。則能通於一家。而不能通於鄉里。寢假而一鄉一縣。又不能通於一國。寢假而一國。而語及全球。即又僂焉不欲任受。夫是以仁者希也。抑豈不以全球爲遠於一身一家乎哉。然而全球者。一身一家之積也。近身者家。家非遠也。近家者隣。隣非遠也。近此鄰者彼鄰。彼鄰又非遠也。我以爲遠。在鄰視之。乃其鄰也。此隣以爲遠。在彼鄰視之。亦其鄰也。啣接爲鄰。鄰鄰不斷。推之以至無垠。周則復始。斯全球之勢成矣。且下掘地球而通之。華之鄰即美也。非有隔也。更廣運精神而通之。地球之鄰。可盡虛空界也。非有隔也。安見夫全球之果大。而一身一家之果小也。數十年來。學士大夫。覃思典籍。極深研幾。固不自謂求仁矣。及語以中外之故。輒曰。閉關絕市。曰重中海禁。抑何不仁之多乎。夫仁以太之用。而天地萬物。由之以生。由之以通。星辰之遠。鬼神之冥。漠然將以仁通之。況同生此地球。而同爲人。豈三人私意所能塞之。亦自塞其仁而已。彼治於我。我將師之。彼忽於我。我將拯之。可以通學。可以通政。可以通教。又況於通商之常常者乎。譬如一身然。必妄立一法曰。左手毋得至乎右。右手毋得至乎左。三焦

百脈。毋得相貫注。又有是理乎。而猥曰閉之絕之禁之。不通矣。夫惟不仁故。

天地間亦仁而已矣。佛說百千萬億恒河沙數世界。有小衆生起一念。我則知之。雖微至雨一滴。能知其數。豈有他神奇哉。仁之至自無不知也。牽一髮而全身爲動。生人知之。死人不
知也。傷一指而終日不適。血脈貫通者知之。痿痺麻木者不知也。吾不能通天地萬物。人我
爲一身。即莫測能通者之所知。而詫以爲奇。其實言通至於一身。無有不知者。至無奇也。知
不知之辨。於其仁不仁。故曰天地間仁而已矣。無智之可言也。孔曰仁者必有勇。手足之捍
頭目。子弟之衛父兄。其事急。其情切。豈有猶豫顧慮。而莫敢前者。勇不勇之辨。於其仁不仁。
故曰天地間仁而已矣。無勇之可言也。義之爲宜。出於固然。無可言也。吾知手必不能爲足
之所爲。足必不能爲手之所爲也。苟其能而無害。又莫非宜也。信之爲誠。亦出於固然。無可
言也。知痛癢。知捍衛。吾知其非外假也。非待設心而然也。非有欲於外之人也。禮者即其既
行之跡。從而名之。至於禮抑末矣。其辨皆於仁不仁。故曰天地間亦仁而已矣。

吾悲夫世之妄生分別也。犁然不可以緝合。寐者遽遽。乍見一我對待者。皆爲人。其機始于一
人我。究於所見。無不人我者。見愈小者。見我亦愈切。愚夫愚婦。於家庭所親。則肆其咆哮
之威。愈親則愈甚。見外人反畏之而忘之。以切我者。與不切于我也。切于我者。易於愛。易於
愛者。亦易於不愛。愛之所不及。亦不愛之所不及。同一人我。而人我之量。斯其小者。大於此

者。其人我亦大。湘人士不幸處于未通商之地。不識何者爲中外。方自以爲巍巍然尊。任我以非體施設。而莫余敢止。雖同里之人。曾疑忌詆誹之不已。於是乎好謠言。於是乎好攻擊。及出而遊歷。始驚天地之大。初不若吾向者之所私度。直疑不勝疑。忌不勝忌。攻擊不勝攻擊。又未嘗不爽然自失。不能自解向者之何以爲也。莊曰。室無空虛。婦姑勃谿。以所處者小也。漢儒訓仁爲相人。偶於人不相偶。尙安有世界。不相人偶。見我切也。不仁矣。亦以不人。雖然。此之分別。由於人我而我之也。甚至一身而有人我。何則。仁而已矣。而忽有智勇之名。而忽有義信禮之名。而忽有忠孝廉節之名。仁亦名矣。不可立。猶可立者也。傅之智勇義信禮云云。胡爲者。故凡教主如佛如孔如耶。則專言仁。間有旁及。第就世俗所已立之名。藉以顯仁之用。使衆易曉耳。夫豈更有與仁並者。學人不察。妄生分別。就彼則失此。此得又彼喪。徘徊首鼠。卒以一無成而兩俱敗。祇見其拘牽文義。嫌疑聖礎。分崩離析。無復片段。猶一身而自斷其元首。剝其肺腸。車裂支解其四體。磔膊齧割其肌肉。而相率以疊斃於分別之下。彼人我之人我。車裂之刑也。此一身之人我。寸磔之刑也。不其悲夫。不其悲夫。仁之亂也。則于其名。名忽彼而忽此。視權勢之所積。名時重而時輕。視習俗之所尙。甲亦一名也。乙亦一名也。則相持。名名也。不名亦名也。則相詭。名本無實體。故易亂。名亂焉而仁從之。是非名罪也。主張名者之罪也。俗學陋儒。動言名教。敬若天命而不敢渝。畏若國憲而不

敢議。嗟乎。以名爲教。則其教已爲實之賓。而決非實也。又況名者由人創造。上以制其下。而不能不奉之。則數千年來三綱五倫之慘禍烈毒。由是酷焉矣。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輓民。父以名壓子。夫以名困妻。兄弟朋友各挾一名以相抗拒。而仁尙有少存焉者得乎。然而仁之亂于名也。亦勢之自然也。中國積以威刑。箝制天下。則不得不廣立名爲箝制之器。如曰仁。則其名也。君父以責臣子。臣子亦可反之君父。于箝制之術不便。故不能不有忠孝廉節一切分別等衰之名。乃得以責臣子。曰爾胡不忠。爾胡不孝。是當放逐也。是當誅戮也。忠孝旣爲臣子之專名。則終必不能以此反之。雖或他有所據。意欲詰訴。而終不敢忠孝之名。爲名教之所上。反更益其罪。曰。怨望。曰。愆望。曰。怏怏。曰。腹誅。曰。訕謗。曰。亡等。曰。大逆不道。是則以爲當放逐。放逐之而已矣。當誅戮。誅戮之而已矣。曾不若孤豚之被繫縛屠殺也。猶奮溢呼號。以聲其痛楚。而人不之責也。施者固泰然居之而不疑。天下亦從而和之。曰得罪名教。法宜至此。而逢比屈原伯奇申生之流逐。銜冤飲恨于萬古之長夜。無由別白。□□□□更不逮逢比諸人之遭。則轉復被之以惡名。易曰。豐其蔀。日中見斗。此其黑暗豈非名教之爲之。蔀耶。然名教也者。名猶依倚乎教也。降而彌甚。變本加厲。乃亡其教而虛牽于名。抑憚乎名。而竟不敢言教。一若西人乃有教。吾一言教。即陷于夷狄異端也者。凡從耶教。則謂教民。煌煌然見于諭旨。見于奏牘。見于檄移文告。是耶教有民。孔教無民矣。又遇中外交涉事。則曰

民教相安。或曰反教爲民。煌煌然見于論旨。見于奏牘。見于檄移文告。是憚無教之名。而其以教專讓于人。而甘自居爲無教之民矣。嗟乎。因循教而立名。不謂名之弊。乃累教如此也。仁亂而以太亡乎。曰無亡也。匪惟以太也。仁固無亡。無能亡之者也。亦無能亡也。亂亡者。即其既有條理。而不循其條理之謂。孰能於其既有也。而強無之哉。夫是故亦不能強無而有。不能強有者。雖仁至如天。仁乎何增。不能強無。雖仁不至如禽獸。仁乎何減。不增惟不生。故不滅惟不滅。故知乎不生不滅。乃今可與談性。生之謂性。性也。形色天性。性也。性善。性也。性無亦性也。無性何以善。無善所以善也。有無善而後有無性。有無性斯可謂之善也。善則性之名固可以立。就性名之已立而論之。性一以太之用。以太有相成相愛之能力。故曰性善也。性善何以情。有惡曰情。豈有惡哉。從而爲之名耳。所謂惡。至於淫殺而止矣。淫固惡。而僅行於夫婦。淫亦善也。殺固惡。而僅行殺殺人者。殺亦善也。禮起於飲食。而以之沈湎而饜饕者。即此飲食也。不聞懲此而廢飲食。則飲食無不善也。民生於貨財。而以之貪黷而劫奪者。即此貨財也。不聞戒此而去貨財。則貨財無不善也。妄喜妄怒。謂之不善。然七情不能無喜怒。特不當其可耳。非喜怒惡也。忽寒忽暑。謂之不善。然四時不能無寒暑。特不順其序耳。非寒暑惡也。皆既有條理。而不循其條理之謂也。故曰天地間仁而已矣。無所謂惡也。惡者即其不循善之條理。而名之用善者之過也。而豈善外別有所謂惡哉。若第觀其用。而可名之曰惡。則

用自何出。用爲誰用。豈惟情可言惡。性亦何不可言惡。言性善。斯情亦善。生與形色。又何莫非善。故曰皆性也。世俗小儒。以天理爲善。以人欲爲惡。不知無人欲尙安得有天理。吾故悲夫世之妄生分別也。天理善也。人欲亦善也。王船山有言曰。天理即在人欲之中。無人欲則天理亦無從發見。適合乎佛說。佛即衆生。無明即眞如矣。且更即用徵之。用固有惡之名矣。然名名也。非實也。用亦名也。非實也。名於何起。用於何始。人名名。而人名用。則皆人之爲也。猶名中之名也。何以言之。男女構精。名之曰淫。此淫名也。淫名亦生民以來沿習既久。名之不改。故皆習謂淫爲惡耳。向使生民之初。即相習以淫爲朝聘宴饗之鉅典。行之於朝廟。行之於都市。行之於稠人廣衆。如中國之長揖拜跪。西國之抱腰接吻。沿習至今。亦孰知其惡者。乍名爲惡。即從而惡之矣。或謂男女之體。生於幽獨。人不恒見。非如世之行禮者。光明昭著。爲人易聞易覩。故易謂淫爲惡耳。是禮與淫。但有幽顯之辨。果無惡善之辨矣。向使生民之初。天不生其具於幽隱。而生於面額之上。舉目即見。將以淫爲相見禮矣。又何由知爲惡哉。戕害生命。名之曰殺。此殺名也。然殺爲惡。則凡殺皆當爲惡。人不當殺。則凡虎狼牛馬雞豚之屬。又何當殺者。何以不並名惡也。或曰。人與人同類耳。然則虎狼於人不同類也。虎狼殺人。則名虎狼爲惡。人殺虎狼。何以不名人爲惡也。天亦嘗殺人矣。何以不名天爲惡也。是殺名亦生民以來沿習既久。第名殺人爲惡。不名殺物爲惡耳。以言其實。人不當殺。物亦不

常殺。殺殺之者。非殺惡也。孔子曰。性相近。習相遠。沿於習而後有惡之名。惡既爲名。名又生於習。可知斷斷乎無有惡矣。假使誠有惡也。有惡之時。善即當滅。善滅之時。惡又當生。不生不滅之以太。乃如此哉。或曰。不生不滅矣。何以有善。善善則仍有生滅。曰。生滅者。彼此之辭耳。善而有惡。則有彼此。彼滅則此生。獨善而已。復何生滅。或曰。有善矣。何以言性無。性無。則善亦無。曰。有無亦彼此之辭也。善而有惡。則有彼此。彼無則此有。獨善而已。復何有無。雖然。世間無淫。亦無能淫者。無殺。亦無能殺者。有善故無惡。無惡故善之名可以不立。佛說自無始來。顛倒迷誤。執妄爲真。當夫生民之初。不聞何一人出而偏執一義。習之數千年。遂確然定爲善惡之名。甚矣衆生之顛倒也。反謂不顛倒者顛倒。顛倒生分別。分別生名顛倒。故分別亦顛倒。謂不顛倒者顛倒。故名亦顛倒。顛倒習也。非性也。斷殺者何。斷不愛根故。斷淫者何。斷愛根故。不愛斷而愛亦斷者何。有所愛必有所不愛故。譬諸吸力焉。必上下四方。齊力並舉。敵引適均。無所偏倚。然則日星于中運。大地于中舉。萬類于中生。向使一面吸力獨重。則將兩面切附而畢棄其餘。則吸力不周。而既兩相切附。則膠固爲一吸力。亦且無由以顯而亡于無。夫吸力即愛力之異名也。善用愛者。所以貴兼愛矣。有所愛必有所大不愛也。無所愛將留其愛以無不愛也。是故斷殺必先斷淫。不斷淫亦必不能斷殺。淫而殺。殺而淫。其情相反。其事相因。殺即淫。淫即殺。其勢相成。其理

相一。陷桁楊。膏蕭斧。罪獄多起于淫。恣虜掠。沓奸黷。橫決皆肆于殺。此其易明者也。若乃其機則猶不始此。殺人者將以快己之私。而洩己之欲。是殺念即淫念也。淫人者將以人之宛轉痛楚。奇癢殊顛。而爲己之至樂。是淫念即殺念也。同一女色。而髣齡室女。尤流俗所涎慕。非欲創之至流血哀啼而後快耶。殺機一也。穿耳以爲飾。殺機又一也。又其甚者。遂殘毀其支體。爲躄足之酷毒。尤殺機之暴著也。躄足不知何昉據。其見于詩詞吟咏。要以趙宋爲始。盛嗚呼悲哉。彼北狄之紀綱。何足與華人比並者。顧自趙宋以後。奇渥溫愛親覺羅之族。迭主華人之中國。彼其不躄足一事。已足承天畀佑。而非天之誤有偏私也。又况西人治化之美。萬萬過于北狄者乎。華人若猶不自省其亡國之由。以畏懼而亟變躄足之大惡。則愈淫愈殺。永無底止。將不惟亡其國。又以亡其種類。不得歸怨于天之不仁矣。且又不惟中國。非洲之壓首。歐洲之束腰。皆殺機也。斷殺以斷淫。不能不一切剷除之也。若夫世之防淫。抑又過矣。而適以召人于淫。曰立淫律也。曰禁淫書也。曰恥淫語也。雖文明如歐美。猶諱言牀第。深以淫爲羞辱。信乎達者之難觀也。夫男女之異。非有他在。在牝牡數寸間耳。猶夫人之類也。今錮之嚴之。隔絕之。若鬼物。若仇讎。是重視此數寸之牝牡。勉之以示人。使知可貴可愛。以艷羨乎淫。然則特偶不相見耳。一旦瞥見。其心必大動不可止。一若苞芳之居喪。見而心亂。直以淫具待人。其自待亦一淫具矣。復何爲不淫哉。故重男輕女者。率暴亂無禮之法也。

男則姬妾羅侍。放縱無忌。女一淫即罪至死。馴至積重流爲溺女之習。乃忍爲蜂蟻豺虎之所不爲。中國雖亡。而罪當有餘矣。夫何說乎。佛書雖有女轉男身之說。惟小乘法爾。若夫華嚴維摩詰諸大經。女身自女身。無取乎轉。自絕無重男輕女之意也。苟明男女同爲天地之菁英。同有無量之盛德大業。平等相均。初非爲淫而始生于世。所謂色者粉黛已耳。服飾已耳。去其粉黛服飾。血肉聚成。與我何異。又無色之可好焉。則將導之使相見。縱之使相習。油然相得。澹然相忘。猶朋友之相與往還。不覺有男女之異。復何有于淫。淫然後及。今可止也。藏物于篋。懼使人見。而欲見始愈切。坦坦然剖以相示。則且曰。熟視而若無覩矣。夫淫亦非有他。機器之關。振冲盪已耳。冲盪又非能自主。有大化之鑪。鑪鼓之童。而精少。老而閉房。鳥獸方春而交。輪軸緣流而動。平澹無奇。發于自然。無所謂不樂。自無所謂樂也。今懸爲厲禁。引爲深恥。沿爲忌諱。是明誨人此中之有至甘焉。故爲吝之秘之。使不可即得。而迫以誘之。瘞金壁者曰。皆不得發焉。是使人盜也。陳漿醕者曰。皆不得飲焉。是使人渴也。戒淫者曰。而勿淫。是淫之心由是而啓也。不惟人以其爲禁。爲恥。爲諱。又自禁之。自恥之。自諱之。豈不以此中有至甘焉。深耽篤嗜。惟恐人之譏賈而早爲之地耶。迂儒乃曰。以此防民。民猶有踰者。奈何去之。是果以防爲足。斷淫耶。淫者自淫。防豈能斷耶。不淫自不淫。抑豈防之之力耶。且逆水而防。愈厚。水力亦愈猛。終必一潰決。汎濫之患。遂不可收拾矣。水患防所激成。淫禍亦禁

與恥與諱所激成也。俗間婦女昧于理道。奉腐儒古老之謬說。爲天經地義。偶一失足。或涉疑似之交。即使人劫持。箝其舌。使有死不敢言。至于爲人玩弄。爲人鬻。或忍爲婢媵。或流爲娼妓。或羞憤斷吭以死。而不知男女構精。特兩機之動。毫無可羞醜。而至與人間隙也。中國醫家。男有三至。女有五至之說。最爲精美。凡人皆不可不知之。若更得西醫之精化學者。詳攷交媾時。筋絡肌肉。如何動法。涎液質點。如何情狀。繪圖列說。畢盡無餘。兼范蠟肖人形體。可拆卸諦辨。多開考察淫學之館。廣布闡明淫理之書。使人人皆悉其所以然。徒費一生嗜好。其事乃不過如此。如此機器焉已耳。而其動又有所待。其待又有待。初無所謂淫也。更何論于斷不斷。則未有不廢然返者。遇斷淫之因緣。則徑斷之。無其因緣。蓋亦奉行天地之化機。而我無所增損于其間。佛說視橫陳時。味同嚼蠟。雖不斷猶斷也。西人男女相親。了不忌避。其接生至以男醫爲之。故淫俗率少于中國。遇之適以流之。通之適以塞之。凡事蓋莫不然。況木所無有而強致之。以苦惱一切衆生哉。遇斷殺之因緣。亦徑斷之可也。即不斷。要不可不斷于心也。關佛者動曰。斷淫即人類幾絕。斷殺則禽獸充塞。此何其愚而悍也。人一不生不滅者。有何可絕耶。禽獸亦一不生不滅者。將欲殺而滅之乎。野處之禽獸。得食甚難。孳衍稍多。則無以供。雖不殺之。自不能充塞。其或害人。乃人之殺機所召。不關充塞不充塞也。家畜之禽獸。尤賴人之勤于牧養。芻豢偶缺。立形衰耗。明明人將殺之。而故蕃

之豈自能充塞乎。以論未開化之游牧部落或可耳。奈何既已成國。既艱食而粒我。猶爲口腹殘物命。愈殺以愈生。顧反謂殺之始不充塞乎。故曰世間無淫。亦無能淫者。世間無殺。亦無能殺者。以性所本無故。性所本無。以無性故。

或難曰。草木金石至冥也。而寒熱之性異。鳥獸魚鼈至愚也。而水陸之性異。謂人無性。毋乃不可乎。曰。就其本原言之。固然其無性明矣。彼動植之異性。爲自性爾乎。抑質點之位置與分劑有不同耳。質點不出乎七十三種之原質。某原質與某原質化合。則成一某物之性。析而與他原質化合。或增某原質。減某原質。則又成一某物之性。即同數原質化合。而多寡主佐之少殊。又別成一某物之性。紛紜蕃變。不可紀極。雖聚千萬人之畢生精力治化學。不能竟其緒而宣其蘊。然而原質則初無增損於故也。香之與臭。似判然各有性矣。及考其成此香臭之所以然。亦質點布列。微有差池。致觸動人鼻中之腦氣筋。有順逆迎拒之異。故覺爲香爲臭。苟以法改其質點之聚。香臭可互易也。此化學家之淺者皆優爲之。烏覩所謂一成不改之性耶。庖人之治庖也。同一魚肉。同一蔬筍。調和烹煮之法又同。宜同一味矣。而或方正切之。或斜切之。或藿葉切之。或薺之。或糜之。或巨如塊。或細如絲。其奏刀異。其味亦因之而不同。此豈性也哉。由大小斜正之間。其質點不無改變。及與舌遇。遂改變舌上腦氣筋之動法。覺味有異耳。故論其原質。必不容有寒熱云云。諸性明矣。然原質猶有七十三之異。至

於原質之原則一以太而已矣。一故不生不滅。不生故不得言有。不滅故不得言無。謂以太即性可也。無性可言也。

不生不滅有徵乎。曰。彌望皆是也。如向所言化學諸理。窮其學之所至。不過析數原質而使之分。與併數原質而使之合。用其已然而固然者。時其好惡。劑其盈虛。而以號曰某物某物。如是而已。豈能竟消磨一原質。與別創造一原質哉。礦學之取金類也。不能取於非金類之礦。醫學之禦疢癘也。不能使疢癘絕於天壤之間。木爲不生不滅。烏從生之滅之。譬於水。加熱則漸涸。非水滅也。化爲輕氣。養氣也。使收其輕氣。養氣。重與原水等。且熱去而仍化爲水。無少減也。譬如燭。久熱則盡。非燭滅也。化爲氣質。流質定質也。使收其所發之炭氣。所流之蠟淚。所餘之蠟煤。重與原燭等。且諸質散而滋育他物。無少棄也。譬如陶埴。失手而碎之。其爲器也毀矣。然陶埴。土所爲也。方其爲陶埴也。在陶埴曰成。在土則毀。及其碎也。遂歸乎土。在陶埴曰毀。在土又以成。但有回環。都無成毀。譬如餅餌。入胃而化之。其爲食也。亡矣。然餅餌。穀所爲也。方其爲餅餌也。在餅餌曰存。在穀曰亡。及其化也。還糞乎穀。在餅餌曰亡。在穀又以存。但有變易。復何存亡。譬於風。朝南而暮北。昨颶而今颶。山質點動。靜往來疾徐之互殊。而此風即彼風。非此生而彼滅也。譬於雨。東雲霖而西雲曦。秋患旱而春患潦。由地氣寒熱燥濕舒澀之所致。而上之霖潦。即下之淵泉。川之泛溢。即陸之蒸潤。非於霄生而於壤滅。

也。譬於陵谷。滄桑之變。地球之生。不知經幾千萬變矣。洲渚之壅。知崖岸之將有傾頽。草木金石之質。日出於地。知空穴之終就淪陷。赤道以旋速而隆起。即南北極之所翕斂也。火期之炎。冰期之沍。即一氣之所舒卷也。故地球體積之重率。必無軒輊於昔時有之。則崎重而去日遠。崎輕而去日近。其軌道且歲不同矣。譬於流星隕石之變。恒星有古無而今有。有古有而今無。彗孛有循楛圓線而往可復返。有循拋物線而一往不返。往返者遠近也。非生滅也。有無者聚散也。非生滅也。木星本統四月。近忽多一月。知近度之所吸取。火木之間。依比例當更有一星。今惟小行星武女等百餘。知女星之所剖裂。即此地球亦終有隕散之時。然地球之所隕散。他星又將用其質點以成新星矣。王船山之說易。謂一卦有十二爻。半隱半見。故大易不言有無。隱見而已。孔子之論禮。謂殷因於夏。周因於殷。故禮有不得與民變革損益而已。凡此諸徵。雖一一佛有阿僧祇身。一一身有阿僧祇口。說亦不能盡。好生而惡死也。可謂大惑不解者矣。蓋於不生不滅。曹焉。曹而惑。故明知是義。特不勝其死亡之懼。縮腴而不敢爲。方更於人禍所不及。益以縱肆於惡。而顧景汲汲。而四方蹙蹙。惟取自快慰焉已爾。天下豈復有可治也。今夫目力所得而諦觀審視者。不出尋丈。顧謂此尋丈。遂足以極天下之所至。無復能有餘。而一切因以自畫。則鮮不謂之大愚。何獨於其生也。乃謂止此卒卒數十年而已。於是心光之所注射。雖萬變百遷。終不出乎飲食男女貨利名位。

之外。則彼蒼之生人。徒以供玩弄。而旋即毀之矣乎。嗚呼。悲矣。孔曰未知生。焉知死。欲明乎死。試與論生。生何自。而生能記憶前生者。往往有之。借曰生無自也。則無往而不生矣。知不生亦當知不滅。匪直其精靈然也。即體魄之至粗。爲筋骨血肉之屬。兼化學之醫學家。則知凡得鐵若干。餘金類若干。木類若干。炭若干。小粉若干。糖若干。鹽若干。水若干。餘雜質若干。氣質若干。皆用天地固有之質點。粘合成人。及其既敝而散。仍各還其質點之故。復他有所粘合成新人新物。生固非生。滅亦非滅。又况體魄中之精靈。固無從覩其生滅者乎。莊曰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此言最爲學道入聖之始基。由是張橫渠有太和之說。王船山有一聖人死。其氣分爲衆賢人之說。其在耶則曰靈魂。曰永生。在佛則曰輪迴。曰死此生彼。或疑孔子教無此。夫繫易固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何爲不言乎。英士韋廉臣著古教彙參。雜陳東西古今之教。至爲殺贖。有精微者。亦有荒誕不可究詰者。然不論如何精微荒誕。皆有相同之公理二。曰慈悲。曰靈魂。不言慈悲。靈魂。不得有教。第言慈悲。不言靈魂。教而不足以行。言靈魂。不極荒誕。又不足行於愚冥頑梗之域。且荒誕云者。自世俗名之云爾。佛眼觀之。何荒誕之非精微也。鄙儒老生。一聞靈魂。咋舌驚爲荒誕。烏知不生不滅者。固然其素矣。今使靈魂之說明。雖至闇者。猶知死後有莫大之事。及無窮之苦樂。必不於生前之漸苦漸樂。而生貪著厭離之想。知天堂地獄。森列於

心目。必不敢欺飾放縱。將日遷善以自兢惕。知身爲不死之物。雖殺之亦不死。則成仁取義。必無怛怖于衷。且此生未及竟者。來生固可以補之。復何所憚而不聲聲。此以殺爲不死。然已又斷殺者。非哀其死也。哀其具有成佛之性。強天閼之使死而又生也。是故學者當知身爲不死之物。然後好生惡死之惑可祛也。□□□曰。西人雖口爲槍礮殺人之具。而其心實別有所注。初不在此數十年之夢幻。所謂顧誕天之明命。衆惑盡祛而事業乃以勃興焉。或曰。來生復不記憶今生。猶今生之不知前生。雖有來生。竟是別爲一人。善報惡報。與今生之我何與。則告之曰。達此又可與忘人我矣。今生來生本爲一我。而以爲別一人。以其不相知也。則我於世之人。皆不相知。皆以爲別一人。即安知皆非我耶。况佛說無始劫之事。耶曰。末日審判。又未必終無記憶而知之日也。若夫道力不足。任世之險阻。爲一時憤怒所激。妄欲早自引決。孱弱詭避。轉若惡生好死者。豈不以死即可以倖免矣。不知業力所纏。愈死且愈生。強脫此生之苦。而彼生忽然又加甚焉。雖百死復何濟。禮於畏壓溺謂之三不弔。孟曰。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此修身俟命之學。所以不可不講。而輪迴因果報應諸說。所以窮古今無可詘焉。

雖然。西人言靈魂亦有不盡然也。同一大圓性海。各得一小分。稟之以爲人。爲動物。爲植物。爲金石。爲沙礫。水土。爲屎溺。乃謂惟人有靈魂。物皆無之。此固不然矣。佛說人化爲羊。羊化

爲人。而惡道中有畜生一道。人不保其靈魂。則墮爲動物。動物苟善保其靈魂。則還爲人。動物與人食息不能或異。豈獨無靈魂哉。至若植物似於人遠矣。然亦食淵泉雨露。息炭養二氣也。非洲之毒草。則竟有食人物血肉者。人之肺在內。植物之肺在外。即葉是也。悉去植物之葉。而絕其萌芽。則立槁矣。無肺固無以呼吸矣。西人謂詩東門之楊。其葉肺肺。體物象形爲最工緻。此亦訓詁之奇而確者。至若金石沙礫。水土屎溺之屬。竟無食息矣。然而不得謂之無知也。何以驗其有知。曰有性情。何以驗其有性情。曰有好惡。有好惡。於是有攻取。有攻取。於是。有異同。有異同。於是。有分合。有生克。有此諸端。醫家乃得而用之。夫人之能用物。豈有他哉。熟知其好惡之知。而慎感之已耳。推此。則虛空之中。亦皆有知也。而世咸曰植物以下爲無知。直不當以人所知之數例之。所以疑莫能明。人之知爲繁。動物次之。植物以下。惟得一端。如葵之傾日。鐵之吸電。火之炎上。水之流下。知非一端。要非人所不能有也。在人則謂之知。在物乃不謂之知可乎。且夫人固號爲有知矣。獨是所謂知者。果何等物也。謂知出乎心。心司紅血紫血之出納。鳥覩所謂知耶。則必出於腦。剖腦而察之。其色灰敗。其質脂。其形窪隆不平。如核桃仁。於所謂知。又無有也。切而求之。心何以能司血。腦之形色何所於用。夫非猶是好惡攻取也歟。人亦一物耳。是物不惟有知。抑竟同於人之知。惟數多寡異耳。或曰。夫。如是。何以言無性也。曰。凡所謂有性無性。皆使人物歸於一體。而設之詞。莊所謂道。

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也。謂人有性。物固有性矣。謂物無性。人亦無性矣。然則即推物無知。謂人亦無知。無不可也。今既有知之謂矣。知則出於以太。不生不滅。同焉。靈魂者。即其不生不滅之知也。而謂物無靈魂。是物無以太矣。可乎哉。西人論心靈。進窮艷麗之所本。因謂齒角羽毛。華葉附萼。雲譎波詭。霞綺星明。凡物皆能自出其光采以悅人。然則其中莫不有至精靈者焉。何復自背其說。謂物無靈魂。故知此必不然矣。抑彼更有大謬不然者。既知靈魂之後。果爲天堂地獄。或永苦。或永樂。獨不明靈魂之前。因爲何求之不得。乃強爲之說曰。人皆有罪似矣。罪於何起。則又強爲之說曰。始祖亞當夏娃。及歷代祖宗所遺之罪。夫前人之罪。前人實承之。於後人何與。罪人不孥。人法猶爾。豈天之仁愛。乃不逮人乎。且彼所重者靈魂。而原罪於前人。是又專重體魄矣。體魄爲前人所遺。豈靈魂亦前人所遺乎。然則前人之靈魂。又何往。若謂轉爲後人之靈魂。是一性自爲輪迴。與其教之宗旨不合。與永樂永苦尤不合也。審是。則靈魂亦自有罪而自受之。自無始來。死生流轉。曾無休息。復於生體魄不生靈魂之前。人何與也。易雖有餘慶餘殃之說。殆以觀型起化言之。所謂餘者。慶不一慶。殃不一殃之謂。必非餘而遺諸後人矣。乃中國之談因果。亦輒推本前人。皆泥於體魄。轉使靈魂之義晦昧而不彰。過矣。蓋與西人同也。

泥於體魄。而中國一切誣妄惑溺。始由是起矣。事鬼神者。心事之也。即自事其心也。即自事

其靈魂也。而偏妄擬鬼神之體魄。至以土木肖之。土木盛而靈魂愚矣。靈魂愚而體魄之說橫矣。風水也。星命也。五行也。玉遁也。雜占雜忌也。凡爲禍福富貴利益而爲之者。皆見及於體魄而止。不謂儒之末流。則亦專主體魄以爲教。其言曰。吾所以異於異端者。法度文爲。皆自親而及疏也。彼墨子之兼愛。亂親疏之言也。嗚呼。墨子何嘗亂親疏哉。親疏者體魄乃有之。從而右之。則從而亂之。若夫不生不滅之以太。通天地萬物人我爲一身。復何親疏之有。親疏且無。何況於亂。不達乎此。反誡墨學。彼烏知惟兼愛一語。爲能超出於體魄之上。而獨任靈魂。墨學中之最合以太者也。不能超體魄而分親疏。親疏生分別。分別親疏。則有禮之名。自禮名親疏。而親疏於是乎。乃大亂。心所不樂。而強之。身所不便。而縛之。縛則升降拜跪之文繁。強則至誠惻怛之意泯。親者反緣此而疏。疏者亦可冒此而親。日糜其有用之精力。有限之光陰。以從事無謂之虛禮。即彼自命爲守禮。亦豈不知其無謂。特以爲習俗所尙。聊僞以將之云耳。故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夫禮依仁而著。仁則自然有禮。不待別爲標識而刻繩之。亦猶倫常親疏。自然而有。不必嚴立等威而苛持之也。禮與倫常皆原於仁。而其究也。可以至於大不仁。則泥於體魄之爲害大矣哉。

不生不滅。烏乎出。日出於微生滅。此非佛說菩薩地位之微生滅也。乃以太中自有之微生滅也。不生不滅。至於佛入涅槃。蔑以加矣。然佛固曰。不離師子座。現身一切處。一切入一。一

入一切。則又時時從兜率天宮下。時時投胎。時時住胎。時時出世。時時出家。時時成道。時時降魔。時時轉法輪。時時般涅槃。一刹那頃。已有無量佛生滅。已有無量衆生生滅。已有無量世界法界生滅。求之過去。生滅無始。求之未來。生滅無終。求之現在。生滅息息。過乎前而未嘗或住。是故輪迴者。不於生死而始有也。彼特大輪迴耳。無時不生死。即無時非輪迴。自一出。一處。一行。一止。一語。一默。一思。一寂。一聽。一視。一飲。一食。一夢。一醒。一氣。一縷。一血。輪。彼去而此來。此連而彼斷。去者死。來者又生。連者生。斷者又死。何所爲而生。何所爲而死。乃終無能出於生死輪迴之外。可哀矣哉。由念念相續而造之使成也。例乎此。則大輪迴亦必念念所造成。佛故說三界爲心。又說一切惟心所造。人之能出大輪迴與否。則於細輪迴而知之矣。細輪迴不已。則生死終不得息。以太之微。生滅亦不得息。莊曰。藏舟於壑。自謂已固。有大。力者。夜半負之而走。吾謂將並壑而負之走也。又曰。鴻鶴已翔於萬仞。而羅者猶視乎藪澤。吾謂並藪澤亦一已翔者也。又曰。日夜相代乎前。吾謂代則無日夜也。又曰。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吾謂方則無生死也。王船山曰。已生之天地。今日是也。未生之天地。今日是也。吾謂今日者。即無今日也。皆自其生滅不息言之也。不息故久。久而不息。則暫者縣之永。短者引之長。渙者統之萃。絕者續之亘。有數者渾之而無數。有跡者溝之而無跡。有間者強之而無間。有等級者通之而無等級。人是故皆爲所瞞。而自以爲有生矣。孔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

舍晝夜。晝夜即川之理。川即晝夜之形。前者逝而後者不舍。乍以爲前。又以居乎後。卒不能割而斷之。曰孰前孰後也。逝者往而不舍者復繼。乍以爲繼。適以成乎往。卒不能執而私之。曰孰往孰繼也。可攝川於涓滴。涓滴所以匯而爲川。可縮晝夜於瞬息。瞬息所以衍而爲晝夜。亦逝而已矣。亦不舍而已矣。非一非二。非斷非常。旋生旋滅。即滅即生。生與滅相授之際。微之又微。至於無可微。密之又密。至於無可密。夫是以融化爲一。而成乎不生不滅。成乎不生不滅。而所以成之之微生滅。固不容掩焉矣。

今夫我何以知有今日也。比於過去未來而知之。然而去者則已去。來者又未來。又何以知有今日。迨乎我知有今日。則固已逝之今日也。過去獨無今日乎。乃謂之曰過去。未來獨無今日乎。乃謂之曰未來。今日宜爲今日矣。乃閱明日。則不謂今日爲今日。閱又明日。又不謂明日爲今日。日析爲時。時析爲刻。刻析爲分。分析爲秒。忽。秒忽隨生而隨滅。確指某秒某忽爲今日。某秒某忽爲今日之秒忽。不能也。昨日之天地物我據之以爲生。今日則皆滅。今日之天地物我據之以爲生。明日則又滅。不得據今日爲生。即不得據今日爲滅。故曰。生滅即不生不滅也。抑嘗有悟於夢矣。一夕而已。而夢中所閱歷者。或數日。或數月。或數年。或十數年。夫一夕而已。何以能容此。此而能容。當不復醒矣。及其既醒。而數日數月數年數十年者。即又何往。庸詎知千萬年前之今日。非今日之今日。庸詎知千萬年後之今日。非今日之今

日。佛故名之曰。三世一時。三世一時。則無可知也。自以爲知。有今日逝者而已矣。今夫我又何以知有我。也。比於非我而知之。然而非我。既已非我矣。又何以知有我。迨乎我知有我。則固已逝之我也。一身而有四體。五官之分。四體五官而有筋骨血肉之分。筋骨血肉又各有無數之分。每分之質點。又各有無數之分。窮其數。可山一而萬萬也。今試言某者是我。謂有一是我。餘皆非我。則我當分裂。謂皆是我。則有萬萬我。而我又當分裂。由胚胎以至老死。由氣質流質以成定質。由膚寸之形以抵七尺之幹。又由體魄以終於潰爛朽化。轉軼變爲他物。其數亦由一而萬萬也。試言某者是我。謂有一是我。餘皆非我。則我當分裂。謂皆是我。則有萬萬我。而我又當分裂。我之往來奔走也。昨日南而今日北。謂我在北。則昨南之我何往。謂我去南。則今北之我又非終於不去。確指南者是我。北者是我。不能也。我之飲食呼吸也。將取乎精英以補我之氣。與血。然養氣也。旋化而爲炭氣。紅血也。旋變而爲紫血。或由九竅而出之。爲氣。爲唾涕。爲泗。洩爲矢溺。爲凝結之物。或由毛孔而出之。爲熱氣。爲濕氣。爲汗。爲油。爲垢膩。或爲鬚髮之脫。或爲爪甲之斷落。方氣血之爲用也。曾不容秒忽。而旋即謝去。確指某氣縷之出入。爲我。某血輪之流動。爲我。不能也。以生爲我。而我倏滅。以滅爲我。而我固生。可云我在生中。亦可云我在滅中。故曰。不生不滅。即生滅也。抑嘗有悟於思矣。謂思在腦。腦之形有量。而思無量。或一世界。或數世界。或恆河沙數世界。莫不朗懸目前。了了可辨。夫

以無量入有量。有量何往。及所思既倦。而無量又何往。一切衆生併而爲我。我不加大。我偏而爲一切衆生。我不減小。故名之曰。一多相容。一多相容。則無可知也。自以爲知有我逝者而已矣。王船山亦有言。以爲德之已得。功之已成。皆其逝焉者也。夫目能視色。迨色之至乎目。而色既逝矣。耳能聽聲。迨聲之至乎耳。而聲既逝矣。惟鼻舌身亦復如是。體貌顏色。日日代變。晨起而觀人。無一日同也。骨肉之親。聚處數十年。不覺其異。然回憶數十年前之情景。宛若兩人也。則日日生者。實日日死也。天曰生生。性曰存存。繼繼承承。運以不停。孰不欲攀援而從之哉。而勢終處于不反。世人妄逐既逝之榮辱得喪。執之以爲哀樂。過駒不留。而墮甌猶顧前者未忘。而後者沓至。終至于接應不暇。而卒於無一能應。不亦悲矣。

一多相容也。三世一時也。此下士所大笑不信也。烏知爲天地萬物自然而固然之真理乎。真理之不知。反緣歷劫之業力。障翳深厚。執妄爲真。認賊爲子。自擾自亂。自愚自惑。遂爲對待所瞞耳。對待生於彼此。彼此生於有我。我爲一對我者爲人。則生二人。我之交。則生三。參之伍之。錯之綜之。朝三而暮四。朝四而暮三。名實未虧。而喜怒因之。由是大小多寡。長短久暫。一切對待之名。一切對待之分別。殺然閔然。其瞞也。其自瞞也。不可以解矣。然而有瞞之不盡者。偶露端倪。所以示學人以路也。一夢而數十年月也。一思而無量世界也。尺寸之鏡。無形不納焉。銖兩之腦。無物不志焉。西域之技。吐火而吞刃。真人之行。火不熱而水不濡。水

爲流質則相浮游泳。若處於空地爲圓體則倒豎橫斜皆可以立。同一空氣。忽傳聲忽傳光而不殺也。同一電浪。或傳熱或傳力而不舛也。虛空有無量之星日。星日有無量之虛空。可謂大矣。非彼大也。以我小也。有人不能見之微生物。有微生物不能見之微生物。可謂小矣。非彼小也。以我大也。何以有大。比例於我小而得之。何以有小。比例於我大而得之。然則但有我見。世間果無大小矣。多寡長短久暫。亦復如是。疑以爲幻。雖我亦幻也。何幻非真。何真非幻。真幻亦對待之詞。不足疑對待也。驚以爲奇。而我之能言能動能食能思。不更奇乎。何奇非庸。何庸非奇。庸奇又對待之詞。不足驚對待也。凡此皆瞞之不盡者。而尤以西人格致之學。爲能畢發其覆。漲也縮之。微也顯之。亡也存之。盡也衍之。聲光虛也。可貯而實之。形質阻也。可鑒而洞之。聲光化電氣重之說。盛對待或幾幾乎破矣。欲破對待。必先明格致。欲明格致。又必先辨對待。有此則有彼。無獨有偶焉。不待問而知之。辨對待之說也。無彼復無此。此即彼。彼即此焉。不必知。亦無可知。破對待之說也。辨對待者。西人所謂辨學也。公孫龍惠施之徒。時術之。堅白異同之辯。曲達之學者之始基也。由辨學而算學。算學實辨學之演於形者也。由算學而格致。格致實辨學同致於用者也。學者之中成也。格致明而對待破。學者之極詣也。孔曰。下學而上達。未有可以躐等而躐幾。亦何可以中止而自畫也。故嘗謂西學皆源於佛學。亦惟有西學。而佛學乃復明於世。彼其大笑而不信。仰又何據而然乎。豈

不以眼耳鼻舌身所不及接也。此其愚惑也。滋甚眼耳鼻舌身所及接者。曰色聲香味觸五者而已。以法界虛空界衆生界之無量無邊。其間所有。必不止五也。明矣。僅憑我所有之五。以妄度無量無邊。而臆斷其有無。奚可哉。是故同爲眼也。有肉眼。有天眼。有慧眼。有法眼。有佛眼。肉眼見爲國土爲虛空。天眼或見爲海水爲地獄。無所見而不異焉。慧眼以上。又各有異。奈何以肉眼所見爲可據也。耳鼻舌身亦復如是。即以肉眼肉耳論。有遠鏡顯微鏡所見。而眼不及見者焉。又有遠鏡顯微鏡亦不及見者焉。有電筒德律風所聞。而耳不及聞者焉。又有電筒德律風亦不及聞者焉。且眼耳所見聞。又非真能見聞也。眼有簾焉。形入而繪其影。由簾透腦而覺爲見。則見者見眼簾之影耳。其真形實萬古不能見也。豈惟形不得見。影既緣繪而有是。必點點綫綫而綴之。枝枝節節而累之。惟其甚速。所以不覺其勞倦。迨成爲影。彼其形之逝也。亦已久矣。影又待腦而知。則影一已逝之影。並真影不得而見也。故至遠之恆星。有毀已千萬年。而光始達於地者。推光行之速率。至於密邇。亦何莫不然。耳有鼓焉。聲入而肖其響。由鼓傳腦而覺爲聞。則聞者聞耳鼓之響耳。其真聲實萬古不能聞也。豈惟聲不得聞。響既緣肖而有是。必彼之既終。而此方以爲始。惟其甚捷。所以不覺其斷續。迨成爲響。彼其聲之逝也。亦已久矣。響又待腦而知。則響一已逝之響。並真響不得而聞也。故雷礮之遠發。山谷之徐應。有踰時而聲始往返者。推聲浪之速率。至於切近。亦何莫不然。懸風久

視大如車輪。床下蟻動。有如牛鬪。眼耳之果足恃耶。舌依味之逝。身依觸之逝。其不足恃均也。恃五以接五。猶不足以盡五。况無量無邊之不止五。彼其大笑而不信。乃欲恃五以接不止五乎。恃五則五寡矣。然恃五又多此五矣。苟不以眼見。不以耳聞。不以鼻嗅。不以舌嘗。不以身觸。乃至不以心思。轉業識而成智慧。然後一多相容三世一時之真理。乃日見乎前。任逝者之逝。而我逝而逝者卒未嘗逝。真理出斯對待不破。以自破。

反乎逝而觀。則名之曰日新。孔曰革去故。鼎取新。又曰日新之謂盛德。夫善至於日新而止矣。夫惡亦至於不日新而止矣。天不新何以生。地不新何以運行。日月不新何以光明。四時不新。何以寒燠發斂之迭更。草木不新。豐縵者歇矣。血氣不新。經絡者絕矣。以太不新。三界萬法皆滅矣。孔曰改過。佛曰懺悔。耶曰認罪。新之謂也。孔曰不已。佛曰精進。耶曰上帝國近爾矣。新而又新之謂也。則新也者。夫亦羣教之公理已。德之宜新也。世容知之。獨何以居今之世。猶有守舊之鄙生。斷斷然曰不當變法何哉。是將挾其爾敝惰怯之私。而窒天之生。而扼地之運行。而蔽日月之光明。而亂四時之迭更。而一獮百產萬靈之芸芸。不恤亡學亡政亡教。以拗戾乎不生不滅者也。雖然。彼之力又何足以云爾哉。毋亦自斷其方生之化機。而與於不仁之甚。則終成爲極舊極敝一殘朽不靈之廢物而已矣。乃彼方詡於人曰好古。

是又大惑也已。古而可好。又何必爲今之人哉。所貴乎讀書者。在得其精意。以充其所未達焉耳。苟以其跡而已。則不問理之是非。而但援事之有無。臬獍四凶。何代蔑有。殆將一一則之效之乎。鄭玄箋詩言從之邁。謂當自殺以從古人。則嘗笑其愚。今之自矜好古者。奚不自殺以從古人。而漫鼓其輔頰舌以爭乎今也。夫孔子則不然。刪書則斷自唐虞。存詩則止乎三百。然猶早歲從周之制作也。晚而道不行。掩涕於獲麟。默知非變法不可。於是發憤作春秋。悉廢古學而改今制。復何嘗有好古之云云也。口口口曰。論語第七篇。當是默而第七。劉歆私改默爲述。竄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十四字。以申其古學篇名。遂號述而矣。我非生而知之者。敏以求之者也。生知與敏求相反。對文義自足。無俟旁助。而忽中梗好古二字。語意都不連貫。是亦歆竄矣。世豈甘爲莽歆之奴隸也乎。則好古亦其宜也。口口口曰。於文從古。皆非佳義。從艸則苦。從木則枯。從艸木則楷。從門則罟。從辛則辜。從支則故。從口則固。從歹則姑。從疒則疴。從監則鹽。從牛則牯。從疒口則痼。從水口則涸。且從人則估。估客非上流也。從水爲沾。孔子所不食也。從女爲姑。姑息之謂細人。吾不知好古者何去何從也。歐美二洲。以好新而興。日本效之。至變其衣食嗜好。亞非澳三洲。以好古而亡。中國輒動援古制。死亡之在眉睫。猶棲心於榛狉未化之世。若於今熟視無覩也者。莊曰。莫悲於心死。而身死次之。謚曰至愚。可不謂入哀。

日新烏乎木。日以太之動機而已矣。獨不見夫雷乎。虛空洞杳。都無一物。忽有雲雨相值。斯合兩電。兩則有正有負。正負則有異有同。異則相攻。同則相取。而奔崩轟礮發焉。宇宙爲之掀鼓。山川爲之戰撼。居者愕眙。行者道仆。懦夫孺子。掩耳而良久不怡。夫亦可謂暴矣。然而繼之以甘雨。扇之以和風。霧豁天醒。霧斂氣蘇。霄宇軒昭。大地激滌。三辰晶英於上。百靈孕甲振奮於下。蛸飛蠕動。雍容任運而自得。因之而時和。因之而年豐。因之而品彙亨通。以生以成。夫孰非以太之一動。而縣縣以無極也。斯可謂仁之端也已。王船山遂於易。於有雷之卦。說必加精明而益微。至屯之所以滿盈也。豫之所以奮也。大壯之所以壯也。无妄之所以无妄也。復之所以見天心也。震之所以不喪七鬯而再則泥也。罔不由於動。天行健。自動也。天鼓萬物。鼓其動也。輔相裁成。奉天動也。君子之學。恆其動也。吉凶悔吝。貞夫動也。謂地不動。昧於歷算者也。易抑陰而扶陽。則柔靜之與剛動異也。夫善治天下者。亦豈不由斯道矣。夫鼎之革之。先之勞之。作之興之。廢者舉之。敝者易之。飽食煖衣而逸居。則懼其淪於禽獸。烏知乎有李耳者出。言靜而戒動。言柔而毀剛。鄉曲之士。給饘粥。察雞豚。而長養子孫。以之自遁而苟視息焉。固亦術之工者矣。烏知乎學子術焉。士大夫術焉。諸侯王術焉。浸淫而天子亦術焉。卒使數千年來。成乎似忠信以廉潔。一無刺無非之鄉愿。天下言學術則曰寧靜。言治術則曰安靜。處事不計是非。而首禁更張。躁妄喜事之名立。百端由是廢弛矣。用人不

問賢不肖。而多方遏抑。少年意氣之論起。柄權則頽暮矣。陳言者則命之曰希望恩澤。程功者則命之曰露才揚己。既爲糊名以取之。而復隘其途。既爲年資以用之。而復嚴其等。財則憚關利源。兵則不貴朝氣。統政府臺諫六部九卿督撫司道之所朝夕孜孜不已者。不過力制四萬萬人之動。繫其手足。塗塞其耳目。盡驅以入契乎一定不移之鄉愿格式。夫羣四萬萬鄉愿以爲國。教安得不亡。種類安得而可保也。嗚呼。吾且爲西人悲矣。西人以喜動而竊五大洲。馴至文士亦尙體操。婦女亦侈遊歷。此其崛興爲何如矣。顧哀中國之亡於靜。輒曰此不痛不癢頑鈍而無恥者也。爲危詞以怵之。爲異語以誘之。爲大聲疾呼以警之。爲通商以招之。爲傳教以聒之。爲報館爲譯書以誨之。爲學堂爲醫院以拯之。至不得已而爲兵戈槍礮水雷鐵艦以大創之。然而中國則冥然而罔覺。悍然而不顧。自初至終未嘗一動也。夫掘冢中枯骨與數百年之陳死人而強之使動。烏可得乎哉。西人方拳拳焉不以自阻。可謂愚矣。故足爲悲也。西人之喜動。其堅忍不撓。以救世爲心之耶教使然也。又豈惟耶教。孔教固然矣。佛教尤甚。曰威力。曰奮迅。曰勇猛。曰大無畏。曰大雄。括此數義。至取象於獅子。言密必濟之以顯。修止必借之以觀。以太之動機。以成乎日新之變化。夫罔未有能遏之者也。論者闇於佛老之辨。混而同之。以謂山林習靜而已。此正佛所詆爲頑空。爲斷滅。爲九十六種外道。而佛豈其然哉。乃若佛之靜也。則將以善其動。而徧度一切衆生。更精而言之。動即

靜。靜即動。尤不必有此對待之名。故夫善學佛者。未有不震動奮厲而雄強剛猛者也。李耳之術之亂中國也。柔靜其易知矣。若夫力足以殺盡地球含生之類。胥天地鬼神以淪陷于不仁。而卒無一人能少知其非者。則曰儉。儉從人僉聲。凡儉皆僉人也。且夫儉之與奢也。吾又不知果何所據而得其比較。差其等第。以定厥名。曰某爲奢。某爲儉也。今使日用千金。俗所謂奢矣。然而有倍蓰者焉。有什伯千萬者焉。奢至於極。莫如佛。金剛以爲地。摩尼以爲坐。種種纓絡。帝網。種種寶幢寶蓋。種種香花衣雲。種種飲食勝味。以視世人誰能奢者。則奢之名不得而定也。今使日用百錢。俗所謂儉矣。然而流氓乞丐。有日用數錢者焉。有掘草根屑樹皮。苟食以待盡。而不名一錢者焉。儉至於極。莫如禽獸。穴土棲木以爲居。而無宮室。毛羽蒙茸以爲煖。而無衣裳。恃爪牙以求食。而無耕作販運之勞。以視世人誰能儉者。則儉之名不得而定也。本無所謂奢儉。而妄生分別以爲之名。又爲之教。曰黜奢崇儉。雖唐虞三代之盛。不能辨去此惑。是何異搏虛空以爲質。捫飄風而不釋者矣。雖然。無能限多寡以定奢儉。則試量出入以定奢儉。俗以日用千金爲奢。使入萬金焉。則固不名之奢。而名之儉。以其尙儲九千於無用之地也。俗以日用百錢爲儉。使入不逮百錢。則不名之儉。而名之奢。以其聰明才力僅足以及此也。溢則傾之。歉而納焉。是儉自有天然之度。無待崇也。且所謂崇儉。抑又矛盾之說也。衣布桌足矣。而遣使勸蠶桑。胡爲者。豈非導之奢乎。則蠶桑宜禁矣。通

有無足矣。而開井取金銀胡爲者。豈非示之汰乎。則金銀宜禁矣。此雖日膠離朱之日。攬工
倕之指。猶患不給。凡開物成務。利用前民。勸材獎能。通商惠工。一切制度文爲。經營區畫。皆
當廢絕。嗟乎金玉貨幣。與夫六府百產之饒。誠何足攫豪傑之心胸。然而歷代聖君賢相。貴
之重之何哉。以其爲生民之大命也。持籌握算。銖積寸累。力遏生民之大命。而不使之流通。
今日節一食。天下必有受其飢者。明日縮一衣。天下必有受其寒者。家累巨萬。無異窮人。坐
視羸瘠盈溝壑。餓殍蔽道路。一無所動於中。而獨室家子孫之爲計。天下且翕然歸之曰。儉
者美德也。是以計獵柴黠之資。憑藉高位。尊齒重望。陰行豪強兼并之術。以之欺世盜名焉。
此鄉愿之所以賊德而尤爲僉人之尤矣。向以爲米鹽凌雜。雞豚詬誶。特老媪寵婢之所用
心。及泛覽於今之士大夫。乃莫不然。甯使粟紅貫朽。珍異腐敗。終不以分於人。一聞興作工
役。罔不動色相戒懼。以爲家之索也。其教誡子弟。必以儉爲莫大之寶訓。而子弟卒以狂蕩
破家間。抑嘗觀於鄉矣。千家之聚。必有所謂富室焉。左右比鄰。以及附近之困頓不自聊者。
所仰而以爲生也。乃其刻谿瑣蓄。彌甚於人。自苦其身。以剝削貧民爲務。放債則子巨於母。
而先取質。糶糴則陰伺其急而厚取利。扼之持之。使不得出。及其籍絡久之。胥一鄉皆爲所併。
吞送不得不供其奴役。而人租稅於一家。周禮有保富之文。富而若此。豈堪更保之耶。居無
何。窮里日益貧。則流而爲盜賊。伺覷劫奪焚殺。富室乃隨之煨燼。即幸而不至此。愈儉則愈

陋。民智不興。物產凋竄。所與皆蠻人也。已亦不能更有所取。且暗受其銷鑠。一傳而後。產析而薄。食指加繁。又將轉而被他人之剝削併吞。與所加乎人者無或異也。轉輾相苦。轉輾相累。馴至人人儉而人人貧。天下大勢。遂乃不可以支。葛樹園桃之刺。詩人有遺憂焉。蓋坐此寂寂然一鄉。而一縣而一省而通毒於四海。而二萬里之地。而四萬萬之人。而二十六萬種之物。遂成爲至貧極窘之中國。不惟中國。彼非洲澳洲及中亞之回族。美洲之士番。印度巫來由之雜色人。越南緬甸高麗琉球之藩邦。其敗亡之由。咸此而已矣。言靜者情歸之暮氣。鬼道也。言儉者齷齪之昏心。禽道也。率天下而爲鬼爲禽。且猶美之曰靜德儉德。夫果何取也。

夫豈不知奢之爲害烈也。然害止於一身家而利十百矣。錦繡珠玉棟宇車馬歌舞宴會之所集。是固農工商賈從而取贏。而轉移執事者所奔走而趨附也。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孔子猶嘆其小。刈耨而遺簪。田婦方且不惜。奈何思壟斷天下之財。忍不一散。以沾潤於國之人也。即使流弊所極。利不勝害。不猶愈於堅握生民之大命。死之於鄙吝猥陋之小夫哉。然欲求百利而無一害。抑豈無道以處此。必令於富者曰。而瘁而形。而劬而力。而以而有之積蓄。而悉以散諸貧無貲者。則爲人情所大難。夫亦孰爲必使之散之哉。且將大聚之在流注灌輸之間焉耳。有礦焉。建學興機器以開之。凡關山通道。濬川鑿險。咸視此。有田焉。建學興機

器以耕之。凡材木水利畜牧蠶織咸視此。有工焉。建學興機器以代之。凡攻金攻木造紙造糖咸視此。大富則爲大廠。中富附焉。或別爲分廠。富而能設機器廠。窮民賴以食。物產賴以盈。錢幣賴以流通。己之富亦賴以擴充而愈厚。不惟無所用儉也。亦無所用其施濟第就天地自有之利。假吾力焉以發其覆。遂至充溢溥徧而收博施濟衆之功。故理財者慎毋言節流也。開源而已。源日開而日亨。流日節而日困。始之以困人。終必困乎己。猶大旱之歲。土山焦。金石流。惟畫守蹊涔之涓涓。謂可私於己。果可私於己乎。則孰若濬清渠。激洪波。引稽天之澤。蘇渺莽之原。人皆蒙惠而已。固在其中乎。然而昧者聞之。又將反其實曰。機器奪民之利。噫。何不觀於歐美諸洲。而一繩其得失也。今且詰之曰。民之貧也。貧于物產之饒乎。抑貧於物產之絀乎。求富民者。將豐其物產以富之乎。抑耗其物產以富之乎。彼必曰。饒富而耗貧。又詰之曰。百人耗而養一人。與一人耕而養百人。孰爲饒。孰爲耗。彼必曰。耕一養百者耗。耕百養一者饒。然則機器果不容緩矣。用貨之生齒。遠繁於昔。而出費之疆土。無闕於今。其差數無異百之於一也。假而有貨焉。百人爲之不足。用機器則一人爲之有餘。是貨百饒於人也。一人百日爲之不足。用機器則一人一日爲之有餘。是貨百饒於日也。日愈益省。貨愈益饒。民愈益富。饒十則富十倍。饒百則富百倍。雖不識九九之人。不待布算之勞。可定其比例矣。人特患不能多造貨物。以廣民利耳。或造矣。而力未逮。或逮矣。而時不給。今用機器則

舉無慮焉。其爲功於民何如哉。稱天之德。不過曰造物而已。而曰奪民利。何耶。且所省之人工日工。又將他有所興造。利源必推行日廣。豈有失業坐廢之虞。譬之一家焉。伯製器。仲販運。叔耕以供養。季織以供衣。若用機器助力。伯所製器必加多。用機器運物。仲又舍其販運而增製器。機器無衣食之費。叔季初不加其供億。益將委耕織於機器。而增製器以視向者所獲。不既多乎。難者又曰。機器興。物產饒。物價宜廉矣。而歐美反貴者。何也。曰。此機器之所以利民也。小民窮歲月之力。拮据辛勞。以成一物。豈不欲器多得值哉。而價止於此。此其可哀甚矣。蓋物價之貴賤。隱視民命之重輕。以爲衡。治化隆美之世。民皆豐樂充裕。愛惜生命。不肯多用人力。人亦從而愛惜之焉。故創造一物。即因其力之可貴而貴之。苟或不貴。固不急於求售。亦將不復造。且民皆富矣。雖多出值。復何吝。然非機器。又何由皆富厚若此。機器興而物價貴。又以見機器固非奪民利矣。中國之民。至鬻其身以爲奴隸。驅使若犬羊。繫役類重囚。然尙爲美國南洋所迫逐。而不遑得食。身且如此。更何論所造之物。此所以雖賤極。猶莫能售也。乃今之策士。又曰。中國醇俗。龐風爲不可及也。工價之廉。用度之儉。足以制勝於歐美。轉若重爲歐美憂者。嗟乎。此何足異。中國守此不變。不數十年。其醇其龐。其廉其儉。將有食槁壤。飲黃泉。人皆餓殍。而人類滅亡之一日。何則。生計絕。則勢必至於此也。惟靜故惰。惰則愚。惟儉故陋。陋又愚。乘此兩愚。固將殺盡含生之類。而無不足。故靜與儉。皆愚黔首之

慘術。而擠之於死也。夫以歐美治化之隆。猶有均貧富之黨。輕身命以與富室爲難。毋亦坐擁厚貲者。時有褊之心。以召之歟。則儉之爲禍。視靜彌酷矣。

假貲於人。而歲責子金百之一。世必謂之薄息矣。易以月則厚。易以日則厚。是猶一與十二。與三百六十之比也。執藝於肆。歲成一器。雖獲利百之十。世猶謂之賤工矣。易歲以日。富莫大焉。猶十與三百六十之比也。稗販於千里之外。歲一往還。雖獲利十之二。世猶謂之窳賈矣。歲百往還。則倚頓莫尙焉。猶二與百之比也。故夫貨財之生。生於時也。時糜貨財。歉時。濟貨財。豐其事。相反。適以相成。機器之製與運也。豈有他哉。惜時而已。惜時與不惜時。其利害相去。或百倍。或千倍。此又機器之不容緩者也。時積而成物。物積而值必落。於是變去舊法。別創新物。以新而救積。童子入市。知所決擇焉。而值自上。又有新者。值又上。人巧奮地力盡。程度謹於國。苦窳絕於市。游惰知所警。精良徧於用。西人售物於中國。則以其脆敝者。云中國喜賤值也。喜賤值。由於國貧。國貧。由於不得惜時之道。由於無機器。然則機器興而物價貴。斯乃治平之一效矣。治平進而不已。物價亦進而不已。衰國之民。饜殮不給。短褐不完。雖有精物。無能承受。而不解事之腐儒。乃曰。天地生財。止有此數。強抑天下之人。使拂性之本然。而相率出於儉。物價自不能違其儉。而孤以騰踴。其初以人謀之不臧。而倭過於天。其繼窳天生之富有。而以制人。自儉之名立。然後君權日以尊。而貨棄於地。亦相

因之勢然也。一旦銜勒去。民權興。得以從容謀議。各遂其生。各均其利。杼軸繁而懸鶉之衣絕。工作盛而仰屋之嘆消。升禁弛。誰不輕其金錢。旅行速。誰不樂乎遊覽。復何有儉之可言哉。且驗之幣政。又有然矣。上古之時。以有易無。無所謂幣也。風化漸開。始有用貝代幣者。今美洲土番。猶有螺殼錢。即中國古時之貝。可爲風化初開之證。久之。民智愈啓。始易以銅。又久之。易以銀。今西國又進而用金。使風化更開。必將舍金而益進於上。夫治平至於人人皆可奢。則人之性盡。物物皆可貴。則物之性亦盡。然治平至於人人可奢。物物可貴。則無所用其欲羨。昨援相與兩忘。而咸歸於淡泊。不惟奢無所眩耀。而奢亦儉。不待勉強而儉。豈必遇之塞之。積疲苦之極。反使人欲橫流。一發不可止。終釀爲盜賊凶叛。攘奪篡弑之禍哉。故私天下者。尙儉。其財偏以壅。壅故亂。公天下者。尙奢。其財均以流。流故平。夫財均矣。有外國焉。不互相均。不足言均也。通商之義。緣斯起焉。西人初亦未達此故。以謂通商足以墟人之國。恐刮取其膏血以去。則柴立而斃也。於是有所謂保護稅者。重稅外入之貨。以陰拒其來。鄰國不睦。或故苛其稅。藉以相苦。因謂稅務亦足以亡人國也。而其實皆非也。一父有數子。數傳之後。將成巨族。西人詳稽夫家之豐耗。每一歲中。生死相抵。百人可多一人。使無水旱沴癘兵戈及諸災眚。不數十年。本國之物產。必不能支。將他闢新土。而勢處於無可闢。則幸而有外國之貨物輸入而彌縫之。不啻爲吾之外府。而歲效其土貢。且又

無關地之勞費。自然之大利。無便於此者。故通商者相仁之道也。兩利之道也。客固利。主尤利也。西人商於中國。以其貨物仁我。亦欲購我之貨物以仁彼也。則所易之金銀。將不復持去。然輒持去者。誰令我之工藝不興。商賈不恤。而貨物不與匹敵乎。即令中國長此黠黯。無工藝。無商賈。無貨物。又未嘗不益蒙通商之厚利也。已既不善製造。愈不能不仰給於人。此其一利矣。彼所得者金銀而已。我所得者千百種之貨物。貨物必皆周於用。金銀則飢不可食。而寒不可衣。以無用之金銀。易有用之貨物。不啻出貨儲彼而爲我服役也。此又一利也。或以爲金銀即貨物。金銀竭。貨物亦亡。是無礦之國。則可云爾矣。中國之礦。富甲地球。夫誰掣其肘。扼其指。不使其民採之取之。而僅恃已出之支流。以塞無當之漏卮乎。此之不明。而曰以通商致貧。蓄怨毒於外國。不自振奮。而偏巧於推咎。情者固莫不爲也。夫彼以通商仁我。我無以仁彼。既是愧焉。曾不之愧。而轉欲絕之。是以不仁絕人之仁。且絕人之仁於我。先即自不仁於我矣。絕之不得。又欲重稅以絕之。稅固有所重者。徒重稅亦烏能絕之哉。英人嘗重稅麥入矣。卒以大困。旋去其稅。惟重稅其不切民用者。故凡謂以商務稅務取人之國。皆西人之舊學也。彼亡國者。別有致亡之道。即非商與稅。亦必亡也。印度南洋羣島。豈有一可不亡之政哉。閱歷久而利害審。今且悉變其說焉。且夫絕其通商。匪惟理不可也。勢亦不行。今之吳楚。古之蠻夷也。自河南山東視之。儼然一中外。驟使豎江而守。南不至北。北不至南。日用

飲食各取於其地。毋一往來焉。能乎不能乎。况輪船鐵路電線德律風之屬。幾縮千程於咫尺。玩地球若股掌。梯山航海如履戶閭。初無所謂中外之限。若古之夷夏更鳥從而絕之乎。爲今之策。上焉者獎工藝。惠商賈。速製造。蕃貨物。而尤扼重於開井。庶彼仁我而我亦有以仁彼。能仁人斯財均而已。亦不困矣。次之力不足仁彼而先求自仁。亦省彼之仁我。不甘受人仁者。始能仁人。既省彼之仁我。即以舒彼仁我之力。而以舒之者仁之矣。不然日受人之仁。安坐不一報。游惰困窮。至於爲人剪滅屠割。揆之上天報施之理。亦有宜然焉耳。夫仁者通人我之謂也。通商僅通之一端。其得失已較然明白若此。故莫仁於通。莫不仁於不通。惜時之義大矣哉。禹惜寸陰。陶侃惜分陰。自天子之萬機。以至於庶人之一技。自聖賢之功用。以至於庸衆之衣食。咸自惜時而有也。自西人機器之學出。以製以運。而惜時之具乃備。今第即運言之。執途人而語之曰。輪船鐵道可以延年永命。無則短祚促齡。鮮不笑其妄矣。而非妄也。有萬里之程焉。輪船十日可達。鐵道則三四日。苟無二者。動需累月經年。猶不可必至。此累月經年之中。仕宦廢其政。工商滯其貨。殖學子荒其藝。文傭走騷其生計。勞人傷於行役。思婦嘆於室庭。緬山川之履綦。邈音書而飛越。寒暑異候。盜發不時。此父母兄弟骨肉朋友之親。死生契濶。離別憂悲之什。所由作焉。坐此僕僕。無所事事之氣體。雖生而無所裨生人之業。則生不異於死。是此經年累月之命短焉矣。由此類推。無往而非玩時愒日。

即幸而得至百年。無形中已耗其強半。又况軍務之不可遲而遲。賑務之不容緩而緩。豪傑散處。而無以萃其羣。百產棄置。而無以發其采。固明明有殺人殺物之患害者乎。有輪船鐵路。則舉無慮此。一日可乘十數日之程。則一年可辦十數年之事。加以電線郵政機器製造。工作之簡易。文字之便捷。合而計之。一世所成就。可抵數十世。一生之歲月。恍閱數十年。志氣發舒。才智奮起。境界寬衍。和樂充暢。謂之延年永命。豈爲謬乎。故西國之治。一日軼三代而上之。非有他術。惜時而時無不給。猶一人併數十人之力耳。記曰。爲之者疾。惟機器足以當之。天惜時之效若此。不惜時之害若彼。語曰。化世之日舒以長。亂世之日促以短。有具以惜之。與無具以惜之。治亂之大閑。閑於此也。若夫微生滅之條。過乎前。與不生不滅。相緯而成世界。因而有時之名。於此而不惜。乾坤或幾乎息矣。今不惟不惜。反從而促之。取士則累其科目。用人則困以年資。任官則拘於輪委。治事則繁爲簿書。關吏則故多留難。鹽綱則抑使輪銷。皆使天下惟恐時之不疾馳以去也。嗟乎。時去則豈惟亡其國。將並其種而亡之。抑豈惟存亡爲然哉。宣尼大智。至七十而從心。善財凡夫。乃一生而證果。然則惜時之義。極之成佛成聖。而莫能外。

微生滅。烏乎始。曰。是難言也。無明起處。惟佛能知。毛道不定。曷克語此。雖然。吾試言天地萬物之始。洞然杳然。恍兮忽兮。其內無物。亦無內外。知其爲無。則有無矣。知其有無。是亦有矣。

俄而有動机焉。譬之於雲。兩兩相遇。陰極陽極。是生兩電。兩有異同。異同攻取。有聲有光。厥名曰雷。振微明玄。參伍錯綜。而有有矣。有有之生也。其惟異同攻取乎。其成也。其惟參伍錯綜乎。天地萬物之始。一泡焉耳。泡分萬泡。如鎔金汁。因風旋轉。卒成團體。日又再分。遂得此土。遇冷而縮。山縮而乾。縮不齊度。凸凹其狀。棗暴臬曠。或乃有紋。紋亦有理。如山如河。縮疾乾遲。溢爲洪水。乾更加縮。水始歸墟。沮洳鬱蒸。草蕃虫蝟。壁他利亞。微植微生。螺蛤蛇龜。漸具禽形。禽至猩猩。得人七八。人之聰秀。後亦勝前。恩怨分結。方生方滅。息息生滅。實未嘗生滅。見生滅者。適成唯識。即彼藏識。亦無生滅。佛與衆生。同其不斷。忽被七識所執。轉爲我相。執生意識。所見成相。眼耳鼻舌身。又各有見。一一成相。相實無枉。受薰習。此生所造。還入藏識。爲來生因。因又成果。顛倒循環。無始淪滔。淪滔不已。乃灼然謂天地萬物矣。大地乎。萬物乎。夫孰知其在外乎。雖然。亦可反言之曰。心在外而不在內。是何故乎。心之生也。必有緣。必有所緣。緣與所緣。相續不斷。強不令緣。亦必緣空。但有彼此迭代。竟無脫然兩釋。或緣真。或緣妄。或緣過去。或緣未來。非皆依於真。天地萬物乎。妄。天地萬物乎。過去之天地萬物乎。未來之天地萬物乎。世則既名爲外矣。故心亦在外。非在內也。將以眼識爲在內乎。眼識幻而色。故好色之心。非在內也。心棲泊於外。流轉不停。寢至無所棲泊。執爲大苦。偶於色而一駐焉。方以得所棲泊爲樂。其令棲泊偶久者。詫以爲美。亦愈以爲樂。然而既名之棲泊矣。無

能終久也。棲泊既厭。又轉而爲之他。凡好色若子女玉帛。若書畫。若山水。及一切有形。皆未有焉。好其一而念念不息者。以皆非本心也。代之心也。何以知爲代。以心所本無也。推之耳鼻舌身。亦復如是。吾大腦之所在。藏識之所在也。其前有圓窪焉。吾意以爲鏡。天地萬物。畢現影於中焉。繼又以天地萬物爲鏡。吾現影於中焉。兩鏡相涵。互爲容納。光影重重。非內非外。

其謂有始者。乃即此器。世間一日一地球云爾。若乃日地未生之前。必仍爲日地。無始也。日地既滅之後。必仍爲日地。無終也。以太固無始終也。以太者。亦唯識之相分。謂無以太可也。既託言以太矣。謂以太有始終不可也。然則識亦無終乎。曰識者無始也。有終也。業識轉爲智慧。是識之終矣。吾聞□□之講大學。大學蓋唯識之宗也。唯識之前五識。無能獨也。必先轉第八識。第八識無能自轉也。必先轉第七識。第七識無能遽轉也。必先轉第六識。第六識轉而爲妙觀察智。大學所謂致知而知至也。佛之所謂知意識轉。然後執識可轉。故曰欲誠其意者。必先致其知。致知藉乎格物。致知者萬事之母。孔曰下學而上達也。朱紫陽補格致傳。實用華嚴之五教。華嚴小教小學也。非大學所用。其四教者。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始教也。以求至乎其極。終教也。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頓教也。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圓教也。無

論何事。要必自格致始。此之謂妙觀察智。第七識轉而爲平等性智。大學所謂誠意而意誠也。佛之所謂執。孔之所謂意。執識轉然後藏識可轉。故曰欲正其心。必先誠其意。執者執以爲我也。意之所以不誠。亦以有我。惟平等然後無我。無我然後無所執。而名爲誠。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以我欺我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當其好惡之誠。不知有我。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不惟有我。且有二我也。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灼然見其有我也。欲其無我。必修止觀。君子必慎其獨。孔門之止也。曾子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孔門之觀也。十手十目。佛所謂之千手千眼。千之與十。又何別焉。又以見人十能之。已千之也。此之謂平等性智。第八識轉而爲大圓鏡智。大學所謂正心而心正也。佛之所謂藏。孔之所謂心。藏識轉然後前五識不待轉而自轉。故曰欲修其身者。必先正其心。心一有所。即不得其正。亦即有不在焉。藏識所以爲無覆無記。心正者無心。亦無心所。無在而無不在。此之謂大圓鏡智。前五識轉而爲成所作智。大學所謂修身而身修也。佛之所謂眼耳鼻舌身。孔皆謂之身。孔告顏以四勿。第就視聽言動言之。其直截了當如是。可知顏之藏識已轉也。藏識轉始足以爲仁。三月不違。不違大圓鏡智也。曰三月者。孔自計觀顏之時。至於三月之久也。觀之三月之久。不見其違。可信其終不違也。其餘日月至焉。第七識之我執猶未斷也。至若前五識皆轉。無所徃而非仁。齊家治國平天下。不足言也。故豈

是皆以修身爲本。此之謂成所作智。夫孔子大聖。所謂初發心時。即成正果。本無功夫次第之可言。若乃現身說法。自述歷歷。亦誠有不可誣者。十五志學也者。亦自意誠入手也。三十而立。意已一而不紛矣。然猶未斷也。四十不惑。意誠轉爲妙觀察智矣。五十知天命。我執斷矣。然猶有天命之見存。法執猶未斷也。六十耳順。法執亦斷。爲平等性智矣。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藏識轉爲大圓鏡智矣。轉識成智。蓋聖凡之所同也。智慧者。孔謂之道心。業識者。孔謂之人心。人心外無道心。即無業識。亦無由轉成智慧。王船山曰。天理即在人欲之中。無人欲則天理亦無從發見。最與大學之功夫次第合。非如紫陽人欲淨盡之誤於離。姚江滿街聖人之誤于混也。且夫大學又與四法界合也。格物事法界也。致知理法界也。誠意正心修身。理事無礙法界也。齊家治國平天下。事事無礙法界也。夫惟好學深思。六經未有不與佛經合者也。即未有不與佛經者也。□□□曰。三教其猶行星之軌道乎。佛生最先。孔次之。耶又次之。乃今耶教則既昌明矣。孔教亦將引厥緒焉。而佛教仍晦盲如故。先生之教主。教反後行。後生之教主。教反先行。此何故歟。豈不以軌道有大小。程途有遠近。即運行有久暫。而出見有遲速哉。佛教大矣。孔次大。耶爲小。小者先行。次宜及孔。卒乃及佛。此其序矣。□□□曰。佛其大哉。列天于六道。而層累于其上。孔其大哉。立元以統天。耶自命爲天已耳。小之其自爲也。雖然其差如此。而其變不平等。教爲平等則同。三教殆皆源於婆羅門乎。以同一言。

天。而同受壓於天也。天與人。人不平等。斯人與人。愈不平等。中國自絕地天通。惟天子始得祭天。天子既挾一天以壓制天下。天下遂望天子儼然一天。雖胥天下而殘賊之。猶以爲天之所命。不敢不受。民至此。乃愚入膏肓。至不平等矣。孔出而變之。刪詩書。訂禮樂。考文字。改制度。而一寓其權於春秋。春秋惡君之專也。稱天以治之。故天子諸侯。皆得施其褒貶。而自立爲素王。又惡天之專也。稱元以治之。故易春秋。皆以元統天。春秋授之公羊。故公羊傳多微旨。然旨微。猶或弗彰也。至于佛。胥公山之召而欲往。孔子之心見矣。後儒狃于君主暴亂之法。幾疑孔爲從逆。而輟遺經大義而不講。彼烏知君者公位也。莊子曰。時爲帝。又曰。遞相爲君臣。人人可以居之。彼君之不善。人人得而戮之。初無所謂叛逆也。叛逆者。君主創之以恫喝天下之名。不然。彼君主。未有不叛逆來者也。不爲君主。即讐以叛逆。偶爲君主。又詔以帝天。中國人。猶自以忠義相誇示。真不知世間有羞恥事矣。夫佛胥公山之召而欲往。猶民主之義之僅存者也。此孔之變教也。泰西自摩西造律。所謂十誡者。偏倚於等威名分。言天則私之曰以色列之上帝。而若屏環球於不足道。至不平等矣。耶出而變之。大聲疾呼。使人皆爲天父之子。使人人皆爲天之一小分。使人人皆有自主之權。破有國有家者之私。而糾合同志。以別立天國。此耶之變教也。印度自喀私德之名立。分人爲四等。上等者世爲君卿大夫士。下等者世爲賤庶奴虜。至不平等矣。佛出而變之。世法則曰平等。出世法竟愈出

天之上矣。此佛之變教也。三教不同。同於變。變不同。同於平等。

由前之說。佛其至矣。由後之說。孔佛皆至矣。然而舉不足以定其等級也。何也。凡教主之生也。要皆際其時。因其勢。量衆生之根器。而爲之現身說法。故教主之不同。非教主之有等級也。衆生所見者。教主之化身也。其法身是一矣。今試斷章取義。則景教流行中國碑之強名言分演三。可爲三教之判語。乃夫本一而卒不一。則衆生之爲之。而教主亦會有不幸也。以公羊傳三世之說衡之。孔最爲不幸。孔之時。君主之法度。既已甚密。而且繁。所謂倫常禮義。一切束縛箝制之名。既已浸漬於人人之心。而猝不可與革。既已爲據亂之世。孔無如之何也。其於微言大義。僅得託諸隱晦之辭。而宛曲虛渺。以著其旨。其見於雅言。仍不能不牽率於君主之舊制。亦止據亂之世之法已耳。據亂之世。君統也。後之學者。不審求其指歸。則辨上下。陳高卑。懔天澤。定名位。祇見其爲獨夫民賊之資焉矣。耶次不幸。彼其時亦君主橫恣之時也。然而禮儀等差之相去。無若中國之懸絕。有昇平之象焉。故耶得伸其天治之說於昇平之世。而爲天統也。然亦爲其舊教所囿。無能更出于天之上者也。由今觀之。其稱阿羅訶天主。則成唯識論執一大自在。天之法執也。稱靈魂永生。又近外道之神教也。惟佛獨幸。其國土本無所稱。歷代神聖之主。及摩西約翰禹湯文武周公之屬。琢其天真。漓其本樸。而佛又自爲世外出家之人。於世間無所避就。故得舉伸其大同之說於太平之世。而爲元統也。夫大同之治。不獨父其

父。不獨子其子。父子平等。更何有于君臣。舉凡獨夫民賊所爲一相箝制束縛之名。皆無得而加諸。而佛遂以獨高於群教之上。時然也。勢不得不然也。要非可以揣測教主之法身也。教主之法身。一而已矣。□□□曰。三教教主一也。吾拜其一。則皆拜之矣。斯言也。吾取之。孔之不幸。又不寧惟是。孔雖當撥亂之世。而黜古學。改今制。託詞寄義于昇平太平。未嘗不三致意焉。今第觀其據亂之雅言。既不足以盡孔教矣。况其學數傳而絕。乃並至粗極賤者。亦爲荀學攙雜。而變本加厲。晉失其真乎。孔學衍爲兩大支。一爲曾子傳子思而至孟子。故暢宣民主之理。以竟孔之志。一由子夏傳田子方而至莊子。莊故痛識君主自堯舜以下。莫或免焉。不幸此兩支者皆絕不傳。荀乃乘間冒孔之名。以敗孔之道。曰法後王。尊君統。以傾孔學也。曰有治人。無治法。陰防後人之變其法也。又喜言禮樂政刑之屬。惟恐箝制束縛之具之不繁也。一傳而爲李斯。而其爲禍亦暴著于世矣。然而其爲學也。在下者術之。又疾遂其苟富貴取容悅之心。公然爲卑諂側媚。奴顏婢膝。而無傷於臣節。反以其助紂爲虐者。名之曰忠義。在上者術之。尤利取以尊君卑臣。愚黔首。自放縱橫暴而塗鋼天下之人心。故秦亡而漢高帝術之於上。從吾遊者吾能尊顯之。君主之潛施其餌也。叔孫通術之於下。今而後知皇帝之貴。綿叢之導君子愚也。漢衰而王莽術之於上。竟以經學行篡弒矣。劉歆術之於下。又竄易古經以煽之矣。新讖而漢光武術之於上。吾以柔道治天下。蓋漸冷其馴擾。

而已得長踞之焉。桓榮術之於下。車服稽古之力也。挾尙書以爲稗販。無所用恥焉。如是者四百年。安得不召三國虎爭五胡湯沸南北分割之亂哉。至唐一小康矣。而太宗術之於上。天下英雄皆入吾彀中矣。此其猜忌爲何如邪。韓愈術之於下。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竟不達何所爲而立君。顯背民貴君輕之理。而諂一人以犬馬土芥乎天下。至於臣罪當誅。天王聖明。乃敢倡邪說以誣往聖。逞一時之諛說。而壞萬世之心術。罪尤不可道矣。至宋又一小康。而太宗術之於上。修太平御覽之書。以消磨當世之豪傑。孫復術之於下。造春秋尊王發微。以割絕上下之分。嚴立中外之防。慘鷙刻覈。盡窒生民之靈思。使不可復動。遂開兩宋南北諸大儒之學派。而諸大儒亦卒莫能脫此牢籠。且彌酷而加厲焉。嗚呼。自生民以來。迄宋而中國乃真亡矣。天乎人乎。獨不可以深思而得其故乎。至明而益不堪問。等諸自郅以下可也。類皆轉相授受。自成統緒。無能稍出宋儒之胯下。而一覩孔教之大者。其在上者。亦莫不極崇宋儒。號爲洙泗之正傳。意豈不曰宋儒有私德。大利于己乎。悲夫。悲夫。民生之厄。寧有已時耶。故常以爲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愿也。惟大盜利用鄉愿。惟鄉愿工媚大盜。二者相交相資。而罔不託之於孔。執託者之大盜。鄉愿可責所託之孔。又烏能知孔哉。

方孔之初立教也。黜古學。改今制。廢君統。倡民主。變不平等爲平等。亦汲汲然勤矣。豈謂爲荀學者。乃盡亡其精意。而泥其粗迹。反授君主以莫大無限之權。使得挾持一孔教以制天下。彼荀學者。必以倫常二字。誣爲孔教之精詣。不悟其爲據亂世之法也。且即以據亂之世而論。言倫常而不臨之以天。已爲偏而不全。其積重之弊。將不可計矣。况又妄益之以三綱。明創不平等之法。軒輊繫柄。以苦父天母地之人。無惑乎西人輒詆中國君權太重。父權太重。而亟勸其稱天以挽救之。至且孔教爲偏畸不行之教也。由是。三千年來君臣一倫。尤爲黑暗否塞。無復人理。沿及今茲。方愈劇矣。夫彼君主猶是耳目手足。非有兩鼻四目。而智力出于人也。亦果何所恃以虐四萬萬之衆哉。則賴乎早有三綱五倫字樣。能制人之身者。乘能制人之心。如莊子所謂竊鉤者誅。竊國者侯。田子成竊齊國。舉仁義聖智之法。而並竊之也。竊之而同爲中國之人。同爲孔教之人。不可言而猶可言也。奈何使素不知中國素不識孔教之奇渥溫愛親覺羅諸賤類異種。亦得憑陵乎蠻野凶殺之性氣。以竊中國。及既竊之。即以所從竊之法。還制其主人。亦得從容覲顏挾持所素不識之孔教。以壓制所素不知之中國矣。而中國猶奉之如天。而不知其罪。焚詩書以愚黔首。不如即以詩書愚黔首。嬴政猶鈍漢矣乎。彼爲荀學而授君主以權。以愚黔首。雖萬被戮。豈能贖其賣孔之罪哉。孔爲所賣。在天之靈。宜如何太息痛恨。凡爲孔徒者。又宜如何太息痛恨。而竟不一掃蕩廓清之耶。且耶。

教之初亦猶是也。其立天國。其予人以自主之權。變去諸不平等者。以歸於平等。猶孔之稱天而治也。教未及行。不意羅馬教皇者出。即藉耶之說。而私天於己。以制其人。雖國王之尊。任其廢立。至舐手吮足以媚之。因教而興兵者數百。戰死數千百萬人。猶孔以後君主之禍也。迄路德之黨盛。而教皇始蹶。人始覩耶教之真矣。故耶教之亡。教皇亡之也。其復之也。路德之力也。孔教之亡。君主及言君統之僞學亡之也。復之者尙無其人也。吾甚祝孔教之有路德也。

仁學二

君統盛而唐虞後無可觀之政矣。孔教亡而三代下無可讀之書矣。乃若區玉檢於塵編。拾火齊於瓦礫。以冀萬一有當于孔教者。則黃梨州明夷待訪錄。其庶幾乎。其次爲王船山之遺書。皆於君民之際。有隱恫焉。黃出于陸王。陸王將繼莊之彷彿。王出于周張。周張亦綴孟之墜遺。輒有一二聞於孔之徒。非偶然也。若夫與黃王齊稱。而名實相反。得失背馳者。則爲顧炎武。顧出于程朱。程朱則苟學之雲礽也。君統而已。豈足罵哉。夫君統有何幽邃之義。而可深耽熟玩。至變易降衷之恆性。變易隆古之學術。至殺其身家。殺其種類。以宛轉攀戀於數千年之久而不思脫其軛耶。嗚呼。盍亦反其本矣。生民之初。本無所謂君臣。則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於是共舉一民爲君。夫曰共舉之。則非君擇民。而民擇君也。夫曰共舉

之。則其分際又非甚遠於民。而不下儕於民也。夫曰共舉之。則因有民而後有君。君末也。民本也。天下無有因末而累及本者。亦豈可因君而累及民哉。夫曰共舉之。則且必可共廢之。君也者。爲民辦事者也。臣也者。助辦民事者也。賦稅之取於民。所以爲辦民事之資也。如此而事猶不辦。事不辦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義也。觀夫鄉社賽會。必擇舉一長。使治會事。用人理財之權。咸隸焉。長不足以長。則易之。雖愿農愚婦。猶知其然矣。何獨于君而不然。豈謂舉之戴之。乃以竭天下之身命膏血。供其盤樂怠傲。驕奢而淫殺乎。供一身之不足。又濫縱其百官。又欲傳之世世萬代子孫。一切酷毒不可思議之法。由此其繁興矣。民之俯首帖耳。恬然坐受其鼎鑊刀鋸。不以爲怪。固已大可怪矣。而君之亡。猶願爲之死節。故夫死節之說。未有如是之大悖者矣。君亦一民也。且較之尋常之民。而更爲末也。民之於民。無相爲死之理。本之與末。更無相爲死之理。然則古之死節者。乃皆不然乎。請爲一大言斷之曰。止有死事的道理。決無死君的道理。死君者。宦官宮妾之爲愛。匹夫匹婦之爲諒也。人之甘爲宦官宮妾。而不免於匹夫匹婦。又何誅焉。夫曰共舉之。猶得曰吾死吾所共舉。非死君也。獨何以解于後世之君。皆以兵強馬大力。征經營而奪取之。本非自然共戴者乎。況又有滿漢種類之見。奴役天下者乎。夫彼奴役天下者。固甚樂民之爲其死節矣。一姓之興亡。渺渺乎小哉。民何與焉。乃爲死節者。或數萬而未已也。本末倒置。寧有加於此。

者。伯夷叔齊之死。非死紂也。固自言以暴易暴矣。則亦不忍復覩君主之禍。遂一瞑而萬世不視耳。且夫彼之爲前主死也。固後主之所深惡也。而事甫定。則又禱之祠之。俎豆之。尸祝之。豈不亦欲後之人之爲我死。猶古之娶妻者。取其爲我譽人也。若夫山林幽貞之士。固猶在室之處女也。而必脅之出仕。不出仕則誅。是挾兵刃。搜處女而亂之也。旣亂之。又詆其不貞。暴其失節。至爲貳臣。傳以辱之。是豈惟辱其人哉。實際以嚇天下後世。使不敢背去夫以不貞而失節於人也。淫凶無賴子之於娼妓。則有然矣。始則強姦之。繼又防其姦於八世。而幽錮之。終知姦之不勝防。則標著其不當從己之罪。以威其餘。夫在弱女子。亦誠無如之何。而不能不任其所爲耳。奈何四萬萬智勇材力之人。彼乃娼妓畜之不第。不敢微不平於心。益且諂諂然曰。忠臣忠臣。古之所謂忠。乃爾愚乎。古之所謂忠。以實之謂忠也。下之事上。當以實。上之待下。乃不當以實乎。則忠者共辭也。交盡之道也。豈又專責之臣下乎。孔子曰。君君臣臣。又曰。父父子子。兄弟弟。夫夫婦婦。教主未有不平等者。古之所謂忠。中心之謂忠也。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應物平施。心無偏袒。可謂中矣。亦可謂忠矣。君爲獨夫民賊。而猶以忠事之。是輔桀也。是助紂也。其心中乎。不中乎。嗚呼。三代以下之忠臣。其不爲輔桀助紂者。幾希。况又爲之措克聚斂。竭澤而漁。自命爲理財。爲報國。如今之言節流者。至分爲國爲民爲二事乎。國與民已分爲二。吾不知除民之外。國果何有。無惑乎君主視天下爲其囊橐中。

之私產。而犬馬土芥乎天下之民也。民既擯斥于國外。又安得少有愛國之忱。何也。於我無與也。繼自今。即微吾說。吾知其必無死節者矣。

天下爲君主囊橐中私產。不始今日。固數千年以來矣。然而有知遼金元之罪。浮於前此之君主者乎。其土則穢壤也。其人則羶種也。其心則禽心也。其俗則蟲俗也。一旦逞其凶殘。淫殺之威。以攫取中原之子女玉帛。礪獍豺之巨齒。效盜跖之肝人馬足。蹴中原中原墟矣。錄又擬華人。華人靡矣。乃猶以爲未鑿。峻死灰復然之防。爲盜憎主人之計。鋼其耳目。極其手足。壓制其心思。絕其利源。窘其生計。塞蔽其智術。繁拜跪之儀。以挫其氣節。而士大夫之才。窘矣。立著書之禁。以緘其口說。而文字之禍烈矣。且即挾此上所崇之孔教。爲緣飾史傳。以愚其人。而爲藏身之固。悲夫。悲夫。王道聖教典章文物之亡也。此而已矣。與彼愈切近者。受禍亦愈烈。故夫江淮大河以北。古所稱天府膏腴。入相出將。衣冠文物之藪澤。詩書藻翰之津塗也。而今北五省何如哉。夫古之暴君。以天下爲其私產止矣。彼起于游牧部落。直以中國爲其牧場耳。苟見水草肥美。將盡驅其禽畜。橫來吞噬。所謂駐防。所謂名糧。所謂釐捐。及一切誅求之無厭。刑獄之酷濫。其明驗矣。且其授官也。明明托人以事。而轉使爲之謝恩。又薄其祿入焉。何謝乎。豈非默使其剝蝕小民。以爲利乎。雖然。成吉思之亂也。西國猶能言之。忽必烈之虐也。鄭所南心史紀之。有茹痛數百年。不敢言不敢紀者。不愈益悲乎。明季稗史

中之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紀略。不過略舉一二事。當時既縱焚掠之軍。又嚴薙髮之令。所至屠殺虜掠。莫不如是。即彼準部方數千里。一大種族也。遂無復乾隆以前之舊籍。其殘暴爲何如矣。亦有號爲令主者焉。及觀南巡錄所載。淫擄無賴。與隋場明武不少異。不徒鳥獸行者之顯著大義覺迷錄也。臺灣者東海之孤島。于中原非有害也。鄭氏據之。亦足存前明之空號。乃無故貪其土地。據爲己有。猶之可也。乃既竭其二百餘年之民力。一旦苟以自救。則舉而贈之于人。其視華人之身家。曾弄具之不若。噫。以若所爲。臺灣固無傷耳。尙有十八省之華人。宛轉於刀砧之下。瑟縮于販賣之手。方命之曰。此食毛踐土者之分。然也。夫果誰食誰之毛。誰踐誰之土。久假不歸。烏知非有人縱不言。已甯不愧于心乎。吾願華人勿復夢夢。謬引以爲同類也。夫自西人視之。則早歧而爲二矣。故俄報有云。華人苦到盡頭處者不下數兆。我當滅其朝而改其民。凡歐美諸國。無不爲是言。皆將藉仗義之美名。陰以漁獵其資產。華人不自爲之。其禍可勝言耶。

法人之改民主也。其言曰。誓殺盡天下君王。使流血滿地球。以洩萬民之恨。朝鮮人亦有言曰。地球上不論何國。但讀宋明腐儒之書。而自命爲禮義之邦者。即是人間地獄。其法人之學問。冠絕地球。故能唱民主之義。未爲奇也。朝鮮乃地球上最愚闇之國。而亦爲是言。豈非君主之禍。至于無可復加。非生人所能任受耶。夫其禍爲前朝所有之禍。則前代之人既已

順受。今之人或可不較。無如外患深矣。海軍燬矣。要害扼矣。堂奧入矣。利權奪矣。財源竭矣。分割兆矣。民倒懸矣。國與教與種將偕亡矣。惟變法可以救之。而卒堅持不變。豈不以方將愚民。變法則民智。方將貧民。變法則民富。方將弱民。變法則民強。方將死民。變法則民生。方將私其智。其富。其強。其生于己。而以愚貧弱死歸諸民。變法即與己爭智。爭富。爭強。爭生。故堅持不變也。究之智與富與強與死。決非獨夫之所任爲。彼豈不知之。則又以華人比牧場之水草。甯與之同爲糞粉。而貽其利于人。終不令我所咀嚼者。還抗乎我。此非深刻之言也。試徵之數百年之行事。與近今政治及交涉。若禁強學會。若訂俄國密約。皆毅然行之。不疑其跡已若雪中之飛鴻。泥中之鬪獸。較然不可以掩。況東事亟時。決不肯假民以自爲戰守之權。且曰甯爲懷惑。微欽。而決不令漢人得志。固明明宣之語言。華人甯不聞之而知之耶。乃猶道路以目。相顧而莫敢先發。曰畏禍也。彼其文字之冤獄。凡數十起。死數千百人。違礙于禁書。日凡數千百種。并前數代若宋明之書。亦在禁列。文網可謂密矣。而今則莫敢誰何。故天命去則虐焰自衰。無可畏也。詩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武王周公之呼吸。直通帝座矣。易明言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而蘇軾猶曰孔子不稱湯武。真誣說也。至謂武未盡善者。自指家天下者言之。非謂其不當誅獨夫也。以時考之。華人固可以奮矣。且舉一事。而必其事之有大利。非能利其事者也。故華人慎毋言華盛頓拿破侖命矣。志士仁人求爲陳涉。

楊文感。以供聖人之驅除。死無憾焉。若其機無可乘。則莫若爲任俠。亦足以伸民氣。倡勇敢之風。是亦撥亂之具也。西漢民情易上達。而守令莫敢肆。匈奴數犯邊。而終驅之於漠北。內和外威。號稱一治。彼吏士之顧忌者。誰歟。未必非游俠之力也。與中國至近而亟當效法者。莫如日本。其變法自強之效。亦由其俗好帶劍行游。悲歌叱咤。挾其殺人報仇之氣概。出而鼓更化之機也。儒者輕詆游俠。比之匪人。烏知困于君權之世。非此益無以自振拔。民乃益愚弱而竄敗。言治者不可不察也。

幸而中國之兵不強也。向使海軍如英法。陸軍如俄德。恃以逞其殘賊。豈直君主之禍。愈不可思議。而彼白人焉。紅人焉。黑人焉。褐色人焉。將爲准噶爾。欲尙存噍類焉得乎。故東西各國之壓制中國。天實使之。所以曲用其仁愛。至于極致也。中國不知感。乃欲以挾忿尋仇爲務。多見其不量。而自察其生矣。又令如策者之意見。竟驅彼于海外。絕不往來。前此本未嘗相通。仍守中國之舊政。他他倪倪。爲大盜鄉愿。吞剝愚弄。絲延長夜。豐蔀萬劫。不聞一新理。不覩一新法。則二千年由三代之文化。降而今日之士番野蠻者。再二千年將由今日士番野蠻。降而猿狖而犬豕而蛙蚌。而生埋殄絕。惟餘荒荒大陸。若未始生人生物之沙漠而已。夫焉得不感天之仁愛。陰使中外和會。救黃人將亡之種。以脫獨夫民賊之鞅輓乎。遠者吾弗具論。湘軍之平定東南。此宛宛猶在耳目者矣。洪楊之徒。苦于君官。挺而走險。其情良足憫。

爲在西國刑律。無非死刑。獨于謀反。雖其已成。亦僅輕繫數月而已。非故縱之也。彼其律意。若曰。謀反公罪也。非一人數人所能爲也。事不出于一人數人。故名公罪。公罪則必有不得己之故。不可任國君以其私而重刑之也。且民而謀反。其政法之不善可知。爲之君者。尤當自反。藉曰重刑之。則請自君始。此其爲罪。直公之上下耳。奈何湘軍乃戮民爲義耶。雖洪楊所至頗縱殺。然于既據之城邑。亦未嘗盡戮之也。乃一經湘軍之所謂克復。借搜緝逋匪爲名。無良莠皆膏之于鋒刃。乘勢淫擄焚掠。無所不至。捲東南數省之精髓。悉數入于湘軍。或至踰三四十年。無能恢復其元氣。若金陵其尤凋慘者也。中興諸公。正孟子所謂服土刑者。乃不以爲罪。反以爲功。湘人既挾以自驕。各省遂爭慕之。以爲可長恃以無敗。苟非牛莊一潰。中國之昏夢。將終天地無少蘇。夫西人之人中國。前此三百年矣。三百年不駭詫以爲奇。獨湘軍旣興。天下始從而痛絕之。故湘人守舊不化。中外讎視。交涉愈益棘手。動召奇禍。又法令久不變。至今爲梗。亦湘軍之由也。善夫東方商埠述要之言曰。英人助中國蕩平洪楊。而有識之士。僉謂當日不若縱其大亂。或有人出而整頓政紀。中國猶可煥然一新。不至如今日之因循不振。蓋我西國維新之政。無不從民變而起云云。是則湘軍助紂爲虐之罪。英人且分任之矣。奈何今之政治家。猶囂然侈言兵事。豈其膚革堅厚。乃踰二尺之鋼甲。雖日本以全力創之。曾不少覺辛痛耶。若夫日本之勝。則以善倣效西國仁義之師。恪遵公法。與

君爲仇。非與民爲敵。故無取乎殺。敵軍被傷者。爲紅十字會以醫之。其被虜者。待和議成而歸之。遼東大饑。中國不之恤。而彼反糜巨金。汎粟以賑之。且也摧敗中國之軍。從不窮追。追亦不過嗚空礮。懾之而已。是尤有精義焉。蓋追奔逐北。能斃敵之十五六。爲至衆矣。而其未死者。必鑒于奔敗之不免于死。再遇戰事。將憤而苦鬥以求生。是敗卒皆化爲精兵。不啻代敵操練矣。惟敗之而不殺。使知走與禽。皆求生之道。由是戰者。知不戰不死。戰必不勇守者。知不守不死。守必不堅。民知非與己爲敵。必無固志。且日希彼之惠澤。當日本去遼東時。民皆號泣從之。其明徵也。嗟乎仁義之師。所以無敵于天下者。夫何恃。恃我之不殺而已矣。易曰。神武不殺。不殺即其所以神武也。佳兵不祥。蓋圖之哉。

中國之兵。固不足以禦外侮。而自屠割其民。則有餘。自屠割其民。而方受大爵。膺大賞。享大名。喇然驕居。自以爲大功。此吾所以至恥。惡湘軍不須臾忘也。雖然。彼爲兵者。亦可謂大愚矣。月得餉銀三兩餘。營官又從而減蝕之。所餘無幾。內不足以贍其室家。外僅足以殖其生命。而且飢疲勞辱。無所不至。寒凝北征。往往凍斃于道。莫或收恤。其無所賴于爲兵如此也。然而一遇寇警。則驅使就死。養之如彼。其薄。責之如此。其厚。自非喪心病狂。生而大愚者。孰肯願爲兵矣。迨聞牛莊一役。不戰而潰。爲之奇喜。以爲吾民之智。此其猛進乎。至于所謂制兵。養雖愈薄。然本不足以備戰守。又不止論。且其召募。皆集于臨事。非素教之也。敵既壓境。始

起而奪其農民之耒耜。強易以耒耨。聞之後。膛槍砲。使執以禦敵。不聚殲其兵。而饋械于敵。夫將焉往。及其死。綏也。則委之而去。視爲罪所應得。旌卹之典。盡屬虛文。妻子哀望。莫之過問。即或幸而不死。且嘗立功矣。而兵難稍解。遽遣歸農。扶傷。裹創。生計乏絕。或散于數千里外。欲歸不得。淪爲乞丐。而殺游勇之令。又特嚴酷。吾初以爲游勇者。必其兵勇之逃亡爲盜賊者。然不得爲盜賊之證也。既乃知不然。即其遣散不得歸者也。今制獲游民。先問其曾充營勇否。曾充營勇。即就地正法。而報上官曰。殺游勇若干人。上官即據以爲功。所謂游勇。此而已矣。嗚呼。吾今乃知曾充營勇。爲入于死罪之名。上既召之。乃即以其應召者爲入于死罪之名。是上以死罪召之也。設陷罪以誘民。從而扼之。殺之。以遇禽獸。或尙不忍矣。奈何虐吾華民。果決乃爾乎。殺游勇之不足。又擠之以殺會匪。原會匪之興。亦兵勇互相聯絡。互相扶助。以同患難耳。此上所當嘉予贊歎者。且會也者。生人之公理。不可無也。今則不許其公。不許其公。則必出于私。亦公理也。遂乃橫被以匪之名。株連搜殺。死者歲以萬計。往年梅生李洪同謀反之案。梅生照西律監禁七月。期滿仍逍遙上海。而中國長江一帶。則血流殆遍。徒自虐民。不平孰甚。况官吏貪于高擢。綫勇涎于厚賞。于是誣陷良民。枉殺不辜。蔑所不有矣。凡此皆所謂罪也。彼其治天下也。于差役亦斯類也。既召而役使之矣。復賤辱之。蹴踏之。三代不得爲良民。著于令甲。且又不惟兵與役之爲罪也。其所以待官待士待農待工待商。

者繁其條例。降其等差。多爲之網罟。故侵其利權。使其前狼後狼。牽掣萬狀。力倦筋疲。末由自振。卒老死於奔走艱蹇而生人之氣。索然俱盡。然後彼君主者。始坦然高枕曰。莫予毒也。已。此其罪天下之故。莊所謂游于羿之彀中。中央者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今也不中者誰歟。君主之禍。所以烈矣。

君臣之禍。而父子夫婦之倫。遂各以名勢相制爲當然矣。此皆三綱之名之爲害也。名之所在。不惟關其口。使不敢昌言。乃并錮其心。使不敢涉想。愚黔首之術。故莫以繁其名爲尙焉。君臣之名。或尙以人合而破之。至以父子之名。則真以爲天之所合。卷舌而不敢議。不知天合者。泥于體魄之言也。不見靈魂也。子爲天之子。父亦爲天之子。父非人所得而襲取者也。平等也。且天又以元統之人。亦非天所得而凌壓也。平等也。莊曰。相忘爲上。孝爲次焉。相忘則平等矣。詹詹小儒。烏足以語此哉。雖然。又非謂相忘者。遂不有孝也。法尙當捨。何況非法。孝且不可。何況不孝哉。夫彼之言天合者。于父子固有體魄之可據矣。若夫姑之于婦。顯爲體魄之說。所不得行。抑何相待之暴也。古者舅姑饗婦。行一獻之禮。送爵薦脯。直用主賓相酬酢者處之。誠以付托之重。莫敢不敬也。今則虜役之而已矣。鞭笞之而已矣。主計無復之。輒自引決。村女里婦。見戕于姑惡。何可勝道。父母兄弟。終身茹痛。無術以援之。而卒不聞有人焉。攘臂而出。昌言以正其義。又況後母之于前子。主人之于奴婢。其於體魄皆無關。而黑暗

或有過此者乎。三綱之攝人。足以破其膽而殺其靈魂。有如此矣。記曰。婚姻之禮廢。夫婦之道苦。本非兩情相願。而強合。渺不相聞之人。繫之終身。以爲夫婦。夫果何恃以伸其偏權。而相苦哉。實亦三綱之說苦之也。夫既自命爲綱。則所以遇其婦者。將不以人類齒。於古有下堂求去者。尙不失自主之權也。自秦垂暴法于會稽刻石。宋儒煬之。妄爲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之謬說。直于室家施中韓。閹園爲岸獄。是何不幸而爲婦人。乃爲人中韓之岸獄之。此在常人。或猶有所忌而不能肆。彼君主者。獨兼三綱而據其上。父子夫婦之間。視爲錐刃地耳。青史所記。更僕難終。今制伯叔父從祖祖父。雖朝夕燕見。不能無拜跪。甚至本生父母。臣之妾之。而無答禮。中國動以倫常自矜。異而疾視外人。而爲之君者。乃真無復倫常。天下轉相習。不知怪。獨何歟。尤可憤者。已則瀆亂夫婦之倫。妃御多至不可計。而偏喜絕人之夫婦。如所謂割勢之閹守。幽閉之宮人。其殘暴無人理。雖禽獸不逮焉。而工於獻媚者。又曲爲廣嗣續之說。以文其惡。然則閹寺宮人之嗣續。固當殄絕之耶。且廣嗣續之說。施于常人。且猶不可矣。中國百務不講。無以養。無以教。獨于嗣續。自長老以至弱幼。自都邑以至村僻。莫不視爲絕重大之事。急急焉圖之。何其惑也。徒泥于體魄。而不知有靈魂。其愚而惑。勢必至此。向使伊古以來。人人皆有嗣續。地球上早無容人之地矣。而何以爲存耶。又況天下者天下之天下。徒廣獨夫民賊之嗣續。復奚爲也。獨夫民賊固甚樂三綱之名。一切刑律制度。皆依

此爲率。取便已故也。

七十

五倫中于人生最無弊而有益。無纖毫之苦。有淡水之樂。其惟朋友乎。顧擇交何如耳。所以者何。一曰平等。二曰自由。三曰節宜。惟意總括其義。曰不失自主之權而已矣。兄弟于朋友之道差近。可爲其次。餘皆爲三綱所蒙蔽如地獄矣。上觀天文。下察地理。遠觀諸物。近取之身。能自主者興。不能者敗。公理昭然。罔不率此。倫有五而全具自主之權者一。夫安得不矜重之乎。且夫朋友者。固統住世出世所不得廢也。自孔耶以來。先儒牧師所以爲學。莫不倡學會。聯大羣。動輒合數千萬人。以爲朋友。蓋匪是。即不有教。不有學。亦即不有國。不有人。凡吾所謂仁。要不能不恃乎此。爲孔者知之。故背其井里。捐棄其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倫。而從孔遊。其或干祿爲宰。離羣索居。孔必斥之。甚至罪爲賊夫人之子。而稱吾與。點也。以誘之。及至終不留。睽迸四出。猶咨歎曰。從我于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其晚而惋惜也如此。爲耶者知之。故背其井里。捐棄其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倫。而從耶遊。甚至稅吏漁師。皆舍其素業。而同嬉于天國。雖親死歸葬。耶猶不許。曰。聽其死人葬死人。其固結也。又如此。然此猶住世法也。若夫釋迦文佛。誠超出矣。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倫。皆空諸所有。棄之如無。而獨于朋友。則出定入定。無須臾離。說法必與幾萬千人俱。必有十方諸佛諸菩薩來會而已。亦不離獅子座。現身一切處。徧往無量無邊恆河沙數世界。與諸佛諸菩薩會。往來酬答。曾無休息。甚

至如華嚴經所說。雖習住胎中。而往來聚會說法如故。此其于朋友何如矣。世俗泥于體魄。妄生分別。爲親疎遠邇之名。而未視朋友。夫朋友豈真貴于餘四倫而已。將爲四倫。圭臬而四倫成。以朋友之道貫之。是四倫可廢也。此非譏言也。其在孔教。臣哉隣哉。與國人交。君臣朋友也。不獨父其父。不獨子其子。父子朋友也。夫婦者。嗣爲兄弟。可合可離。故孔氏不諱出妻。夫婦朋友也。至兄弟之爲友于。更無論矣。其在耶教。明標其旨曰。視敵如友。故民主者。天國之義也。君臣朋友也。父子異宮異財。父子朋友也。夫婦擇偶判。皆由兩情相願。而成婚于教堂。夫婦朋友也。至于兄弟。更無論矣。其在佛教。則盡率其君若臣。與夫父母妻子兄弟眷屬天親。一一出家受戒。會于法會。是又普化彼四倫者。同爲朋友矣。無所謂國。如一國。無所謂家。如一家。無所謂身。如一身。夫惟朋友之倫獨尊。然後彼四倫不廢。自廢亦惟明四倫之當廢。然後朋友之權力始大。今中外皆侈談變法。而五倫不變。則舉至理要道。悉無從起點。又況于三綱哉。

西人憫中國之愚於三綱也。亟勸中國稱天而治。以天綱人。世法平等。則人人不失自主之權。可掃除三綱畸重畸輕之弊矣。因秘天爲耶教所獨有。轉譏孔教之不免有闕漏。不知皆孔教之所已有。大易之義。天下地泰。反之否。火下水。旣濟。反之未濟。凡陽下陰。男下女。吉。反之凶且吝。是早矯其不平等之弊矣。且易曰。統天曰先天。而天弗違。殆與佛同乎。是又出于

耶教之上。特此土衆生根器太劣。不皆聞大同之教。今所流布者。言小康十居七八。猶佛之有小乘。有權教。而又竄亂淆奪于鄉愿之學派。是以動爲彼所持也。今將籠衆教而合之。則爲孔教者。鄙外教之不純。爲外教者。即笑孔教之不廣。二者必無相從之勢也。二者不相從。斯教之大權。必終授諸佛教。佛教純者極純。廣者極廣。不可爲典要。惟教所適。極地球上所有羣教羣經諸子百家。虛如名理。實如格致。以及希夷。不可聞見。爲人思力所僅能到。乃至思力所必不能到。無不異量而兼容。殊條而共貫。佛教雖創于印度。而爲婆羅門及回教所厄。卒未得徧行。故印度之亡。佛無與焉。據佛書。釋迦文佛嘗娶三妻。諸大菩薩亦多有妻者。出家乃其一法耳。何嘗盡似今日之僧流乎。英士韋廉臣著古教彙參。徧詆羣教。獨于佛教則歎曰。佛真聖人也。美士阿爾格特嘗糾同志創佛學會于印度。不數年。歐美各國遂皆立分會。凡得四十餘處。法國信者尤衆。且翕然稱之曰。地球上最興盛之教。無若耶者。他日耶教衰歇。足以代興者其佛乎。英士李提摩太嘗繙譯大乘起信論。傳于其國。其爲各教折服如此。日本素以佛教名于亞東。幾無不通其說者。近日南條文雄諸人。至分詣絕域。徧搜梵文古經。成梵文會。以治佛學。故日本變法之易。亦因佛教隱爲助力。使變動不居。以無膠固執著之見存也。總之佛教能治無量無邊不可說不可說之地球。星球。盡虛空界。無量無邊不可說不可說之微塵世界。盡虛空界。何況此區區之一地球。故言佛教。則地球之教可合。

而爲一。由合一之說推之。西人深贊中國井田之法。爲能禦天災。盡地利。安土著。平道路。限戎馬。均貧富。其治河爲縱橫方罫之隄。實隱用之而收奇效。故盡改民主以行井田。則地球之政。可合而爲一。又其不易合一之故。由語言文字。萬有不齊。越國即不相通。愚賤尤難徧曉。更若中國之象形字。尤爲之梗也。故盡改象形字爲諧聲。各用土語。互譯其意。朝授而夕解。彼作而此述。則地球之學。可合而爲一。

孔教何嘗不可徧治地球哉。然教則是而所以行其教者則非也。無論何等教。無不嚴事其教主。俾定于一尊。而半籠萬有。故求智者往焉。求子者往焉。求財者往焉。求壽者往焉。求醫者往焉。由日用飲食之身。而成家人父子之天下。寤寐寢興。靡纖靡巨。人人懸一教主于心目之前。而不敢紛馳于無定。道德所以一。風俗所以同也。中國則不然。府廳州縣。雖立孔子廟。惟官中學中人乃得祀之。至不堪。亦必納數十金。鬻一國子監生。始賴以駿奔執事于其間。農夫野老。徘徊觀望于門牆之外。既不親禮樂之聲容。復不識何所爲而祭之。而已獨不得一與其盛。其心豈不曰孔子廟一勢利場而已矣。如此又安望其教之行哉。且西人之尊耶蘇也。不問何種學問。必歸功于聖蘇。甚至療一病。贏一錢。亦必報謝曰。此耶蘇之賜也。附會歸美。故耶蘇龐然而日大。彼西人乃爾愚哉。事教主之道。固應如此也。中國之謂儒。不過孔教中之一端而已。司馬遷論六家要指。其微意可知也。而爲儒者乃始以儒蔽孔教。遂專

以剝削孔子爲務。于治功。則曰五尺羞稱也。于學問。則曰玩物喪志也。于刑名。又以爲申韓刻覈。于兵陳。又以爲孫吳慘黷。于果報輪迴。又以爲異端邪說。皆所不容。于孔子之道。日削日小。幾無措足之地。小民無所歸命。心好一事。祀一神。甚且一人祀一神。泉石尸祭。草木神業。而異教乃真起矣。爲孔者終不思行其教于民也。漢以後佛遂代爲教之。至今日耶又代爲教之。爲耶者曰。中國既不自教其民。即不能禁我之代爲教。彼日托于一視同仁。我轉無詞以拒。豈惟無詞以拒。往者諸君子抱亡教之憂。哀痛求友。約建孔子教堂。倣西人傳教之法。徧傳于愚賤。某西人聞之曰。信乃如是。吾屬教士。皆可歸矣。不悟斯舉。適與愚黔首之旨背戾。竟遭禁錮。後雖名爲開禁。實則止設一空無所有之官書局。亦徒增一勢利場而已矣。于力不能拒之耶教。則聽之。且保護之。于衰微易制之孔教。則禁之。且嚴絕之。痛哉痛哉。先聖何辜。生民何辜。乃橫遭天閔。于獨夫民賊之手。其始思壓制其人。則謬爲崇奉孔教之虛禮。以安反側。終度積威所劫。已不復能轉動。則竟放膽絕其孔教。此其狠毒。雖蝮蛇鳩鳥。奚以逮此。生其間者。反不如汪洋恣肆于異教。轉可以行其志矣。天津有在理教者。最新而又最小。其書浮淺。了無精義。乃剝孔佛耶回之纒者而爲之。然別有秘傳。誓不爲外人道。吾嘗入其教以求之。蓋攘佛教唵嘛呢叭咪吽六字。借爲服氣口訣而已。非有他奧巧也。然且從其教者。幾徧直隸。非其教主力能爾也。賴有果報輪迴諸說。愚夫愚婦。輒易聽從。又嚴斷烟

酒亦能隱爲窮民節不急之費。故不論其教如何。皆能有益于民生。總愈于中國擯棄愚賤于教外。乃至全無教也。原夫世間所以有教。與教之所以得行。皆緣民生自有動即必舒倦而思息之性。然後始得迎其機而利導之。人即至野悍。迨于前塵之既謝。往跡之就涇。循所遭遇。未嘗不戀戀拳拳。相彼禽族。猶有啁啾之頃者。此也。此而無教。以慰藉而啓悟之。則可哀孰甚焉。傳曰。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豈爲政爲然哉。生無教之時。民苦無所系屬。任取誰何。一妄人所談。至僻陋之教。皆將匍匐往從。不尤可哀乎。雖然。又豈惟愚賤之不教乎。談者至不一矣。約而言之。凡三端。曰學。曰政。曰教。學不一。精格致。乃爲實際。政不一。興民權。乃爲實際。至于教。則最難言。中外各有所困。莫能折衷。殆非佛無能統一之矣。言進學之次第。則格致爲下學之始基。次及政務。次始可窺見教務之精微。以言其衰也。則教不行而政敝。政敝而學亡。故言政言學。苟不言教。則等于無用。其政術學術。亦或反爲殺人之具。而求保國之急效。又莫捷于學矣。法之敗于普也。師燬君禽。已無存理。普之力非不能徑滅之。然卒與言和者。畢士馬克稔知德民之學。遠不逮法。各有疆域。猶可拒守。若滅之。則渾爲一國。形見勢絀。莫可遁逃。普其終爲法奴役。若安以一女子復其國。夫固法之已事矣。故破其國而不敢有。法人之學爲之也。故曰保國莫捷于學也。萬國公法。兩國開戰之時。于學堂學會書院藏書樓博物院天文臺醫院等。皆視同局外。爲礮彈槍子所不至。且應妥爲保護。然則

其朝廷即不興學。民間亦當自爲之。所以自保也。且朝廷無論如何橫暴。終不能禁民使不學。中國之民。惟此權尙能自主。則由此充之。凡已失之權。無不可因此而胥復也。鍋水于鍋。爐。勿謂水弱也。烈火燔其下。雖緘鐵百重。而鍋爐必爲滾裂。漲力之謂也。豫章之木。勾萌于石罅。勿慮其無所容也。日以長大。將漸據石所據之地。石且爲之崩離。擠力之謂也。惟學亦具此二力。才智日聰。謀慮日宏。聲氣日通。生計日豐。進無求于人。退無困于己。上而在朝。下而在野。濟濟盈廷。穆穆布列。皆同于學。即皆爲學之所攝。發政施令。直舉而措之可也。某某所謂變亦變。不變亦變。某某所謂通亦通。不通亦通。猶意大利之取羅馬城也。初不煩兵刃。直置教堂于不聞不覩。任其自生自死焉耳。閔焉則存。否則去之。無不在我。彼何能爲哉。漲力以除舊。擠力以布新。猗歟休哉。而有學也。是以揖讓爲征。誅揭竿斬木爲受。籙膺圖也。而喟喟思逞。期一洩怨毒于其上者。復何爲乎。且民而有學。國雖亡亦可也。無論易何人爲之。君必不敢虐之。直君亡耳。視君亡猶易臧獲于民甯有害焉。故泰西諸國。有此國偶乏其君。乃聘請彼國渺不相涉之人以爲之君。或競併數國爲一國。如古之英倫三島。瑞典之於挪威。以及所謂聯邦皆是也。春秋之義。天下一家。有分土。無分民。同生地球上。本無所謂國。誰復能此疆爾界。糜軀命以保國之私產。而國遂以無權。國無權。權奚屬。學也者。權之尾閭而歸墟也。

以言乎大一統之義。天地間不當有國也。更何所于保。然此非可以一蹴幾也。世亂不極。亦末由撥而反之正。故審其國之終不治也。則莫若速使其亂。猶冀萬一有能治之者也。且其間亦有劫運焉。雖獨夫民賊之罪。要由衆生無量生中之業力所感召而糾結。吾觀中國。知大劫行至矣。不然。何人心之多機械也。西人以在外之機械。製造貨物。中國以在內之機械。製造劫運。今之人莫不尙機心。其根皆由于疑忌。乍見一人。其目灼灼然。其口緘默。其舌矯矯欲鼓。其體能卑屈。而其股肱將欲翔而攫搏。伺人之瑕隙而踏焉。吁。可畏也。談人之惡。則大樂聞人之善。則厭而怒。以謾罵爲高節。爲奇士。其始漸失其好惡。終則胥天下而無是非。故今人之論人。鮮不失真焉。京朝士官。益以攻擊爲事。初尙分君子小人之黨。旋并君子小人而兩歧之。黨之中又有黨。黨之中又自相攻。一人而前後歧出。一時而毀譽矛盾。如釜中蝦蟹。鬪然以鬪。火益烈。水益熱。而鬪益甚。故知大劫不遠矣。且觀于中國人之體貌。亦有劫象焉。試以擬諸西人。則見其委靡。見其猥鄙。見其麤俗。見其野悍。或瘠而黃。或肥而弛。或萎而偃僂。其光明秀偉。有威儀者。千萬不得一二。或曰。中人愁困勞苦。喧隘不潔。易生暗疾。向之所見。蓋無無病者也。固也。然使旣以遭遇攻其外。不更以疑忌巧詐自蠹其中。彼外來之患害。猶可祛也。豈非機心之益其疾耶。無術以救之。亦惟以心救之。緣劫運旣由心造。自可

夫心力最大者無不可爲。惟其大也。又適以召阻險。格致盛而愈多難窮之理。化電盛而愈多難分之質。醫學盛而愈多難治之症。算學盛而愈多難取之題。治理盛而愈多難防之弊。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愈進愈阻。永無止息。然反而觀之。向使不進。乃并此阻而不可得。是阻者進之驗。弊者治之效也。同消同長。道通爲一。惟在不以此自阻焉耳。苟畏難而偷安。防害而不敢興利。動援西國民黨之不靖。而謂不當學西法。不知正其治化日進之憑據也。即有小亂。當統千萬年之全局觀之。徒童矚于一孔。謂頭病當醫頭。腹痛當醫腹。遂并置全局于不顧。此其心力誠不足道矣。然而知心力之大可恃。不審心力之所由發。直情徑遂。壯趾橫行。則將以平機心之心力。轉而化爲機心。以機愈機。軸輪雙轉。助劫而已。焉能挽劫哉。然則如之何。曰。蓋于一人試之。見一用機之人。先去夫自己機心。重發一慈悲之念。自能不覺人之有機。人之機爲我忘。亦必能自忘。無召之者。自不來也。此可試之一二人而立效。使心力驟增萬萬。天下之機心不難泯也。心力驟增。則莫若開一講求心之學派。專治佛家所謂願力。英士烏特享立所謂治心免病。合衆人之心力爲之。亦勿慮學派之難開也。各教教主。皆自匹夫一意孤行而創之者也。蓋心力之實體。莫大于慈悲。慈悲則我視人平等。而我以無畏。人視我平等。而人亦以無畏。無畏則無所用機矣。佛一名大無畏。其度人也。曰施無畏。無畏有五。曰無死畏。無惡名畏。無不活畏。無惡道畏。乃至無大衆威德畏。而非慈悲則無以度。

之。故慈悲爲心力之實體。今夫向人涕泣陳訴。惻怛沈痛。則莫不暫釋其機心而哀憐之。故僅悲而不慈矣。足感人若此。又況天地民物爲無量之大慈悲乎。

以心挽劫者。不惟發願救本國。并彼極強盛之西國。與夫舍生之類。一切皆度之。心不公則道力不進也。故凡教主教徒。不可自言爲某國人。當如耶蘇之立天國。平視萬國皆其國。皆其民。質言之曰。無國可也。立一法。不惟利於本國。必無損于各國。使皆有利。創一教。不惟可行于本國。必合萬國之公理。使智愚皆可授法。以此心爲始。可言仁言恕言誠言絜矩言參天地贊化育。以感一二人而一二化。則以感天下而劫運可挽也。今夫西國豈非所謂極盛強者哉。然以衡諸地球萬萬年之全運。爲人言思擬議所不能及之盛。則猶堆積盈野之藪。特徵引其緒耳。烏足爲極。且致衰之道。亦不一矣。中國土耳其阿富汗波斯朝鮮。海內所號爲病夫者也。英美德法諸國。不併力強革其弊政。以療其病。則其病將傳染于無病之人。而俄羅斯則故曲徇其守舊之意。虛爲保護之貌。惟恐他國革其弊政。所以陰弱之。又以自固其君主國之勢。使守舊者感其惠。而守舊之國。亦竟深相倚寄。中國則訂密約矣。朝鮮寄居其使館。且授兵柄矣。乘渴而飲。以鳩酒。乘飢而飽。以漏脯。愚公之愚。固折入于俄而不足惜。彼旁觀者。獨不慮孫策坐大乎。中國官吏虐殺回教人。西甯有已降老弱婦孺萬餘人。鎮將鄧增。一夕盡殺之。而以克復三國關張皇入告。回教切齒。思歸俄國。土耳其又弱殺希臘教

人。革雷得島亞米尼亞人。兵連禍結。數年不息。希臘教人切齒。思還俄國。嗚呼。吾將見可薩克之馬兵蹂躪歐亞兩洲。而各國甯能無恙耶。即彼兩國亦甯能無物極必反。俱傷而兩敗耶。地球戰禍。殆于不可紀極矣。顧此猶其顯而易見者也。若其各國致衰之由。則不甯惟是。吾敢斷之曰。各國欺陵遠近。東病夫之道。即其所以致衰之道。何也。國于天地。必有與立。則信與義。其內治外交之膠粘物也。各國之強盛。罔不由于信義。天下既共聞而共見之矣。不幸獨遇所謂病夫者。以信義待之。彼反冥然罔覺。悍然不顧。于是不得已而脅之以威。詐之以術。又不幸脅與詐而果得所欲。且踰其初志焉。將以爲是果外交之妙用也已。相習成風。轉視信義爲迂緩。則以之待病夫者。旋不覺以施諸無病之人。無病之人。不能忍受。別求所以相報。由是相詭相遁。外交之信義亡矣。又相習愈深。以待與國者。旋不覺以施諸國中之人。上下同列。相詭相遁。內治之信義又亡矣。信義不立。其不同爲病者與有幾。故夫人與己。本非二致。而人心者。又不可撓者也。撓之以信義。在有道者觀之。猶以爲其效極于不信不義。况撓之以不信不義。其禍胡可言哉。今將挽救之。而病夫者非是。則莫肯率從。甚矣病夫之累人。而各國遭遇之苦。誠有不幸也。然爲各國計。莫若明日張膽。代其革政。廢其所謂君主。而擇其國之賢明者爲之民主。如墨子所謂選天下之賢者立爲天子。俾人人自主。有以圖存。斯信義可復也。若慮俄國之擾也。則先修歐亞兩洲東西大鐵路。東起朝鮮。貫中國何

富汗波斯東土耳其君士但丁峽達西土耳其。作爲萬國公路。皆不得侵犯之。按諸地圖。此諸病夫者。同在北緯三十度至四十度之間。天若豫爲位置。令其土壤成一直綫。苟因天之巧。濟以人力。以三萬餘里之鋼軌穿爲一貫。如牛鼻之有錐。魚腮之有柳。諸病夫戢戢相依。托餘生于鐵路。不致爲大力者負之而走。其病亦自向蘇。而各國所獲鐵路之利。抑孔厚矣。俄國西伯利亞鐵路成。則東西洋之商旅。皆將出于其途。俄之厚。鄰之薄也。今修此路。則彼爲其弧。此爲其弦。遠之于近。其利一。彼路長則成功勞。此路短則成效速。難之于易。其利二。彼路長則行李稍淹。此路短則計日加捷。遲之于速。其利三。彼越烏拉嶺之南北幹山。與鐵路正交。此循葱嶺之東西幹山。與鐵路平行。險之于夷。其利四。彼近寒帶。天時凜冽。此在溫帶。天時和煦。寒之于暖。其利五。彼荒寒枯瘠。物產蕭寥。此農礦膏腴。物產充物。歉之于盈。其利六。彼工藝製造。寂然無聞。此商貨灌輸。日不暇給。僻之于繁。其利七。彼人民野悍。駕馭難周。此人民柔順。驅使易效。梗之于馴。其利八。彼人少工價昂。此人多工價廉。散之于聚。其利九。彼一國孤孱。此衆擎共舉。重之于輕。其利十。彼專利于一方。此溥利于萬國。私之于公。其利十一。彼以危人之安。此以安人之危。利之于義。其利十二。彼路爲衆心共疾。此路爲羣情爭向。惡之于好。其利十三。彼路成適以召天下之兵。此路成足以定天下之亂。失之于得。其利十四。總此十四利。則彼之借款難。此之招股易。背之于向。其利十五。總此十

五利。則彼之償息多。此之償息少。疑之于信。其利十六。總此十六利。則彼之成本重。此之成本輕。耗之于省。其利十七。總此十七利。則彼之獲利微。此之獲利鉅。齎之于豐。其利十八。總此十八利。則彼之鐵路十年積慮。盡擲黃金于虛牝。此之鐵路一旦出爭。立致青雲于頃刻。廢之于興。其利十九。總此十九利。則彼不能以鐵路侵人國土。此轉欲以鐵路致其死命。敗之于功。其利二十。且夫弭將發之兵端。保五洲之太平。仁政也。拯垂亡之弱國。植極困之遺黎。義舉也。籠總匯之商務。收溢散之利源。智謀也。爭棋劫之先着。杜橫流之後患。勇功也。以言乎其實。則詳于二十。以言乎其名。則畧舉有四。此蓋蓋天絕地之勳德。夫何憚而久不爲也。英法德意奧利比日葡瑞挪丹日本。皆以商爲國。即皆宜肩此責。而英之商務尤宜倡首。英見美修萬餘里之大鐵路。遂于坎拿大效其所爲。修路以與之平行。夫坎拿大不及美之土地富厚。猶欲與之爭馳。有反乎此者。乃熟視而澆忘之歟。美國固素守局外。然此于商務有關。亦何可甘居人後。且華盛頓創民主于前。林肯釋黑奴于後。義聞宣昭。炳耀寰宇。乘此時機。臂而出。先烈可繼。鼎足成三。不必爲弭兵之費。抑無俟于公斷之約。神武睿智。其有取諸日本國民雜誌。稱由中部亞洲而出。揚子江畔。爲第一好路。不獨中國之利。天下亦將享受其便。英倫泰晤士報稱俄路既通之後。當通第二條華路。中國一切商務。可由波斯土耳其而達歐洲。與俄路並行。亦各粗著其效端。惜乎未究厥旨。衆生業力將消。中外必多同心。

者矣。

然則中國謀自強。蓋不容緩矣。名之曰自強。則其責在己而不在人。故慎毋爲復仇雪恥之說。以自亂其本國也。任彼之輕賤我。欺陵我。我當視爲乘弱攻昧。取亂侮亡。彼分內可應爲。我不變法。即不應不受。反躬自責。發憤爲雄。事在人爲。怨尤胥泯。然後乃得一意督責。合併其心力。專求自強于一己。則詆毀我者金玉我也。干戈我者藥石我也。無事不可借鑒。即隨地皆可見功。耶曰視敵如友。亦誠有友之益也。管子之術。人棄我取。因禍爲福。轉敗爲功。斯亦天下之至巧者矣。蓋心力之用。以專以一。佛教密宗。宏于咒力。咒非他。用心專耳。故梵咒不通繙譯。恐一求其義。即紛而不專。然而必尙傳授者。恐自我創造。又疑而不專。思之思之。鬼神通之。孔曰。民可使由。不可使知。殆謂此也。自強者強自而已矣。知其爲自。覺多此一知。况欲以加乎人哉。今夫自強之策。其爲世俗常談者。吾弗暇論。論其至要。亦惟求諸己而已矣。行之則王。否則亡。不俟著蔡。毅然可決。則曰變衣冠。文化之消長。每與日用起居之繁簡。得同式之比例。人惟竄情。不欲興事。則必無意于求簡。而聽其繁。苟民智大開。方將經天緯地。酌酢萬物之不暇。豈暇事此繁縟之衣冠。繁必滯。簡必靈。惟簡而後能馭繁。故繁于物者。必先簡于己。一定之理。無可移易。吾聞西人之論方言矣。教化極盛之國。其言者必簡而輕。靈出于唇齒者爲多。舌次之。牙又次之。喉爲寡。深喉則幾絕焉。發音甚便利。而成言也不勞。

所操甚約。而錯綜可至于無極。教化之深淺。咸率是以爲差。此亦繁簡之辨也。又聞之法律家矣。頭等教化之國。國律時時更改。以趨于便。而變通盡利。斯法爲人用。人不至反爲法用。其次則有一定之律矣。教化之深淺。咸率是以爲差。此又靈滯之辨也。夫于衣冠。又何獨不然。既非上衣下裳。而偏爲長裾博袖。既非席地屈坐。而偏爲跪拜頓首。事之顛倒失理。甯有過此。以士大夫而爲此。則猶可言矣。顧農夫之于吠畝。工役之于機器。兵卒之于戰陣。傭隸之于趨走。于今之衣冠禮節。有大不便者。而亦不聞異其制何邪。嗚呼。君主之弱天下也。必爲甚繁重之禮與俗。使竭畢生之精力。僅足以勝其繁重。而保身以不戾于時。則天下必無暇分其精力。思與君主抗。積之既久。忘其本始。遂以爲理之當然。而事之固然。不恤役志于繁重。以自塞錮其聰明。雖禍患在眉睫。亦將不及顧。或語以簡便。則反詫爲詭異。故中國士民之不欲變法。良以繁重之習。漸漬于骨髓。不變其至切近之衣冠。終無由聳其聽聞。決其志慮。而咸與新也。日本之強。則變白衣冠始。可謂知所先務矣。乃若中國。尤有不可不亟變者。雍髮而垂髮辮是也。姑無論其出于北狄鄙倍之制。爲生人之大不便。吾試舉古今中外所以處髮之道。聽人之自擇焉。處髮之道凡四。曰全髮。中國之古制是也。髮受于天。必有所以用之。蓋保護腦氣筋者也。全而不偏。此其所以長也。而其病則有重髓之累。曰全雍。僧制是也。潔清無累。此其所長也。而其病則無以護腦。曰半剪。西制是也。既足以護腦。而又輕其

繫。是得兩利。曰半權。蒙古韃靼之制是也。權處適當大腦。既無以蔽護于前。而長髮垂辨。又適以重累于後。是得兩害。孰得孰失。奚去奚從。明者自能辨之。無俟煩言而解矣。

心力可見否。曰人之所賴以辦事者是也。吾無以狀之。以力學家凹凸力之狀狀之。愈能辦事者。其凹凸力愈大。無是力。卽不能辦事。凹凸力一奮動。有挽強持滿不得不發之勢。雖千萬人未或能遏之。而改其方向者也。今略舉之。約十有八。曰永力。性久不變。如張弓然。曰反力。忽然全變。如弛弓然。曰攝力。挽之使近。如右手控弦然。曰拒力。推之使遠。如左手持弓然。曰總力。能任羣重。如橫桿之倚點然。曰折力。能分條段。如尖劈之斜面然。曰轉力。互易不窮。如滑車然。曰銳力。曲而能入。如螺絲然。曰速力。往來飛疾。如鼓琴而弦顛然。曰動力。阻制馳散。如遊絲之節動然。曰擲力。兩矯相遠。如絞網而成繩然。曰超力。一瞬即過。如屈鋼條而使躍然。曰鈎力。逆探至隱。如弭釣魚時禽時縱然。曰激力。雖異爭起。如風鼓浪乍生乍滅然。曰彈力。驟起擊壓。無堅不摧。如弩括突矢。突矢貫札然。曰決力。臨機立斷。自殘不恤。如劍鋒直陷。劍身亦折然。曰偏力。不低即昂。不令相平。所以居已于重也。如碓杵然。曰平力。不低不昂。適劑其平。所以息物之爭也。如懸衡然。此諸力者。皆能挽劫乎。不能也。此佛所謂生滅心也。不定聚也。自擾擾人。奇幻萬變。流行無窮。愈以造劫。吾哀夫世之所以有機械也。無一不緣此諸力而起。天賦人以美質。人假之以相鬥。故才智愈大者。爭亦愈大。此凹凸力之爲害也。然

無是力。則又不能辦事宜。如之何。曰。何莫併凹凸力而用之于仁。仁之爲道也。凡四。曰。上下通。天地交泰。不交否。損上益下。益反之損。是也。曰。中外通。子欲居九夷。春秋大黃池之會。是也。曰。男女內外通。子見南子。是也。終括其義。曰。人我通。此三教之公理。仁之所以爲仁也。原夫人我所以不通之故。腦氣之動法各異也。吾每于靜中自觀。見腦氣之動。其色純白。其光燦爛。其微如絲。其體紆曲繚繞。其動法長短多寡有無。屢變不定。而疾速不可名言。如雲中電。無幾微之不肖。信乎腦即電也。吾初意以爲無法之動。繼乃知不然。其萬念澄澈。靜伏而不可見。偶萌一念。電象即呈。念念不息。其動不止。易爲他念。動亦大異。愈念愈異。積之至繁。卽又滑濁。不復成象矣。于其異念則異動。因知動法皆摹擬乎念。某念卽某式。某念變某式。必爲有法之動。且有一定之比例。惜其理至賾。牽涉萬端。爲時太暫。不容一瞬。雖欲詳攷其道。無由。昔天文家誤以天王海王二星爲無法之動。久始察知其外攝力甚雜。運行易致參差。然統計衆軌道之全體。仍可馭之入算。列之成圖。非無法也。腦氣之動。殆正類此。其動在意識也。大腦之用也。爲大腦之體者。藏識也。其使有法之動者。執識也。小腦之體也。爲小腦之用者。前五識也。惟睡夢瘋顛。輒爲無法之動。意識未斷。而執識先斷也。執識亦非斷盡。我執未斷。而法執先斷也。大腦明而小腦半昧也。唯識所謂昏沈掉舉第七識。暫斷者也。夫斷識本有實序。先意識而後執識。先我執而後法執。今全倒其序。是以成爲無法之動也。睡夢

者。乃其不日前五識所受之染。深鑿其體質品狀于大腦之藏識。而小腦司其啓閉。使布列井井。條理燦備。法執苟斷。是斷其小腦之半。故夢中未嘗不知有我。以我質猶在也。意識漸從藏識中發露。一一復呈所染于前五識。恍猶前五識重與之接。因而成夢。其實前五識爲小腦之用。小腦既斷。則是前五識已斷矣。然輒迷離謬悠。湊泊無理。幾能別自創一世界。則以無次第整齊之之法執也。是以孩提無夢。意識未盛也。愚人無夢。藏識不靈也。至人亦無夢。前五識不受染也。此睡夢之腦氣動法也。推之瘋顛。亦應如是。惟前五識未斷耳。夫腦氣動法。既萬有不齊。意識乘之。紛紜而起。人與地。地與地。時與時。事與事。無所往而不異。則人我安得有相通之理。凹凸力之爲害。即意識之爲害也。今求通之。必斷意識。欲斷意識。必自改其腦氣之動法。外絕牽引。內歸易簡。簡之又簡。以至于無。斯意識斷矣。意識斷則我相除。我相除則異同泯。異同泯則平等出。至于平等。則洞徹彼此。一塵不隔。爲通人我之極致矣。佛氏之言云。何是山河大地。孔氏之言曰。何思何慮。此其斷意識之妙術。腦氣所由不妄動。而心力所由顯。仁矣夫。

天下皆善。其心力也。治化之盛。當至何等地步。曰此未易一二言。吾試言其粗淺。則地球之治。必視農學爲進退。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夫治而有亂。其必有大不得已之故。而保治之道未善也。大不得已之故。無過人滿地球之面積。無可展拓。而人類之蕃衍。代必

倍增。所產不敷所用。此固必亂之道也。今幸輪船鐵路。中外盡通。有餘不足。互相酌劑。總計荒地正多。即丁口再加百十倍。猶易生活。吾觀西國關地通商。汲汲爲殖民政策。而歎其志慮宏遠矣。王船山嘗恨兩漢史官。昧于政體。時承大亂之後。受降動至百萬數十萬人。其用兵之數。當不止此。皆不農不耒。無業游民也。一旦歸休。如何安置。如何勞來。還定安集之。又操何術。使有執業。足自給而不爲亂。當時至大至難之事。甯有過于此者。而史官十字不及。真可謂無識焉耳。于古既無所徵。後世遂百思不得其故。曾國藩深慨遺散兵卒之難。甚于募練。至于無法以善其後。散勇之潰叛。降人之反覆。不一而足。至今爲戒。試爲思處置之法。則無若遷耕曠土之爲得也。是以俄遷波蘭人于西伯利亞。英遷罪徒于澳洲。各國或遷于非洲。美釋黑奴而封之于曲蘭斯佛耳。爲民主國。皆以農政爲消納人口之計。而尤以美封黑奴。構震古鏗。今之仁政焉。故人滿之患。必生于他日之土滿。非真滿也。土滿之患。必生于居處之不均。墾闢之不講。亦未能定爲真滿也。苟統五大洲人口兩均。而猶患人滿。斯真滿矣。斯農之所以貴有學也。地學審形勢。水學禦旱潦。動植學辨物性。化學察品質。蒸機學濟人力。光學論光色。電學助光熱。有學之農。穫數十倍于無學之農。然竭盡地球之力。則尤不止于此數。使地球之力。竭盡無餘。而猶不足供人之食用。則必別爲他法。放食用之物。爲某原質配成。將用各原質化合爲物。而不全恃乎農。使原質又不耗以供。必將取于空氣。配成

質料而不全恃乎物。且將精其醫學。詳攷人之臟腑支體。所以必需食用之故。而漸改其性。求與空氣合宜。如道家辟穀服氣之法。直可不用世間之物。而無不給矣。又使人滿至於極。盡即不用一物。而地球上駢肩重足。猶不足以容。又必進思一法。如今之電學。能無綫傳力。傳熱。能照見筋骨肝肺。又能測驗腦氣體用。久必能去其重質。留其輕質。損其體魄。益其靈魂。兼講進種之學。使一代勝於一代。萬代而不已。必別生種人。純用智。不用力。純有靈魂。不有體魄。猶太古初生。先有蠢物。後爲靈物。物既日趨於靈。然後集衆靈物之靈。而爲人。今人靈於古人。人既日趨于靈。亦必集衆靈人之靈。而化爲純用智。純用靈魂之人。可以住水。可以住火。可以住風。可以住空。可以飛行往來於諸星諸日。雖地球全毀。一無所損害。復何不能容之有。惟是衆生之業力難消。地球之變局日甚。地球由熱而冷。由漲而縮。由鬆而緊。由軟而堅。由圓而扁。歲差數十秒。七十餘年而差一度。二萬餘年而復其始。復其始又不能眞復其原點。則積無量二萬年。而地球之南北極與天空之南北極。兩相易位。其間之水火海陸。不知凡幾。經大變。而地球亦有終毀之時。他日之治亂興衰。誠非人之私意所能逆料。然而極之彌勒下生。維摩病起。人民豐樂。山河如鏡。眞性如如。充滿法界。一切衆生。普徧成佛。其未成佛者。舍此世界地球極治之時。必即在地球將毀之時矣。何者衆生之業力消。地球之業力亦消。衆生之體魄去。地球之體魄亦去。夫地球亦衆生也。亦一度衆生者也。地球之不

得即毀。衆生累之也。

地球之治也。以有天下而無國也。莊曰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治者有國之義也。在宥者無國之義也。□□□曰。在宥蓋自由之轉音。旨哉言乎。人之皆能自由。是必爲無國之民。無國則畛域化。戰爭息。猜忌絕。權謀棄。彼我亡。平等出。且雖有天下。若無天下矣。君主廢則貴賤泯。公理明則貧富均。千里萬里。一家一人。視其家。逆族也。視其人。同胞也。父無所用其慈。子無所用其孝。兄弟忘其友恭。夫婦忘其唱隨。若西書中百年一覺者。殆彷彿禮運大同之象焉。而國治如此。而家始可言齊矣。然則大學言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非歟。曰非也。□□□曰。彼所言者封建世之言也。封建世君臣上下。一以宗法統之。天子大宗也。諸侯卿大夫皆世及。復各爲其宗。民受田於其上。而上之制祿。亦以農夫所入爲差。此奠定戶所以有農夫之作也。宗法行而天下如一家。故必先齊其家。而後能治國平天下。自秦以來。封建久滯。宗法蕩盡。國與家渺不相涉。家雖至齊。而國仍不治。家雖不齊。而國未嘗不可治。而國之不治。則反能牽制其家。使不得齊。於是言治國者轉欲先平天下。言齊家者亦必先治國矣。大抵經傳所有。皆封建世之制。與今日事勢。往往相反。明者決知其必不可行。而迂陋之僻儒。輒喜引經據典。僞談古制。妄欲見諸施行。而不悟其不合。良足悼焉。或曰天下至平者無天下。國至治者無國。家至齊者無家。無他。輕減體魄之事。使人不困于倫常而已矣。然

世有娼妓者。非倫常。非非倫常。亦能困人。禁之歟。抑聽之歟。曰。體魄之事。盡則自無娼妓。不待禁也。苟其不盡。雖禁不止。子不見西國乎。治化不爲不盛。而娼妓日多。卒無術禁止。遂成爲五大洲通行之風俗。然而既不能禁。即不能終聽之矣。凡官之於民。如家人父子然。見有不善。力能禁。禁之固善。力不能禁。即當引爲己任。而與之同其利害。非可閉塞耳目。置諸不理。以不聞不問。苟焉爲自潔也。娼妓亦其一事焉。明知萬不能絕。則胡不再設一官。經理其事。限定地段。毋與良民雜處。限定名額。寧溢毋隱。潔清其居。毋使致疾。整齊其法。毋使虐待。抽取費用。如保險之利。爲在事諸人之薪俸。規條燦然。莫能欺遁。而陷溺者亦自有止境。豈非仁政之大者哉。雖然。以論于中國民事。有更大於此者。尙且隔膜坐視。不加喜戚于心。又况娼妓之區區者耶。

難者曰。子陳義高矣。既已不能行。而滔滔然爲空言。復奚益乎。曰。吾貴知。不貴行也。知者靈魂之事也。行者體魄之事也。孔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知亦知。不知亦知。是行有限而知無限。行有窮而知無窮也。且行之不能及知。又無可如何之勢也。手足之所接。必不及耳目之遠。記性之所含。必不及悟性之廣。權尺之所量。必不及測量之確。實事之所麗。必不及空理之精。夫孰能強易之哉。僻儒所患。能知而不能行者。非真知也。真知則無不能行矣。教也者。求知之方也。故凡教主教徒。皆以空言垂世。而不克及身行之。且爲當世詬訾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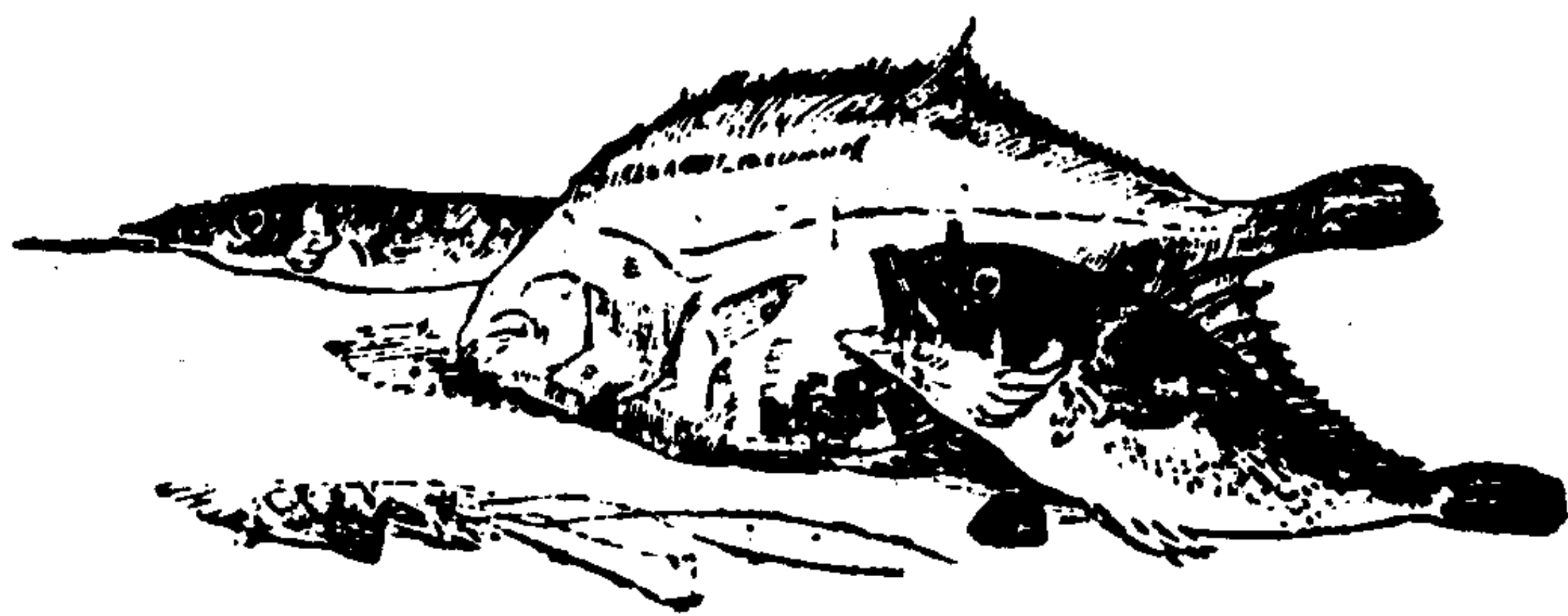
辱而不顧也。耶殺身。其弟子十二人皆不得其死。孔僅免於殺身。其弟子七十人。達者蓋寡。佛與弟子皆飢困乞食。以苦行終。此其亡軀命。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豈暇問其行不行哉。惟摩西穆罕默德。以權力行其教。君主而已矣。何足爲教主。然則知之與行。孰爲貴。而孰爲賤也。今之談者。輒曰。吾專言學。是以學教也。否則曰。吾專言政。是以政教也。或竟明言曰。吾不言教。是自成爲不言教之教也。不言教之教。禪宗所謂不立文字。又謂運水搬柴。盡是神通妙用。是也。蓋教能包政學。而政學不能包教。教能包無教。而無教不能包教。彼詆教者。不知教之大。爲天下所不能逃。而刻意欲居於教外。實深墮乎教中。則何其不知量之甚也。故佛說有云。謗佛者即是信。以其既已知有佛矣。不能以謗而自滅其知也。明乎此。復何疑於吾言。且吾言地球之變。非吾之言。而易之言也。易冒天下之道。故至賤而不可惡。吾嘗聞□□□之論乾卦矣。於春秋三世之說。有合也。易兼三才而兩之。故有兩三世。內卦逆而外卦順。初九潛龍勿用。太平世也。元統也。無教主亦無君主。於時爲洪荒太古。氓之蚩蚩。互爲酋長已耳。於人爲初生。勿用者無所可用者也。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升平世也。天統也。時則漸有教主君主矣。然去民尙未遠也。故曰在田。於時爲三皇五帝。於人爲童穉。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據亂世也。君統也。君主始橫肆。教主乃不得不出。而劑其平。故詞多憂慮。於時爲三代。於人爲冠婚。此內卦之逆三世也。九四或躍在淵。无咎。據亂世

也。君哉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或者試詞也。知其不可爲而爲之者孔子也。於時則自孔子之時至於今日皆是也。於人則爲壯年以往。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升平世也。天統也。地球靈教將同奉一教主。地球羣國將同奉一君主。於時爲大一統。於人爲知天命。上九亢龍有悔。太平世也。元統也。合地球而一教主。一君主。勢又孤矣。孤故亢。亢故悔。悔則人人可有。教主之德而教主廢。人人可有君主之權而君主廢。於時徧地爲民主。於人爲功夫純熟。可謂從心所欲。不踰矩矣。此外卦之順三世也。然而猶有迹象也。至於用九見羣龍无首吉。天德不可爲首也。又曰天下治也。則一切衆生。普遍成佛。不惟無教主。乃至無教。不惟無君主。乃至無民主。不惟渾一地球。乃至無地球。不惟統天。乃至無天。夫然後至矣。盡矣。蔑以加矣。嗚乎。尊教主者。寧教主之願也哉。有惡劣之衆生。而後有神聖之教主。不願衆生之終於惡劣。故亦不願教主長爲神聖。此推窮治理。必以無教爲極致矣。孔子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夫教主之出現。誠不幸而遇於不得已焉耳。悲夫。悲夫。故人之外無事功。即度衆生之外無佛法。然度人不先度己。則己之智慧不堪敷用。而度人之術終窮。及求度己。又易遺棄衆生。顯與本旨相違。若佛所謂證於實際。墜落二乘矣。然則先度人乎。先度己乎。曰。此皆人已太分之過。諦聽諦聽。當如是。知人外無己。己外無人。度人即是度己。度己即是度人。譬諸一身。先度頭乎。先度手乎。頭亦身之頭。手亦身之手。度即并

度。無所先後也。若因世俗。強分彼此。則可反言之曰。度已非度已也。乃度人也。度人非度人也。乃度已也。何以言之。今夫空山修證。潔治心源。此世俗所謂度已者也。然心源非已之源也。一切衆生之源也。無邊海印。萬象森羅。心源一潔。衆生皆潔。度人孰有大於此者。况四萬八千戶。蟲在己身。已有無數衆生。安見己身果已身有耶。故曰度已非度已也。乃度人也。今夫方便施捨。廣行善事。此世俗所謂度人者。僅能益衆生之體魄。聊爲小補。衆生迷誤。則如故也。雖法施廣大。宏願薰習。不難資以他力。要視衆生之自力何如。非可人人強之也。由是以談。度人未能度到究竟而已之功德。則已不可量矣。故曰度人非度人也。乃度已也。嘗以此說質之□□。則曰子前之說是也。後之說謂度人未能度到究竟。亦尙有未盡。今試予人一錢。扶人一步。其爲度也微矣。然而由此充之。饒而不吝。極於無量數。終必度到究竟。以度到究竟之因緣。自此而結。度人者勿以善小而勿爲矣。

衆生度得盡否。當在何時度盡。曰時時度盡。時時度不盡。自有衆生以來。即各各自有世界。各各之意識所造不同。即各各之五識所見不同。小而言之。同一期日皓月。緒風暗雨。同一名山大川。長林幽谷。或把酒吟嘯。觸境皆虛。或懷遠傷離。成形即慘。所見無一同者。大而言之。同一文字語言。而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同一天下國家。而治者自治。亂者自亂。智慧深。則山河大地。立成金色。罪孽重。則食到口邊。都化猛火。所見更無一同者。三界惟心。萬法惟識。世界

因衆生而異。衆生非因世界而異。然則衆生度盡度不盡。亦隨衆生所見何如耳。且即其實而言之。佛與衆生。同一不增不減之量。謂衆生度不盡。則衆生將日增。謂衆生度盡。則佛將日增。有所增亦必有所減。二者皆非理也。其實佛外無衆生。衆生外無佛。雖真性不動。依然隨處現身。雖流轉世間。依然遍滿法界。往而未嘗生。生而未嘗往。一身無量。一心無量。一切入一。一入一切。尚何盡不盡之可言哉。是故佛既說有一小衆生不得度者。我誓不成佛。又說卒無有一衆生得滅度者。亦盡亦不盡也。易言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不言殊途同歸。百慮一致者。殊則不復同。而不害其爲同。固不得強爲同之矣。百則不復一。而不害其爲一。固不得強爲一之矣。噫嘻。天下之勢。其猶川之決乎。一逝而萬古不合。此易之所以始乾而終未濟也。



昔韓非顯學臚列八儒。而傳者獨有孟荀。其他種別。未易尋也。西京賈傳。爲荀子再傳。而董劉諸公。已不能以一家名。且弘湯之法盛行。而儒襍刁筆。參以災祥鬼神。而儒襍墨術。自東京以來。蓋相率如是。荀子儒效云。其言議談說。已無以異於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分別。是俗儒者也。然則七國之季。已有襍糅無師法者。後此何足論。今以墨子公孟篇公孟子程子與墨子相問難者。記其大略。此足以得儒術之真。其于八儒雖無可專屬。要之微言故訓。有上通于內聖外王之道。與夫混殺失真者。固大有殊矣。由斯推衍。其說可以盧牟六合。經緯馮生。蓋聖道之大。無能出其範者。抑括囊無辯。謂之腐儒。今既披拾諸子。采遠西。用相研究。以明微旨。其諸君子亦有樂乎此歟。

惠定宇謂公孟子即公明子爲孔子之徒。近人孫詒讓仲容則云。潛夫論志氏姓篇。衛公族有公孟氏。左傳定十二年。疏謂公孟繫之後。以字爲氏。則自有公孟氏。非公明氏也。說苑脩文篇有公孟子高見顓孫子莫及曾子。此公孟子疑即子高。蓋七十子之弟子也。以上孫說余謂子莫告公孟子高之言曰。去爾外屬。與爾內色勝。而心自取之。去三者而可矣。今公孟子謂墨子曰。君子共己以待。問焉則言。不問焉則止。又曰。實爲善。人孰不知。今子徧從人而說之。何其勞也。即本子莫去外屬之意。則公孟子即公孟子高明甚。然即此愈知公

孟即公明。孟子萬章篇有長息問公明高。即爲公孟子高。且孟子言舜之怨慕而舉公明高之言以爲證。又言人少則慕父母。五十而慕者。獨有大舜。今公孟子則曰。三年之喪。學吾之慕父母。墨子駁之。則曰。夫嬰兒子之知。獨慕父母而已。父母不可得也。然號而不止。此其故何也。即愚之至也。然則儒者之知。豈有以賢於嬰兒子哉。是公孟子之言。與孟子所述慕父母義。若合鑲印。則知公孟子公明高。爲一人明甚。公孟公明雖異族。然同聲相借。亦有施之姓氏者。今夫司徒申屠勝屠。本一語也。而因其字異。遂爲三族。苟與孫統與郭。本異族也。而因其聲同。遂相假借。今公孟公明。亦猶荀孫統郭。雖種胃有殊。而文字相質。亦無不可。然旣嚴事曾子。其不得爲孔子之徒明矣。惠說亦未合也。今觀其立說。亦醇疵互見。而宣尼微旨。於此可觀。拮據祕逸。灼然如晦之見明者。凡數大端。嗚呼。可不謂卓歟。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昔者聖王之列也。上聖立爲天子。其次立爲卿大夫。今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若使孔子當聖王。則豈不以孔子爲天子哉。

按立聖素王。本見莊子。今觀此義。則知始元終麟。實以自王。而河圖不出。文王旣喪。其言皆以共主。自任。非圖讖妄言也。門人爲臣。孔子以爲行詐。諸侯卿尹之尊。非所以處上聖。進退失據。故斥言其欺。不然。子弓南面。任爲天子。見說苑修文篇尙無所諱。而辭此區區乎。知此

者獨有梅子真爾。

公孟子曰。無鬼神。又曰。君子必學祭祀。子墨子曰。執無鬼而學祭禮。是猶無客而學客禮也。是猶無魚而爲魚罟也。子墨子謂程子曰。儒以天爲不明。舊脫天字畢以鬼爲不神。天鬼不說。此足以喪天下。

按仲尼所以凌駕千聖。邁堯舜轢公旦者。獨在以天爲不明及無鬼神二事。荀子曰。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篇儒效此儒者窮高極遠。測深厚之義。

若夫天體。余嘗謂蒼蒼之天。非有形質。亦非有大圓之氣。蓋日與恆星。皆有地球。其阿屯以太。上薄無際。其間空氣復厚。而人視之蒼然。皆衆日之餘氣。固非有天也。王育說。天訕西北爲无。其說稍誕。蓋天本無物。故无字從天。訕之以指事。因下民所見。不得無所指斥。故強以顛義引申之。而曰天。六經言天言帝。有周公以前之書。而仲尼刪述。未或革更。若曰道曰自然而已矣。郊祭大報天而主日。萬物之生。皆賴日之光熱。而非有賴乎天。故假言曰帝。其真即日。或以北極爲耀魄寶。北極又大於日九十三倍。故亦尊之。此則恆星萬數。上帝亦可云萬數。六帝之說。不徧不賅。要非虛增。然恆星各帝。其地球而已。於此地球何與。明堂宗祀。蓋自外至者也。且太微五星。固玄遠矣。即至曜之日。雖昭昭大明。而非有恩威注殺之志。因上帝而有福善禍淫之說。其害猶細。其識已愚。因是以及鬼神。則誣妄。

日出。而人倫殆廢。蓋太古民俗。無不尊嚴鬼神。五洲一也。感生帝之說。中國之義農。日本之諾冊二神。印度之日朝月朝。猶太之耶穌。無不相類。以此致無人倫者。中外亦復不異。惟其感生。故有炎黃異德。兄弟婚媾之說。蓋曰各出一帝。雖爲夫婦。不爲黷也。堯之釐降。不避近屬。實嘗于是。其後以爲成俗。則夏商以來。六世而通婚姻。皆感生之說撼之矣。周道始隆。百世遠別。此公且所以什伯于堯舜湯武。然依違兩可。攻其支流。而未堙其源窟。生民之詩。猶曰履敏。則獷俗雖革。而精意未宣。小家珍說。反得以攻其闕。惟仲尼明于庶物。察于人倫。知天爲不明。知鬼神爲無。遂以此爲拔木塞原之義。而萬物之情狀大著。由是感生帝之說。詘而禽獸行絕矣。此所以冠生民橫大陸也。何以知無鬼神。曰斫卉木。磔羊豕。未聞其有鬼神。彼人固不得獨有也。人所以有知者。分于父母。精蟲胚珠是也。二者又攝引各點。以爲我有。使成官骸。而七情益擴。故成此知識。出于兩精相搏。以生神明也。斯如兩水相觸。即便生浪。水猶精。浪猶神。而兩水之所以相觸者。亦先有其浪。則父母交感之神也。兩味相和。乃生雋永。及精氣相離而死。則神亦無存。譬之水既淤堙。浪即無有。兩味化分。尋索雋永。了不可得。故精離則死。死則無知。其流定各質。久則合于他物。或入草木。或入胎卵。未有不化者。化之可見者。茅蒐是已。萇弘之血爲碧。鄭緩之精爲秋柏之實。然已與他物合。則其質既禱。自有柏與碧之知。

而非弘緩之知矣。此精氣爲物也。氣弗聚者散而從於空氣。渙然飄泊。此游魂爲變也。夫焉有精化既離。而神識能獨立者乎。圓覺經云。我今此身。四大和合。所謂髮毛爪齒。皮肉筋骨。髓腦垢色。皆歸於地。唾涕膿血。津液涎沫。淚淚精氣。大小便利。皆歸於水。煖氣歸火。動轉歸風。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寶積經云。此身生時。與其父母。四大種性。一類歌羅邏身。若唯地大。無水界者。譬如有人。握乾麩灰。終不利合。若唯水界。無地界者。譬如油水。無有堅實。即便流散。若唯地水。無火界者。譬如夏月。陰處肉團。無日光照。即便爛壞。若唯地水火。無風界者。即不增長。庵提遮女了義經云。若能明知地水火風四緣。畢竟未曾自得。有所和合。以爲生義。若知地水火風。畢竟不自得。有所散。是爲死義。是佛家亦以各質相磨而生。各質相離而死。而必言即合即離。生死一致。則黃馬驪牛之遁辭矣。然死後六道。不盡爲鬼。則亦與精氣爲物之義相近。其終不決言無鬼者。蓋旣言眞者離身。而有如來藏。則不得不言妄者離身。而有鬼。然又言俄鬼有胎生化生。則所謂鬼者。亦物魅之類。而與人死者有殊。然則釋家蓋能識此旨。而故爲不了。以自圓其說也。難曰。若以知識爲分於父母。則父母安始。追溯無盡。非如來藏而何。然如來藏者。彼豈能道其有始耶。於如來藏亦言無始。而必責萬物以有始。亦惑矣。難曰。知識果分于父母。則瞽舜鯀禹。曷爲相反。曰。夫豈獨神識然。形亦然矣。張蒼之父。長不滿五尺。蒼長八尺餘。蒼子復長八尺。

及孫類長六尺餘。漢書張蒼傳可得云形體非分于父母耶。要之形之短長。知之頑聖。此高下

之分。非相反也。以神識言。又豈獨父子然。雖一身亦有善惡是非。先後相質者。顏涿聚。梁

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段干木。晉國之大駟也。學於子夏。高何。縣子石。齊國之暴者也。指

於鄉曲。學於子墨子。索盧參。東方之鉅狡也。學於禽滑黎。並為名士顯人。呂氏春秋如是

者多矣。或有諷政慮事。一念之間。而籌畫頓異。至于疚心自訟者。子夏投杖。漢高銷印。斯

類亦眾。夫豈得謂有兩身與兩心耶。父母與子。何以異是。原夫二氣初凝。非親莫效。及脂

膏既就。即有染習。賈生胎教。明箝其義。是時材性高下。又由其親一時之行迹而成。斯則

得于其親者。與初凝又少殊矣。及夫免乳以後。則見聞之習。師友之導。情狀萬端。趨非殊

族。其異於親也。固宜。荀子有言。塗之人可以為禹。性惡篇此則君師牧民。由斯以作。然其此

可以為禹之材。非父母授之乎。大抵形體智識。一成不移。而形之肥瘠。識之優劣。則外感

相因。可入鎔冶。不移者。由于胚珠。可移者。由于所染。夫魯雞之伏鵠卵。其雛猶鵠。而桑枝

之續桃木。則其實非桑。非物之形性。一可變更。一不可變更也。卵中之胚。是鵠非雞。故鵠

不以雞伏而易。土蠶照姬桑蟲之併說樹本之胚。是桃非桑。故桃能以桑體為己。此胚珠不移

之說也。齧蹠在轡。馴良從御。馱驢無牧。泛駕不習。此因染致移之說也。乃若時代逾久。則

物之形體。亦有因智識優劣而漸變者。要之改良則分割增多。退化則分割減少。上古之

顯木。逐屑之枯魚。皆吾郊宗石室。惟其求明趨化。以有吾儕之今日。昊天罔極。如何可爾。抑親親之殺。既具斯形。則知愛類而已。難曰。人見厲魃。經籍多有。近世民俗。亦有傳言。寧得自守單辭。謂鬼神爲誣惑。曰。以佛家言。六道之中。餓鬼居一。一在地下五百由旬。一在人天之間。是則畛域區處。與人隔絕。人未嘗有至餓鬼處者。而餓鬼獨能至人處乎。且以阿修羅之強悍。諸天之智力。不至人處。而餓鬼以羸劣之質。獨能至人處乎。是豈得以所見證其必有也。然則見者云何。曰。耳目有愆。齊襄之見彭生是也。心惑若寐。狐突之遇共君是也。二者皆一時假相。非有真形。乃其真者。則亦有之。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留侯世家此最爲豁然塙斯者。山精物魅。如龍夔。蝮蝮者。固未嘗無也。以其體不恆見。詭出都市。而人遂以鬼神目之。斯亦惑之甚矣。太古頑民。見鑿驚鬼。有熊蚩尤。惑亂不異。見彼烹蒿。遂崇巫祝。清廟之守。後爲墨家。敬天尊鬼。遂與儒術相訾。夫豈非先聖哲王之法。而以難儒術。則猶以金椎攻太山矣。無鬼而祭者。亦知其未嘗食。而因是以致思慕。至胙肉必饜飫之者。亦以形體神識。分于二人。已在則親之神識所分。猶在吾體。故食胙無異親之食之也。然則祭爲其名。而胙致其實。何無客學禮無魚作罟之可比乎。若夫天神地祇。則因是而準則之。苟有聖王。且當釐汰焉。嗚呼。如太史公言。則秦漢間儒者。猶知無鬼神義。然武昭以後。儒者說經。已勿能守。獨王仲任有論死篇。晉人無鬼神論。而儒者又

羣譁焉。然則荀子謂言議談說。無以異于墨子者。漢後諸儒。顧不然歟。八

附視天論

滯于有形。則無形者亂。眩于有匠。則無匠者亂。故列視天論。

昔余嘗持視天之說。以爲遠望蒼然者。皆內蒙于空氣。外蒙于阿屯以太而成。是形非果。有包于各燿而成太圓之體者也。既而讀漢祕書。即卻萌所記宣夜之說云。天了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眼瞽精絕。故蒼蒼然也。譬之旁望遠道之黃山。而皆青。俛察千仞之深。而窈黑。夫青非真色。而黑非有體也。日月衆星。自然浮生虛空之中。其行其止。皆湏氣焉。是以七燿或逝或住。或順或逆。伏見無常。進退不同。山乎無所根繫。故無異也。見晉書天文志嗚呼斯言也。可謂合于分寸節度者矣。而抱朴子非之曰。苟辰宿不麗于天。天爲無用。便可言無。何必復云有之而不動乎。夫大鈞播物。氣各相攝。月攝于地。地攝于日。日復攝于列宿。其所以鼓之舞之。旋之折之者。其用大矣。安事此蒼蒼者爲。上古風俗淳朴。見有塊然成物者。不敢質言以爲必無。彼虹蜺。特日光水氣所激耳。而亦以立名。強名曰天。亦若是爾。且天之云者。猶曰道曰自然而已。今將指一器一物。以爲是道也。是自然也。其疇不大。噉噴沫者哉。古者主日而郊。今乃知萬物之生滅消長。皆由太陽之光熱致之。而蒼蒼者無與焉。然則古人亦知其但有視天而非有真天也明矣。往者宗動天之說。以爲諸層玻璃。互相包裹。列宿日地。皆如蟻行。而以天爲旋磨。此其說近千渾。蓋今者各體相攝之說。以

爲浮行太空。以己力繞本軸。以攝力繞重心。繞重心久。則亦生離心力。而將脫其羈鎖。然于昊穹。則本未嘗隸屬也。此其說則近于宣夜。以新舊說相較。新者軌合。而舊者輒差。然則視天之說。不愈彰明較著乎。雖然。泥于所見者。猶以車蓋斗葆相擬。謂上無覆庇。下必不能自立也。若是且得無辨乎。夫體成圓球者。未或不動。動則渾淪四轉。無待于覆地之必有倚賴于太陽者。以其輝潤暄蒸。能生萬物耳。非專恃其覆庇也。苟無太陽。則自熒惑而外。至于海王。斯五行星者。其體質軌道皆大于地。亦本嘗不能攝地。使繞一重心也。而特無力使之發榮滋長耳。若天則何爲也哉。昔利瑪竇等知地圓而不知地動。奈端哥白尼等知地動而不知日動。侯失勒等乃知日動。蓋太陽之大。較地球三十三萬二千倍。而較列宿則爲微末。列宿自一等至七等。人目皆能見之。自八等至十六等。則非人目所能見。然恆星大群皆在天河中。故近天河處星最多。而兩極則星漸少。即太陽亦天河中之一星。而地球及諸恆星之統于天河。夫何待言矣。凡體大者必能攝小體。地旣爲日所攝矣。而持蛇夫第七十星光大日一倍。天狼星光大日四十二倍。織女星光大日六十九倍。北極星光大日九十三倍。皆是能攝日者也。人第見地球爲日所攝。而不知日球亦因攝而動。特未知所繞重心。果何所在。梅特勒以爲所繞之點在昴宿中。或謂此點離天河半面至二十六度。未可深信。太陽所繞。必在天河。蓋衆星附麗天河。成大脩球。太陽率八行

星成一世界。而各恆星亦皆有所屬之地球。其上所生人物。與此不異。所謂三千大千世界者。近之矣。又有星團。則華嚴經所謂世界如白雲者也。而天河大群以外。又有星群。散處無所紀者。豈天河以內。則所謂欲界。而天河以外。則所謂色界無色界乎。然則切利兜率等天。固尚爲近人者也。若夫火星之民。能開二渠以轉漕。與通達之國不異。則彼長數由旬衣數銖衣者。其必不在行星矣。以恆星之體言。北極最大。古者以北極爲帝星。宜亦有見于此。雖然。圓球則無不動也。北極雖大。甯獨無所繞乎。若是則天固非有真形。而假號爲上帝者。又安得其至大之盡限。而以爲至尊也。故曰知實而無乎處。知長而無本。則上帝滅矣。孰能言其造人。與其主予奪殃慶耶。綦文理制等殺。則嗥然可見。可捫者。以日爲繼限而已。日雖能以光熱生百昌。若養氣熅火之活人。猶非能以其知識爲予奪殃慶也。嗚呼。吾于是知神道設教之故矣。佛氏之約。不得祠諸天鬼神。窮理盡性。斯可謂大智哉。然而復謂以世界付帝釋者。其諸婆羅門之信金人。非以權辭誘之。則不能致其尊信歟。嗚呼。若公且。其知上帝之有無。與不知上帝之有無。吾不敢知也。苟知之。則其心苦矣。

附菌說。不知原始不能反終故列菌說

曩讀莊子齊物論。有云樂出虛。蒸成菌。而不諦其所自。夫人心之樂。發于空虛。而能蒸成。

有形之菌。豈所謂荒唐之言耶。頃之得禮敦根所著人與微生物爭戰論。乃悟其言之不虛也。凡人有疾。其甚者由微生物撼之。而其爲動爲植爲微。草則窺以至精之顯微鏡。猶難悉知。徒可道其有葉綠質者爲植物。能轉徙者爲動物耳。而又不能盡合。蓋猶仙桃草之類。其莖葉則非。其根實則虫。動與植有汗漫而無畔者也。然植物學者謂寄生之草。至大者爲拉弗來寫。其花徑三丈有五尺。而小者則生于人獸之肺。有則必病。是則所謂菌者是也。德醫告格。嘗究諸病所自生。于霍亂則謂其出于尾點微生物。於肺癆則謂其由于土巴苦里尼。皆同物也。夫霍亂勿論。若肺癆則往往始于耽色極欲。欲之過而爲微者。亦有歧行芝生之物。孽芽其間。斯所謂樂田虛蒸成菌者非耶。其遞相傳染者。雖與樂無涉。而其端則必自樂始。醫利之言曰。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于文皿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所謂女室疾者。則肺癆與微近是已。以微草言則謂之菌。以微虫言則謂之蠱。良以二者難辨。而動植又非有一定之界限也。動植皆有知。而人之胚珠血輪又有知。其胚珠時出游蕩。能發小分文。如掌生指。常出收定質微點。以入胚珠之中。爲其食物。如微生動物已種一病。則胚珠必收之。再種之。則有無數白色血輪。行至種病之處。圍其微生物。或噬蝕以殺之。是則物能蠱人。而人之胚珠血輪又能蠱物。蓋夫愛惡相攻。一身之中而肺肝若胡越也。豈不哀哉。雖然。非特淫樂之足以成菌成蠱也。菌蠱已

成。則又能強撼人之志念。而使從淫樂。自淫樂以外。喜怒哀樂。又莫不有受其撼者也。佛家謂人身自頂至踵。自髓至膚。有八萬戶蟲。四頭四口。九十九尾。形相非一。一戶復有九萬細虫。小如秋毫。寶積經云。初出胎時。經于七日。八萬戶虫。從身而生。縱橫食噉。令身熱惱。生有憂愁。僧伽吒經云。人將死時。諸虫怖畏。互相噉食。受諸苦痛。男女眷屬。生大悲惱。金匱要畧曰。狐惑之爲病。狀如傷寒。默默欲眠。目不得閉。臥起不安。蝕于喉爲惑。蝕于陰爲狐。不欲飲食。惡聞食臭。其面目乍赤乍黑乍白。說者以爲是虫病也。虫固有情。而能以其情使人煩惑變志。斯則蠱之所以立名歟。而菌雖植物。其有知亦不異于蠱矣。

嗟乎。人之始胎也。有不類于樂。出虛蒸成菌者耶。有不類于晦淫生蠱者耶。而特其形狀不別。性情不異也。故一攻之而一孳乳之。斯亦可以明愛類之說也。今天生植之始。在男曰精虫。在女曰泡蛋。泡蛋者即胚珠也。夫婦避遑。一滴之精。有精虫十數。入齧泡蛋而破之。以成妊娠。彼精虫者。因人之情而爲之使。固無以異乎蠱矣。

吾又讀淮南墜形訓曰。突生海人。海人生若菌。若菌生聖人。聖人生庶人。凡突者。生于庶人。夫置若菌于海人聖人之間。則若菌亦人也。既而讀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有祚都夷。白狝王唐苴等作詩三章。注皆引東觀記所載夷人本語。每漢語四字。夷語亦四字。其中如與人富厚。作魏菑渡洗。部人多有。作補菌狝推。今本誤倒。是呼人爲菌也。然則若菌即

若人矣。以淮南王著書。其必非用夷語可知。又以知古者謂人爲菌。而其語特流傳于夷。夷也人之稱菌也。其義則必自精蟲始。亦以蠱菌爲同物。而動植不可以強判爾。夫其以淫樂而成是菌蠱也。則曷故哉。伏曼容之說易曰。蠱惑亂也。萬事從惑而起。故以爲蠱事。見周易集解首楞嚴經曰。一切衆生。因諸愛染。發起妄情。情積不休。能生愛水。是故心憶珍羞。口中水出。心憶前人。或憐或恨。目中淚盈。貪求財寶。心發愛涎。舉體光潤。心著行淫。男女二根。自然流液。諸愛雖別。流結是同。由斯二說推之。因人有牝牡之情。而傳之于精蟲。精蟲受之。其情則與人同。而有慕爲人形之志。于是爲之胚胎以象之。彼十數精蟲之造人。猶數千微蟲之造珊瑚。微蟲果能成珊瑚也。事之起于蠱也。精蟲果能成人也。人始已蠱。而精蠱以蠱成其事也。夫非有上帝之造之。而物則自造之。故曰咸其自取。怒者其誰耶。嗚呼。事之由妄想而成者。豈獨胚胎然哉。知此者莫察于大公調。少知問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大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于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連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莊子則陽篇蓋凡物之初。祇有阿屯。而其中萬殊。各原質皆有欲惡去就。欲就爲愛。力吸力。惡去爲離。心力驅力。有此故。諸原質不能不散爲各體。而散後又不能不相和合。夫然。則空氣金鐵雖頑。亦有極。

微之知。今人徒以植物爲有知者。益失之矣。楞嚴經曰。由因世界。愚鈍輪迴。癡顛倒故。和合頑成。八萬四千枯槁亂想。如是故有無想羯南。流轉國土。精神化爲土木金石。其類充塞。是佛家亦知金石爲有知。要其癡鈍。亦可謂之無知。前所謂死後各點無知者。即謂如是。蓋與之則可曰有知。齟之則可曰無知。彼其知則欲惡去就而已。不如是不能自成原質。亦不能相引而成草木。夫其橋起而相引也。則于是有雌雄片合。而種類成矣。有種類則又有其欲惡去就。而相易相生相摩。漸以化爲異物。故既有草木。則草木亦如瞽之求明。如痿之思起。久之而機械日生。刻意思之以趨于近似。而其形亦遂從之而變。則于是有蜃蛤水母。彼又求明。則遞爲甲節。爲脊骨。復自魚以至鳥獸。而爲螻狙狝狝。以至爲人。此所謂隨序之相理也。其漸思而漸變也。則又有二端。有以思致其力而自造者焉。有不假于力而專以思自造者焉。致力以自造者。接子或使之說也。不假力而自造者。季真莫爲之說也。三說亦少如鳥之修頸長喙。適可以理毛羽。此或有體操之術。令其胸長而項伸。此致力以自造者也。如夫露巢之鳥。患人之探其卵也。則其卵多非白色。與暗處者迥殊。故巢草菜者。卵必青綠若萌芽。巢河干者。卵必暗綠若蘆葦。巢喬木者。卵必光綠若樹葉。巢山崖亂石荆棘之中者。卵必櫻色而有花點。以與土石相混。夫其色之必同于所處之草木土石者。以眩人之目。使不能辨目。若是者。鳥豈能致力以造是哉。苟曰上帝爲造之。

而鳥之死于增繳探雛者。亦自不少。又何其矛盾也。然則必由鳥之思護其卵。積精專思。而遂變其形色。所謂以思自造者也。夫自諸異物而漸化爲人者。此亦以思自造者也。若是者則皆所謂以妄想生之。而伏曼容之所謂盡。淮南之所謂函也。

人之有生。無不由妄。而舍妄亦無所謂真。是故去其太甚。而以仁義隱。括烝矯之。然後人得合羣相安。斯途逕之必出于此者也。若謂身相屬妄。而舍利是真。卒之無生滅增減。變易者。適成其頑。而勿見其靈。學之乃適增其妄也。夫妄性雖成。化以禮義。則自入進步。故最初祖禰。孰不見弟聚麀者。而自政俗日躋。今遂以此爲大垢。此進步之說也。苟曰。吾祖有聚麀之妄。而後有我。即不妨效其聚麀。是循妄而勿去太甚也。苟曰。吾生由於聚麀之妄。必無生而後爲真。是又成頑而增妄也。昔唐終南沙門宗密作原人論云。孔老釋迦。皆是至聖。設教殊途。有實有權。二教唯權。佛兼權實。策萬行懲惡勸善。同歸於治。則三教皆可遵行。推萬法窮理盡性。至於本源。則佛教方爲決了。夫六經之說。誠亦有權。與人天小乘法相破相等教同意。而窮原反本。則其實確然不拔。乃有卓出一乘顯性之上者。要之儒佛莊子三家。皆屬理想。亦皆參以實驗。較之祇教各家。誠若玉之視燕石矣。而佛必以空華相喻。莊亦間以死沌爲詞。斯其實之不如儒者也。

大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爲風俗也。合異以爲同。散同以爲異。今指馬之百體而

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涅槃經曰。一切衆生。不退佛性。名之爲有。決定得故。譬如王者告一大臣。汝牽一象。以示盲者。時彼衆盲。各以手觸。王問之曰。象爲何類。其觸牙者。即言象形如蘆葍根。其觸耳者。言象如箕。其觸頭者。言象如石。其觸鼻者。言象如杵。其觸脚者。言象如臼。其觸脊者。言象如牀。其觸腹者。言象如囊。其觸尾者。言象如繩。善男子。如彼衆盲。不說象體。亦非不說。若是衆相。悉非象者。離是之外。更無別象。說佛性者。亦復如是。此二說。意旨大同。而以佛性不滯於一體。然數體相合。即爲佛性。則正可借證人性之說。蓋內有精蟲。外有官骸。而人性始具。使官骸皆列。而精蟲獨存。則無聲色香味諸欲。而獨有牝牡之情。若去就。橋起雌雄。片合之始而已。此則于生人全性之中。而得其見端。倘不能謂性具於是也。說今人之死也。則淡養炭輕。諸氣鹽鐵。燐鈣。諸質。各散而復其流定之本性。而人之性亡矣。離此流定。而復索一舍利性海。亦猶離此諸體。而索馬索象也。或謂性海。即以太。然以太。即傳光氣。能過玻璃實質。而其動亦因光之色。而分遲速。彼其實質。即曰阿屯。以一分質。分爲五千萬分。即爲阿屯。大小之數。是阿屯亦有形可量。以太流動。雖更微於此。而既有遲速。則不得謂之無體。如淮南淑眞訓云。秋毫之末。淪於無間。而復歸於大矣。蘆葍之厚。通於無圻。而復反於敦龐。若夫無秋毫之微。蘆葍之厚。四達無境。通於無圻。而莫之要。御天遏者。其變微重妙。擬搗萬物。搗丸變化。天地之

間。何足以論之。蓋所謂性海。無秋毫之微。蘆苻之厚。而阿屯以太。則尙不免於毫末淪無間。蘆苻通無圻也。以此相擬。終不相類。即如光熱電三者。雖不能得其質點。而終與湛然不動者有殊。舍利性海。豈是之比。苟如是。動則速矣。力則厚矣。而亦與極頑之日星同類。將能超出萬有耶。或謂必知各原質之成于以太。萬物之成于各原質。而後知內外四大。至于六道。無一非我。乃爲乾元至仁之量。是固然矣。然所以見爲殊者。以官骸相關。所以見爲合者。以原質相同。原質有形。即以太亦有至微之形。固不必以貌無倪際之性海言也。然官骸雖一時暫有。而兼愛既濟之道。即由官骸而生。何者。以知識之全體。亦不能出乎官骸之外也。人之嗜欲。著于聲色香味觸法。而仁義即由嗜欲而起。獨夫爲我。即曰貪賊。能近取譬。即曰仁義。故易稱利物足以和義。明非利亦無所謂義也。有義則分際有遠近。而恩施有隆殺。是故至仁之行。可以強恕求之。而其量無可盡之理。隨俗雅化。則周孔不能舍芻豢。有身勿戕。則釋迦亦不能啖菜果。此皆以義裁斷者。而謂至戚不異于行路。華種無間于哲人。其可乎。是故內聖外王。無不託始于六根三欲制。爲禮義。所以養欲給求。而爲之度量分界。荀子禮論篇 余所謂舍妄無真者是也。若必輕其官骸。而重其性海。茲義遞衍。則遂以二親爲凡民。而阿闍世王之弑父。亦可悔悟入道。見涅槃經 夫豈釋氏之論獨高耶。亦由不得其本而已。

總之輪迴之說。非無至理。而由人身各質所化。非如佛家所謂靈魂所化也。六道升降。由于志念進退。其說亦近。而所化者乃其胤胄。非如佛家謂靈魂墮入諸趣也。故理想之學。少漸多頓。實驗之學。有漸無頓。

或曰。人固有自憶其前生者。安得謂輪迴無與于靈魂耶。曰夫異體相知。則有蝦與水母矣。然則吾所謂自憶爲前生者。寧知非他人所親歷。而吾以異體知之。亦若蝦之與水母耶。且以演若達多照鏡事況之。彼眉目可見。而忽然以爲魑魅。至於狂走。嚴經見楞此則非有

因緣而致。彼憶前生者。亦若是則已矣。且中國未有前生之說時。人未有憶前生者也。即憶之亦未嘗以爲前生。自聞前生之說。而始以所憶者當之耳。亦猶乍憶高岡。如見其巒嶠嵯峨。陵阜聳峻者。而心以爲是華嶽岱山。然究未登華岱也。彼憶前生。亦復如是。然何以以爲華岱。而不以爲妄構假名之山。華岱之名。其所已聞也。彼聞有前生之說。而以所憶爲前生者。亦復如是。

前生之說替。而上帝造人之說起。彼亦非持之無故也。蓋曰有養氣。無淡氣。則人將喝漣以死。而今分劑適合。他如卵中白質。未出之雛。足以自養。草木子中之胚乳。亦能化糖以養苗。而葉又有依螺旋而生。巧合算理者。非上帝爲此人物。而配其分劑。調其節度。資其匱乏耶。曰夫久處于是。則寢食衣被。亦以是爲調適。麋鹿食薦。夏蟲茹腐。非甘之也。彼生

乎其地。長乎其時。則自以此爲適矣。卵白胚乳之給養。豈有他哉。舍是無可食。則致命遂志。于是而不顧其外矣。老子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莊子曰。此言生此地食此餌。故能成此形。其此性也。使有養無淡。則亦自有一物能當此濃郁之氣者。生乎其間。如人不能入水火。而火鼠海魚。初不以爲患也。且亦安知其無人哉。沒人泅水。與鯨鯢同樂。爲取珠耳。非不得已也。果不得已。則人將常習于水。有養無淡。則人將常習于養。亦自可以不死。而毛羽鱗介。漸則因其思力而生。彼鯨之化鹿。雉之爲蜃。有明徵也。故曰。萬物皆出于幾。皆入于幾。夫上帝爲何者哉。論衡自然曰。天地合氣。萬物自生。猶夫婦合氣。子自生矣。萬物之生。含血之類。知饑知寒。見五穀可食。取而食之。見絲麻可衣。取而衣之。或說以爲天生五穀以食人。生絲麻以衣人。此謂天爲人作農夫桑女之徒也。不合自然。故其義疑。未可從也。此言可謂洞幽明之故矣。吾嘗謂文明之民。其初生蕃也。一旦替爲臺隸。浸被逼。遁逃入山。食異而血氣改。衣異而形儀殊。則未有不反其故。王船山思問錄。蓋懼之矣。夫兗州桑土。今爲野蘭。放家豚于草澤。則化爲豪猪。蠶豕盡然。人獨何能自保。故韓婆沙論。謂或金翅鳥。或龍。或人。皆具卵胎濕化四種。而江總白猿傳。謂歐陽訖妻爲媛所竊。因而生詢。見文獻通考經籍門皆不盡謬妄。然則異物化人。未冇底止。人之轉化。亦無旣極。諺予手足。而歎茲形之將然。滋足戚也。抑人之易地也。神識未殊。而何以能變。得無與

以思自造之說繆耶。曰思力所至。形體自更。此謂無阻力耳。苟有阻力。則不足以宜通矣。要使力能抵之。則固足以自立。其道奈何。曰荀子曰。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爲用。何也。曰人能羣。彼不能羣也。人何以能羣。曰分。分何以能行。曰義。故義以分則和。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強。強則勝物。故宮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時。裁萬物。兼利天下。無他故焉。得之分義也。王制篇是故合羣明分。則足以禦他族之侮。渙志離德。則帥天下而路。

或曰性善性惡之說。皆不如言無善無惡者。曰子將言人性乎。抑自有所謂性乎。夫言人性。則必有善有惡矣。彼無善無惡者。蓋佛之所謂性海。而非言人之性也。何也。自其未生言。性海湛然。未有六道。而何人性之云。自既有六道言。亦各有如來藏。隱伏其中。而人與鳥獸。初未嘗異。又豈得專爲人之性也。孟荀所言。專爲人言之也。雖然。以符驗言。則性惡爲長。然非謂其同于鳥獸也。蓋嬰孩提之愛親者。未知初生之時。垢孽其母而不少顧也。舉稍長之敬兄者。未知乳哺之頃。少有不憚而順目作色也。孟舉其善而忘其惡。荀則以善惡皆具。不能純善。則以惡名之。故其言曰。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然而不得排檠。則不能自正。桓公之葱。太公之闕。文王之錄。莊君之芻。闔閭之干將莫邪。鉅闕辟閭。此皆古之良劍也。然而不加砥厲。則不能利。不得人力。則不能斷。騁騶騏驎。織維維綠耳。皆古之良馬。

也。然而前必有銜轡之制。後必有鞭策之威。加之以造父之馭。然後一日而致千里也。雖夫惟弓故可禦。劍故可轡。馬故可轡。苟非三物者。則雖禦之厲之轡之而無所用。此即謂其本異于鳥獸矣。又曰。今塗之人者。皆內可以知父子之義。外可以知君臣之正。是則即孟子所謂善者。而荀子以其偏險悖亂。亦由天授。既非純善。即謂之惡。猶之既舂之米。謂之精粳。未舂之米。謂之粗糲。粗糲云者。對精粳言之。而非謂其與稂莠比肩也。然一人之行。固以習化。而千世之性。亦以習殊。泰古豨韋之民。獷悍貪暴。以水火毒藥相虧害。夫人而有此性也。自先覺者教化之。至于文明之世。則相虧相害者。固不能絕。而具此性者。稍少。故學可以近變。一人之行。而又可以遠變。千世之質。荀子于首篇勸學。即曰。青取之于藍。而青于藍。冰水爲之。而寒于水。夫固謂一人。鑿而不舍。則行美于本性矣。千世鑿而不舍。則性亦美于祧墾矣。仲尼之言。性相近。習相遠。亦兼二義。而不言靈魂。夫肢體一蹶。前萬世而不昭。則孰肯致死。或者以爲民氣選懦。不能與釋迦基督布教之國抗者。由是故也。然惟無鬼神而胤嗣之念。乃獨切于他國。今知不合羣致死。以自禦侮。則後世將返爲蠻獠狙獲。以此爲念。則足以倡勇敢也。必矣。是故不言鬼神。而能使人致死者。必於愛類。愛類必于知分。荀子曰。萬物同宇而異體。富國篇以異體故。必自親親始。以同宇故。必以仁民愛物終。惟其羣而有分。故有墨子兼愛上同之善。而畛域有截矣。

仲虺有言。兼弱攻昧。是道家之說也。其心獨鷙。亦獨明于天人之故。凡以味弱遇智勇。鮮不敗衄。而以昧勇遇智勇也亦然。然則萬物之勝負。決于智而已矣。大盜盜國。竊取聖法。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斯智也。是故徒善而無法者。煦煦子子。必不足與校。惟知合羣明分。則足以禦之爾。若專以是非枉直相角。則天下皆惡直醜正者矣。吾觀六波羅密經。言切利天。臨命終時。天女眷屬。皆悉遠離。棄之如草。是諸天之無禮義也。遠甚于人。而其種反駕乎人上。果使其言非誇。則知所以駕人者。特智勇有勝而已矣。乃者紅黑櫻色之種。伏于黃人。黃人復制于白人。白人果有大同之志。博施濟衆之仁。能勝于黃人也。惟其智勇能竊聖法焉爾。夫自有花剛石以來。各種遞變。而至于人。則各種皆充其鼎俎。以人智于各種爾。然則繼人之後。亦必有變而智于人者。夫如是。則黃白人皆其嚮膺也。不然。則皆其驂服也。彼人之自保。則奈何。曰合羣明分而已矣。苟能此。則無不自立。譬之蜜蜂。雖細不敗。苟不能此。則無不受侮。譬之獅子。爲羅馬所殺者。四月至萬一千頭。雖大而亦絕矣。然則以大智而充仁義之量。誠無如荀子所言哉。然而潔身中清者。將安往矣。嗚呼。吾于是知兼弱攻昧。則迫務光于清冷。而驅伯夷于首陽也。彼大盜者。誠非獨行之士所能與處也。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有義不義。無祥不祥。公孟子曰。貧富壽夭。詰然在天。不可損益。也。子

墨子曰。備以命爲有貧富壽夭治亂安危有極矣。不可損益也。

按墨子背周而從夏。鴻範五行之說。以義不義。推祥不祥。禹陳九疇。而墨子暢之。皆天鬼之說所流行也。惟墨子于五行。信其德而不信其方位。陰陽家之言。則所必絕。故其荅曰者曰。帝以甲乙殺青龍于東方。以丙丁殺赤龍于南方。以庚辛殺白龍于西方。以壬癸殺黑龍于北方。若用子之言。則是禁天下之行者也。鴻範之言。則因五行以施五德。而順之者吉。逆之者凶。故墨子獨所尊信。漢初伏生。可謂大儒。然五行傳猶拘牽天道。西京尊尙此學。實墨者之餘燼也。荀子曰。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嘗見。是無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則是雖竝世起無傷也。上闇而政險。則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天論篇是則于五行感應之說。儒者已顯斥之。而仲尼刪書。猶登鴻範者。明夷六五。趙賓以爲陰陽氣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荏茲也。蓋易與箕子。若爲兩途。豈傳于明夷。一曰文王以之一曰箕子以之。獨以二人并稱。緣伏羲以河圖爲周易。而文王衍其詞。禹以洛書爲洪範。而箕子覽其義。文王之說。當行于域中。而箕子之說。可被于營州玄菟之境。與中國之教殊矣。錄之者。見施政要服。有與京周異術者也。若夫督宗之教。于五福六極。固非所信焉爾。雖然。禹與箕子之陳鴻範。亦草創之初。得其物義耳。其精者。則固異於禍福感應之說。而知各質散點相吸相離之自然。此其說在莊子天運。其言曰。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

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耶。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耶。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嘘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巫咸詔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載之。此謂上皇。以上九洛即洛書九疇。六極五常即六極五福。而其事由於帝王之自取。非由上皇爲主宰。亦沴無咎符瑞以爲勸戒。其成敗治亂。應其行政而致。若天運地處。竟無主張維綱也。此則非墨子所知矣。命之爲說。公孟祇言貧富壽夭。而墨子復增以治亂安危。蓋誣儒者矣。治亂安危。惟人所措。至於貧富壽夭。則固有說。如伯夷之夭。原思之貧。此自志願。又不可言命也。若夫單豹之遇虎。則天有命矣。鄧通之審死。則貧有命矣。所謂命者。詞窮語絕。不得已之借名。其所自出。則佛氏亦以爲因果。是又以禍福感應與定命合而爲一。其論巧矣。然師子尊者受揮刀斷首之禍。而佛亦罹木杵馬麥之患。雖至成道。尙不能免難。是則其所謂因果者。乃恩怨之報酬。而非善惡之賞罰矣。余謂報酬之義。異於鴻範。蓋非自主宰。而在私相下奪。此固理之必然者。懸土囊而擊之。則土囊亦反觸人。物莫不有躍力。况有知者乎。呂覽誣徒云。草木雞狗牛馬。不可譙詬遇之。識詬遇之。則亦譙詬報人。然則命固有偶遇者。而亦有出於報酬者。然非如佛家所謂前生事也。自吾始祖以往。魚

鳥獸猿之祖。不知其更數百世。吾豈能知其恩怨所在哉。德幾無小。滅宗無大。九世之仇。百年之德。至於今而始報之子孫。即報者亦不知其所以。蓋先人之神識伏藏體中。是故易說餘慶餘殃。必以家言。明其報復在種胄也。凡言命者。斯亦一端。至夫祿命推驗。則非可憑矣。全謝山原命。引宋景濂謂一日之內。同時生者不少。而顯晦吉凶壽夭懸絕。故趙普與軍校。蔡京與粉兒。高叔嗣與陳友諒皆同命。董軒亦言高穀與李昂。單昂與王替。皆同甲子而絕不相似。余中之衍皇極經世之說。推其淵源于王天悅。謂某甲之年月。必得某甲之日時。而後富壽。苟得某甲之日時而遂貧賤。水陸舟車之所產。東西南北之所居。莫不有合。此其所以有同物而不同運者。余謂同物相應。多在細微。而非祿命家所能推。以余所見。鴻臚卿朱克勤。與大學士李鴻章。生同物。而朱天壽。顯晦亦殊。然其女則先後適張佩綸吳偉才與左宗棠。生同物。後左爲大帥。屠寇數萬。吳爲居者。列豕數萬。然則擇婿多殺。則同矣。而升沈榮辱之事。長短久近之期。則截然各異。以此知支干甲子所應非謬。而毫毛冥合。無關大體。是豈祿命家所能知乎。故古之言知命者。謂知其不可如何。而非謂其機祥算數也。要之一人際遇。非能自主。合羣圖事。則成敗視其所措。故

一人有命。而國家無命。荀子曰。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幽險而盡亡矣。天論篇此以見一人之命有定限。而一國之命無定限也。又曰。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是則以天爲不足稱頌。而國命可

自己制。其何有天哉。曰。天者自然而已。曰。命者遭遇而已。從俗之言。則曰。天命。夫豈以蒼蒼者布令于下哉。嗟乎。愚者之頌天。宋偃之射天。上官安之罵天。其敬慢不同。而其以天爲有知。或則哀籲。或則怨望。其愚一也。漢世之儒。勿信禍福感應而獨言命者。惟王仲任

耳。然執泥小數。至謂項羽用兵。實過高祖。其興亡亦由天命。若國之安危。亦不能不出于此者。是亦固矣。若夫大儒之說。天無威慶而人有報施。一人則成虧前定。而合羣則得喪在我。斯所以異于陰隲下民之說也。

右三事儒術所以深根寧極。無出其範者。神怪之教。愚之自潰。昧此而言儒。漢後所以無統紀也。非儒有抵誣孔子語。則所舉儒說。亦必不可盡信。其駁昏喪諸禮。又皆小節。故勿論。附錄

作儒術真論已。檢梁書至儒林范縝傳。觀其神滅論。卓詭倜儻。與余合契。蓋卯金以降。儒流論著。鮮其疇矣。惟知言命而不知非相。知遭遇而不知報施。知無鬼而不知有物。知人。物有知而不知草木亦有知。是其所蔽也。又言知此神滅。所以救浮屠之害政。絕桑門之蠹俗。則與博奕姚崇所見亦同。要之微言眇義。洗心藏密。節者有問。而舉刀無厚。固非退之輩。馳驚于外而不知其內者比也。今取其論著于左方。

初縝在齊。世嘗侍竟陵王子良。子良問曰。君不信因果。世間何得有富貴。何得有貧賤。縝答曰。人之生譬如一樹花。同發一枝。俱開一蒂。隨風而墮。自有拂簾輓墜于茵席之上。自有關籬牆落於溷糞之側。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途。因果竟在何處。退論其理。箸神滅論曰。或問予云。神滅何以知其滅也。答曰。神即形也。形即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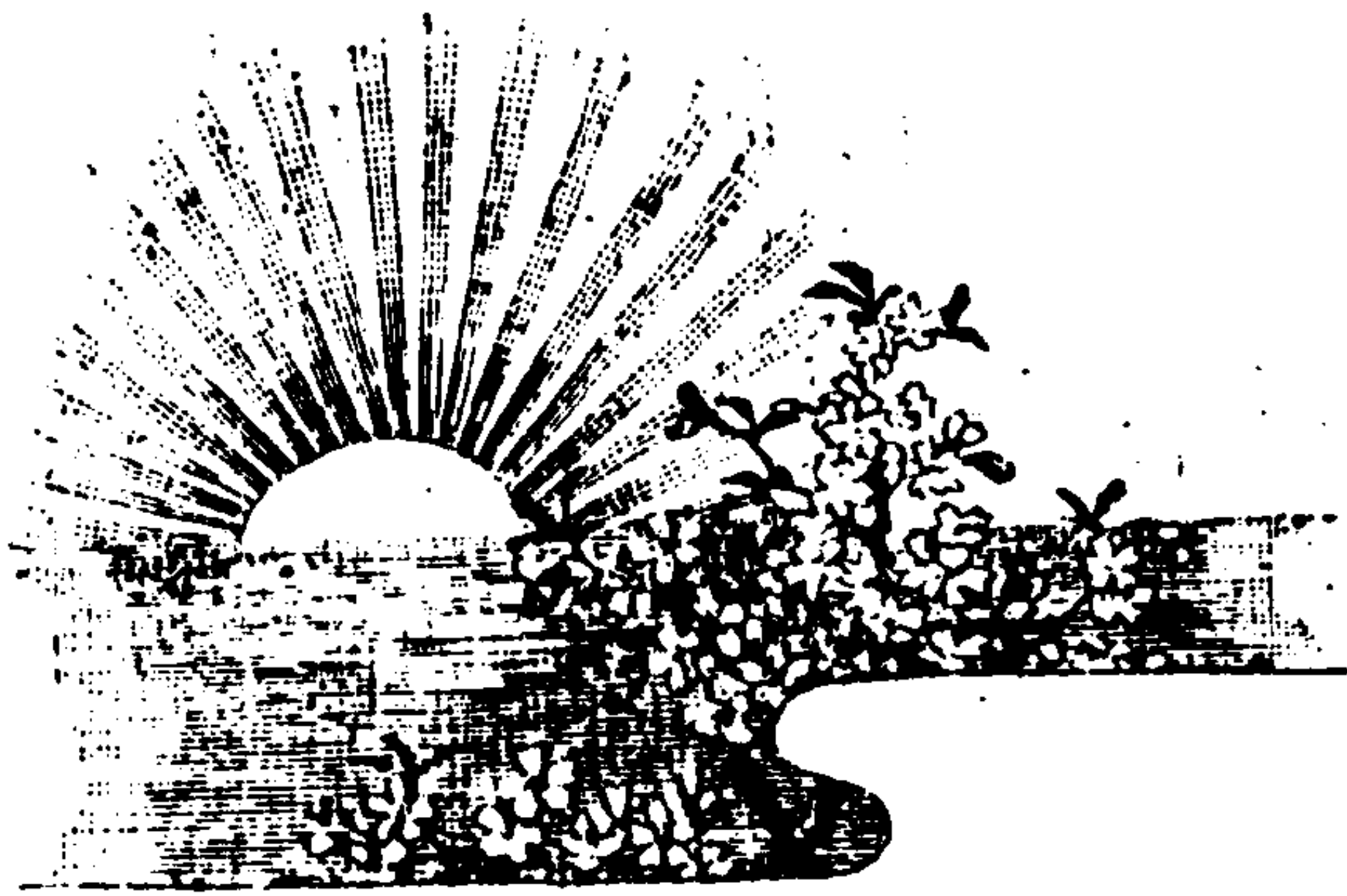
也。是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問曰。形者無知之稱。神者有知之名。知與無知。即事有異。神之與形。理不容一。形神相即。非所聞也。答曰。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則形稱其質。神言其用。形之與神。不得相異也。問曰。神故非用。不得爲異。其義安在。答曰。名殊而體一也。問曰。名既已殊。體何得一。答曰。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刀。形之於用。猶刀之於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捨利無刀。捨刀無利。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問曰。刀之與利。或如來說。形之與神。其義不然。何以言之。木之質無知也。人之質有知也。人既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豈非木有一人有二耶。答曰。異哉言乎。人若有如木之質。以爲形。又有異木之知。以爲神。則可如來論也。今人之質。質有知也。木之質。質無知也。人之質。非木質也。木之質。非人質也。安有如木之質。而復有異木之知哉。問曰。人之質。所以異木質者。以其有知耳。人而無知。與木何異。答曰。人無無知之質。猶木無有知之形。問曰。死者之形骸。豈非無知之質耶。答曰。是無人質。問曰。若然者。人果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矣。答曰。死者如木。而無異木之知。生者有異木之知。而無如木之質也。問曰。死者之骨骼。非生者之形骸耶。答曰。生形之非死形。死形之非生形。區已革矣。安有生人之形骸。而有死人之骨骼哉。問曰。若生者之形骸。非死者之骨骼。則應不由生者之形骸。不由生者之形骸。則此骨骼從何而至此耶。答曰。是生者之形骸。變爲死者之骨

幣也。問曰。生者之形骸。雖變爲死者之骨骼。豈不從生而有死。則知死體猶生體也。
 答曰。如因榮木變爲枯木。枯木之質。寧是榮木之體。問曰。榮體變爲枯體。枯體即是榮體。
 絲體變爲縷體。縷體即是絲體。有何別焉。答曰。若枯即是榮。榮即是枯。應榮時凋零。枯時
 結實也。又榮木不應變爲枯木。以榮即枯。無所復變也。榮枯是一。何不先枯後榮。要先榮
 後枯何也。絲縷之義。亦同此破。問曰。生形之謝。便應豁然都盡。何故方愛死形。綿歷未已
 耶。答曰。生滅之體。要有其次故也。夫歛而生者。必歛而滅。漸而生者。必漸而滅。歛而生者。
 飄驟是也。漸而生者。動植是也。有歛有漸。物之理也。問曰。形即是神者。手等亦是耶。答曰。
 皆是神之分也。問曰。若皆是神之分。神既能慮手等。亦應能慮也。答曰。手等亦應能有痛
 癢之知。而無是非之慮。問曰。慮爲一爲異。答曰。知即是慮。淺則爲知。深則爲慮。問曰。若爾
 應有二乎。答曰。人體惟一。神何得二。問曰。若不得二。安有痛癢之知。復有是非之慮。答曰。
 如手足雖異。總爲一人。是非痛癢。雖復有異。亦總爲一神矣。問曰。是非之慮。不關手足。當
 關何處。答曰。是非之意。心器所主。問曰。心器是五藏之心。非耶。答曰。是也。問曰。五藏有何
 殊別。而心獨有是非之慮乎。答曰。七竅亦復何殊。而司用不均。問曰。慮思無方。何以知是
 心器所主。答曰。五藏各有所司。無有能慮者。是以心爲慮本。問曰。何不寄在眼等分中。答
 曰。若慮可寄於眼分。何故不寄於耳分耶。何故上當有視字問曰。慮體無本。故可寄之於眼分。眼目

常存本。不假寄於他分也。答曰。眼何故有本。而慮無本。苟無本於我形。而可得寄於異地。亦可張甲之情。寄王乙之軀。李丙之性。託趙丁之體。然乎哉。不然也。問曰。聖人形。猶凡人之形。而有凡聖之殊。故知形神異矣。答曰。不然。金之精者。能昭。穢者不能昭。有能昭之精金。寧有不能昭之穢質。又豈有聖人之神。而寄凡人之器。亦無凡人之神。而託聖人之體。是以八采重瞳。勛華之容。龍顏馬口。軒皞之狀。形表之異也。比干之心。七竅列角。伯約之膽。其大若拳。此心器之殊也。是知聖人定分。每絕常區。非惟道革羣生。乃亦形超萬有。凡聖均體。所未敢安。問曰。子云。聖人之形。必異於凡者。敢問陽貨似仲尼。項籍類大舜。舜項孔陽。智革形同。其故何耶。答曰。珉似玉而非玉。雞類鳳而非鳳。物誠有之。人故宜爾。項陽貌似而非實似。心器不均。雖貌無益。問曰。凡聖之殊。形器不一可也。員極理無有二。而口且殊姿。湯文異狀。神不侔色。於此益明矣。答曰。聖同於心器。形不必同也。猶馬殊毛而齊逸。玉異色而均美。是以晉棘荆和。等價運城。驪騮騄驥。俱致千里。問曰。形神不二。既聞之矣。形謝神滅。理固宜然。敢問經云。爲之宗廟。以鬼饗之。何謂也。答曰。聖人之教。然也。所以弭孝子之心。而厲偷薄之意。神而明之。此之謂矣。問曰。伯有被甲。彭生豕見。墳素箸其事。寧是設教而已耶。答曰。妖怪茫茫。或存或亡。彊死者衆。不皆爲鬼。彭生伯有。何獨能然。乍爲人豕。未必齊鄭之公子也。問曰。易稱。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而不違。又曰。載鬼一

車。其義云何。答曰。有禽焉。有獸焉。飛走之別也。有人焉。有鬼焉。幽明之別也。人滅而爲鬼。鬼滅而爲人。則未之知也。

三十



清議報全編卷六

第二集乙

名家著述第三

飲冰室自由書 第三

新會梁啓超著

自東徂以來。與彼都人士相接。誦其詩。讀其書。時有所感觸。與一二賢師友傾吐之。過而輒忘。無涯生曰。盍最而記之。自惟東鱗西爪。竹頭木屑。記之無補於天下。雖然。可以自驗其學識之進退。氣力之消長也。因日記數條。以自課焉。每有所觸。應時援筆。無體例。無宗旨。無次序。或發論。或講學。或記事。或鈔書。或用文言。或用俚語。惟意所之。莊生曰。我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歟。以名吾室。西儒約翰彌勒曰。人羣之進化。莫要於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三大自由。皆備於我焉。以名吾書。己亥七月一日。著者識。

成敗

凡任天下大事者。不可不先破成敗之見。然破此見。大非易事。必知天下之事。無所謂成。無所謂敗。參透此理而篤信之。則庶幾矣。何言乎無所謂成。天下進化之理。無有窮也。進一級。更有一級。透一層。更有一層。今之所謂文明大業者。自他日觀之。或笑爲野蠻。不值一錢矣。然則所謂成者。果何在。乎。使吾之業能成於一國。而全世界應辦之事。復無限。其不成者。正

多矣。使吾之業能成於一時。而來世界應辦之事復無限。其不成者正多矣。况即以一時一國論之。欲求所謂美滿圓好毫無缺憾者。終不可得其有缺憾者。即其不成者也。蓋世界之進化無窮。故事業亦因之無窮。而人生之年命境運聰明才力則有窮。以有窮者入於無窮者。而欲云有成。萬無是處。何言乎無所謂敗。天下之理不外因果。不造因則斷不能結果。既造因則無有不結果。而其結果之遲速遠近。則因其內力與外境而生種種差別。淺見之徒。偶然未見其結果。因謂之爲敗云爾。不知敗於此者或成於彼。敗於今者或成於後。敗於我者或成於人。盡一分之心力。必有一分之補益。故惟孜孜。但以造因爲事。則他日結果之收成。必有不可量者。若怵於目前以爲敗矣。敗矣而不復辦事。則遂無成之一日而已。故辦事者立於不敗之地者。也不辦事者立於全敗之地者也。苟通乎此二理。知無所謂成。則無希冀。心知無所謂敗。則無恐怖。心無希冀。心無恐怖。心然後盡吾職分之所當爲。行吾良知所不能自已。奮其身以入於世界中。磊磊落落。獨往獨來。大丈夫之志也。大丈夫之行也。日本維新之首功。西鄉乎。木戶乎。大久保乎。曰唯唯否否。伊藤乎。大隈乎。井上乎。後藤乎。板垣乎。曰唯唯否否。諸子皆以成爲成者也。若以敗爲成者。則吉田松陰其人是也。吉田諸先輩造其因而。明治諸元勳收其果。無因則無果。故松陰輩當爲功首也。考松陰生平欲辦之事。無一成者。初欲投西艦逃海外求學而不成。既欲糾志士入京都勸王而不成。既欲遣同

志阻長藩東上而不成。事事爲當道所抑壓。卒坐吏議。就戮時年不過三十。其敗也可謂至矣。然松陰死後。舉國志士風起水湧。卒傾幕府。成維新。長門藩士最有力焉。皆松陰之門人也。吾所謂敗于今而成于後。敗于己而成於人。正謂是也。丈夫以身任天下事。爲天下耳。非爲身也。但有益于天下。成之何必自我。成之則是爲身也。非爲天下也。

吉田松陰曰。今之號稱正義人。觀望持重者。比比皆是。是爲最大下策。何如輕快拙速。打破局面。然後徐圖占地布石之爲勝乎。又曰。士不志道則已。苟志道矣。而畏禍懼罪。有所不盡於言。取容當世。貽誤將來。豈君子學者之所爲哉。又曰。今日事機之會。朝去夕來。使有志之士。隨變喜怒於其間。何能有爲。又曰。當今天下之事。有限者皆見而知之。吾黨爲任甚重。立志宜大。不可區區而自足。又曰。生死離合。人事倏忽。但不奪者。志不滅者。業。天地間可恃者。獨是而已。死生原是開闔眼。禍福正如反覆手。嗚呼。大丈夫之所重。在彼不在此也。又曰。今世俗有一說曰。時尙未至。輕動取敗。何如浮沈流俗。免人怪怒。乘時一起。攫取功名耶。當今所謂有志之士。皆抱持此說。抱持此說者。豈未思今上皇帝之宸憂乎。宸憂如彼。猶抱持此說。非士之有志者也。以上各條。吾願以書諸紳。亦願我同志以書諸紳。

讀松陰之集。然後知日本有今日之維新者。蓋非偶然矣。老子曰。不爲天下先。蓋爲天下先者。未有不敗者也。然天下人人皆畏敗而憚先。天下遂以腐壞不可收拾。吉田松陰之流先

天下以自取敗者也。天下之事。往往有數百年夢想不及者。忽焉一人倡之。數人和之。不數年而徧於天下焉。苟無此倡之之一人。則或沈埋隱伏。更歷數十年數百年。而不出現。石沈大海。雲散太虛而已。然後嘆老氏之學之毒天下。未有艾也。

俾斯麥與格蘭斯頓

歐洲近世大政治家。莫如德之俾斯麥。英之格蘭斯頓。俾斯麥之治德也。專持一主義。始終以之。其主義云何。則統一德意志列邦是也。初以此主義。要維廉大帝而見信用。繼以此主義。斷行專制。擴充軍備。終以此主義。挫奧蹶法。排萬難以行之。畢生之政略。未嘗少變。格蘭斯頓則反是。不專執一主義。不固守一政見。故初時持守舊主義。後乃轉而爲自由主義。壯年極力保護國教。老年乃解散愛爾蘭教會。初時以強力鎮壓愛爾蘭。終乃倡愛爾蘭之當自治。凡此諸端。皆前後大相矛盾。然其所以屢變者。非爲一身之功名也。非行一時之詭遇也。實其發自至誠。見有不得不變者存焉。夫世界者。變動不居者也。一國之形勢。與外國之關係。亦月異而歲不同者也。二三十年前所持之政。見至後年。自覺其不適用。而思變之。智識日增之所致乎。庸何傷焉。故能如格蘭斯頓者。可謂之真維新。亦可謂之真守舊矣。俾公堅持其主義。而非剛愎自用者所得藉口。格公屢變其主義。而非首尾兩端者所可學步。曰惟至誠之故。

凡任天下大事者。不可無自信力。每處一事。既見得透。自信得過。則以一往無前之勇氣。以赴之。以百折不回之耐力。以持之。雖千山萬嶽。一時崩坼。而不以爲意。雖怒濤驚瀾。蕩然號鳴于脚下。而不改其容。猛虎舞牙爪。而不動。霹靂旋頂上。而不驚。一世之俗論。囂囂集矢。而吾之主見如故。平生之政黨。紛紛離合。而吾之主見如故。若此者。格蘭斯頓與俾斯麥。正其人。也。格公倡議愛爾蘭自治之時。自黨分裂。腹心盡去。昨日股肱。今日仇敵。而格公不少變。乃高吟曰。捨慈子兮涕滂沱。故舊絕我兮涕滂沱。嗚呼。綿綿此恨。兮恨如何。爲國家之大計。兮。我終自信而不磨。俾公爲謀德國之合邦。或行專斷之政策。或出壓制之手段。幾次解散。議院而不顧。幾次以身爲輿論之射鵰。而不懼。嘗述懷曰。以我身投於屠肆。以我首授於國民。我之所以謝天下蒼生者。盡於是矣。雖然。我之所信者。終不改之。我之所謀者。終不敗之。嗚呼。此何等氣概。此何等肩膀。非常之原。黎民懼焉。非有萬鈞之力。則不能收一寸之功。

文明普及之法

大養木堂語余曰。日本維新以來。文明普及之法有三。一曰學校。二曰報紙。三曰演說。大抵國民識字多者。當利用報紙。國民識字少者。當利用演說。日本演說之風。創於福澤諭吉氏。（按福澤諭吉氏日本西學第一之先鋒也。爲一時之泰斗。）在其所設之慶應義塾。開之。當時目爲怪物云。此後有嚶鳴社者。專以演說爲事。風氣既開。今日凡有集會。無不演說。

者矣。雖至數人相集。謙飲亦必有起演者。斯實助文明進化一大力也。我中國近年以來。於學校報紙之利益。多有知之者。於演說之利益。則知者極鮮。去年湖南之南學會。京師之保國會。皆西人演說會之意也。湖南風氣驟進。實賴此力。惜行之未久而遂廢也。今日有志之士。仍當着力於是。

自強學會之後。三年以來。各省倡立會名者。所在皆是。可謂極一時之盛。然不知外國人所謂會者。有種種之類別。故將學會與政黨與協會與演說會混而爲一。因宗旨不定。條理錯雜。故辦之難有成效。而守舊媚嫉之徒。又視之與秘密結社同類。故一舉而芟夷之矣。實則此數者之間。自有絕異之形式。一望可分。識者中國此風。正在萌芽。亦無怪其然也。

於日本維新之運。有大功者。小說亦其一端也。明治十五六年間。民權自由之聲。徧滿國中。於是西洋小說中。言法國羅馬革命之事者。陸續譯出。有題爲自由者。有題爲自由之燈者。次第登於新報中。自是譯泰西小說者。日新月盛。其最著者。則織田純一郎氏之花柳春話。關直彥氏之春鶯囀。藤田鳴鶴氏之繫思談。春窓綺話。梅蕾餘燕。經世偉觀等。其原書多英國近代歷史小說家之作也。翻譯既盛。而政治小說之著述亦漸起。如柴東海之佳人奇遇。末廣鐵腸之花間鶯。雪中梅。藤田鳴鶴之文明東漸史。矢野龍溪之經國美談（矢野氏嘗爲中國公使。日本文學界之泰斗。進步黨之魁桀也。）等。著書之人。皆一時之大政論家。寄

託書中之人物。以寫自己之政見。固不得專以小說目之。而其浸潤於國民腦質。最有力者。則經國美談。佳人奇遇。兩書爲最云。嗚呼。吾安所得如施耐菴其人者。日夕促膝對坐。相與指天畫地。雌黃今古。吐納歐亞。出其胸中所懷。硯礪磅礴。錯綜繁雜者。而一一鎔鑄之。以質於天下健者哉。

最初之自由民

北亞美利加洲有一族之人民焉。距今二百七十餘年前。其族之先人百有一人。苦英苛政。相率辭本國。去而自竄於北美洲。蓬艾藜蒿之地。櫛風沐雨。千辛萬苦。自立之端緒。稍萌芽焉。其初至之地。曰普利摩士。遺跡至今猶有存者。爾後有志之士。接踵而來。避秦而覓桃源者。所在皆是。積百有餘年。戶口漸繁。財政漸增。至千七百七十五年。既瀾漫於十三州之地。遂建義旗。脫英羈軌。八年苦戰。幸獲勝利。遂爲地球上第一大獨立國。即今之美國是也。回憶此一百有一之先人。於千六百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冽風陰雪中。舍舟登陸。繭足而立於太平洋岸石上之時。其胸中無限塊壘。抑塞其身體無限自由。在其襟懷無限光明俊偉。殆所謂本來無一物者。而其一片獨立之精神。遂以胚胎孕育今日之新世界。天下事固有種因在千百年以前。而結果在千百年以後者。今之人有欲頂禮華盛頓者乎。吾欲率之以膜拜此百有一人也。

地球第一守舊黨

有地球第一守舊黨。曰梅特涅。奧大利之宰相也。自千八百九年至千八百四十八年。凡四十年間。掌握歐洲之大權。初爲奧外部大臣。自千八百廿一年。勝意大利之後。晉兼首相。乘當歐洲全局。外面平利無事。上恬下嬉之時。弄其小智小術。收全歐之霸權。歸其掌中。旣以其簡單武斷之制度。控縱繁雜文明之奧國。猶以爲未足。又干涉日耳曼意大利之內政。欲待普魯士以屬邦之禮。其政策專以愚黔首爲宗旨。其行事專以模稜兩可爲長技。其於演說文章。務爲浮泛曖昧之旨。以掩蔽其淺薄固陋之智識。其待人民也。不許有參與政事之權。以爲民者。惟當供納租稅。以奉其上耳。舍此更無他權利。其之意以爲。欲使奧國之威。加於歐洲。惟當注意外交之事務。銳敏熟練而已。又當到處設警察。聞諜。以施臨機之策。故其全副精神。皆用于此。專執鎖國主義。禁他國之智識技藝器械。不使人與境。猶牧畜者之防獸疫也。乃先禁止奧國臣民子弟。留學于他邦之大學者。又禁國內大中小學校之聘外國人爲教師。及十歲以上。外國子弟之入學者。又國中民間自立之學校。待之極爲嚴酷。其設立僅限期六年之久。又非經警察官之稽查。不許開學。就中如政治學。如近世歷史。尤其所最厭忌也。故當時日耳曼諸邦。哲學歷史。格致政治諸學大盛。而奧國闕然無聞。其學校所授者。惟東方之語言文字。詩歌等學而已。又授以柔人精神。止人不平之音樂。所授之學。惟

以呆板之器械而已。毫不言其所以然之理。恐人因窮理而生智慧也。其於人民也。軟弱者則壓制之。憤激者則籠絡之。或引致諸貴顯。以消其不平之氣。曾屢次見民情洶湧。出奸智以了事。乃造假憲法。名爲許民權。實則壓抑民權。加以當時俄普奧三帝。設立神聖同盟。欲以專制民賊之政。大施於各國。梅特涅利用之。獻媚各君主。以行其鬼蜮之計。日耳曼南部。屢次獨立。而以兵力壓制之。意大利屢次獨立。而以兵力壓制之。蓋不獨爲奧國之罪人而已。當十九世紀上半紀。使歐洲各國黑暗於上。而確礫於下者。皆梅特涅一人之爲之也。至于八百四十八年。歐洲中原各國革命之運。已臻其極。奧國勢不能以孤木立。于洪濤巨漲之中。于是三月十三日。人民數萬。羣集于議事堂前。請改革制度。衆怒如火。激昂義憤之聲。徧于國中。卒乃不可壓抑。以人民之公議。而流梅特涅於英國。於是奧人始得復見天日。而全歐洲之大魔王。乃摧滅矣。

飲冰子曰。梅特涅之禁絕外國學問也。非禁形式上之學問。而禁精神上之學問也。精神上之學問者。何。民權自由是也。人民一知民權自由之理。則其操縱駕馭。苟且粉飾之術。將無所用。故不得不以死力挫其鋒也。當時歐洲之民。智既已大開。自治獨立之聲。徧於全歐。而梅特涅出其陰謀詭計。猶能彌縫而掩壓之者。殆四十年。可不謂才士也。夫雖然。民權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也。世界自然之進步。積其資格。以及於今日。既已磅礴。積持滿而必發。譬

之經嚴冬。冰寒以後。春風一度。勾芒萌達。萬綠齊茁。夫甯可壓制耶。夫甯可壓制耶。譬之奔流壅之愈甚。則決之愈烈。吾甚悲夫。以梅特涅之才。執歐洲中原四十年之牛耳。費盡心計。擔盡驚恐。徒博得身敗名裂。爲天下萬世指笑而唾罵之。噫嘻。是亦不可以已乎。抑世有才不及梅特涅。而欲學其愚民武斷模稜兩可之術。以固寵沾名於一時者。吾益不知其所終極矣。

孔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其南皮張公之謂乎。彼張公者。豈曾知西國爲何狀。豈曾知西政爲何物。豈曾知西人爲何學。而貿貿然號於衆曰。吾知西法者。世人亦貿貿然推之曰。是知西法者。夫天下無一人知西法者。吾猶有望焉。何也。彼其一旦知之。而進步之驟。將不可限量也。今天下知西法之人。如張公者。不下千萬。而中國之亡。真不可救矣。張公著勸學篇。以去歲公於世。挾朝廷之力以行之。不脛而走於海內。其聲價視孟的斯鳩之萬法精理。盧梭之民約論。約翰彌勒之自由公理。初出世時。殆將過之。噫嘻。是嘖嘖嘖者何足道。不三十年將化爲灰燼。爲塵埃野馬。其灰其塵。偶因風揚起。聞者猶將掩鼻而過之。雖然。其於今者二三年中。則儼然金科玉律。與四書六經爭運矣。天下事。凡造因者必有結果。今張公復造此一層惡。因其謬見。浸染於蚩蚩者之腦中。他日抵制其結果。固不得不費許多力也。偉哉南海何沃生三水胡翼南之二君者。廓清而辭闢之。如鑄禹鼎。圖罔雨之。

形狀。如然濫。犀。照百怪之癥結。勸學篇書後一卷。排中國文明之阻力。其功不在禹下。張公見之。如以爲莠言亂政乎。吾願其集幕府中理學經學氣節文章之士。更爲書勸學篇書後。後一書。則於距邪說扶正學之功。不益多乎。雖然吾有知張公之能怒而不能言也。

文野三界之別

泰西學者分世界人類爲三級。一曰蠻野之人。二曰半開之人。三曰文明之人。其在春秋之義。則謂之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皆有階級。順序而升。此進化之公理。而世界人民所公認也。其軌度與事實。有確然不可假借者。今略臚列之如下。

第一。居無常處。食無常品。逐便利而成群。利盡則輒散去。雖能佃漁以充衣食。而不知器械之用。雖有文字。而不知學問。常畏天災。冀天幸。坐待偶然之禍福。仰仗他人之恩威。而不能操其主權于己身。如是者。謂之蠻野之人。

第二。農業大開。衣食頗具。建邦設都。自外形觀之。雖已成爲一國。然觀其內。實則不完備者甚多。文學雖盛。而務實學者少。其於交際也。猜疑之心。雖甚深。及談事物之理。則不能發疑以求真。是摸擬之細工。雖巧。而創造之能力。甚乏。知修舊而不知改。舊交際雖有規則。而其所謂規則者。皆由習慣而成。如是者。謂之半開之人。

第三。範圍天地間種種事物于規則之內。而以己身人其中。以鼓鑄之。其風氣隨時變

易而不惑溺于舊俗所習慣。能自治其身而不仰仗他人之恩威。自修德行。自闢智慧。而不以古為限。不以今自畫。不安小就。而常謀未來之大成。有進而無退。有升而無降。學問之道。不尚虛談。而以創闢新法為尚。工商之業。日求擴充。使一切人皆進幸福。如是者謂之文明之人。

論世界文野階級之分。大略可以此為定點。我國民試一反觀。吾中國於此三者之中居何等乎。可以瞿然以興矣。

國之治亂。常與其文野之度相比。例而文野之分。恒以國中全部之人為定。斷非一二人之力所能強奪而假借也。故西儒云。國家之政事。譬之則寒暑表也。民間之風氣。譬之則猶空氣也。空氣之燥溼冷熱。而表之升降隨之。絲毫不容假借。故民智民力民德不進者。雖有英仁之君。相行一時之善政。移時而掃地以盡矣。如以沸水浸表。雖或驟升。及水冷而表內之度。仍降至與空氣之度相等。此至淺之理。而一定之例也。故善治國者。必先進化其民。非有孟的斯鳩法國人著萬法精理一書言君主盧梭法國人著民約論言國家則法國不能成革命之功。非有亞丹斯密之徒英國人為生計學之鼻祖則英國不能行平稅之政。故曰英雄之能。事在造時勢而已。

英雄與時勢

或云英雄造時勢。或云時勢造英雄。此二語皆名言也。為前之說者曰。英雄者。人間世之造。

物主也。人間世之大事業。皆英雄心中所蘊蓄而發現者。雖謂世界之歷史。即英雄之傳記。殆無不可也。故有路得而後有新教。有哥倫布然後有新洲。有華盛頓然後有美國獨立。有俾士麥然後有德國聯邦。爲後之說者曰。英雄者乘時者也。非能造時者也。人羣之所漸漬。積累旁薄。蘊蓄既已持滿而將發於斯時也。自能孕育英雄以承其乏。故英雄雖有利益及於人羣。要不過以其所受於人羣之利益而還附之耳。故使路得非生于十六世紀。西人以耶百年爲一世紀。而生于第十世紀。或不能成改革宗教之功。使十六世紀即無路得。亦必有他人起而改革之者。其他之實例亦然。雖無歌白尼地動之說。終必行于十世紀。雖無哥倫布美洲新世界終必出現。余謂兩說皆是也。英雄固能造時勢。時勢亦能造英雄。英雄與時勢二者如形影之相隨。未嘗少離。既有英雄。必有時勢。既有時勢。必有英雄。嗚呼。今日禹域之厄運。亦已極矣。地球之殺氣。亦已深矣。孟子不云乎。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斯乃舉天下翹首企足。喁喁焉望英雄之時也。二三豪俊爲時出。整頓乾坤濟時了。我同志。我少年。其可自非薄乎。

意大利當羅馬久亡。教皇猖披。奧國干涉。岌岌不可終日之時。而始有嘉富。爾普魯士當日耳曼列國散漫。積弱見制。法人國體全失之時。而始有俾斯麥。美利堅當受英壓制。民不聊生之時。而始有華盛頓。然則人特患不英不雄耳。果爲英雄。則時勢之艱難危險。何有焉。暴

雷烈風羣鳥戩翼。恐懼而蛟龍乘之。飛行絕跡。焉驚濤駭。浪儵魚失所。綰御之一。徙千里。焉故英雄之能。事以用時勢爲起點。以造時勢爲究竟。英雄與時勢互相爲因。互相爲果。造因不斷。斯結果不斷。

近因遠因之說

凡天下事。無論大小。必有其所由來。中國學者謂之爲「所以然之故」。省而言之。謂之曰「原因」。論事者必求得其原因。然後下斷案。則斷案必不謬。治事者必針對其原因。然後施方法。則方法必有功。朱子曰。能求所以然之故。方是第一等學問。第一等事業。此之謂也。雖然。原因之中。又分近因遠因兩者。近因易見。遠因難知。試舉一例以明之。譬有酒客墮馬。傷腰。遂得半身不遂之症。其治之之法。當如何。尋常庸醫必曰。病之原因在墮馬。當以跌打之藥。熨貼脾際。如此療法。必不得癒。何也。蓋墮馬者。不過其近因耳。實則由多年飲酒過度。脊髓既衰。正當蓄病將發之時。適以墮馬。激動全體。故遂痺痿耳。善醫者則必先使戒酒。斷其病之遠因。使脊髓復原。則瘳之易易矣。夫醫國亦何莫不然。今之口言經濟者。輒曰。中國之患。貧也。弱也。官吏不忠也。亂民徧地也。外國凌逼也。其救之之法。則曰。練兵也。辦團也。籌餉也。勸商也。其尤高識者。則曰。變舊法也。興民權也。彼其持論。誰謂不然。以吾觀之。雖其所見。有高下大小之不同。要之皆治近因之方法。而非治遠因之方法。不治遠因而欲治近因。

則必不可得治。

且猶有一說。近因者常繁多混雜。而使人難覓其頭緒。遠因則不然。一旦尋得之。則頓撲不破。可依之而定辦事之方向。蓋近因者每一事必有一因。遠因者常合數因以爲一因。故遞而推之。愈推愈遠。則其原因之數愈減少。而據原因以定方法。乃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更舉一例以明之。譬諸水之沸騰。由薪火而起。人之呼吸。由空氣而生。此近因也。更進一層以求之。則薪之所以燃者。由薪中所含炭氣。與空氣中之養氣相和合而生熱也。人之所以呼吸者。由引空中之養氣入肺。與血中留存之炭氣相和合而吐納也。然則薪火也。空氣也。皆近因也。而其遠因則同出于養氣。水之沸與人之呼吸。其外形絕異。而其原因之相同乃如此。苟知其故。則欲止沸歟。息喘歟。或欲揚沸歟。順氣歟。皆可以同理之法而治之。所謂通其一萬事。畢其爲道。雖似迂遠。其爲法實甚簡易。然則求遠因者。論事之祕訣。治事之捷法也。夫所謂治遠因者。何曰造時勢而已。

草茅危言

曩讀亞東時報有題草茅危言者。日本深山虎太郎君所撰。爲篇凡三。曰民權。曰共治。曰君權。皆源本泰西碩儒政體之論。切中中國時病者。因錄其全文于下。

民權篇

民受生於天。天賦之以能力。使之博碩豐大。以遂厥生。於是有民權焉。民權者。君不能奪之。臣。父不能奪之子。兄不能奪之弟。夫不能奪之婦。是猶水之於魚。養氣之於鳥獸。土壤之於草木。故其在一。人保斯權而不失。是爲全。天其在國家。重斯權而不侵。是爲順。天勿能保。于天則爲棄。疾視而侵之。于天則爲背。全順者受其福。而背棄者集其殃。何者。民與權俱起。其源在乎政府以前。彼憲法云。律令云。特所以維持之。使無失墜。非有憲法律令而後有民權也。故國人皆曰。政府可設。而後政府設。國人皆曰。政府可廢。而後政府廢。國人皆曰。憲法律令可行。而後憲法律令行。國人皆曰。憲法律令可革。而後憲法律令革。國家大事。措施得失。闔四境之民。平議而行其權。盛矣。唯人心之不同。利害交錯。莫能盡一。且各有生產作業。不能親政。爲古今通患。於是立賢者。以爲之王。以爲之輔。相借之以柄。以整齊天下。故君相之權。固假之萬民。非自有其權也。柳宗元曰。吏於上者。民之役。而非以役民而已。西人之諺曰。官吏者。天下之公僕也。若以民之役。役民。以奴僕鞭箠其主人。則不倫孰大於是。余竊觀中國古聖賢創業垂訓。其合于泰西民權之宗旨。蓋公理無東西。而大道無古今。凡有血氣。其積思所至均也。堯舜官天下。求賢禪讓。何與美利堅合衆國公舉總統之制類也。湯武順天應人。以放伐獨夫。代膺大位。何與歐洲列國之民迫其政府。更革政治類也。孔子對哀公曰。百姓足。君誰與不足。孟軻以君爲輕。民爲重。發明民權。

豈有彰明較著於此者哉。意者孔孟之時。距三代不遠。堯舜之道。布在方策。令夫一聖一賢。得志於當時。其所成就。蓋有難測者矣。惜乎後世。昧於聖哲本旨。不能擴充闡明。以成太平。至于大道晦冥。冠履倒置。自秦漢以降。淪胥至。風氣之不開。紀綱之不肅。國本之不固。宮闈之不清。民力之不厚。士氣之不振。是由上有背天之政府。而無順天之君。下有棄天之人。而無敬天之民。今欲舉秦漢以來積敝。摧陷而廓清之。以舉自強維新之政。則必自恢復民權始。

共治篇

古今東西。一治一亂。盛衰之變。不能百年。今歐美諸邦。日躋富強隆治之域。國運蒸蒸日上。不知其艾期。此其故何也。不治民而與民共治也。曷言乎治民也。專制爲治。獨裁爲政。之謂也。有賢明之君在上。則國富兵強。有暗愚之君在上。則國貧兵弱。所謂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盛衰興亡之幾。繫在一人。自古賢君少而暗主多。此所以東洋諸國常不振也。曷言乎與民共治也。公議爲治。集思爲政。舉國中之良選而委以政焉。故雖有幽厲不能行其暴。雖有管蔡不能逞其奸。盛衰興亡。與一國人心相表裡。此所以泰西諸國近大振也。夫人情靡弗好強而惡弱。愛治而忘亂焉。而東洋諸國之遂不免夫亂與貧者。獨有尙古薄今之弊。根抵人心。牢乎不拔也。中國儒者。開口輒言許身稷契。致君堯舜。

嗚呼。周漢以來。論治道者。疇不以堯舜禹湯爲指歸哉。而唐虞三代之隆治。竟不可得者。非特民心日澆。風氣日薄。故也。彼唯貌似聖人而忽聖人本旨。故汲汲然揭三代以爲旗幟。而三代之治愈遠也。余嘗讀史。漢以下歷朝帝王。不下數百人。而求其聰明叡知爲大下真主者。白中僅得一二耳。中材之君。則百五六庸劣之主。則百九十矣。故天下百年而無十年之治。天災人禍。接踵而至。生靈魚肉。肝腦塗地。宗社亦隨而亡。歷朝相襲。如環之無端。天下搢紳章甫之士。猶不能鑑于前轍。沈溺二典。歌頌三代。以待聖人之出。其愚豈止待河清之北哉。若有人于此。其力能擺脫三千年宿敝。變專制獨裁之治。作衆思公議之政。中國之天下。不足治也。

君權篇

或難余說曰。民權說頗善。然似不與君權相容。爲之何如。曰。君依民爲重。民依君爲重。上下一德。君臣一體。無相侵之理。是爲共治之要道。今世界諸國。重民權者。莫英國若焉。國中四民皆仰英王如父母。君臣之間。無纖芥之嫌。去年政府舉女王即位五十年慶節。舉國歡騰。皆祈王之萬年以至神明。忠愛之忱。淪浹於民心。未聞民權之侵害王權也。世界諸國。崇君權者。莫突厥若焉。筭斂頭會。以貪民利。箝口結舌。以禁謗言。國民視王如仇讐。寇亂數起。上下解體。彼以君權爲維持尊嚴之具。而不知啓民心渙散之漸。今以英國比

突厥。其王室之崇卑相距以爲何如乎。自古一國之主。親裁萬機。權不旁落。名實兩爲天子者。唯創業垂統之君爲然。至乎中材以下。則皆以政柄委其臣。下有君權之名。而無君權之實。況於庸劣之主乎。故樞不歸宰輔。則歸外戚。不歸外戚。則歸宦寺。不歸宦寺。則歸藩鎮。君唯垂拱擁虛器耳。令宰輔爲伊周。外戚爲霍光。竇武。宦寺爲張承業。張永。藩鎮爲郭子儀。出弘正。猶有專權之嫌。若令宰輔爲莽。操。卓。懿。外戚爲賈充。武三思。宦寺爲仇士良。魏忠賢。藩鎮爲李師道。朱全忠。其爲禍將不勝言矣。故其未造有繞柱而走者。有飲鴆投繯者。有比山雀者。有以世世不生大家爲禱者。以萬乘之貴。求爲匹夫而不可得也。英國儒士彌兒曰。獨裁國無愛國之人。有一人。乃其君耳。夫獨裁專制之君。以天下爲家。宜愛其國。旣愛其國。宜舉其國之賢者。委以政事。今願偏信左右。聽於佞倖。以至喪其宗祀者。何也。則明有所不見。而聽有所不聞也。昔唐德宗謂李泌曰。人皆以盧杞爲姦。而朕遂不知杞之爲姦也。德宗非下材之主。猶有此言。難哉。人主知人之智乎。若能以所聽於左右者。聽於國中。以所選於寡者。選於衆。以所分於宰輔外戚宦寺藩鎮者。分於億兆。與之共治。天下何患其不治也。夫從衆君德也。雖專制獨裁之主。其初非得衆心。則無以取大位。況於發憤自強。與歐美爭雄者乎。何以削君權爲介介哉。

養心語錄

人之生也。與憂患俱來。苟不爾。則從古聖哲。可以不出世矣。種種煩惱。皆爲我練心之助。種種危險。皆爲我練胆之助。隨處皆我之學校也。我正患無就學之地。而時時有此天造地設之學堂以餉之。不亦幸乎。我輩遇煩惱。遇危險。時作如是觀。未有不洒然自得者。凡辦事必有阻力。其事小者其阻力亦小。其事愈大其阻力亦愈大。阻力者乃由天然。非由人事也。故我輩惟當察阻力之來而排之。不可畏阻力之來而避之。譬之江河千里入海。曲折奔赴。遇有沙石則挾之而下。遇有山陵則繞越而行。要之必以至海爲究。若辦事遇阻力者。當作如是觀。至誠所感。金石爲開。何阻之有焉。苟畏而避之。則終無一事可辦而已。何也。天下固無無阻力之事也。

理想與氣力

曾相士達因曰。無哲學的理想者。不足以爲英雄。無必行政爲之氣力者。亦不足以爲英雄。日本渡邊國武述此語而引申其義曰。今人之弊。有理想者無氣力。立於人後以冷笑一世。有氣力者無理想。排他人以盲進於政界。飲冰主人曰。理想與氣力兼備者。英雄也。有理想而無氣力。猶不失爲一學者。有氣力而無理想。猶不失爲一冒險家。我中國四萬萬人。有理想者幾何。人有氣力者幾何。人理想氣力兼備者幾何。人嗟乎。國於天地。必有與立。念及此。可爲寒心。

自助論

日本中村正直者。維新之大儒也。嘗譯英國斯邁爾斯氏所著書。名曰西國立志編。又名之爲自助論。其振起國民之志氣。使日本青年人人有自立自重之志氣。功不在吉田西鄉下矣。今將其原序錄出。雖嘗鼎一臠。猶足令讀者起舞矣。其總序曰。

國所以有自主之權者。由于人民有自主之權。人民所以有自主之權者。由于其有自主之志。行。今夫二三十家之民相團。則曰村。數村相聯。則曰縣。數縣相會。則曰郡。數郡相合。則曰國。故如曰某村風俗純實。則某村人民之言行純實者爲之也。曰某縣多出貨物。則某縣人民之力農勤工者爲之也。曰某郡藝文蔚興。則某郡人民之嗜學講藝者爲之也。曰某國福祚昌盛。則某國人民之志行端良克合天心者爲之也。蓋總稱曰國。分言曰民。殆無二致也。試揭輿地圖而觀之。自主之國幾何。半主之國幾何。羈屬之國幾何。如印度古爲自主之國。今則盡統於英矣。安南古爲自主之國。今則半屬於法矣。如南洋中諸國。今莫不爲西國之屬者。人或祇謂西國有英主良輔。故勢成加遠。方殊不知西國之民。勤勉忍耐。有自主之志。行不受暴君汚吏之羈制。故邦國景象。駸駸日上。蓋有不期然而然者。且不獨此也。西國之君。大用其智。則其國大亂。小用其智。則其國小亂。載在史冊。歷歷可徵。方今西國之君。不得以己意輒出一令。不得以己命輒囚繫一人。財賦之數。由民定。

之。車國大事。非人民公許。不得舉行。蓋西國之君。譬則御者也。民人譬則乘車者也。其當向何方而發。當由何路而進。固乘車者之意也。御者不過從其意。施控御之術耳。故君主之權者。非其私有也。闔國民人之權。萃於其身者是已。唯然。故君主之所令者。國人之所欲行也。君主之所禁者。國人之所不欲行也。君民一體。上下同情。朝野共好。公私無別。國之所以昌盛者。其不由此歟。余尙記童子時。聞清英交兵。英屢大捷。其國有女王曰維多利亞。則驚曰。眇平島微。出女豪傑。乃爾。堂堂滿清。反無一箇是男兒耶。後讀清國圖志。有曰。英俗貪而悍。尙奢嗜酒。惟技藝靈巧。當時謂爲信然。乃前年游於英都。留二載。徐察其政俗。有以知其不然。今女王不過尋常老婦。含飴弄孫耳。而百姓議會。權昂幣。諸侯議會。亞之。其被掄於衆。爲民委官者。必學明行修之人也。有敬天愛人之心者。由。有克己慎獨之工夫者也。多更世故。長於艱難之人也。而權詐蠱薄之徒。不與焉。慢神欺心之人。不與焉。酒色貨利之徒。不與焉。喜功生事之人。不與焉。其俗則崇尚德義。慕仁慈。守法律。好調濟貧病者。國中所設仁善之規法。不遑殫述。姑舉其一。貧家子女。所往學之學院。通計三萬有餘所。學徒二百萬人。晝間有職務者。所往學之學院。名夜學院者。二千有餘所。學徒八萬人。凡此係民人公同捐銀而設者。官府不與焉。凡百之事。官府之所爲。十居其一。人民之所爲。十居其九。然而其所謂官府者。亦唯爲民人之利便而設之會所耳。如貪穢勢

擅威刑之事。毋有也。抑以通國之廣。人民之多。豈不無姦宄不法之徒乎。然審其大體。則稱曰政教風俗。擅美西方。可也。而魏氏之書。徒稱其貪悍。尙奢嗜酒。是蓋見西國無賴之徒。居東洋者。而慨言之耳。何其謬哉。余又近讀西國古今僑傑之傳記。觀其皆有自主自立之志。有艱難辛苦之行。原於敬天愛人之誠意。以能立濟世利民之大業。並有以知彼土文教昌明。名揚四海者。實由于其國人勤勉忍耐之力。而其君主不得而與也。嘗聞善馬有駕車者。不加鞭策。而自能行。不待控御。而自能馳。及御者妄引繯繩。多加撻責。而其馬扞格牴牾。頓致不能行。嗚呼。坤輿之內。何國不善。何民不良。由於御者之喜功滋事。而致不遂其性。不能存其大良者。蓋亦多哉。

第一編序

論邦國及人民之自助

余譯是書。客有過而問者曰。子何不譯兵書。余曰。子謂兵強則國賴以治安乎。且謂西國之強。由於兵乎。是人不然。夫西國之強。由於人民篤信大道。由於人民有自主之權。由於政寬法公。拿破崙論戰曰。德行之力。十倍於身體之力。斯邁爾斯曰。國之強弱。關於人民之品行。又曰。真實良善。爲品行之本。善國者。人衆相合之稱。故人品行正。則風俗美。風俗美。則一國協和。合成一體。強何足言。若國人品行未正。風俗未美。而徒汲汲乎兵事之是講。其不陷而爲好鬪嗜殺之俗者。幾希。尙何治安之可望哉。且由天理而論。則欲強之

一念大悖於正矣。何者強者對弱之稱也。天生斯民。欲人人同受安樂。同修道德。同崇知識。同勉藝業。豈欲此強而彼弱。此優而彼劣哉。故地球萬國。富以學問文藝相交。利用厚生之道。互相資益。彼此安康。共受福祉。如此則何有乎較強弱競優劣哉。夫人知天命之可畏。以真目之心。行良善之事。一人如此。一家如此。一國如此。天下如此。愛日仁風。四海合驩。慈雲和氣。六合呈祥。如此則亦何有乎甲兵銃砲之用哉。古不云乎。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仁者無敵。善戰者服上刑。一人之命。重於全地球。匹夫之善行。有關係於邦國天下者。乃以貪土即之。故使至貴至重之人。命橫罹極慘極毒之禍。其違皇大之意。負造化之恩。罪不可道矣。西國近時大省刑罰。然猶未能全戢干戈。豈其教化有未洽者耶。抑宇宙泰運之期未至耶。嗚呼。六合之際。禮教盛而兵刑廢。當有日也。恨余與子未及見之也。已。客唯唯而退。遂書以弁卷首。

第四編序

論川心之勤勉及作業之耐久

真正學士。不耻爲賤業。耻之者非真正學士。真正文人不嫌爲俗務。嫌之者非真正文人。昔者趙岐賣餅于北海市中。沈麟士織簾讀書。手口不輟。天下後世。不啻不賤之。而反更重之。程明道僉書鎮南判官。筦庫細務。無不盡心。屢平反重獄。蘇子瞻僉書鳳翔府判官。意其文人。不以吏事資之。子瞻盡心其職。老吏畏伏。二公之賢。於是滋見焉。今之讀書者。

或耻以賤業治生。又不屑爲俗務。及不得已而賣履販絳。或折屣而求。或讀書不暇。曰我無暇矣。嗚呼。人病無志耳。果有志矣。不病乎無暇也。試思子瞻在鳳翔。何等繁劇。而是時所作。如鳳翔八觀詩。鍛鍊敲推。亦何其綽綽有餘暇也。且學問之功。貴乎循序漸進。經久不輟。故一日不必要多時也。嘗有一官。謂某先生曰。予職務鞅掌。息讀書少暇。對曰。君讀書如走馬看燈。雖每日二六時中。一意從事。積至於十年。不能成業也。其人怫然。先生曰。君每日只要讀書二三枚。深思牢記。十年之後。必博識超衆矣。旨哉言乎。如茲編所載德留斯格的一爲理學名家。而以造鞋爲職業。一爲詩文鉅匠。而畢生不廢吏務。大有足砥礪後人之志行者焉。予深望讀者之反覆致思也。

第五編序

論機會及勉修藝業之事

天下之事。不止千萬。然察其成敗得失之機。一皆決於誠僞之二字而已矣。以發於國政。則公私之別也。以見於人品。則善惡之別也。以顯於學術。則邪正之別也。以著於工藝。則巧拙之別也。今夫木之大者。凌霄漢。戰風雨。蒼皮黛色。千年尙新。然溯其始。則一粒種子。託根於地中而已。川之洪者。溉田野。汎艤舫。百折不絕。萬古不息。然探其源。則一道活泉。盆湧而出耳。是知種子者木之誠也。活泉者川之誠也。唯其有是誠。所以成其大物尙然。況於人乎。人苟有一片之誠。存於胸中。則雖若甚微不可見。而實爲萬事之根。源可以修。

藝事可以植學。識可以治民。人可以交神明。此編曰勉強忍耐。曰善乘機會。曰不忽小事。曰偶然解悟者。不一而足。是皆人之所以成其業也。然而推其本。則不外於一誠之發爲此數者而已矣。是故讀書學問者。及學工事者。當自問於己。曰。果能發於誠心否。苟發於誠心矣。則自能勉強忍耐。自能善乘機會。自能不忽小事。自能偶然解悟。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焉。呂新吾曰。才自誠出。才不出於誠。不得算箇才。誠了自然有才。今人不患無才。只是討一誠字不得。斯言也。可爲世間才子頂門一針。

第八編序 論剛毅

或曰。泰西多出剛毅之人。蓋一由于天氣。沍寒。軀幹堅實。一由于土地。磽确。非勤勉不得食。余曰。此事容或有之。然其大本。不在此區區者。曰何也。曰。泰西人所以多有剛毅之行。者。由于有剛毅之原質也。曰何謂剛毅之原質。曰。慈也。信也。不觀雜末耶維廉士之事乎。確信其道。愛人如己。痛苦不避。死生不易。不觀翰回沙泊之事乎。多救嬰兒之命。永脫黑奴之苦。千艱萬阻。不挫不折。必達其志而後已。蓋如此數人。肝脾骨肉。毛髮爪甲。皆由慈與信而成。故此身苟存。此心不喪。欲不剛毅。奚可得乎。以是可見剛毅者。心志之力。而慈與信。實其原質也。或曰。世固有強忍有力者。亦可謂剛毅之人乎。曰。非也。如李斯呂惠卿。豈不見強忍有力者。然其所爲。不根於慈信之心。而出於嗜慾之私。故弊害所極。身喪國

敗。宜尼不云乎。根也。慾焉得剛。

第九編序

論務職事之人

或謂余曰。西國之事理。大概盡于是書。余曰否。此不過一人一家之書耳。若以此爲盡其概略。則大謬。且與余譯之之意。甚相徑庭矣。夫天下之事理。日出而不窮。古人之所是。而今人非之者有矣。今人之所是。烏知不爲後人之所非乎。古人之所不言。而今人言之者有矣。今人之所不言。烏知不有後人之言之者乎。天下盡以爲非。而一人獨是之。在當時則受縲紲之辱。在後世則得泰斗之名。如加利列窩者有矣。天下之同論。豈必是。而一人之異見。豈必非乎。天下之所未言。而一人獨言之。在當時則見戮爲罪人。在後世則見尊爲聖人。如梭格拉底者有矣。天下通行之說。豈必是。而一人創始之論。豈必非乎。是故縱舉宇宙間千百之意見。議論而猶未足以盡天下之事理。況此區區一小冊。何足以窺其萬一乎。且余所以譯是書。欲使人進而習讀西籍。謙虛其心。容受新見異說。務集衆人之智識。而不妄執一己以論斷也。乃不然而讀此隔障搔痒之譯書。遽以爲盡其概略。豈予心哉。或又曰。是書所說。合於孔子之旨。故可取。余曰。然則子豈謂孔子之所不言。則概不足取乎。此與孔子之意悖矣。不曰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乎。不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乎。使孔子而生於今日。則其務聽納新見異說者。果何如也。若死讀孔

子之書。留滯而不化。以此規天下之事理。一言不合。駭以爲怪。如此則與孔子好學如不及之意。正相反矣。夫學問之事。貴乎集衆異以備思察。濯舊見以冀新得。譬如貯書。若子擁萬卷。而同皆一書也。則奚貴于多。譬如食大餐。郇厨侯鯖。五味八珍。衆異并備。然後美於口。不然而食前方丈。所陳唯一種物。則其同也。豈不可厭乎。掛眼鏡之紅色者。而觀物。森羅萬象。莫不紅者。掛碧色者。則乾坤一碧。掛黃色者。則宇宙皆黃。若先執一己之見。以聽他人之論。則其所謂同。亦非其真也。舜好察邇言。舍己從人。孔子問禮於老聃。問樂於萇弘。古人之好學。汲汲不倦。虛以受人者如此。豈若後人之先入爲主。好立異。同而妄相是非哉。如是書。子特宜收爲萬卷中之一部可也。以此自足不可也。以此自是大不可也。或以是律他人之議。論更大不可也。天下之事理。浩如巨海。豈得以升斗之量。概之哉。

第十一編序

論自修之事及其難易

余讀此編。始知西國所以興也。西國人民。事神敬天。利用厚生之類。其事不可一二數。而皆專心一意。死生不移。國安得不興。或曰。國之興衰。與氣數相表裡。非人力所能也。曰。不然。聖人於泰之象。釋之曰。君子道長。泰之爲卦。陰陽相半。君子之道。獨何以能長也。蓋當泰之時。氣數則陰陽不相下。然君子於我職分。自強不息。日進一日。則氣數不復足。道故曰。裁成輔相。以左右民。執謂國家之興。非人力所能哉。雖然。自非專心一意。死生不移者。

安能得盡我職分。良之上。九聖人系之曰。敦。良。西國之所以興。亦不是過已。

偉人訥耳遜軼事

人苟無名譽心。則已。苟有名譽心。則雖有千百難事。橫於前途。以遮斷其進路。而鼓舞勇氣。終必能排除之。英之偉人訥耳遜者。五洲所共聞也。幼時與兄同在一學校。當冬季休暇。終而歸校之時。與兄並轡適校。途中風雪大作。寒徹骨不可支。其兄乃約訥耳遜同歸家。見其父。父曰。歸校與否。吾聽汝等之自由。雖然。凡發念欲做一事。必做成之而後已。此大丈夫之舉動。而榮譽之事也。半途而廢。面目掃地之事也。汝等試兩者比較而擇所從。訥耳遜聞言。即從兄更上歸校之途。兄猶有難色。訥耳遜厲聲曰。阿兄忘榮譽之一言乎。卒相俱以去。嗚呼。訥公其後造赫赫之偉業。轟風雲於大地。雖其器量膽畧。超軼尋常。抑豈不以此名譽心。旁薄而宣洩矣乎。

飲冰主人曰。訥耳遜者何人乎。其人棲息於海上者三十五年。中間經大小百二十四回之戰鬥。而赫然爲世界歷史之一大人物者也。當十八世紀之末。以威如雷霆。猛如虎豹之拿坡侖。蹂躪馬蹄於歐洲全土。各國之帝王將相。膝行莫敢仰視之時。而有鬼神之算。鐵石之胆。電光之手腕。訥耳遜其人者。率英國艦隊。屢決死戰于海上。率勦滅法國及其同盟國之海軍。使不能再立。而地中海之海上權。遂全歸英國之手。至今歐洲有井水飲處。莫不知其

名焉。嗚呼榮矣。人人知其榮。而抑知其犯險。冒難。遇敗受挫。百折不回。萬死一生。而以易之者乎。

百川學海而至於海。或直行。或曲行。或顯流。或伏流。遇有山陵之障。則繞而避之。遇有沙石之阻。則挾而赴之。要之必奔流到海而後已。任事者可以鑒矣。

放棄自由之罪

西儒之言曰。天下第一大罪惡。莫甚於侵人自由。而放棄己之自由者。罪亦如之。余謂兩者比較。則放棄其自由者為罪首。而侵人自由者乃其次也。何以言之。蓋苟天下無放棄自由之人。則必無侵人自由之人。此之所侵者。即彼之所放棄者。非有二物也。夫物競天擇。優勝劣敗。此二語羣學之通語。嚴侯官譯為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日本譯為生存競爭。優勝劣敗。今合兩者並用之。即欲定以為名詞焉。此天演學之公例也。人人各務求自

存。則務求勝。務求勝則務為優者。務為優者則擴充己之自由權。而不知厭足。不知厭足則侵人自由必矣。言自由者必曰。人人自由。而以他人之自由為界。夫自由何以有界。譬之有兩人于此。各務求勝。各務為優者。各擴充己之自由權。而不知厭足。其力線各向外而伸張。伸張不已。而兩線相遇。而兩力各不相下。於是界出焉。故自由之有界也。自人人自由始也。苟兩人之力有一弱者。則其強者所伸張之線。必侵入於弱者之界。此必至之勢。不必諱之事也。如以為罪乎。則宇宙間有生之物。孰不爭自存者。充己力之所能及。以爭自存。可謂罪。

乎。夫孰使汝自安于劣。自甘於敗。不伸張力線以擴汝之界。而留此餘地。以待他人之來侵也。故曰苟無放棄自由者。則必無侵人自由者。其罪之大。原自放棄者發之。而侵者因勢利導。不得不強受之。以春秋例言之。則謂之罪累可也。

國權與民權

今天下第一等議論。豈不曰國民乎哉。言民事者。莫不曠目切齒怒髮曰。彼歷代之民賊。束縛馳驟。磨牙吮血。以侵我民自由之權。是可忍孰不可忍。言國事者。莫不曠目切齒怒髮曰。彼歐美之虎狼國。眈眈逐逐。鯨吞蠶食。以侵我國自由之權。是可忍孰不可忍。飲冰子曰。其無爾。苟我民不放棄其自由。民賊孰得而侵之。苟我國不放棄其自由。則虎狼國孰得而侵之。以人之能侵我。而知我國民自放自棄之罪。不可道矣。曾不自罪而猶罪人耶。昔法蘭西之民。自放棄其自由。於是國王侵之。貴族侵之。教徒侵之。當十八世紀之末。黯慘不復覩天日。法人一旦自悟其罪。自悔其罪。大革命起。而法民之自由權完全無缺。以至今日。誰復能侵之者。昔日本之國。自放棄其自由。於是白種人於交涉侵之。於利權侵之。於聲音笑貌。一一侵之。當慶應明治之間。跼天躋地于世界中。日人一旦自悟其罪。自悔其罪。維新革命起。而日本國之自由權完全無缺。以至今日。誰復能侵之者。然則民之無權。國之無權。其罪皆在國民之放棄耳。於民賊乎。何尤于虎狼乎。何尤。今之怨民賊而怒虎狼者。蓋亦一

且自悟自悔而自擴張其固有之權。不授人以可侵之隙乎。不然。日日瞋目切齒怒髮胡爲者。

破壞主義

日本明治之初。政府新易。國論紛糅。伊藤博文、大隈重信、井上馨等、共主破壞主義。又名突飛主義。務摧倒數千年之舊物。行急激之手段。當時諸人皆居于東京之築地。一時日築地爲梁山泊云。飲冰子曰。甚矣破壞主義之不可以已也。譬之築室于瓦礫之地。將欲命匠。必先荷錘。譬之進藥於痞疔之夫。將欲施補。必先重瀉。非經大刀濶斧。則輸種無所效。其能非經大黃芒硝。則參苓適足速其死。歷觀近世各國之興。未有不先以破壞時代者。此一定之階級。無可逃避者也。有所顧戀。有所愛惜。終不能成。破壞主義何以可貴。曰。凡人之情。莫不戀舊。而此戀舊之性質。實阻闕進步之一大根原也。當進步之動力既發動之時。則此性質不能遏之。雖稍參用。足以調和而不致暴亂。蓋亦未嘗無小補焉。至其未發動之時。則此性質者。可以堵其源。閉其機。而使之經數十年數百年。不能進一步。蓋其可畏。至於如此也。快刀斷亂麻。一舉碎黃鶴。使百千萬億蠕蠕戀舊之徒。瞠目結舌。一旦盡喪其根據之地。雖欲戀而無可戀。然後驅之以上進步之途。與天下萬國馳驟于大劇場。其庶乎其可也。

歐洲近世醫國之國手不下數十家。吾視其方最適於今日之中國者。其惟盧梭先生之民約論乎。是方也。當前世紀及今世紀之上半。施之於歐洲全洲而效。當明治六七年。至十五年之間。施之于日本而效。今先生于歐洲與日本既已功成而身退矣。精靈未沫。吾道其東。大旗旣旣。大鼓鞞鞞。大潮洶洶。大風蓬蓬。捲土挾浪。飛沙走石。雜以閃電。趨以萬馬。尙其來。東。嗚呼。民約論。尙其來。東。東方大陸。文明之母。神靈之宮。惟今世紀。地球萬國。國國自主。人人獨立。尙餘此一土。以殿諸邦。此土一通。時乃大同。嗚呼。民約論。尙其來。東。大同大同。兮。時汝之功。

自信力

任天下者。常有自信力。但其事當行者。即斷然行之。嘖嘖。嚶嚶。瞻前顧後。是小丈夫之所爲也。日本明治初年。伊藤大隈二人。謀設東海道鐵路。井上馨。澁澤榮一。以時機尙早。止之。不聽。遠建議。十太政官。借洋債以興之。朝議囂囂。不謂然。或問其辦法如何。或問其工費如何。伊隈二人相顧。杳然。不知所對。乃曰。其詳細章程。俟諸明日。退而訪前島密氏。託其擬章程。並作豫算表。前島亦毫不知鐵路之事。雖然。二人固乞不已。前島乃算其大概。草一稿。名曰。橫濱京都鐵路臆測書。翌日。二人携之以示於朝。議遂決。當時政府之財力甚薄弱。無資本以經營此等新事業。又未知公債之法。會英人有姓訥耳。

遜名里者。自香港上海至日本。當時東京未有西洋大客寓。故寓英使館中。以英使之紹介而來。謁伊隈二人曰。聞諸公欲設鐵路。而無資力。若果有所命。僕當効力。二人未知阿里爲何如人。以爲必英國史上著名海軍提督訥耳遜之族也。又見其寓使館中。以英使之紹介而來。謂必是貴族。其人肯貸金與我。真天賜也。乃遽與貸一百萬磅。計利九分。以橫濱海關稅作抵。伊藤大隈當時未知洋債之性質如何。以爲必訥耳遜里以己之資本而貸之也。其後倫敦泰晤士報來。忽見登有告白。招人購買日本公債票。二人驚愕失措。蓋初時以爲借金之事必秘密。無人知。今忽揭于新報上。恐政府之守舊黨見之。罵爲賣國。乃急遣前島密上野景範二人往英國。將收回借券作罷論。二人到倫敦。則其公債票早散布已盡。而其所謂阿里者。實與偉人訥耳遜毫無瓜葛。不過一經紀賣買之人耳。二人大驚。無法收回借券。乃議出金買回已散出之債票。共事一旦傳于市上。日本公債忽每百磅騰價二三磅。不得已。仍以所借債歸。卒以成京濱鐵路。

飲冰主人曰。伊藤大隈鐵路之辦法不知。鐵路之經費不知。公債之性格不知。買人之情態不知。何其陋也。不知而貿然倡辦之。貿然訂借之。何其鹵莽也。雖然。使待其一。一知之。然後辦之。則京濱鐵路。恐無成之一日。而彼技師岸買。於此等事。一一知之者。何限。然其事必待成于伊隈之手。而不成于此輩。何也。有自信力也。苟信此事之不可不辦。斯辦之矣。陋也。或

莽也。固可以敗事。然事事而辦之。敗者雖九。而成者猶有一矣。事事而不辦之。則並此而成者而無有焉。然則孰爲敗而孰爲成矣乎。吾記二公軼事。使人知日本赫赫如二公者。其陋也。固莽也。固如此矣。苟能有其自信力。天下事何有焉。雖千萬人吾往矣。

善變之豪傑

吉田樞陰。初時。主公武合體之論。公者王室也。武者武門也。即指大將軍也。當時日本通行語。其後乃專主尊王討幕。幕府者大將軍也。

非首鼠兩端也。其心爲一國之獨立起見。苟無傷於平和。而可以保獨立。則無寧勿傷也。既

而深察其腐敗之已極。雖欲已而無可已。乃決然衝破其羅網。摧壞其基礎。以更造之。其方

法雖變。然其所以愛國者未嘗變也。加布兒。意大利之偉人。近人所譯。泰西新史攬要稱爲嘉富河者。初時入秘密黨。倡革命

下獄。其後佐撒爾尼亞王爲大宰相。卒成大功。統一意國。非反覆變節也。其心爲一國之獨

立起見。既主權者無可與語。不得不投身激湍以圖之。既而見撒王之可以爲善。而乘時藉

勢。可以行其所志。爲同胞造無量之福。故不惜改絃以應之。其方法雖變。然其所以愛國者

未嘗變也。語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大丈夫行事磊

磊落落。行吾心之所志。必求至而後已焉。若夫其方法隨時與境而變。又隨吾腦識之發達

而變。百變不離其宗。但有所宗。斯變而非變矣。此乃所以磊磊落落也。

加布兒與諸葛孔明

偉哉加布兒。吾求諸中國數千年歷史上之豪傑。可與鬚鬚頡頏者。其惟諸葛孔明。平。劉備以屢敗屢陷漂泊無所依之勢。而諸葛挾之以取益州。卒成三分之局。南面稱帝。加布兒挾撒爾尼亞葛爾之小朝廷。而創意大利統一之業。其他位與時勢皆有相若者。諸葛之遇先主。猶加布兒之遇維克杜兒王也。加布兒既相。毅然以國家安危自任。整頓內治。首理財政。興工業。盛教育。此孔明治蜀之成規。而陳壽所最稱者也。其與法國拿破侖第三相結以抗奧國。一孔明結孫權以圖魏之成算也。弱小新造之國。而欲與強國爲難。非助以外交之敏腕不能爲功也。其他全國民皆爲兵。日日磨鍊而鼓舞之。即孔明欲爲北征而先入南之政略也。雖然。諸葛出師未捷。資志以亡。加布兒卒能成功。耀意大利之國威於天壤。殆諸葛之才不及加布兒耶。非也。劉備非維克杜爾王之比也。

加布兒之大政畧在聯法。諸葛之大政畧在和吳。而劉備不能用諸葛之謀。所以敗也。凡天下一事之成。必有許多事與之相因。然後成焉。如機器然。合全機以成體。既發其一。則他與俱敗矣。吾讀加布兒之傳。而不能不重爲孔明悲也。抑猶有一義焉。加布兒謀意大利一統。未竟而卒。卒後而一統之業終成。諸葛謀蜀漢之一統。未竟而卒。卒後而漢遂亡。此其故何歟。蜀漢之國民。又非意大利國民之比也。意大利之企畫一統者。全國之國民也。而蜀漢之企畫一統者。諸葛一人而已。凡事而專屬於一人者。此一人去而大事皆去矣。故善謀國者。

必自養國民之氣開國民之智始。

論強權

第一章 強權之界說

強權云者強者之權利之義也。英語云 The Right Of The Strongest。此語未經出現於東方。加藤氏譯爲今名。何云乎強者之權利。謂強者對於弱者而所施之權力也。自吾輩人類及一切生物世界乃至無機物世界。皆此強權之所行。故得以一言蔽之曰。天下無所謂權利。只有權力而已。權力即權利也。

凡動植物世界及人類世界。當強弱二者大相懸隔之時。則強者對於弱者之權力。自不得不強大。因強大之故。自不得不暴。猛譬之獸類。虎獅其最強者。故其於弱獸任意自由而捕食之。是獅虎之權力。所以大而猛也。惟強故也。於人類亦然。昔者野蠻世界。強大之民族。對於弱小之民族。其所施之權力必大而猛。又同一民族中。其強者對於弱者。其所施之權力必大而猛。不啻惟是。文明人民對於半開及野蠻之人民。其所施之權力必大而猛。是無他故。皆自強弱之懸隔而生。強也弱也。是其因也。權力之大小。是其果也。其懸隔愈遠者。其權力愈大而猛。此實天演之公例也。

在動物與野蠻世界。其所謂強者。全屬體力之強也。至半文半野世界。又有稱爲半開世界所謂強者體

力與智力互相勝也。文明世界所謂強者即全屬知力之強也。自文明人以觀半開野蠻之人。其強者對於弱者所施權力之大而猛。實有可驚者。如酋長國王之制其人民也。貴族之制平民也。男子之制女子也。其權力所行。殆非同類相待之所宜有是。無他。其懸隔大故也。至文明人民。則治者與被治者之間。貴族與平民之間。男子與女子之間。其強弱之懸隔不甚大。以故治者對於被治者之權力。貴族對於平民。男子對於女子之權力。不得行其暴猛。漸改而就溫良。是蓋由強弱之懸隔不甚遠。其昔之所謂強者不得任意振其權力。譬如以獅遇羊。則其權力必大至無限。以獅遇虎豹。其權力不能大至無限。然則文明之世。非治者與貴族與男子肯甘心自滅殺其強者之權力也。實則被治者與平民與女子。其智力既已漸進。不復安於前此弱者之地位。而前者之強者。遂不得不變其暴猛之權力。而為溫良之權力。然則直謂前此之弱者漸出其強。權因弱者已漸為強故有強權以壓制前此之強者。使不得不稍弱。始無不可也。

由此觀之。強權有兩種。一曰大而猛者。一曰溫而良者。雖然。等之為強權也。尋常學者。驟聞強權二字。輒以為專屬於大而猛者。而不包有其溫而良者。此實誤也。猛大與溫良。視乎他力與本力相對之強弱。而本力所現之象隨而異云爾。若本力之原質。則固非有異也。此吾所以統括猛大與溫良兩種之權力。而概名之為強權也。

第三章 論強權與自由權之關係

曰強權。曰權力。聞者莫不憎而厭之。謂此乃上位施于下位。無道之舉動也。人羣之毒賊也。曰自由權。曰人權。聞者莫不愛而貴之。謂此乃人民防拒在上之壓制。當然之職分也。人羣之祥雲也。雖然。就前章界說之定義言之。而知強權與自由權。其本體必非二物也。其名雖相異。要之其所王者。在排除他力之妨礙。以得己之所欲。此則無毫釐之異者也。不過因其所遇之他力而異其狀。因以異其名云爾。彼野蠻與半開之國。統治者之知識。遠優于被治者。其駕馭被治者也。此易故。其權力勢不得不猛。入至文明國。則被治者之智識。不劣于統治者。於其伸張其權力以應統治者。兩力相遇。殆將平均。於是各皆不得不出于溫良。若是者。謂之自由。

昔康德氏最知此義。其言曰。統治者對於被治者等。貴族對於賤族。所施之權力。即自由權也。蓋康氏之意。以爲野蠻之國。惟統治者得有自由。古代希臘羅馬。則統治者與貴族得有自由。今日之文明國。則一切人民皆得有自由。又李拔爾氏之說。亦大畧相同。其意謂專制國之君主。與自由國之人民。皆熱心貪望自由權者也。故自由權可謂全爲私利計耳云云。康氏李氏。皆日耳曼大儒也。其論如此。可謂中時矣。要而論之。前此惟在上位者有自由權。今則在下位者亦有自由權。前此惟在上位者有強權。今則在下位者亦有強權。然則強權

與自由權。決非二物。昭昭然矣。若其原因。則由前此惟在上位者。乃爲強者。今則在下位者。亦爲強者耳。故或有見人民伸其自由權。以拒壓制之強權。以爲此強弱之迭代也。不知乃兩強相遇。兩權並行。因兩強相消。故兩權平等。故謂自由權與強權同一物。驟聞之似甚可駭。細思之。固無可疑也。

諸君熟思此義。則知自由云者。平等云者。非如理想家所謂天生人而人人界以自由平等之權利云也。我輩人類與動植物同。必非天特與人以自由平等也。康南海昔爲強學會序。有云。天道無親。常佑強者。至哉言乎。世界之中。只有強權。別無他力。強者常制弱者。實天演之第一大公例也。然則欲得自由權者。無他道焉。惟當先自求爲強者而已。欲自由其一身。不可不先強其身。欲自由其一國。不可不先強其國。強權乎強權乎。人人腦質中。不可不印此二字也。

第三章 論強權之發達

凡一切有機之生物。因其內界之遺傳。與外界之境遇。而其體質心性。生強弱優劣之差。此體質互異之各物。並生存於世界中。而各謀利己。則不得不相競爭。此自然之勢也。若是者。名之爲生存競爭。因競爭之故。於是彼遺傳與境遇。優而強者。遂常占勝利。劣而弱者。遂常至失敗。此亦當然之事也。若是者。名之爲優勝劣敗。

生存競爭優勝劣敗。此強權之所由起也。生存競爭與天地而俱來。然則強權亦與天地俱來。固不待言。雖然其發達之次序。亦有可言焉。在禽獸世界。其強權之所施。惟在此種屬與他之種屬之間。如虎與羊。豹與鼠之間是也。而已。若其同一種屬之間。則其強權不甚發達。野蠻人亦然。當草味未開之時。同一人羣內之競爭。而其強權者甚稀。其始惟人類對於動植物而施其強權。其繼則此羣對於彼羣而施其強權。其後乃一羣之中之各人甲對於乙乙對於丙而有強權。蓋由人羣進步發達。而生存競爭之趨向。日漸增加。而強者之權利。乃日漸加大。於何證之。如一人羣之初立。其統治者與被治者之差別。殆無有。故君主對於人民之強權。亦幾於無有。是爲第一界。亦謂之據亂世。其後差別日積日顯。而其強權亦次第發達。貴族之對於平民亦然。男子之對於婦人亦然。是爲第二界。亦謂之升平世。至世運愈進步。人智愈發達。而被治者與平民與婦人。昔之所謂弱者。亦漸有其強權。與昔之強者。抗而至於平等。使猛大之強權。變爲溫和之強權。是爲強權發達之極。則是爲第三界。亦謂之太平世。或問曰。既已相消矣。既已平等矣。則世界無復有強權之跡。謂之爲強權消滅。則可矣。謂之爲強權發達。何耶。且此第三界者。與第一界何以異乎。答之曰。不然。第一界之時。人人皆無強權。而惟對於他族而有之耳。故平等第二界之時。有有強權者。有無強權者。故不平等。第三界之時。人人皆有強權。故復平等。要之以強權之有無多寡。以定其位置之高下。蠻野百不失一。如專制

主義。自今日視之。誠爲可笑可憎。然要之彼一羣之中。尙有有強權者若干人。則勝于前此之絕無強權者矣。貴族政治。神官政治。亦其有強權之人。日漸加增之徵驗也。近世經一次革命。則有強權之人必增多若干。而人羣之文明必進一級。前此經過者如宗教革命。政治革命。皆是也。今日歐洲各國有強權之人。增于二百年前不知凡幾矣。然則今日西人之強權發達已極乎。曰未也。今日資本家之對於勞力者。男子之對於婦人。其階級尙未去。故資本家與男子之強權。視勞力者與婦人尙甚遠焉。故他日尙有必不可避之二事。曰生計革命。日本所謂曰女權革命。經此二革命。然後人人皆有強權。斯爲強權發達之極。是之謂太平。雖然。此就一羣之中言之耳。若此羣對於他羣。而所施之強權之大小。又必視兩羣之強弱以爲差。必待羣羣之強相等。然後羣羣之權相等。夫是謂太平之太平。

豪傑之公腦

世界者何。豪傑而已矣。舍豪傑。則無有世界。一國雖大。其同時並生之豪傑。不過數十人。乃至數百人止矣。其餘四萬萬人。皆隨此數十人。若數百人。之風潮而轉移奔走趨附者也。此數十人。若數百人。能合爲一點。則其力非常之大。莫之與敵也。若分爲數點。則因其各點所占數之多寡。以爲成敗比例差。兩虎相鬪。必有一斃。夫一斃何足惜。而此並時而生者。只有此數十數百人。而斃其半焉。或斃其三之一焉。則此世界之元氣既已斷喪。不知幾許。而世

界之幸福所減既已多矣。然則求免其闕可乎。曰是必不能。蓋生存競爭。天下萬物之公理也。既競爭則優者必勝。劣者必敗。此又有生以來不可避之公例也。夫既曰豪傑矣。則必各有其特質。各有其專長。各有其獨立自由。不肯依傍門戶之氣概。夫孰肯舍己以從人者。若是乎此數十數百之豪傑。其終無合一之時乎。其終始相鬪以共斃矣乎。信如是也。此世界之孽罪未盡。劫而黑暗之運未知所終極也。吾每一念及此。未嘗不嘔血拊心而長歎也。合豪傑終有道乎。曰有。豪傑者服公理者也。達時勢者也。苟不服公理。不達時勢。則必不能厠身於此數十人數百人之列。有之不足多。無之不爲少也。既服公理矣。通時勢矣。則公理與時勢即爲聯合。察羣之媒。雖有萬馬背馳之力。可以鐵鎖鏈之使結不解也。是故善謀國者。必求得一目的。適合於公理與其時勢。沁之於豪傑人人之腦膜中。而皆有養養然不能自己者。存。夫然後全國之豪傑可以歸於一點。而事乃有成。法國人之言自由平等也。意大利人之言統一獨立也。日本人之言尊王攘夷也。一國之豪傑。其流品不一。其性情不一。其遭際不一。然皆風起水湧。雲合霧集。不謀而自同。不招而自來。以咸立於此一目的之旗下。若是者謂之豪傑之公腦。豪傑有公腦。則數十數百人如一人。且豪傑之公腦。即國民之公腦也。國民有公腦。則千百億萬人如一人。千百億萬人如一人。天下事未有不濟者也。

蒙的斯鳩之學說

蒙的斯鳩。法國人也。生於一千六百八十九年。康熙二十八年幼稟天才。讀史有識。少壯。探討各國制度法典。並研究法理學。千七百四十年。舉爲本州議會議員。同年入學士會院。益刻苦厲精研究各學。頗有著述。爲世所稱。千七百四十六年。辭議員職。游歷歐洲諸國。歸國後。益潛心述作。先成羅馬盛衰原因論。英國政體論。兩書。既乃成萬法精理。以千七百五十年。公於世。蓋作者二十年精力之所集也。此書一出。全國之思想言論爲之丕變。真有黃河一瀉千里之勢。僅閱十八月。而重印二十一次。可以想見其聲價矣。當法皇路易第十四之際。君權專制。政體正極全盛。及其歿後。弊害叢出。羣治腐敗。道德衰頹。宮廷教會。尤爲蠹政淵藪。然其時學術方進。英國文明之化。日寢寢流入。於是國民新思想漸起。以反動力排斥政治之專制。教會之橫恣者紛紛然矣。而蒙氏之書。乘時而出。所以哄動一世也。蒙氏學說。以良知爲本旨。以爲道德及政術。皆以良知所能及之。至理爲根基。其論法律也。謂事物必有其不得不然之理。所謂法律也。而此不得不然之理。又有其所從出之本原。謂之法之精神。而所以能講究此理。窮其本原。正吾人之良知所當有事也。其爲術也。凡風俗政體。人心家制。及人羣中一切制度。與法律有關涉者。皆研究之。蒙氏又分各國之政體爲三大類。曰專制政體。曰立君政體。曰共和政體。而於共和政體中。復分兩種。一曰貴族政體。二曰平民政體。後世談政體者。多祖述其說。蒙氏又謂國有三權。一曰立法議院是也。二曰行法政府。各都是。

也。三曰司法裁判院是也。至今各國制度多採之。謂之三權鼎立之制。蒙氏又論奴隸之制。亟當廢禁。又論法堂裁審。不得施刑拷訊。及陪審員之必當設置。今歐洲文明之國。皆一一行其言。故蒙氏者。實可稱地球政界轉變一樞紐云。以千七百五十五年乾隆二十年卒。年六十六歲。

蒙的斯鳩曰。凡屬圓顛方趾而具智慧者。即可以自定法律。雖然。當其未著定法律之前。自有所謂義不義正不正者存。所謂事物自然之理也。法律者。即循此理而設者也。若謂法律所令之外。無所謂善。法律所禁之外。無所謂惡。是猶于未畫圓形之前。而云自其中央達於周邊諸綫長短相等也。如何而可哉。

又曰義也者。人與人物與物相交接之間。所最適宜之理是也。而此理常同一而無有變。若各邦所設之政法。特施行此理義之條目耳。

又曰法律者。以適合於其邦之政體及政之旨趣爲主。不寧惟是。又當適于其國之地勢及風土之寒熱。又當適于其國之廣狹。及與鄰邦相接之位置。土壤之沃瘠。及民之所業。或農或牧畜。或商賈。各各相宜。又當適于其國民自由權之廣狹。及民所奉之宗教。又當適合於民戶之多寡。及人民多數之意嚮及性質。不寧惟是。此法律與彼法律必有相因。當求其所以設立之故。並創制此法者宗旨之所在。今欲講究一邦之法律者。必須就此數端悉心考

求之。未可執一以論也。故余著萬法精理一書。即就各邦而考察此數者以論明之。所謂法律之精神也。

弗以埃曰。蒙氏之意。謂法律之精神。在於所以立法之種種原因。是猶局於物理學。致學之旨義也。物理學者。僅於此事物與彼事物相交。而求其所以然之故。而非以吾心爲之主。蒙氏之學。限於是。未爲能透徹於法律之真精神也。真精神者。何。即盧梭所謂人人意想之自由是也。

又曰。蒙氏之於法律。特就現今所行者。而講究其原因。謂之爲法律之史家可也。未可謂之爲法律之理學也。

任案欲求得所以立法之原因。其勢不能不議論其是非。判斷其得失。蒙氏於所著萬法精理中。其所議論判斷。往往爲後來改制之模範。功固不在慮梭下也。

蒙的斯鳩曰。萬國政體。可以三大別概括之。一曰專制政體。二曰立君政體。三曰共和政體。凡邦國之初立也。人民皆俯伏于君主威制之下。不能少伸其自由權。是謂專制政體。及民智大開。不復置尊立君。惟相與議定法律而共遵之。是謂共和政體。此二者。其體裁正相反。立於其間者。則有立君政體。有君以蒞於民上。然其威權。受法律之節制。非無限之權是也。

專制政體。絕無法律之力行於其間。其君主惟務以武力威嚇其民。故此種之政。以使民畏懼爲宗旨。雖美其名曰輯和萬民。實則斲喪元氣。必至舉其所賴以立國之大本而盡失之。昔有路伊沙奴之野蠻。見果實纍纍綴樹上。攀折不獲。則以斧仆其樹而捋取之。專制政治。殆類是也。然民之受治於專制之下者。動輒曰。但使國祚尙有三數十年。則吾猶可以偷生度日。及吾已死。則大亂雖作。吾又何患焉。然則專制國民之姑息偷靡。不慮其後。亦與彼野蠻之斫樹採果無異矣。

蒙的斯鳩曰。凡專制之君主。動曰輯和其民。其實非真能輯和也。何也。彼以奪民自由。權使民畏懼爲本旨。夫民者固有求自保之性者也。而畏懼之心。與求自保之性。又常不相容者也。故專制之國。必至官與民各失其所願望而後已。無他。其中之機關本自有相牴牾者存也。故只能謂之苟安。不能謂之輯和。輯和者人人各有所恃以相處。而安其生也。苟安者則一時無戰亂而已。

又曰。凡專制之國。所謂輯和者。其中常隱然含有擾亂之種子。

任案人之恒言曰。亂極必治。治極必亂。歷徵諸二千年之史傳。其陳迹誠如是也。不知其所謂治者。非真治也。特乘人心厭亂之既極。又加以殺人過半。戶口頓減。謀食較易。相以帖然苟安而已。實則其中所含擾亂之種子。正多且劇也。故未有經百年治安者。

此專制政體之所必至也。夫使果爲眞治矣。既治之後。則斷無復亂之理。春秋三世之義。由據亂而進于昇平。太平是也。既治而復亂。則固不得謂爲已治焉耳。

又曰。凡專制之國。必禁遏一切新奇議論。以納其民於墮然不動之域。其政府守一二陳腐之主義。有倡他義者。則謂之爲抗抵。爲異圖。何也。彼其宗旨固以偷一時之安爲極則也。又曰。凡專制之國。馴擾其民。使若禽獸。然習一二技藝。得隨意而鞭撻之。民既頑冥如禽獸矣。故其中有一極獯惡而善於威嚇之術者。則足以統御之。不寧惟是。乃至雖不以人爲君。亦能統御之。昔瑞典王查爾第十二。嘗有所命于元老院。元老院不奉詔。王曰。若卿等抗朕命。朕將以一履強命卿等。元老院遂唯唯。從命。由此觀之。一隻之履。可以御臣民。吾故曰。不必人爲君也。

蒙的斯鳩論立君政體。與專制政體之異。其畧謂專制之國。君主肆意所欲。絕無一定之法。律。然行之既久。漸有相沿成習之法律。以御衆。此爲政治沿革之第二期。此種政體威力。與法律並行。蓋專制之稍殺者也。雖然。其法律非因民之所欲而制定。未可稱爲眞法律。只能謂爲例案而已。而此例案者。果何物乎。則沿國家舊制。國王之下。有若干之閹閹權貴。皆有自其先世相傳之規條。君主或自恣。則此輩輒援例規以規諫之。藉以裁制君權。如斯而已。任蒙氏所謂立君政體者。頗近于中國二千年來之政體。其實亦與專制者相去一

聞耳若英國之君民共治不與此同科也。窩的兒嘗評之曰。蒙氏所論專制立君二者。其性質實相同。特其手段稍異耳。昔有黠鼠說狸奴。使繫鈴于其頸。爾後狸奴來覘鼠。輒聞鈴先避。以免于難。蒙氏所謂立君政治。則繫鈴于狸奴之頸也。云云。其喻可謂切當。蓋雖繫鈴之猫。未嘗無捕鼠之志。立君之君。亦未嘗無虐民之心也。

蒙的斯鳩曰。立君政體之國。其所以持之經久。使不壞裂者。有一術焉。蓋一種矯僞之氣。習深入於臣僚之心。即以爵賞自榮之念是也。彼立君政體之國。其臣僚皆懷此一念。於是各競於其職。孜孜莫敢怠。以官階之高下。祿俸之多寡。互相夸耀。因此一念。羣臣皆自修飾。或致身故死。以徼身後之榮。究其實則全屬一種矯僞之氣而已。

又曰。立君政體之國。欲其不速歸滅亡。必其君主有好名之心。有自重之意。以己身之光榮。與國家之光榮。合而爲一。如是則必有希合民心。勉強行道之事。而其國亦得以小康。雖然。君主好名之極。而羣臣之中無高爵碩望。可以鈐制之者。其君主必至自視如鬼神。一無顧忌。

任案中國二千年來所謂賢君令辟者。其得致小康皆賴此也。然如本朝之高宗。亦所謂好名之極。正自視如鬼神者也。

譚瀏陽遺墨

瀏陽之學。出乎天天。入乎人人。其大端具於仁學一書。我支那四千年未有之盛業。不待論矣。其零墨碎金。散於人間者。隨時裒錄之。以廣其傳。左三則爲同志書筵之語也。其書在著仁學之後。

靜觀斷念。動成匠心。靜觀斷念者何也。業識流注。念念相續。惟餘般若。無不能緣。由此之彼。因牛及馬。如樹分枝。枝又成幹。忽遇崎嶇。中立亭亭。懸旌無薄。是名暫斷。乘此微隙。視其如何復續。若竟不復續。意識斷矣。動成匠心者何也。道絕言思。遇識成境。境無違順。遇心成理。聞歌起樂。見泣生悲。非歌泣之足憑。有爲悲樂之主者也。然則苟變其主。必得立地改觀。所謂三界惟心。卽匠心也。

曾重伯言舟中聞槳擊水。心之知識。卽逐聲而往。槳自槳。水自水。聲自聲。心自心。何以遽相淒泊。因有悟於中陰入胎之理。余謂中陰淒泊之機。信是如此。所可懼者。非具甚深智慧。轉世之後。德業一時墜失。何其無記性也。及重思之。知識本來無記性。後境而思前境。今日而思昔日。似有記性矣。然必置此思彼而後得。非不待更端而同時並得也。然則知中識中。僅能容得一事。其餘皆謂之遺忘可也。生人知識。有體魄之可寄。尙自無有記性。復何論於憑虛無著之中陰。此成大圓鏡智者。所以無後無前。無今無昔。容則並容。得則同得。一多無礙。不在兩時。

夫萬事之首必曰信。萬事之首必曰不信。於耳目所不及。接而生疑也者。是爲不信。於過去未來而生久遠想者。是爲不信。於大小長短多寡而生容積想者。是爲不信。於一念頃而自放逸者。是爲不信。於常精進而生退轉想者。是爲不信。於少有所得而生自足想者。是爲不信。於一乘中而生二想者。是爲不信。廣說雖累太萬。不能盡也。譬如盲人而與說日。彼終不信。以不信故。雖佛威神力。終無能使彼知日。

精神教育者自由教育也

陸羯南語任公曰。君等今熱心於教育之事。其目的所在。有不可不熟審者。勿徒謂文明之可貴而已。即如我日本之大學。謂學做文明成效卓著。但自其表面觀之。則然爾。至于裏面。其腐敗有不可勝言者。當局者一依德國主義。其所以爲教者。則以服從政府爲之精神也。遂使全國少年。缺獨立自重之氣。成卑污劣下之俗夫。孰知假文明之名。以行焚書坑儒之術者。其禍更慘於秦政十倍乎。

任公瞿然曰。有是哉。此吾疇昔所以深慨痛恨於我中國。而不意日本之猶未能免是也。以日本教育之進步。比諸吾中國。其相去何啻千萬。而日本愛國之士。猶以比諸秦政之坑焚。然則如吾中國者。又將何擬也。法國大儒孟德斯鳩曰。凡半開專制君主之國。其教育之目的。惟在使人服從而已。日本大儒福澤諭吉曰。支那舊教。莫重於禮樂。禮者所以使人柔順。

屈從也。樂者所以調和民間勃鬱不平之氣。使之恭順於民賊之下也。任公曰。此二氏之言。然耶。否耶。我國民試一自省之。嗚呼。亡天下者。豈必八股。豈必楷法。豈必考據。豈必詞章。苟無精神。雖日手西書。口西法。其腐敗天下。自速滅亡。或更有甚焉耳。

中國自數年以來。學校之議蜂起。或官立。或私立。各省所在多有。雖然。吾不知其所以設校之意。將以智之乎。抑以愚之乎。將欲養之。使爲國家禦侮之用乎。抑將爲此侏侏衿纓。謀他日衣食富貴之路乎。彼設校者。豈不曰。吾將智之。使爲國家禦侮之用也。雖然。吾見彼入學者。日益以愚。而叩其來學之心。有不爲他日一身之衣食富貴而來者。殆萬中不得其一也。以此善之。學堂其有愈於書院乎。西學其有愈於八股乎。吾烏從而言之。

凡一統專制之國。值承平無事之時。但求輯和其民。使無反側。而政府之能事畢矣。若是者。以服從爲教可也。若夫處於萬馬奔軼。萬流激湍。鬥智鬥力之世界。立於千鈞一髮。孤注一擲。累卵岌岌之地位。非濬一國之智。鼓一國之力。則奄奄殘喘。豈復有救。夫所以濬之。鼓之之具何也。自由是也。自由者精神生發之厚力也。嗚呼。日本之國家教育。尙未克語於此。吾於中國更何責焉。

雖然。以日本之教育。於泰西文明之事物。幾于具體而微。而有識之士。其憂之也。甚且如是。況吾中國者。固無精神。並無形質。而舉世所謂志士者。以此不完不具。無可比擬之爭。以相

旁。耀。若以此爲盡我維新之天職者。然彼靡靡肉食者。自甘爲奴。隸。又欲奴隸我民。則不足資矣。願我國民其終不悟耶。其終不悟耶。

祈戰死

冬臘之間。日本兵營士卒。休憩瓜代之時。余偶偕步游上野。滿街紅白之標幟相接。有題曰歡迎某師團步兵某君。某隊騎兵某君者。有題曰送某步兵某君。某砲兵某君入營者。蓋兵卒入營出營之時。親友宗族相與迎送之。以爲光寵者也。大率每一兵多者十餘標。少者亦四五標。其本人服兵服。昂然行于道。標則先後之。親友宗族從之者。率數十人。其爲榮耀。則與我中國入學中舉簪花時。不是過也。其標上備書歡迎某君送某君等字樣。無甚讚頌祝禱之語。余於就中見二三標。乃送入營者。題曰祈戰死三字。余見之。矍然肅然。流連而不能去。

日本國俗與中國國俗有大相異者一端。曰尙武與右文是也。中國歷代詩歌。皆言從軍苦。日本之詩歌。無不言從軍樂。吾嘗見甲午乙未間。日本報章所載贈人從軍詩。皆祝其勿生還者也。杜甫兵車行。車麟麟。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爺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以視此標上所謂祈戰死者。何相反之甚耶。

中國魂安在乎

日本人之恆言。有所謂日本魂者。有所謂武士道者。又曰日本魂者何。武士道是也。日本之所以能立國維新。果以是也。吾因之以求我所謂中國魂者。皇皇然大索之於四百餘州。而香不可得。吁嗟乎傷哉。天下豈有無魂之國哉。吾爲此懼。

或曰尙武之風。由激厲而成也。朝廷以此爲榮途。民間以此爲習慣。於是武士道出焉。吾中國向來薄視軍士。其兵卒不啻奴隸。則謂從軍苦也。固宜。自由主人曰。此固一義也。然猶有未盡者。尙武之風。由人民之愛國心與自愛心。兩者和合而成也。人人皆有性命財產。國家之設兵以保人人之性命財產。故民之爲兵者。不啻各自爲其性命財產而戰也。以此爲戰。戰猶不勇者。未之聞也。不觀兩鄉之械鬥者乎。其子弟相率衝鋒陷陣。其老弱相率饋飲。食雖欲禁之而不能焉。彼固各自爲其剝膚之利害與切己之榮辱也。故吾觀于械鬥。而知吾中國所謂武士道之種子在於是矣。

今中國之有兵也。所以鈐制其民也。奪民之性命財產。私爲己有。懼民之知之。而復之也。於是乎有兵。故政府之視民也如盜賊。民之視政府亦如盜賊。兵之待民也如草芥。民之待兵也亦如草芥。似此者。雖日日激厲之。獎榮之。以求成所謂武士道者。必不可得矣。爾來當道者知兵之不可以已也。相率而講之。練之。獎之。勸之。榮祿張之。洞之。徒則其人也。吾見其每年靡費數千萬之餉。而兵之不可用如故也。何也。方且相以盜賊相待。以草芥欲振之。孰從

而振之。夫是之謂無魂之兵。無魂之兵者猶無兵也。

今日所最要者。則製造中國魂是也。中國魂者何。兵魂是也。有有魂之兵。斯爲有魂之國。夫所謂愛國心與自愛心者。則兵之魂也。而將欲製造之。則不可無其藥料。與其機器。人民以國家爲己之國家。則製造國魂之藥料也。使國家成爲人民之國家。則製造國魂之機器也。

答客難

客難任公曰。子非祖述春秋無義戰。墨子非攻之學者乎。今之言何其不類也。任公曰。有世界主義。有國家主義。無義戰非攻者。世界主義也。尙武敵愾者。國家主義也。世界主義屬於理想。國家主義屬於事實。世界主義屬於將來。國家主義屬於現在。今中國岌岌不可終日。非我輩談將來道理想之時矣。故坐吾前此以清談誤國之罪。所不敢辭也。謂吾今日思想退步。亦不敢辭也。謹謝客。

抑吾中國人之國家主義。則雖謂之世界主義可也。何也。今日世界之事。無有大於中國之強弱興亡者。大下萬國大政治家所來往於胸中之第一大問題。即支那問題是也。故支那問題。即不啻世界問題。支那人言國家主義。即不啻言世界主義。然則吾今日之思想。決非退步也。謹謝客。

不啻惟是。吾之所言兵。與榮祿張之洞所言兵。有大異之點。彼所言者民賊之兵也。吾所言

吾國民之兵也。民賊之兵。足以亡國。國民之兵。足以興國。吾特謂興國之兵。之不可以已云。爾若夫亡國之兵。則吾之悲之如故也。與吾前數年所論實無矛盾。謹謝客。

憂國與愛國

有憂國者。有愛國者。愛國者語憂國者曰。汝曷爲好言國民之所短。曰。吾惟憂之之故。憂國者語愛國者曰。汝曷爲好言國民之所長。曰。吾惟愛之之故。憂國之言。使人墮頹放之志。愛國之言。使人生保守之思。此其所知也。朱子曰。教學者如扶醉人。扶得東來西又倒。用之不得其當。雖善言亦足以誤天下。爲報館主筆者。於此中消息。不可不留意焉。

今天下之可憂者。莫中國若。天下之可愛者。亦莫中國若。吾愈益憂之。則愈益愛之。愈益愛之。則愈益憂之。旣欲哭之。又欲歌之。吾哭矣。誰歎踊者。吾歌矣。誰歎和者。

日本青年有問任公者曰。支那人皆視歐人如蛇蝎。雖有識之士。亦不免。雖公亦不免。何也。任公曰。視歐人如蛇蝎者。惟昔爲然耳。今則反是。視歐人如神明。崇之拜之。獻媚之乞憐之。若是者。比比皆然。而號稱有識之士者。益甚。昔惟人人以爲蛇蝎。吾故不敢不言其可愛。今惟人人以爲神明。吾故不敢不言其可嫉。若語其實。則歐人非神明。非蛇蝎。亦神明亦蛇蝎。即神明即蛇蝎。雖然。此不過就客觀的言之耳。若自主觀的言之。則我中國苟能自立也。神

明將奈何。蛇蝎又將奈何。苟不能立也。非神明將奈何。蛇蝎又將奈何。

保全支那

歐人日本人。動曰保全支那。吾生平最不喜聞此言。支那而須藉他人之保全也。則必不能保全。支那而可以保全也。則必不藉他人之保全。

言保全人者。是謂侵人自由。望人之保全我者。是謂放棄自由。

或問曰。孟子者中國民權之鼻祖也。敢問孟子所言民牧。與今日泰西學者所言民政。同乎異乎。曰。異哉。異哉。孟子所言民政者。謂保民也。牧民也。故曰若保赤子。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保民者。以民爲嬰也。牧民者。以民爲畜也。故謂之保赤政。體又謂之牧羊政。體以保牧民者。比之於暴民者。其手段與用心雖不同。然其爲侵民自由權則一也。民也者。貴獨立者也。重權利者也。非可以干預者也。惟國亦然。曰保全支那者。何以異是。

惟心

境者心造也。一切物境皆虛幻。惟心所造之境爲真實。同一月夜也。瓊筵羽觴。清歌妙舞。繡簾半開。素手相携。則有餘樂。勞人思婦。對影獨坐。促織鳴壁。楓葉繞船。則有餘悲。同一風雨也。三兩知己。圍爐茅屋。談今道故。飲酒擊劍。則有餘興。獨客遠行。馬頭郎當。峭寒侵肌。流潦妨轂。則有餘悶。一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一與杜宇聲聲不忍聞。欲黃昏。雨打梨花深閉。

門。同一黃昏也。而一爲歡。一爲愁。慘。其境絕異。一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與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同一桃花也。而一爲清淨。一爲愛戀。其境絕異。一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醴酒臨江。橫槊賦詩。與一潯陽江頭夜送客。楓葉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馬客在船。舉酒欲飲無管絃。同一江也。同一舟也。同一酒也。而一爲雄壯。一爲冷落。其境絕異。然則天下豈有物境哉。但有心境而已。戴綠眼鏡者所見物一切皆綠。帶黃眼鏡者所見物一切皆黃。口含黃連者所食物一切皆苦。口含蜜餞者所食物一切皆甜。一切物果綠耶。果黃耶。果苦耶。果甜耶。一切物非綠非黃非苦非甜。一切物亦綠亦黃亦苦亦甜。一切物即綠即黃即苦即甜。然則綠也黃也苦也甜也。其分別不在物而在。我故曰三界惟心。有二僧因風颺刹幡。相與對論。一僧曰風動。一僧曰幡動。往復辨難無所決。六祖大師曰。非風動。非幡動。仁者心自動。任公曰。三界惟心之真理。此一語道破矣。天地間之物一而萬萬。而一者也。山自山。川自川。春自春。秋自秋。風自風。月自月。花自花。鳥自鳥。萬古不變。無地不同。然有百人於此。同受此山。此川。此春。此秋。此風。此月。此花。此鳥之感。觸而其心境所現者百焉。千人同受此感。觸而其心境所現者千焉。億萬人乃至無量數人同受此感。觸而其心境所現者億萬焉。乃至無量數焉。然則欲言物境之果爲何狀。將誰氏之從乎。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知。憂者見之謂之憂。樂者見之謂之樂。吾之所見者。即吾所受之境之

眞實相也。故曰惟心所造之境。爲眞實。

然則欲講養心之學者。可以知所從事矣。三家村學究。得一第。則驚喜失度。自世胄子弟視之。何有焉。乞兒獲百金於路。則挾持以驕人。自富豪家視之。何有焉。飛彈掠面而過。常人變色。自卽戰老將視之。何有焉。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自有道之士視之。何有焉。天下之境。無一非可樂可憂。可驚可喜者。實無一可樂可憂。可驚可喜者。樂之憂之。驚之喜之。全在人。心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境。則一也。而我忽然而樂。忽然而憂。無端而驚。無端而喜。果胡爲者。如蠅見紙窠而競鑽。如貓捕樹影而跳擲。如犬聞風聲而狂吠。擾擾焉。送一生於驚喜憂樂之中。果胡爲者。若是者。謂之知有物而不知有。我知有物而不知有我。謂之我爲物役。亦名曰心中之奴隸。是以豪傑之士。無大驚。無大喜。無大苦。無大樂。無大憂。無大懼。其所以能如此者。豈有他術哉。亦明三界唯心之眞理而已。除心中之奴隸而已。苟知此義。則人人皆可以爲豪傑。

慧觀

同一書也。考据家讀之。所觸者無一非考據之材料。詞章家讀之。所觸者無一非詞章之材料。好作燈謎酒令之人。讀之。所觸者無一非燈謎酒令之材料。經世家讀之。所觸者無一非經世之材料。同一社會也。即人商賈家入之。所遇者無一非錙銖什一之人。江湖名士入之。

所遇者無一非咬文嚼字之人。求宦達者入之。所遇者無一非諂上凌下衣冠優孟之人。懷不平者入之。所遇者無一非隴畔輟耕東門倚嘯之人。各自占一世界。而各自謂世界之大。已盡於此。此外千形萬態。非所見也。非所聞也。昔有白晝攫金於齊市者。吏捕而詰之曰。衆目共視之地。汝攫金不畏人耶。其人曰。吾彼時只見有金。不見有人。夫一市之人之多。非若秋毫之末之難察也。而攫金者不知之。此其故何哉。昔有傭一僮僕執爨役者。使購求食物於市。歸而曰。市中無食物。主人曰。嘻。魚也。豕肉也。芥也。薑也。何一不可食者。於是僕適市購。輒得之。既而亘一月。朝朝夕夕所食者。皆魚也。豕肉也。芥也。薑也。主人曰。嘻。盍易他味。僕曰。市中除魚與豕肉與芥與薑之外。無有他物。夫一市之物之多。非若水中微蟲。必待顯微鏡。然後能覩也。而僮僕不知之。此其故何哉。

任公曰。吾觀世人所謂智者。其所見與彼之攫金人與此之僮僕相去幾何矣。李白杜甫滿地。而衣襪襖携鋤犁者。必不知之。計然范蠡滿地。而慕禹行效舜趨者。必不知之。陳涉吳廣滿地。而饗五鼎鳴八駟者。必不知之。其不知也。則直謂世界中無有此等人也。雖日日以此等人環集於其旁。而彼之視爲無有。固自若也。不此之笑。而惟笑彼之攫金者。與此之僮僕。何其蔽歟。

人誰不見芥果之塵。地而囚以悟重力之原理者。惟有一奈。燭人誰不見沸水之騰。氣而囚

以悟瀛機之作用者。惟有一瓦特。人誰不見海藻之漂岸。而因以覓得新大陸者。惟有一哥命布。人誰不見男女之戀愛。而因以看取人情之大動機者。惟有一瑟士丕亞。無名之野花。田夫刈之。牧童蹈之。而窩兒哲窩士於此中見造化之微妙焉。海灘之殭石。漁者所淘。餘潮雨所狼藉。而達爾文於此中悟進化之大理焉。故學莫要於善觀。善觀者。觀滴水而知大海。觀一指而知全身。不以其所已知蔽其所未知。而常以其所已知推其所未知。是之謂慧觀。

無名之英雄

日本德富蘇峯所著靜思餘錄。中有文一篇。題曰無名之英雄者。余甚愛之。今摘譯一二以實我自由書。其文曰。

吾今尙記憶。吾兒時常伴親屬出鄉赴熊本。於其途間。忽見巍城聳空。有睥睨天地之概。吾驚喜欲狂。當時吾惟知其高大耳。問其何以高大之由。不能知也。

吾今尙記憶。吾昔在學校。愛英雄。慕英雄。心醉英雄。當時吾惟信英雄之爲英雄耳。問英雄之何以得爲英雄。不能知也。

嗟乎。吾乃今始有所悟。彼一片之石。雖大。不足以築高城。一箇之人物。雖偉。不足以爲英雄。使高城如彼其高者。有無名之礎石爲之也。使英雄如彼其大者。有無名之英雄爲之也。爾勿以英雄之事業爲一人一個之事業。又豈直事業而已。即彼英雄之自身。亦非一

人一個所得而成也。城樓之聳於雲霄。據樓下無數之礎石而聳。彼高城者。代表此無名之礎石云爾。英雄之秀出世界。賴無數絕不知名之英雄而秀。彼英雄者。代表此無名之英雄云爾。

華盛頓英雄也。使彼爲宇宙一閑人。果能成就十三州之獨立乎。格林空英雄也。使彼不立於十六世紀歐洲。在於清教徒之社會。果能奏英國革命之績乎。路得英雄也。使彼不立於十六世紀歐洲之中心。則宗教之改革。果成於彼之手乎。是決不可。是故華盛頓之下。有無名之華盛頓。無量數焉。格林空之下。有無名之格林空。無量數焉。路得之下。有無名之路得。無量數焉。彼英雄者。恰如金剛石。觀來雖僅一塊。分拆之則實由多數之同質同角度同分子的阿屯體而成者也。

人孰不曰。造天下者英雄也。雖然。造英雄者誰乎。若以彼英雄爲世界之恩人。然則英雄之恩人誰乎。曰。是非賴此無名之英雄不可。

有一英雄。必有一無名之英雄。扛而負之。有一無名之英雄。又必有他無名之英雄。扛而負之。譬之一水車之大輪。必與他之小輪合力而動。而動此大小車輪之水勢。又自何處來乎。今日洶洶轉磨千萬匹馬力之水。即昨日深山幽谷中流觴咽石游魚清淺之水也。由此觀之。世界之運動。真不可思議。其運動者在於此處。而運動此運動者。卻在於彼處。

然則世界之大動機果在何處乎。吾知其在於世界。而不知其在於世界之何處。彼之聳立於世界上而建大旆。播大鼓。捉大風。弄大潮者。皆所謂有名之英雄也。若無名之英雄。何有焉。彼無名者。非惟人不知我。即我亦不自知。夫是之謂真無名。

不觀爾懷中之時辰表乎。自外面觀之。不過長短二針。轉去轉來。其簡單也。如彼。自裏面窺之。則有如毛髮之螺線。如比櫛之小輪。其繁雜也如此。世界運動之機關。亦若是焉耳。立於表面者。不過二三之英雄。雖然。世界之事業。即英雄之事業也。英雄者。不過其長短二針而已。若謂事業爲英雄獨力所能。至是無異謂時表爲長短針獨力所能。行不亦慎乎。夫彼之浩英雄運動英雄者。即隱於世界中之農夫、職工、役人、商賈、兵卒、小學教師、老翁、寡婦、孤兒等。恒河沙數之無名英雄也。彼等固非欲驅使英雄。雖然。世之英雄。未有不甘心下氣俯首。而願受其驅使者。莫或爲之。若或致之。所謂無冠之皇帝。非此輩而誰。嗟乎。彼等者。國之生命也。世之光也。平和之泉也。福之源也。世界之大恩人也。世若有愛英雄之人。請先愛此無名之英雄。若有欲頂禮于英雄脚下之人。誰先頂禮此無名英雄之脚下。若有望英雄出世之人。請先望此無名英雄之出世。豈不聞一株之樹。雖大。不足以成森林。一片之石。雖崇。不足以爲山岳。無名之英雄。真英雄哉。

飲水主人曰。德富氏此論。所謂時勢造英雄之說也。今日中國之所以不振。患在無英雄。此

義人人能知之。能言之而所以無英雄之故。患在無無名之英雄。此義則能知之能言之者。蓋寡矣。夫我中國今日果有英雄乎無英雄乎。吾不得而斷之。假使有一二之英雄焉。有三數之英雄焉。而全國之人能許其卒成英雄與否。非吾之所敢言也。譬之一軍於此。其能成大功者繫乎將帥。然使將帥能成大功者。又繫乎兵卒。雖以拿破崙靈吞之能。而使之率中國之綠營防勇。吾知其必無能爲役也。一軍如是一國亦何莫不然。國也者。非一二人之國。千萬人之國也。國事也者。非一二人之事。千萬人之事也。以一國之人。治一國之事。事罔不治。若欲以一二人而治一國之事。其餘千萬人皆委之而去。或從而掎敵之。雖聖賢未有能治者也。世有望治者乎。願勿望諸一二人。而望諸千萬人。質而言之。即勿望諸他人。而望諸自己云爾。勿曰我不能爲英雄。我雖不能爲有名之英雄。未必不能爲無名之英雄。天下人人皆爲無名之英雄。則有名之英雄必於是出焉矣。

雖然。時勢固造英雄。英雄亦造時勢。助將帥之成功者兵卒也。而訓練此兵卒使能爲我助者。又在將帥也。世有欲爲英雄者乎。蓋先用力以造出此無名之英雄哉。

志士箴言

一昨讀某報。有文一首。題曰志士箴言。吾讀之肅然正襟。汗流浹背。深自媿。抑不敢不自勵也。因亟寫一通。置諸座右。並以諭我同志。咸使自媿自動。以冀不負作者棒喝之苦心焉。原

稿自隱姓名。秋水蒹葭。徒使我想望不盡。惆悵何極。若作者不以某爲不可教而辱觀之。請
惠一短簡。自述踪跡。許其納交。是又某處之所願望也。謹錄其文曰。

天下事至易莫如死。一得其死。則萬世有生氣矣。天下事至難莫如死。一言及死。則盡人
有餒心矣。今試執四萬萬人以問之。果有死而復死者乎。無有也。又試執四萬萬人以問。
之。果有終至不死者乎。無有也。然則此呱呱墜地之時。即有渺渺還空之日。夢夢數十寒
暑。間爲聖賢。爲豪傑。爲庸愚。爲污賤。爲大奸巨猾。爲志士仁人。無不同歸於盡。但其所以
盡而不盡。與盡而即盡。直至與恒河沙數。同作野馬也。塵埃也。蛻此臭皮囊。還諸大地。而
大地之中。遂永不知有是人也。此其中非有他故也。人人有必死之日。而人人偏有畏死
之心。終日徼倖於有生不死。而絕不思夫雖死猶生。以故生則未可知。而死則竟死。平心
而論。留此數十年。枉立天地有憾。生成無稱。孫子之身。以朝斯夕斯。饘斯粥斯。直待老病
死疾。以至泯然漸滅。並其形影姓名。概歸諸無何有之鄉。曠漠之野。自顧與朝菌。螻蛄爲
伍。則亦無事深論矣。儼然以覺世救民。開化進步之豪傑自命。乃於生死之故。尙不洞明。
一遇疾風板蕩。而即局促如驥駒。無聲如反舌。低眉如菩薩。衰頹如屈子。即有百鍊之鋼。
竟化爲繞指之柔。荆軻之氣。亦變作舞陽之面。彼其人者。豈真易其素志。悔其初心。而大
失本來之面目哉。毋亦曰畏死之情勝。遂不惜屈心抑志。遵時養晦。以待天日重見風雲。

復會。而留身命以有待耳。嗟乎。成則任掀天動地之美名。敗則惟天昏地黑之坐視。脫令大局終窮。長此終古。其將佯狂以沒世歟。抑別立功名以自見歟。姓名雖未樹黨人之碑。罪名已入爰書之券。發迹飛騰之有日。終必與刀鋸褫革爲緣。今之所謂志士仁人。其終窮也必矣。與其除著作等身垂空文以自見。外別無可傳可法之名。何若行吾初服。再起而爲四百兆同胞力爭身家性命之大權。不濟則以死繼之一死不足。則羣起而引頸就之。剖心明之。但使令天下萬世咸知爲吾種吾教起見。而並非爲一身之富貴利達計。則今日以身命爲犧牲之人。必他年享犧牲而永不死之人也。況各國文明之治。無不從流血而成。有志者類能言之。今以四萬萬人。喪元者不過六人。流血者不及十步。乃欲翻數千年之舊根。振二十一省之新象。竊恐死者爲其易而易者自易。生者爲其難而難者終難耳。東南數省。熱心時變者。號稱數萬人。若爲茅焦。若爲豫讓。若爲劉章。若爲敬業。若爲薛政。若爲朱亥。若爲鐵鉉。若爲景清。若爲朱雲。若爲陳東。爭之抗之。摧之。撼之。挾之。聲罪而致討之一波未平。一波復起。前者伏誅。後者執簡。缺彼菜市之刀。而再接再厲。叢疊菜街之首。而亦步亦趨。彼黨雖素稱極頑。極固。極狠。極兇。而其下手愈辣者。人心愈不平。人心愈不平。則天下莫不欲飲刃於其腹。此日本長野君所謂舍身命以作犧牲。即忠之謂也。勇之謂也。今以忠君自命勇於變法之人。而即未盡其忠。未見其勇。若此。爲程嬰者。既

難其人。爲柝白者豈易償其志也。昔張巡被執。謂南霽雲曰。南入。男兒死耳。不可不爲義。屈每誦斯言。未嘗不凜凜有生氣。謂其得死所而絕無餒心矣。今一摧敗而即羣焉。皆餒莫敢再興。天下事常有轉機乎。嗟嗟。生遇聖明。不才見棄。德行不登諸里巷。姓名未達乎天。聽引鏡。窺形。頭顱空負。乃欲以仰首伸眉。論列是非。固已自慙不類耳。而復以不諒之意。妄惋惜乎。豪傑有志之流。嗚呼。不重滋之戚歟。

朝從屠沽游。夕拉騾卒飲。此意不可道。有若茹大鯁。傳聞智勇人。驚心自鞭影。蹉跎復蹉跎。黃金滿虛牝。匣中龍光劍。一鳴四壁靜。夜夜輒一鳴。負汝汝難忍。出門何茫茫。天心牖其逞。既窺豫讓橋。復瞰軹深井。長跪奠一卮。風雲撲人冷。此龔自珍氏之詩也。吾錄志士箴言已。感慨終夕。更錄此以寫我心。

天下無無價之物

西諺曰。『天謂衆生曰。一切物皆以界汝。但汝須出其價錢。』可謂至言。

任公乃自呵曰。革新者天下之偉業也。汝欲就此偉業。而可以無價得之乎。糶一斗之粟。尙須若干之價值。捕一尾之魚。尙須若干之苦勞。汝視邦家革新之大事。其所值曾一斗粟一尾魚之不若乎。嘻。

舌下無英雄筆底無奇士

吾之愛友韓孔菴有詩曰。荆軻沈七族。要離焚妻子。人生苟虛生。不如其死矣。舉目覽八荒。誰爲真男子。舌下無英雄。筆底無奇士。吾每誦其言。

乃復自呵曰。汝儼然爲此四百兆神明種族之一人。汝之責任何在乎。今日之世界。何鐵血世界也。而可以筆舌了汝責任乎。汝以筆舌浪竊虛名。汝有何功德於世界。而覩然被人呼汝爲先覺乎。虛名日高一日。則責任日重一日。而汝曾不自知乎。筆乎。舌乎。其遂斷送汝一生乎。嘻。

嗚呼。蹉跎髀肉。驚中歲之催人。如此頭顱。求天涯之善價。志士乎。志士乎。胡不自箴。

世界最小之民主國

國於世界之兩半球者。其數何限。雖然。有厯然擁數千萬里之地。數千百兆之人。而不能謂之爲國者。亦有眇然地不滿十里。人不滿百數。而不能不謂之爲國者。何也。國也者。對於內而有完備之行政機關。對於外而有無缺之獨立主權者也。苟二者不備。國雖大猶謂之無國。苟二者具備。國雖小猶謂之有國。今列舉世界最小之主國數四。以供覘國者之考鑑焉。不徒爲茶餘酒後之談資而已。

一 達窩拉拉國。

在撒爾尼亞

即意大利之母國之西北。長五英里。廣不及半英里。亭然一島國也。

居民合計不及六十一人。每六年公舉大統領一名。議官六名。皆不受俸銀。報効國事。選舉之

際。舉國男女皆有投票之權。自千八百八十六年。成爲獨立國以來。國內靜謐。從無選舉紛爭之事。西人稱爲東歐之一大樂土云。此國之歷史。自千八百三十六年。撒爾尼亞王封其親族某氏爲島主。未及五十年。島民厭君主政體。經數次之戰爭。至千八百八十六年。遂制定憲法。爲一箇之民主國。爾來着着改進國政。意大利首認之。列國相繼認之。遂成爲完全無缺之獨立國。此國民之生業。以漁業爲重。農業次之。其生計極豐裕。無外敵之虞。雖無海陸之軍備。一朝有事。六十民之國民皆爲兵云。

二 俄斯德國。在法國之南。皮歷尼山之巔。面積僅方一英里半。人口僅百四十。以幅員論。爲世界最小之國也。然其行民主政體。實在美國之前。當一千六百四十八年。既經法國及西班牙之承認。儼然爲歐洲中一個獨立國。其大統領自元老官中推選。元老官凡十二名。皆國內之老農也。每十二年改選一次。大統領兼收稅吏行政官裁判官之職。若其所裁決之事。不愜民望。則人民下山而請西班牙之僧正處決之云。

三 加耶撒布國。在美國北方。卡羅利拿之西部。國內分爲二洲。雖除英國之外。未有他國認其獨立。然其行政自由自主。不受他國轄治。其位置在於谷地。面積八十英方里。土地最爲肥沃。大統領四年一任。每年受五百元之薪俸。議員半之。其政府有國務大臣三名。每人民百口。舉議員一名云。

四桑瑪里國。在意大利中部。而世界民主國中最有名者也。面積有三十三英方里。人口八千五百。其京都在距海面二千英尺之高地。京都人口約一千二百。風景絕佳。世界列國罕見其比。其法律由立法院議員所制定。議員凡六十名。皆終身任期。又自此議員中選十二人爲議官。裁決各種之問題。此議官中又二人爲國務卿。代表國家。統率內務外務大藏等諸大臣。兵額有九百五十名。財政年年皆有豫算表。此國與意大利官條約。凡自意國入口貨物收關稅。自本國出口而往意國之貨物則免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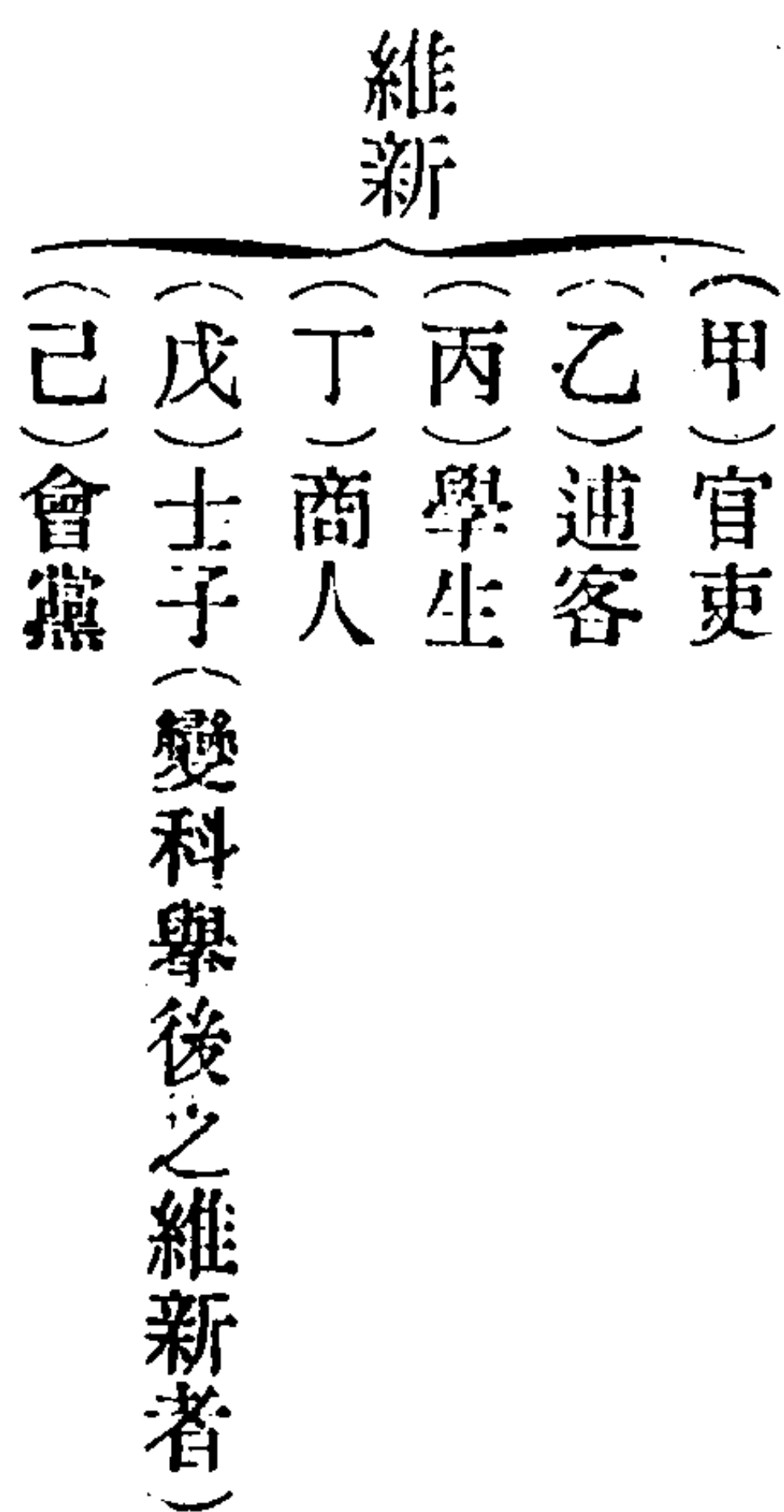
維新圖說

蓬蓬。戢鬱。戢鬱。數月以來。維新云維新云之語。彌漫磅礴於國中。無論爲帝爲后爲吏爲士爲紳爲商。但使稍有腦氣筋者。苟上以「守舊鬼」三字之徽號。度無不瞋目相視。斷斷然鼓舌以自辨其非。嗚呼。以視去年今日。何其異也。其所以得此者非他。乃譚嗣同楊深秀楊銳劉光第康廣仁林旭唐才常林圭裕祿毓賢啓秀徐承燾趙舒翹英年德公使日本書記生與夫千數之自立會員千數之義利團黨千數之外國教士中國教民之血相注射相擦雜成一種不貲之價值而購得之者也。舉事不成而非不成。流血無益而非無益。嗚呼。噫。嘻。吾欲爲中國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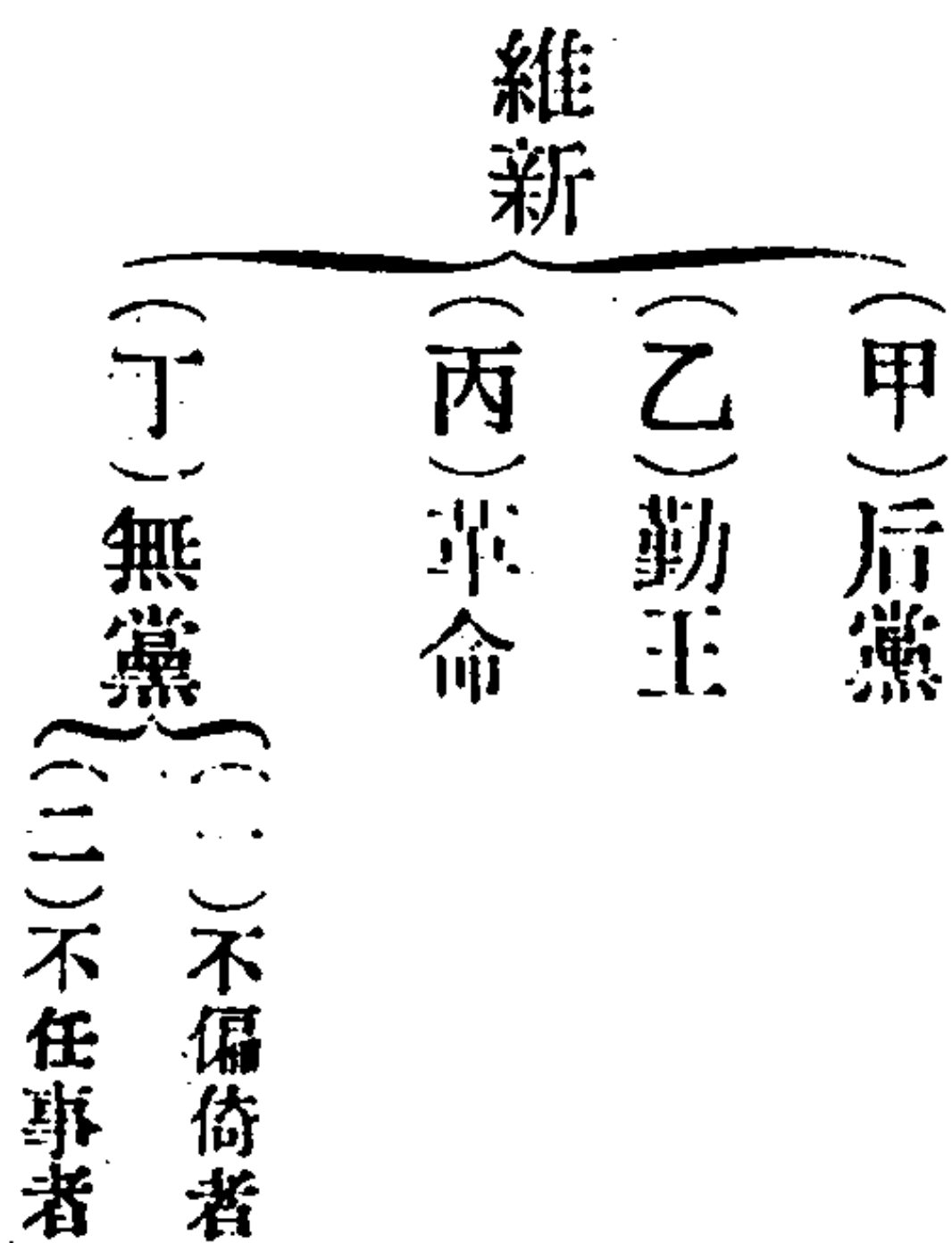
雖然吾昔見中國言維新者之少也而驚。吾今見中國言維新者之多也而益驚。試略舉維

新者之種類。有欲奉西后以維新者。有欲奉今上以維新者。有欲傾滿洲以維新者。有欲緩緩以維新者。有欲急急以維新者。有欲用溫和手段以維新者。有欲用激烈手段以維新者。有欲行全國集權之維新者。有欲行分立自治之維新者。有排外以行維新者。有媚外以行維新者。有爲保朝廷之基業而不得不維新者。有爲保國民之權利而不得不維新者。有爲保一己之權勢聲名富貴而不得不維新者。其種類千差萬別。而又非一人歸一種類。大抵參伍錯綜。攙雜殺亂。而各具一奇異之色相。試列圖以明之。

第一 維新種別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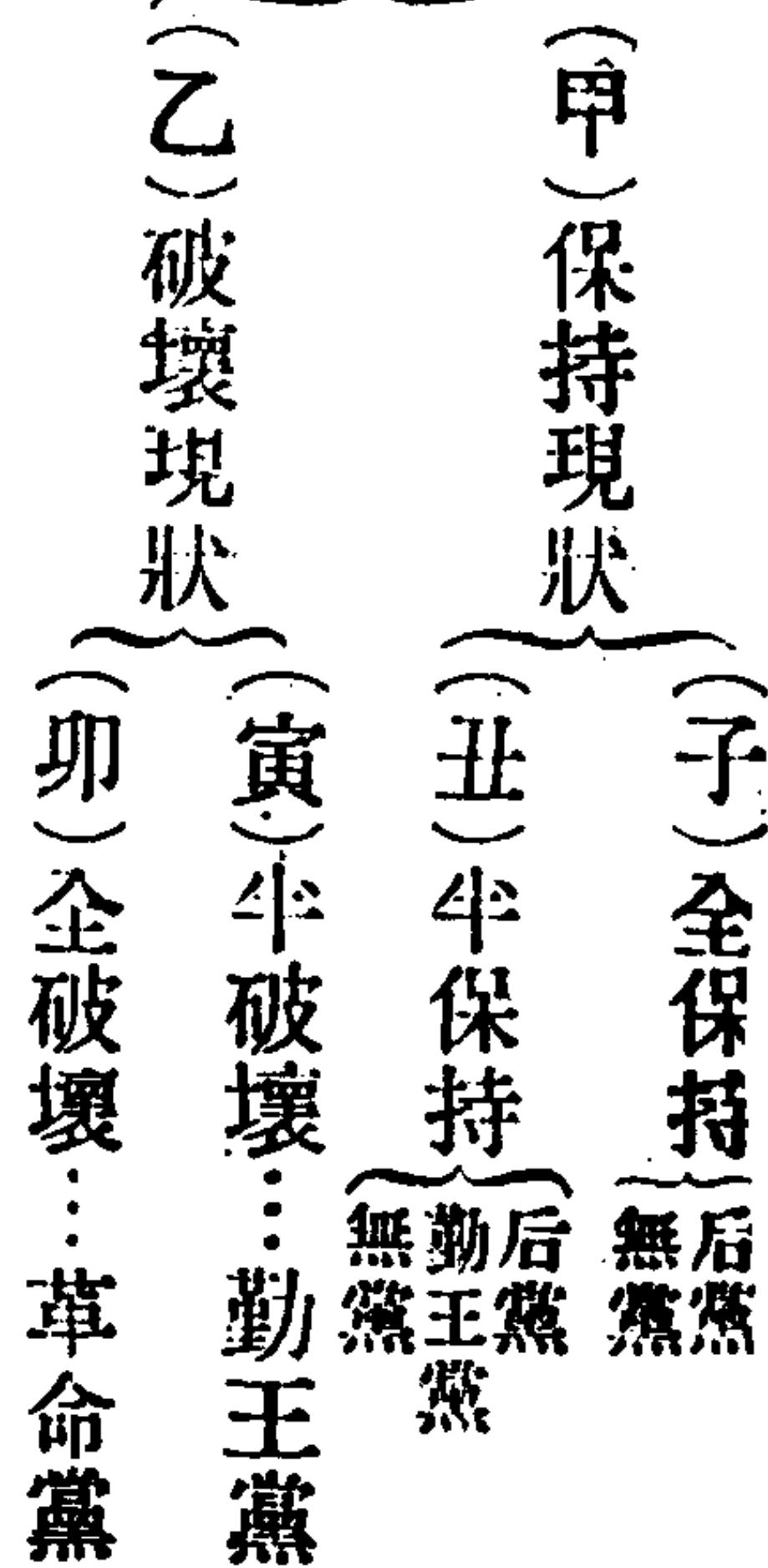
第二 維新黨派圖



第三 維新目的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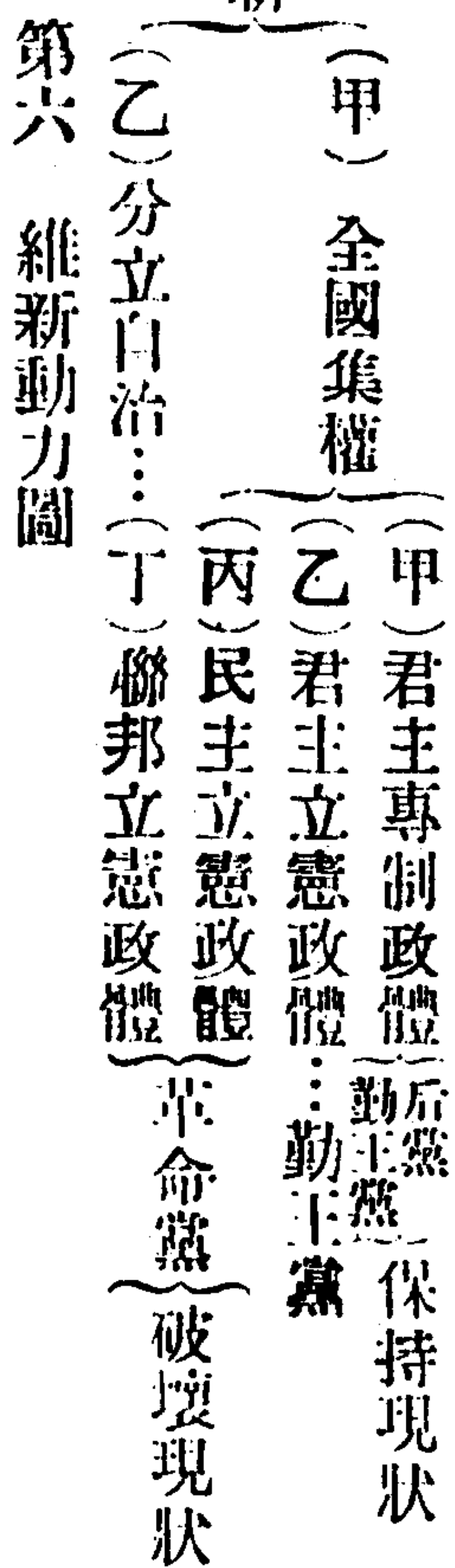
第四 維新辦法圖

維新



第五 維新主義圖

維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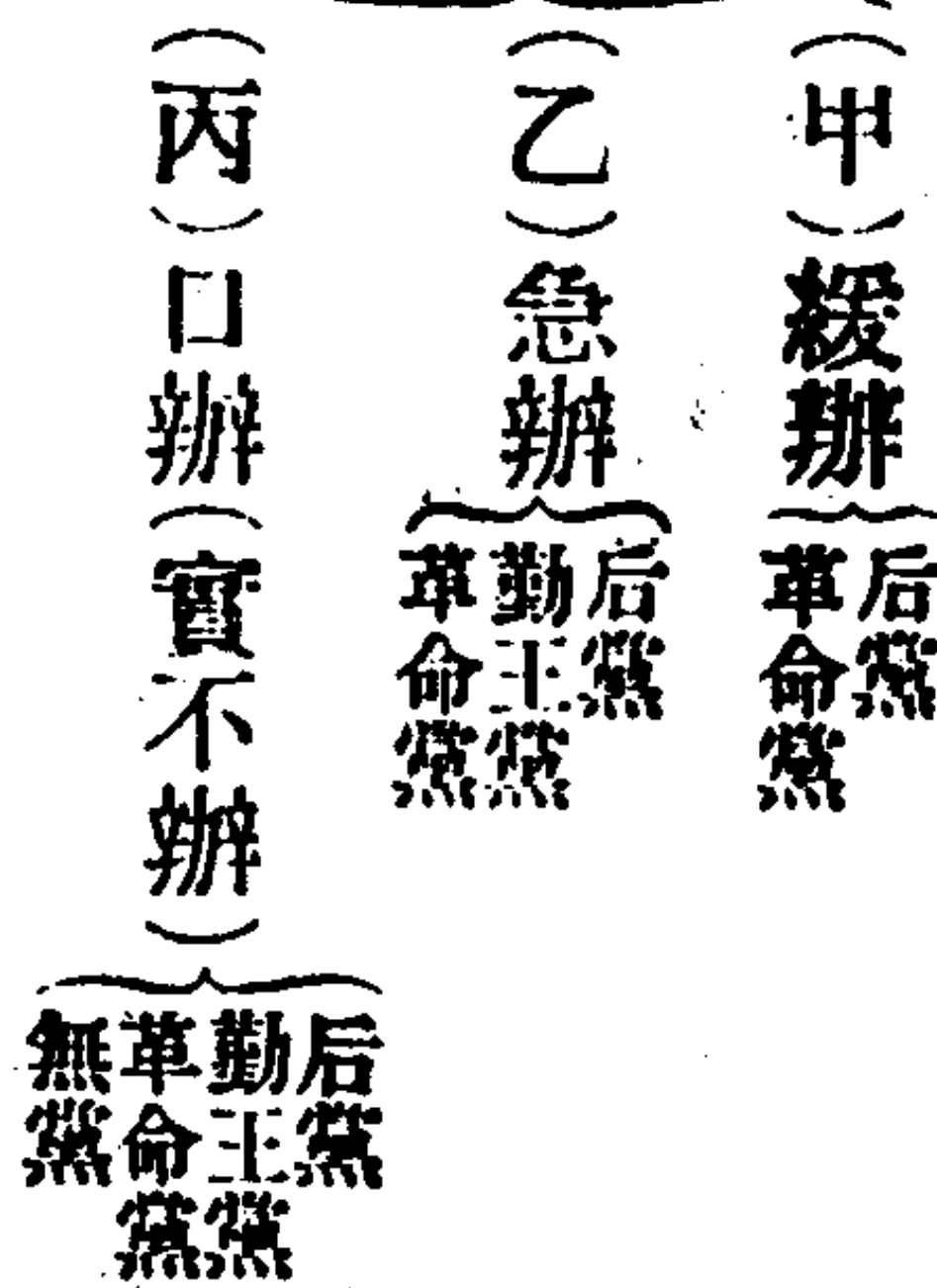
第六 維新動力圖

維新



第七 維新變相圖

維新



第八 維新心術圖

維新

(甲)進化之變相

- (一)由守舊而維新
- (二)由吏黨而民黨
- (三)由革命而勤王
- (四)由勤王而革命

(乙)趨勢之變相

- (一)由革命而勤王
- (二)由勤王而革命
- (三)由民黨而吏黨

維新

(甲)為公：為國民

(乙)為私

- (一)為一姓
- (二)為一己
- (甲)為權勢
- (乙)為聲名
- (丙)為衣食

以上八圖。略舉大概。雖不足以盡其形相。雖然亦既已繁賾殺雜。千聲萬色矣。吾以為其種別如何不必問。其黨派如何不必問。其目的如何不必問。其辦法如何不必問。其主義如何不必問。其動力如何不必問。乃至其變相如何亦不必問。所最當辨者。惟心術而已。使其心而為國民也。公也。無論何種別何黨派何目的何辦法何主義何動力何變相而必終歸於一。致使其心而為一姓也。自以為公而實私也。其志愈誠。其行愈勇。而其病天下也愈甚。使其心而為一己也。私也。且假公以濟其私也。吾寧願舉四百兆人皆為「守舊鬼」而必不願我國有此等人也。嗚呼噫嘻。蓬蓬哉。鬱鬱哉。數月以來。維新云維新云之語。彌漫磅礴於國中。吾欲以第八圖鑑天下之言維新者。且欲吾儕言維新者之一自鑑也。嗚呼噫嘻。吾其賀耶。吾其弔耶。

十九世紀之歐洲與二十世紀之中國

十八世紀之末。法國大革命起。血腥糝糊。哭聲訇訇。戳破歐洲之中心點。加以拿破侖曠代英雄乘之而起。遂至勞全歐之聯軍。僅制其燄。而自由之空氣。遂爾播盪於歐洲。動力與反動力。互相起伏。互相射薄。小退大進。而卒有今日。讀近百年來之西史。何其壯也。何其快也。十九世紀之末。中國義和團起。血腥糝糊。哭聲訇訇。戳破亞洲之中心點。亦既已勞全歐之聯軍。僅制其燄。而拿破侖果安在耶。而亞洲大陸自由之空氣。何以沈沈噫噫。而至今無端倪耶。吾欲我國民一思其故。

漢之季也。八俊八顧八厨八及。名士徧天下。愛國者皆屬望焉。顧無救於漢之亡。而崎嶇山谷存漢臘數十年者。乃一當時無名之諸葛亮。明之季也。東林復社。名士徧天下。愛國者皆屬望焉。顧無救於明之亡。而飄蓬海島存明朔數十年者。乃一當時無名之鄭成功。即法國大革命之始。民黨名士星羅棋布。風馳電掣。只能破壞法國。不能成就法國。而成就之者。乃一當時無名之拿破崙。意者中國之拿破崙。今猶未出世耶。吾願愛國之士。其勿以中國再造之業。望諸今日有名之維新黨。彼真英雄。固不可以名求也。抑所謂今日有名之維新黨者。其勿自尊。大亦勿自暴。棄惟盡其責任。以爲將來出世之拿破崙前驅先導。或者二十世紀之亞陸。其未必多讓於十九世紀之歐陸耶。

前驅亦有道乎。曰有。彼法國之能破壞。非革命黨獨力破壞之也。有破壞之前驅也。法國之能成就。亦非拿破崙獨力成就之也。有成就之前驅也。大革命之截歐洲。與義和團之截亞洲。其形跡略同。而結果乃大異者。蓋結果之來。必與原因成比例。蓋亦觀兩者之原因相去何如矣。承前此如此之原因。而欲求將來如彼之結果。是何異磨軌作鏡。炊沙爲飯也。西人有言。十八世紀者。十九世紀之母也。專指歐洲言故吾願今日自命維新黨者。勿遽求爲歐洲十九世紀之人物。而先求爲歐洲十八世紀之人物。吾亞其將有瘳。

西人亦有言。革新之機。如轉巨石於危崖。不動則已。動則其機勢不可遏。必赴壑而後止。故最要者莫過於動力。有動力必有反動力。有反動力又必有其反動力之反動力。反反相續。

動動不已。而大業成焉。試徵諸歐洲。法國大革命。一千七百八十九年其原動力也。神聖同盟。一千八百一十四年

其反動力也。七月革命。一千八百三十一年又神聖同盟之反動力也。其後各國之鎮壓政策。又其反

動力也。二月革命。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又其鎮壓政策之反動力也。卒至帝王同盟散。梅特涅。奧國宰相逃。

然後全歐之國民主義。乃定基礎焉。其波瀾之俶詭。往復。歷百數十年。未嘗一日停頓。竊息。

而卒達其目的也。如此。我中國戊戌之役。可謂原動力也。八月政變。其反動力也。義和團。反

動力之極點也。今年之競言維新。又義和團之反動力也。蓋四年之間。而動力之往復者。已

三次矣。凡力之動也。其拋線之圈。愈擴而愈大。故第一次之反動力。其現象必更劇於原動。

力。而第二次之反動力。即反動力之反動力與原動力同物者其現象又必更劇於原反動力。即第一次反動力以次遞進。

皆循茲軌。故見反動力之來。勿懼勿患。當知其第二次加大反動力之來。必不遠矣。吾中國動機。今始發軔。此後反動。其必四次五次乃至六七八九十次而未有已。譬之所謂危崖轉巨石。其崖千仞。而其石今始墜數尋。前途遼哉。豈有艾乎。雖然。夫亦安得而遏之。吾意今世紀之中國。其波瀾俶詭。五光十色。必更有壯奇於前世紀之歐洲者。哲者請拭目以觀壯劇。勇者請挺身以登舞臺。

問者曰。自今以往。第四次之反動力。何自而生乎。曰。不見夫俄羅斯乎。亞歷山大第二未改革以前。俄羅斯民黨之勢力。闊如也。其以後。則磅礴積。至於今日。而幾不可復制。夫帝者改革。宜可以銷民間維新黨不平之氣矣。亞歷山大第二之改革。其事業亦不可謂不洪大矣。而反爲導引民黨之火線者。何也。蓋革新者危崖轉巨石。非達其終點而決不能中止者。也。譬有異味。不嘗則已。嘗則必欲飽啖焉。必非可以染指分杯而饜其欲也。俄羅斯之民。前此不知有所謂平等主義自由思想者。故相與習而安焉。謂爲固然。雖經百數十年不動可也。及經一度改革之後。如十年幽窓之人。忽開片扇。覩一線之曙光。恍然見天地萬象。如此其可愛。其始不甘以幽窓老也。此所以改革爲動力之大原也。其動力之團。必甚於未動以前。其反動力之團。又如例加大。反反相續。動動不已。自今以往。俄羅斯終不能不行歐洲大

陸之政體。此全世界有識者所同料也。吾中國亦若是而已。新黨乎。新黨乎。厚集爾動力。以爲將來出世之英雄驅除。二十世紀新中國其將賴之。

俄人之自由思想

於二十世紀中。有可以右左世界之力量者。三國焉。曰俄國曰美國曰中國是已。而此三國者。又必將大變其前此之情形。狀。然後可成其大業。變之之道。奈何。則美國由共和主義而變爲帝國主義。俄國中國由專制主義而變爲自由主義是已。

中國與俄國相類似之點頗多。其國土之廣漠也相類。其人民之堅苦也相類。其君權之宏大而積久也相類。故今日爲中國謀。莫善於鑑俄。

倭兒可士鳩者。俄國革命黨之領袖也。英京倫敦有俄羅斯自由同志會。而倭氏實爲其會報主筆。於今年二十世紀之初開幕。著錄閱論一篇。名曰「俄人之自由思想」。今譯錄之。俾我國民知俄國之輿情。及其將來變遷之種子。而因以自擇焉。其言曰。

俄羅斯國民之改革思想。五年以來。進化甚驟。蓋初時國民之希望。全注於新皇之一身。今則逐漸遷移。而國民中有新智識者。漸將爲一國之代表焉。不觀夫俄國之學問家與學生乎。其自重之態度。不屈之精神。真有令人起敬者。

今皇尼古喇之初即位也。有非常之人望。蓋俄國國民。未知新君之主義若何。人物若何。

故抱各種之希望。以歡喜熱心而迎之。此其故何歟。蓋先帝亞力山第三。壓制之化身也。其十四年間之政治。使國民疲倦。殆如經半世紀憔悴於虐政者。故亞力山第三。得大鞭撻者。之續號。非偶然也。此大鞭撻者。一旦崩列。國民之眼。咸注于二十六歲之新皇。以爲此年少英敏之君。必能貴自由。順民望。行寬大之政。故當時俄民。如釋重負。雖然。問喪而喜。恐傷新帝之感情也。故其歡喜之情。隱祕而不敢發露。大行之歸喪於莫斯科也。葬儀之盛。前古罕聞。悉索賦稅。民不堪命。雖然。俄民不敢怨焉。蓋將忍其困難。以達來者之希望云爾。

吾俄無國會。其代表民意之機關。惟有州會(Земство)而已。此舉世之所聞知也。故新帝即位之際。州會爲民代表。上書表其忠義之心。以悼先帝。又以最謙恭之語。瀝述民情。請准以後。俄國人民。得以所欲。所苦。直達朝廷。不經官吏之手。此其所請。可謂不失於禮。不悖于理。最平和正當之請求也。使新皇而有幾微之新思想。不以家齊視人民。則此等上書。必無害其感情。有斷然者。

千八百九十五年二月十七日。行即位及大婚禮。市邑軍隊。州會。及各種團體之代表者。六百人。集於殿前。舉行祝典。皇帝尼古喇乃宣言曰。今全國各階級之代表者。爲表白忠愛之心。咸集此處。朕之所深喜也。古來俄國臣民。皆抱至誠之忠義心。故今日卿等之所

表。朕深信之。雖然。頃者州會連名上書。欲得全國人民參與國事之權。朕今有不得不質言者。朕於國民有益之事。必以全力赴之。雖然。至於先帝所行獨裁主義。朕必率由之。固敢或墜一言以蔽之。則朕之政治。一無以異於先帝之政治也。云云。此演說一出。全國人民。不勝失望。實則人民之所希望者。非欲限制君權。乃欲求得真正之獨裁政治而已。彼等於先帝在位之歷年。惡官吏之跋扈。不能堪其殘忍暴戾。而欲以君主一人之直接。據法律以施政。其義甚正。而其情亦甚誠。其奈新皇不悟此意。反因沿前皇腐敗之業。以左袒官吏。此則俄國民所爲意外失望者也。

雖然。彼等無聊之極。思終戀戀然有餘望。以爲皇帝不過少年少閱歷。而思想混雜未決定。云爾。待至加冕之時。或更示其真意。以利我民。未可知也。故當時全國國民之聲。莫不企踵以望。曰。加冕期至矣。加冕期至矣。乃自此後。而國民之失望。有更甚於前者。加冕一役。其費用爲俄國建國以來未有之巨額。而慶祝之日。警察失職。至使人民來祝者。死四千餘人。屍血狼藉。徧於莫斯科之野。而皇帝曾無一毫哀悼之色。欣欣然以赴跳舞會。於是人民不勝憤慨。遂衝乘輿之前衛。投石於皇帝之馬車。毀跳舞會場之陳設。暴言暴行。不一而足。雖警察官極力鎮之。不能禁也。嗚呼。吾俄人民非故與帝室爲仇也。其所以致此者。誰之過歟。誰之過歟。

使皇帝自經此役以後。知民巖之可畏。察官吏之無狀。則補半顧兔。猶未爲遲。乃人民出種種方法。訴其疾苦。皇帝一無所顧。而束縛馳驟。殆更甚焉。民有所請。則輒以下吏議。彼官吏者。人民之蠹賊。盜憎主人。古今通例。欲行民政而下吏議。是何異與虎謀其皮也。於是人民所請。不惟無效。而反以此獲罪官吏。罹法網者道相屬焉。迨乎今年。學生之騷動起。皇帝乃使壓制黨首領威安挪鳩將軍案驗其事。更下嚴詔以脅學生。謂以後復有此等舉動。當以嚴法使服兵役。於是乎俄國人民幾度之希望。於茲盡矣。

外國人不知俄國之真相。惟俄國之炯眼而能知之。新皇自倡萬國平利會議之後。鑒望隆隆日上。洋溢寰宇。而俄國人民則竊竊然笑之以鼻。不見乎口血未乾。而俄政府已先自破其誓。違悖憲法。而強芬蘭人使服兵役。使負擔加重之經費。昔林肯有言。「汝欲愚弄一時之人民可也。欲愚弄一部分之人民可也。若欲時時永遠愚弄全部分之人民。恐其不可。」嗚呼。凡爲君主者。爲國民者。皆不可不深鑑此言也。

吾今欲爲我俄民進一言。自古未有倚賴一二人。而能成國家維新之業者。全國人民知前所倚賴者之一無足恃。是即吾國民政發達之期至矣。

俄羅斯人。大可自重之國民也。雖合多數之種族以成國。其間言語不通。習俗不同。然其實皆同出於斯拉夫之種族。共建此國以求文明之進步。俄國之起原。在第九世紀。遠後

於歐洲列國。加以建國後僅四百年。爲蒙古所侵掠。瀕于滅亡。雖然我強健之人種。終克
大敵。驅而放之。以勢力而自發達。故就外面觀之。俄國民於政治上。于社會上。雖視列國
有遜色。然其實際必非劣于他之文明國。試觀其文學界。其藝術界。其音樂詩歌科學之
社會。決不在英德諸國之下。至俄人之繁殖力。及其採用文明之速。凡稍解俄國內情者。
所共知也。且俄國人之政治社會。所以進步遲遲者。非我國民不適於文明之政治文明
之社會也。實由吾國今日之境遇。全爲官吏所壓抑。而破壞其本有之良性也。使一日除
其豐蔀。去其羈絆。任俄民以自然之力。自圖進步。則其成效之速。必有聳全球之觀聽者。
嗚呼。我國民與壓制政體相戰。既非一日。四十年前。青年革命之事。其若何勇敢。若何壯
劇。世之所聞也。彼等之血不虛流。今者機會殆將熟矣。

爾來因商工社會之變動。工價下落。工人愈加困難。不平之氣。愈益增長。千八百九十六
年。聖彼得堡之同盟罷工起。凡三萬五千人之勞動者。倡議制限每日勞動時刻。而十萬
人之土木工作應援之。其勢力浩大。遂使政府不得不於翌年而發布新法律。

此次之同盟罷工。其所得雖少。然其結果實有重且大者。何則。以民意而使政府改作法
律。實起點於茲役也。彼工人所以能結此大團體。而爲文明之運動者。實由有學識之人
士。爲之盡力。而大學生實其中心點也。全國之法律家。及報館主筆。凡有識之青年。走集

而助之。爲之草章程。爲之作捐啓。爲之通聲氣於外國之同志者。聲援既厚。組織既完。乃始發手。故能成得未曾有之功。自茲以往。俄國各大都會。皆有工人同盟。至千八百九十八年。合各都會之同盟爲一大同盟。稱爲他國共和黨。其範圍若何之廣。其勢力若何之強。雖可不計。然俄政府雖極力與之戰。而不能滅之。

民智既開。則專制政治自不得不顛覆。故愚民之術。凡專制政府一定之方針也。雖然。時勢者常動者也。日進者也。俄政府雖有萬鈞之力。亦安能與時勢敵。故政府雖出種種方法以禁窒民智。而民間亦自有種種方法以開通之。即如著述一道。政府之壓制愈烈。而言論亦愈盛。凡俄國民之曾受教育者。政治思想大發達。革命精神蓬蓬勃勃。而近者學生同盟罷業。其最顯著者也。本年二月二十日。聖彼得堡大學紀念會之日也。校中學生之一隊。以嫌疑而受警察官之凌辱。此事一起。凡全都中之大學生。及稍有學識之人士。咸大激昂。處處集會。爲政治上之運動。於是大學生共議。向於政府有所要求。所求不遂。則相率不受業于大學。既而海軍士官四十人。首與此學生通殷勤。既而醫學校之生徒。亦同盟罷業。既而全都諸種高等學校女學校。凡十七所之學生。咸加盟焉。同時又派密使于全國諸學校。凡各大都會之學生。盡與首都桴鼓相應。全國學校之教室。幾鍵戶闔無一人矣。

要而論之。凡國民之自由思想。必藉抑壓之勢力而後能勃興。所謂壓力不。甚。則躍力不。高。此古今萬國所循之常軌也。我俄國何莫不然。今日競爭劇烈之世界。苟民智不進步。社會不發達。則必不能保其地位於列強之間。雖然。進步與發達。專制政治之敵也。此二者終不能兩立。吾俄國之宗教道德學術。皆有精華美妙之芽。含蘖而未展。一旦除去政治之桎梏。則滿園穠豔。可立而待矣。

二十世紀之新鬼

二十世紀之開幕。至今凡三百日有奇。世界之巨人。死於是者五人焉。一曰英國女皇域多利亞。二曰日本政友會首領前遞信大臣星亨。三曰意大利左黨首領前宰相格里士比。四曰美國合衆黨首領原任大統領麥堅尼。五曰中國議和全權大臣直隸總督李鴻章。楊朱有言。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雖復窮尊極貴。殊俊奇傑。亦豈能有與天地長久者耶。環瀛萬里。各自撒手。四時之運。成功者去。碧落黃泉。頗不寂寞。

以權勢地位論之。則域多利亞與麥堅尼爲一類。以聲名之久。福命之高論之。則域多利亞與李鴻章爲一類。以民間之勢力論之。則星亨與李鴻章爲一類。以戰功之顯著。外交之敏活論之。則格里士比與李鴻章爲一類。以早年之艱辛。被籍被逐于官吏論之。則星亨與李鴻章爲一類。以晚年唾罵之多論之。則星亨與李鴻章爲一類。以現時當權一舉一

動爲世界所注目論之。則李鴻章與麥堅尼爲一類。以享壽之高論之。則域多利亞格里士比李鴻章爲一類。以齎志未竟死事慘酷論之。則星亨與麥尼堅爲一類。

域多利亞麥堅尼李鴻章之事實。吾邦人多能知之。茲不具述。請略叙星亨與格里士比之所經歷。

星亨日本近來政界之雄也。明治五年。嘗爲橫濱稅關長。以誤稱英皇爲英王。觸英公使之怒。不肯自屈。罷職而游學英國。明治十年。歸爲政府附屬律師。未幾自由黨興。彼以後進入黨。崢嶸倔強。爲先輩所器重。卒乃握自由黨中獨一無二之權力。星亨一生之歷史。實日本自由黨始末歷史也。當明治十五六年間。彼率黨人攻擊政府。鏖戰不遺餘力。遂以明治十八年下獄。二十年被放逐於外。二十三年議院既開。舉爲議員。旋任下議院議長。因與改進黨相敵。奪議長之職。削議員之籍。明治二十九年。復任美國公使。三十二年。任滿歸。值憲政黨（即進步自由兩黨合併改名者）政府之末運。彼直揮大刀濶斧。散內閣。散憲政黨。三十三年。改自由黨爲立憲政友會。未幾政友會得政。組織內閣。星亨爲遞信省大臣。星亨爲人。雄才大畧。有不可一世之概。膽智冠世。日日與其政敵鏖戰。所向摧靡。遂赫然爲日本現世第一人物。而生平不謹小節。好貨賂。大爲國人所詬病。爲大臣不數月。以奮賊事牽連辭職。然猶居議院。指揮最多數之政黨焉。本年七月。爲一俠客所刺。卒於市會議場。

格里士比。以千八百十九年生於意大利之西西里島。早歲爲律師。千八百四十八年。意大利革命之役。格氏實爲其有力者。事敗遁于法蘭西。既又被逐。竄於英國。飄蓬海島。無以爲生。時或凍餓經旬。賣文於各報館。僅得充饑粥。如是者凡十餘年。至千八百六十年。始從革命軍大將雅里巴治入於西西里島。西西里遂自立。及意大利一統之業成。舉爲議員。尋任下議院議長。屢爲政府大臣。嘗兩度爲宰相。意大利有左右黨。而格氏實左黨之首領也。其內治政策。恒與教會權力相反對。其外交政策。務親德意志。以抑法蘭西。歐洲三國同盟。德奧意三國。格氏最有功焉。後以事爲反對黨所據。遂于千八百九十六年辭職。自脫於政海之風波。優游林下。以終餘年。意大利建國之日。雖尙淺。而能屹然立於歐洲居一等國之位置。實格氏與嘉富里雅里巴治三雄之功居多。云。以本年八月卒。年八十有三。嗚呼。若星氏格氏。可不謂曠世之豪傑也哉。此五人者。於其國皆有絕大之關係。除域多利亞爲立憲政治國之君主。君主無責任。不必論斷外。若格里士比。若麥堅尼。皆使其國一新焉。若星亨則欲新之而未能竟其志者也。以此論之。則李鴻章之視彼三人。有慚德矣。李鴻章每自解曰。吾被舉國所掣肘。有志而未逮也。斯固然也。雖然。以視星亨。格里士比之冒萬險。忍萬辱。排萬難。以卒達其目的者何如。夫真英雄。恒不假他之勢力。而常能自造勢力。彼星氏格氏之勢力。皆自造者也。若李鴻章。則安富尊榮於一政府之下而已。苟其以強國利。

民爲志也。豈有以四十年之勳臣耆宿而不能結民望以戰勝舊黨者。惜哉李鴻章之學識不能如星亨。其熱誠不能如格里士。比所憑藉者十倍於彼等。而所成就乃遠出彼等下也。質而言之。則李鴻章實一無學識無熱誠之人也。雖然以中國之大。其人之有學識有熱誠能愈於李鴻章者幾何。十九世紀列國皆有英雄。而我國獨無一英雄。則吾輩亦安得不指鹿爲馬。聊自解嘲。翹李鴻章以示於世界。曰。此我國之英雄也。嗚呼。亦適成爲我國之英雄而已矣。亦適成爲我國十九世紀以前之英雄而已矣。

域多利亞之君英國也。六十餘年。李鴻章之相中國也。四十餘年。以一身而當國之久。近世中未有及此兩人者也。雖然。域多利亞六十年中。英國擴土徧於五洲。遂至有 *The Sun* 中 *usually Shines On Our British Flag* (譯言太陽常照我英國旗也。意謂英國屬土徧於兩半球也) 之驕語。何其榮也。李鴻章四十年中。中國日蹙百里。試一披亞細亞東部輿圖。其改道顏色者。殆十餘處矣。何其恥也。夫英國之榮。固不能爲域多利亞一人功。中國之恥。亦不能爲李鴻章一人罪。嗚呼。十九世紀往矣。而二十世紀方將來。曾國藩常言。已往種種。譬如昨日死。未來種種。譬如今日生。吾輩於十九世紀之代表人無欲焉。無責焉。亦視二十世紀之新人何如耳。

麥堅尼非十九世紀美國之代表人。而二十世紀美國之代表人也。美國自華盛頓創業。創

羅昌言。皆務保疆。不務攻取。經營美洲。不及他洲。自麥堅尼就任以來。一舉而廢古巴。再舉而吞夏威夷。三舉而攘菲律賓。共和主義。一變為帝國主義。遂使西半球新世界。與東亞大陸忽相接近。自今以往。美國將突飛五洲。主盟羣雄。而中美之交。亦自此多事。是皆麥堅尼所以貽後人也。李鴻章結舊中國之終。而麥堅尼開新美國之始。麥堅尼死。而將來為麥堅尼繼志者。當不止千萬。李鴻章死。而將來為李鴻章幹蠱者。誰耶。嗟夫。望八荒之寥廓。何地無才。送九原之沈冥。問天不語。陳陳代謝。去日疏而生日親。咄咄逼人。後視今猶今視昔。青燈有味。逝水無情。聊附長吟。以代信史。

右一首域多利亞

一生自獵知無敵。百中爭能恥下。韞川杜老 今曰江山忽寂寞。飛鷹啣箭墮寒秋。

右一首星亨

纍纍六度蘇子。印咽咽十載吳市。簫國自少年吾老矣。格氏嘗與瑪志尼創一會名曰少年伊大利 菟裘人去雨蕭蕭。

右一首格里士比

壯夫生奪門羅。席門羅前美國總統嘗宣言美國不干預他洲之事世稱門羅主義 雄鬼死傍林肯墳。林肯前美國總統為放黑奴開南北美之

戰後繼任
被刺卒者 無賴商風海西。警半旗蔽地弔天民。

八十八

右一首麥堅尼

陽秋未定蓋棺論。病國能成豎子名。如此江山且休去。夕陽黃處送君行。

右一首李鴻章

難乎爲民上者

民氣弱之國。爲民上者最易。而國恒替。民氣昌之國。爲民上者最難。而國恒強。故今日爲文明之首長者。既不可無非常之勇氣。常立於戰場。冒險決死。以伸政策。尤不可不以非常之公心。順揣輿情。著著爲公利公益著想。乃可以安其位。保其身。吁其難哉。

星亨與麥堅尼。皆死於刺客者也。而星與麥之所以遇刺客不同。麥則全由敵黨之忌嫉。而星則不爾。星則多由於平昔之自取。而麥則不爾。要之各難其難。則一也。日本之興。俠客與有功焉。所謂武士道。所謂大和魂。皆拔劍擊柱一暎不視之徒也。非伊直弼死於是。大久保利通死於是。森有禮死於是。今星亨復死於是。雖曰害社會之秩序。而旱地霹靂。往往使天地爲之昭蘇者。日本之精神。其在是歟。

若夫歐洲十九世紀各國首長。遭此厄者尤數見不鮮。以俄國論之。一八〇一年。保羅帝被殺。一八八一年。亞歷山大第二爲炸藥所斃。而先帝亞歷山第三。自言終日若在幽囚。一夕

九遠。曾靡寧息。今皇尼古喇第一。當游日本時。亦幾不免矣。俄羅斯爲地球第一專制之國。其現狀若此。無足怪者。

至于美國。則一八六五年。大統領林肯遇害。一八八一年。大統領雅里非兒遇害。至本年。麥堅復蹈前軌焉。即最近三十六年間。大統領之死于毒手者三人矣。夫以專制政體出產地（即俄國）之帝王之生命。與自由政體出產地（即美國）之統領之生命。兩者比較。孰危孰安。似不待問。即向人壽燕梳公司買保險。則其價率自當俄增而美減。固其常也。乃其比較之實際如此。豈有他哉。民氣愈昌之國。爲民上者愈難。此公例之不可逃者也。

吾爲此言。吾非左袒無政府黨也。無政府黨者。不問爲專制國。爲自由國。而惟以殺其首長爲務。彼等之目的。在破壞秩序。若夫專制秩序與自由秩序。皆非所問也。彼等秩序之敵也。文明之敵也。雖然。必有文明。然後有文明之敵。故民氣弱之國。非惟求文明不可得。即求文明之敵亦不可得也。

嗚呼。使移今日中國之爲民上者。以居歐美日本。吾見星亨麥堅尼之事。月接於日。而日觸於耳矣。

烟士披里純

(Inspiration)

人常欲語其胸中之秘密。或有欲語而語之者。或有欲勿語而語之者。雖有有心無心之差。

別。而要之腦中之秘密。決不能長隱伏於胸中。不顯于口。則顯於舉動。不顯于舉動。則顯于容貌。記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乎。吁。可畏哉。

蓋人有四肢五官。皆所以顯人心中之秘密。即肢官者。人心之間諜也。告白也。招牌也。其額蹙蹙。其容頹頹者。雖強爲歡笑。吾知其有憂。其笑在渦。其軒在眉者。雖口說無聊。吾知其有樂。蓋其胸中之秘密。有欲自抑而不能抑。直透出此等之機關。以表白於大廷廣衆者。述懷何必三寸之舌。寫情何必七寸之管。乃至眼之一閃。顏之一動。手之一觸。體之一運。無一而非導隱念。述幽懷之絕大文章也。

西儒哈彌兒頓曰。世界莫大於人。人莫大於心。諒哉言乎。而此心又有突如其來。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者。若是者。我自忘其爲我。無以名之。名之曰「烟士披里純」(Inspiration)。「烟士披里純」者。發于思想感情最高潮之一刹那頃。而千古之英雄豪傑。孝子烈婦。忠臣義士。以至熱心之宗教家。美術家。探險家。所以能爲驚天地泣鬼神之事業。皆起于此一刹那頃。爲此「烟士披里純」之所鼓動。故一刹那間。不識不知之所成就。有遠過於數十年矜心作意以爲之者。嘗讀史記李廣列傳云。一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射之。中石。沒羽。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一由此觀之。射石沒羽。非李將軍平生之慣技。不過此一刹那間。如電如火。莫或使之。若或使之。曰「惟「烟士披里純」之故。馮衍路得云。我於怒時。最

善祈禱。最善演說。至如元奘法師之一鉢一錫。越葱嶺。犯毒瘴。以達印度。哥倫布之一帆一楫。凌洪濤。賭生命以尋美洲。俄兒士蔑之唱。俚謠。彈琵琶以乞食于南歐。摩西之鬥蠻族。逐水草以徘徊于沙漠。雖所求不同。而成不同。而要之皆一。且爲「烟士披里純」所感動。所驅使。而求達其目的而已。盧騷嘗自書其懺悔記後。曰：「吾當孤筇單步。旅行于世界之時。未嘗知我之爲我。凡旅行中所遇百事百物。皆一一鼓舞發揮我之思想。吾體動。吾心亦因之而動。吾惟飢而食。飽而行。當時所存于吾之心目中者。惟始終有一新天國。吾日日思之。日日求之而已。而吾一生之得力。實在于此。」云云。嗚呼。以盧梭心力之大。所謂放火於歐洲。億萬人心之火。種而其所成就。乃自行脚中之「烟士披里純」得來。烟士披里純之動力。誠不可思議哉。

世之歷史家議論家。往往曰：英雄籠絡人。而其所謂籠絡者。用若何之手段。若何之言論。若何之顏色。一若有一定之格式。可以器械造而印板行者。果爾。則其術既有定。所以傳習其術者。亦必有定。如就冶師而學鍛冶。就土工而學搏埴。果爾。則其術以學爲英雄。固自易。果爾。則英雄當車載斗量。充塞天壤。而彼刻畫英雄之形狀。傳述英雄之伎倆者。何以自身不能爲英雄。噫。嘻。英雄之果爲籠絡人與否。吾不能知之。藉曰籠絡。而其所謂籠絡者。決非假權術。非如器械造而印板行。蓋必有所謂「烟士披里純」者。其接於人也。如電氣之觸。

物如磁石之引鐵有欲離而不能離者焉。趙甌北廿二史劄記論劉備曰：「觀其三顧諸葛。咨以大計。獨有傅巖爰立之風。關張趙雲。自少結契。終身奉以周旋。即羈旅奔逃。寄人籬下。無寸土可以立業。而數人者患難相隨。別無貳志。此固數人者之忠義。而備亦必有深結其隱微而不可解者矣。」豈惟劉備雖曹操。雖孫權。雖華盛頓。雖拿破侖。雖哥郎威兒。雖格蘭斯頓。莫不皆然。彼尋常人刻畫英雄之行狀。下種種呆板之評論者。恰如冬烘學究之批評古文。以自家之胸臆。立一定之準繩。一若韓柳諸大家作文。皆有定規。若者爲雙關法。若者爲單提法。若者爲抑揚頓挫法。若者爲波瀾擒縱法。自識者觀之。安有不噴飯者耶。彼古人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曰惟「烟士披里純」之故。

然則養此「烟士披里純」亦有道乎。曰「烟士披里純」之來也如風。人不能捕之。其生也如雲。人不能攬之。雖然。有可以得之道一焉。曰至誠而已矣。更詳言之。則捐棄百事。而專注於一目的。忠純專一。終身以之。是也。記曰至誠所感。金石爲開。精神一到。何事不成。西儒姚哥氏有言：「婦人弱也。而爲母則強。」Woman Is Weak But Mother Is Strong。夫弱婦何以能爲強母。唯其愛兒至誠之一念。則雖平日嬌不勝衣。情如小鳥。而以其兒之故。可以獨往。獨來。于千山萬壑之中。虎狼吼啾。魍魎出沒。而無所於恐。無所於避。蓋至誠者。人之真面目。而

通於神明者也。欲生死呼吸之頃。弱者忽強。愚者忽智。無用者忽而有用。失火之家。其主婦運千鈞之筭。若拾芥然。法國奇女若安。以眇眇一田舍青春之弱質。而能退英國十萬之大軍。曰惟「烟士披里純」之故。使人之處世也。常如在火宅。如在敵圍。則「烟士披里純」日與相隨。雖百千阻力。何所可畏。雖擎天事業。何所不成。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書此銘諸終身。以自警戒。自鞭策。且以告天下之同志者。

無欲與多欲

頃讀日本國民新聞。有德富蘇峯氏所著論題。曰無欲與多欲。其論頗有精深透拔者。故錄之。而演其義。

蘇峰子曰。人無無欲者。或好色。或好貨。或好名。或好學。要之無有無欲者。即如禪寂之徒。以槁木死灰自命。然終不免有槁木死灰之欲。淺見者流。往往謂彼多欲也。此無欲也。皆妄生差別相而已。

近世之豪傑。如西鄉南洲者。殆可謂無欲人矣。其詩云。「吾家遺法君知否。不爲兒孫買美田。一世俗之欲。殆皆淨盡。雖然。彼一日聞薩兒之暴發。忽犧牲其一身。甘與其子弟爲情。死。遂歎曰。「白髮衰顏非所意。壯心橫劍媿無勳。」蓋彼視其一身。輕如鴻毛。而以不能立蓋世。

之功爲一生大憾事。果然則南洲可謂全無欲乎。

民以爲世俗之所謂無欲者。未必無欲。所謂多欲者。未必多欲。要而論之。則欲之有無多少。惟視其所欲之性質與種類何如耳。彼西鄉南洲之眼中。或以平沼專藏。爲無欲之極。亦未可知也。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哲人徇道。其趨向不同。則其欲念之所主亦自不同耳。

人莫不欲其最上之物。若以美人爲最上之物。則美人以外。一切屏棄以求之。不惜焉。若以金錢爲最下之物。則金錢以外。一切屏棄以求之。不惜焉。以至他物他事。莫不例是。是故吾人不必求無欲。無欲者。決非吾人之所能及也。無甯先自審擇。決定以何物爲最上。而集注一切之欲念以向之。究之無欲云者。無世俗之欲。爾彼之所欲者。視世俗之欲。有加高焉。有加大焉。以此之故。故無暇日以顧俗欲。然則無欲云者。雖謂之以大欲克小欲。以高欲克卑欲。以清欲克濁欲。焉可也。

欲水子曰。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荀子曰。凡人所欲多。其可用必多。斯二者各明一義。有並行而不相悖者焉。物質上之欲。惟患其多。精神上之欲。惟患其少。而欲求減物質上之欲。則非增精神上之欲。不能爲功。其消息之間。殆有一定之比例。釋迦所以舍淨飯太子之貴。而苦行六年。摩西所以棄埃及職官之安。而漂流萬里。路得所以辭教皇不次之賞。而對簿大廷。哥倫布所以拋里非游優之樂。而投身遙海。日惟有欲之故。燕雀烏知鴻鵠志。陳涉莽

夫猶能爲此言。而況於亘古萬國之聖賢豪傑乎。

孔子不云乎。我欲仁。斯仁至矣。今試問孔子有欲乎。曰。孔垂天下之多欲。而大欲者也。故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孔子之於救天下利生民也。視之如流俗人之好飲食。好男女。好金錢。好名譽。豈惟孔子。凡古今來之聖賢豪傑。彼其畢生之所經營所貫注。旁觀人觀之。爲驚天動地。能人所難。百世之下。震駭之。膜拜之。而返諸彼聖賢豪傑之本心。亦不過視爲縱欲之具而已。人見有男女之爲情而死。者。輒咲之曰。嘻。抑何其癡。而不知聖賢豪傑之爲道而死。爲國而死。爲民而死。其與彼情死者。分量之大。小。關係之重。輕。雖有不同。至其專注一欲而斷棄他欲。則一而已。夫是之謂至誠。嗚呼。安所得有以寶玉。黛玉之癡情。癡欲。以向於國民者乎。吾將執鞭以從之。

說悔

語曰。君子之作事也。無悔。悔也者。殆非大賢豪傑之所常有乎。雖然。佛教曰。懺悔。耶教曰。悔改。孔子曰。過則勿憚改。凡古今大宗教教育之主旨。無不提倡此義。以爲立身進德不二法門。則又何也。

大易四動曰。吉凶悔吝者。凶之原。而悔者吉之本也。悔何以爲吉之。本。凡人之性。惡也。自

無始以來。其無明之種子。久已熏習於藏識中。故當初受生之始。而無量迷妄。既伏於意根矣。及其住世間也。又受衆生惡業熏習所成的社會之熏習。彼此相熏。日習日深。雖有善根。而常爲惡根所勝。不克伸長。不克成熟。於是乎欲進德者。不可不以戰勝舊習爲第一段工夫。大學曰。作新民。能去其舊染之污者。謂之自新。能去社會舊染之污者。謂之新民。若是者。非悔末由。悔也者。進步之原動力也。

子張吳之阻憎也。顏涿聚魯之大盜也。而能受學孔子。爲大儒。曰惟悔之故。大迦葉富樓那。皆頑空之外道也。而能深通佛乘。列于十八大弟子之數。曰惟悔之故。保羅與耶蘇爲難。最力者也。而能轉心歸依。弘通彼教。功冠宗門。曰惟悔之故。至如衛之賢大夫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晉之名士周處。幼年爲三害之一。後乃刻厲自新。爲世名儒。以子夏大賢。而喪于喪明。懟天痛哭。自訴無罪。及聞曾子之面責。乃投杖而起。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索居亦已久矣。彼其心地何等磊落。其氣象何等俊偉。百世之下。如見其精神焉。下至文章雕蟲小技。而揚子雲猶稱每著一書。悔其少作。曹子建言。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茲事雖小。然彼等所以能在數千年文界卓然占一席者。亦豈不以是耶。魏武帝自言。曹操做事從來不悔。曹操之所以能爲英雄者。以此。曹操之所以不能爲君子者。亦以此。悔之時義大矣哉。

悔之發生力有二。途。一曰自內。二曰自外。自內發者非有大智慧不能。否則如西語所謂「烟士披里純」有神力以爲之助也。自外生者或讀書而感動焉。或閱事而感動焉。或聽哲人之說法而感動焉。或聞朋友之規諫而感動焉。要之當其悔也。恒皇然凜然。有今是昨非之想。往往中夜。省汗流浹背。自覺其前者所爲。不可以立於天地。所謂一念之間。間不容髮。非獨大賢豪傑有之。即尋常人亦莫不有焉。特視其既悔後之結果何如耳。凡言悔者。必曰悔悟。又曰悔改。蓋不悟則其悔不生。不改則其悔不成。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孔子繫之辭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是故非生其悔之難。而成其悔之難。曾文正曰。從前種種。譬猶昨日死。從後種種。譬猶今日生。故真能得力於悔字訣者。常如以一新造之人立於世界。大學所謂日日新者耶。一人如是。則一身進步。國民如是。則一國進步。

悔改之與自信。反對之兩極端也。佛法旣言懺悔。又言不退轉。今欲以悔義施諸教育。得無導人以退轉之路耶。抑彼信道不篤。巽懦畏事。半途棄其主義者。豈不有所藉口耶。曰。是又不然。孟子曰。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懼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大學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凡人之行事善不善。合於公理不合於公理。彼各人之良心。常自告語之。非可以假借者也。是故昔不知其爲善而棄之。昔不知其

爲惡而蹈之。或雖知之而偶不及檢。遂從而棄之蹈之。及其既悟也。既悔也。則幡然自新焉。是之謂君子之悔。若乃前既已明知之矣。躬行之矣。而牽於薄俗。怵於利害。溺於私欲。忽然棄去。艾已元人。是之謂小人之悔。君子之悔。其既悔既改也。常泰然若釋重負。神明安恬。小人之悔。其既悔既改也。常靦然若背有芒。夜夜忘忘。君子之悔。一悔而不復再悔。小人之悔。且又將有大悔之在其後也。然則真能悔者。必真能不退轉者也。何也。悔也者。進步之謂也。非退步之謂也。

機埃的格言

偶閱德富蘇峰所著書。有譯機埃的氏格言數則。輒重譯之以實自由書。

古人所思索之外。亦無足供我輩今日之思索者。我輩惟務反覆思之。重思之耳。

蘇峯案。「天地間無新事物」一語。實不可易之真理。欲舉萬物萬事而自我發明之。蓋妄人耳。熟路雖熟。若重來而加以視察。則清新之景。常在目前。

任案。學者求新知識。固屬要事。然於當前陳腐之事物。決不可輕看而吐棄之。吾今日每讀中國理學家之書。常覺其於國民教育上一大部分之關係。每讀中國歷史。覺其趣味濃深。應接不暇。

淤泥之耀。限於日光所照之間。

蘇峯案。日光不照。則淤泥惟淤泥耳。

任案。是故人必嘗有所獨得。不可依附末光。無論任事。無論講學。皆當爾爾。普也美也。不能自知者也。

蘇峯案。善美之所以爲善美。惟在不自知其善美而已。若自覺其如是。則善美之香味。立即消散。蓋無邪者。善美之最要原質也。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其愛絕清絕。在於不自知其芬馥也。

忘恩者。一種之弱性也。吾未見有能之士。不感謝他人也。

蘇峯案。常認識自己之負債了了不忘者。英雄兒之有真骨頭者也。管仲豈忘鮑叔哉。有愛與已同臭味之人而求之者。有愛與己異臭味之人而尋之者。

蘇峯案。人有種種。世界有種種。以此之故。

任案。愛同己者。常人之性也。愛異己者。求益之道也。電氣必合正負兩電而後生。力。生物必和陰陽兩性而後發榮。人不可不務以反比例之事物。自鑑自進。

吾人當因其性之所近。以講求世界有形無形之學。世界者常有光明之方面。則有暗黑之方面也。

蘇峯案。樂天家常覺世界爲極樂。厭世家常覺世界爲極苦。極苦極樂。惟在一心。

任案。世界無論何等社會。皆含有種種色相。不親入其社會。不能知也。一旦入之。別有天地。別有國土。一蜂也。一蟻也。一土也。一石也。物理學家終身研究之不能盡焉。政治社會。宗教社會。學者社會。商業社會。勞動社會。盜賊社會。乞丐社會。苟入其一。而以慧眼觀察之。無往而不可悟得最真最大之原理。雖然。通其一。萬事畢。有光明之方面。則黑暗之方面。亦光明矣。生也有涯。知也無涯。故因性之所近。可以知世界。希望者。失意人之第二靈魂也。

蘇峰案。有希望則可轉失意爲得意。

任案。有希望則雖失意亦得意。希望愈遠愈大者。無入而不自得也。熱心者最大之價值也。雖然。吾人不爲其所驅遣。乃得其真價值。

蘇峰案。人若爲熱心之奴隸。則熱心如狂氣一般。其價值復何有焉。

任案。人莫患爲他人之奴隸。尤莫患爲自己之奴隸。爲人奴隸。猶可解脫。爲己奴隸。則永無解脫之時。所謂爲己奴隸者。心爲形役是也。故吾常言心爲形役者。奴隸之魁而最可哀憐者也。據此言。則心爲心役。猶且不可。況於形役乎。

無論何人。必不於其僕隸之前逞英雄。無他。惟英雄能識英雄。若施之於僕隸輩。則亦惟得其同輩的僕隸之良月且耳。

任案。凡欲博聲名於流俗人者。可懸此語爲當頭棒喝。智者愚者俱無害。最危險者。惟在半智半愚之人。

蘇峰案。生兵法者。大敗之基也。

几作事。將成功之時。其困難最甚。

蘇峰案。此閱歷世途者所無異辭也。

任案。行百里者半九十。有志當世之務者。不可不戒。不可不勉。

勿以知而自足。宜應用之。勿以欲而自足。宜實行之。

蘇峰案。此乃驅吾人使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之金言也。惟此一步。實人之所以爲人也。

富國強兵

有貧國弱兵者。有貧國強兵者。有富國弱兵者。有富國強兵者。若葡萄牙。若希臘。貧國弱兵也。若意大利。若日本。貧國強兵也。若比利時。若荷蘭。富國弱兵也。若英吉利。若法蘭西。若德意志。富國強兵也。此十九世紀世界舞臺之大概也。

有可以富國強兵。今則兵雖強而國未富者。俄國是也。有可以富國強兵。今則國雖富而兵未強者。美國是也。有可以富國強兵。今則國亦未富兵亦未強者。中國是也。此三國者二十世紀世界舞臺第一等重要之國也。

俄國之必將富。美兵之必將強。是可懸定之問題也。中國之將以貧弱終乎否乎。是難定之問題也。中國之地不貧而國貧。中國之民不弱而兵弱。是世界一怪現象也。然則其貧之弱之者。必有一魔鬼實作梗作弄於其間。吾國民但當求得魔鬼所在而被除之。則二十世紀之舞臺。將爲吾國民所專。有未可知也。

世界外之世界

諸葛孔明初與石廣元徐元直孟公威等俱游學。三人務精熟。諸葛獨觀大略。常抱膝長嘯。而謂三人曰。卿等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問其所至。但笑而不言。日惟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嗚呼。此何等心胸。何等氣象。彼其於羣雄擾攘四海鼎沸之頃。泊然置其一身於世界外之世界。而放炯眼以照世界。知自己之爲何人。知世界之爲何狀。已與世界有如何之關係。知己在世界當處如何之位置。蓋其所以自審自擇者。固已夙定。必非欲以苟全性命於亂世終其身也。蓋知彼三人者。隨時勢之人而已。乃造時勢之人也。嗚呼。眞人物眞豪傑。其所養有如此者。

人也者。好羣之動物也。此西儒亞里士多德之言近自所親遠及所未見。相交互而成世界。雖然。日處於城市雜遝之地。受外界之刺激熏染。常不復自識我之爲我。故時或獨處靜觀。遁世絕俗。然後我相始可得見。願所謂遁世絕俗者。其種類亦有數端。一則旁觀派者流。僞爲堅僻詭異之

行立於世外。玩世嘲俗。以爲韻事佳話。所謂俗中笑俗。毫無取焉。次則以熱心之極。生一種反動力。抱非常之才。覩一世之曠曠。不忍揚波醜醜。乃甘與世絕。不以泯泯污察察。不以駸駸任駑駘。此三閭大夫之徒也。君子哀之。且深敬之。亦有性本恬淡。獨慕清淑。不樂與人間世交涉。而放浪形骸之外者。古今高流之詩人。往往有之。如李白之詩。所謂問吾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閑。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其天才識想。自有高出於凡俗者。但此等人於世界。無甚關係。吾甚愛之。不願學之。

尋常人能入世界而不能出。高流者能出世界而不能入。最高流者。既入之。復出之。既出之。復入之。即出即入。非出非入。復哉。尙乎。望之似易。行之甚難。雖不可強而致。顧不可不學而勉。無論如何尋常之人。日爲尋常界所困。如醉如夢。及其偶遇一人。獨居更無他事之時。時或有翛然洒然。與天地爲伴侶。而生不可思議之思想者。英國某小說所載一段。有足描寫此情態者。其言曰。

狄西將軍之征埃及也。有一騎士爲西刺伯人所擒。深夜伺隙竊逃。沿尼羅河上流。急鞭疾驅。盡馬力所及。馬卒疲斃。遂獨遺一身於浩浩沙漠之中。欲進不能。欲退不得。惟啜咀椰子以自活。萬籟無聲。乾坤寂寥。極目一望。渺茫無涯。惟見地平線盡處。如畫如綴。絕望之極。抱椰樹痛哭。時鼓無聊之勇氣。大聲而呼。其聲惟遠消散於沙際。曾無反響。偶覺有

之則惟心所幻造而已。寂寥之餘，萬感累動。遠想故國之天地，車如流水，馬如游龍。雜運繁華之境，歷歷在目。過此數日，每日必有無量數之新感想湧起，陡落欲禁而不能自禁。於孤身隻影，人聲全絕之間，忽開出自然之秘密藏，待不可思議之感悟。見太陽之出，又沒，沒又出，覺有無限莊嚴之象，隱於人界。或見一二怪禽之高翔，數片阜雲之掩空，紅黃碧綠種種色相，凡映於眼簾者，則其心藏必緣之而浮一新想。一輪孤月，透破夜色，光閃沙上。四望燦爛，涼風簸沙，自成波線。動濤無息，時或暴風怒號，峨峨沙柱，捲立寥空者，殆百十數。俄然風息，星斗闌干，爽氣頓生。恍如聽空中皇商微妙之天樂，自謂此中樂趣，爲生平所未遇。以後欲追之而無計可得，蓋其愉快有不足爲外人道者。

夫以彼騎士，不過尋常一濁物，非能有道心真自得者，而處於此境，尙能發爾許之思想，增爾許之智慧，物之移情，固如是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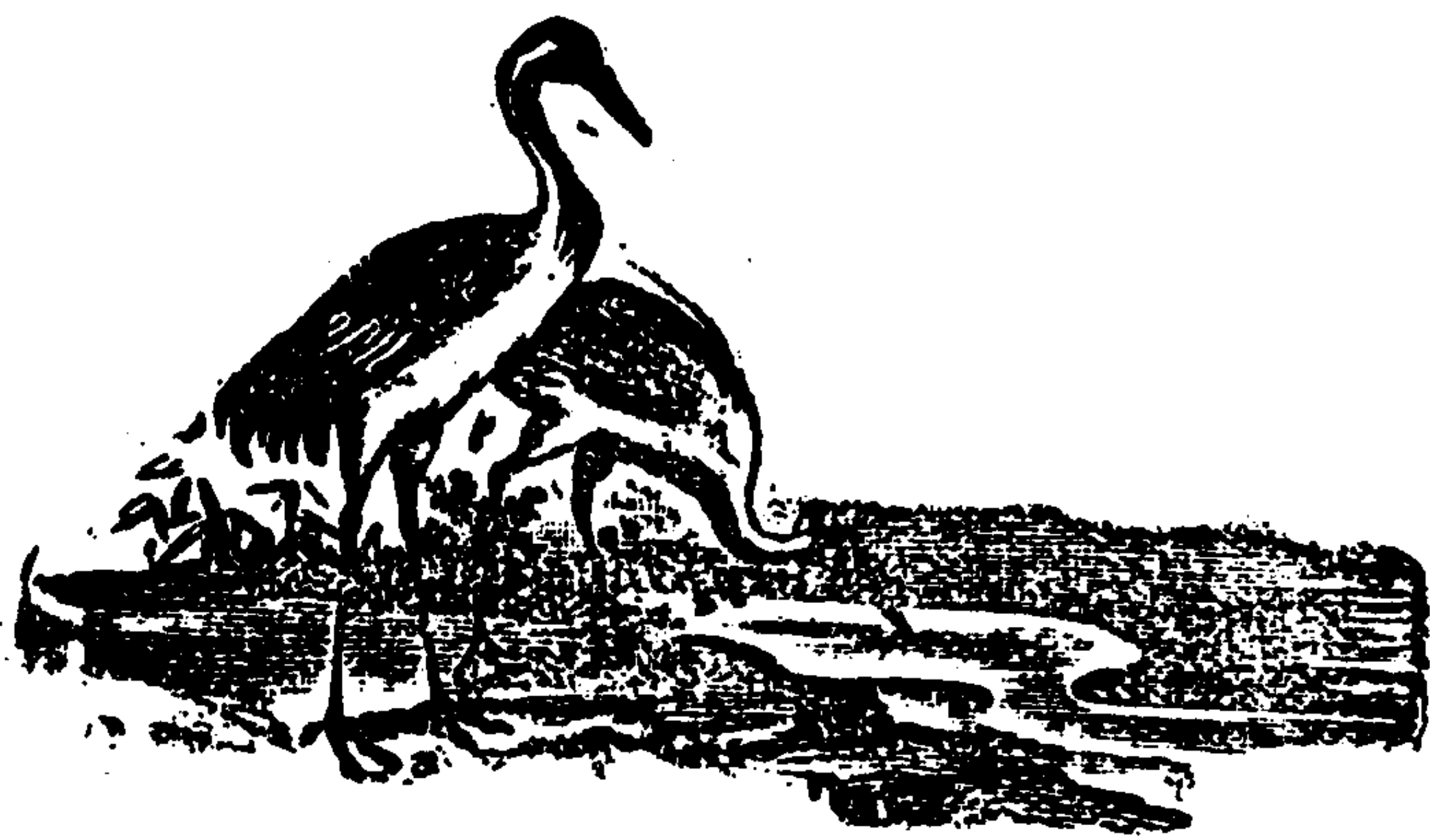
畫師之作畫也，往往紙筆伸，紙注全身之力於隻手，其心惟在畫上，不及其外。然時或退兩三步，若五六步，凝視之，更執筆向紙，如初如是者，數次而畫乃完成。詩家亦然，常有苦思力索，撚斷髭，莖終不得就，時而擲筆游想，不見有詩，惟見有我妙手偶得佳句，斯構故成。連學琴導之海上，飛衛教射，視蟲如輪，天下事固有求之於界線之內，而不得求之於界線之外。然後得之者，耶神謀善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無論何人何事，常有此一段境界，善用

之者斯爲偉人。

俾士麥稍有休暇。則退舍於田園。或單身入夜。予予散步。其所計畫國事。多在此時。彼雖非理想家。然其所經營。常超越凡人。不好爲規矩所束縛。故常脫羈絆而住于惟我獨尊之境。彼嘗在福郎克戈寄一短牋於其夫人云。一舟以某日泛來。因河予乘明月泳乎中。流浮露水面。僅鼻與眼。免浴時許。直達涇涇。徹夜悄靜。循流徐行。仰視惟見月星娟娟。橫隔兩岸。巒巒重疊。如迎如送。碁布平原。惟古戰場耳。根所接。僅有水聲。冷然恍兮。乃似幽夢。噫嘻。一年三百六十日。安得昔昔有此游。格蘭斯頓亦然。退食之暇。屏妻子。去婢僕。一人栖於後園。伐木丁丁。然自餘大宗教家。更多斯蹟。摩哈默德在覓加爲商。單身遁於寂寞之地者數次。其悟道也。實在希拉之一淺洞。釋迦牟尼苦行六年。乃起於菩提樹下。哲人傑士罔不如是。

何以故。清明在躬。則志氣如神。天下固未有昏濁營亂之腦質。而可以決大計立大業者。而凡大人物大豪傑。其所負荷之事。愈多愈重。則其與社會交接也愈雜愈繁。非常有一世界外之世界。以養其神明。久而久之。將爲尋常人所染。而漸與之同化。即不爾。而腦髓亦炙。涸而智慧亦不得。不倒退。故欲學爲大人物者。在一生中。不可無數年住世界外之世界。在一年中。不可無數月住世界外之世界。在一日中。不可無數刻住世界外之世界。嗚呼。風雨如。

晦。鷄鳴不已。雖不能至。心嚮往之。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 (1 4 2) 清议报全编 (二) · 新民社辑著 · 文海出版社 · 1 0 4 8 4 4 2 5

作者 = B E X P

S S 号 =

加密地址 = b o o k : / / s s r e a d e r / e 0 ? u r l = h t t p : / / b o o k 3 . 5 r e a d . c o m / 3 0 0 - 2 4 / d i s k w t / w t 2 6 5 / 0 4 / ! 0 0 0 0 1 . p d g & c a n d o w n l o a d = 1 & c a n p r i n t = 1 & r e a d r e g = 1 & p a g e s = 3 6 4 & & b o o k n a m e =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 (1 4 2) 清议报全编 (二) · 新民社辑著 · 文海出版社 · 1 0 4 8 4 4 2 5

页数 = 3 6 4

下载位置 = h t t p : / / b o o k 3 . 5 r e a d . c o m / 3 0 0 - 2 4 / d i s k w t / w t 2 6 5 / 0 4 / ! 0 0 0 0 1 . p d g